甲骨文字集釋

第四五卷

李孝定編述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五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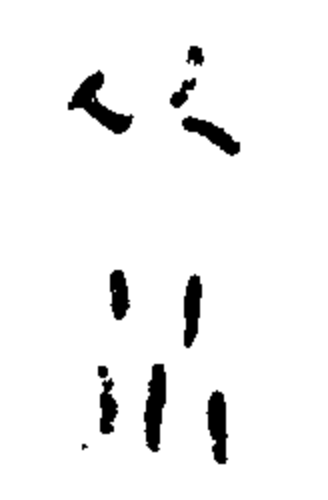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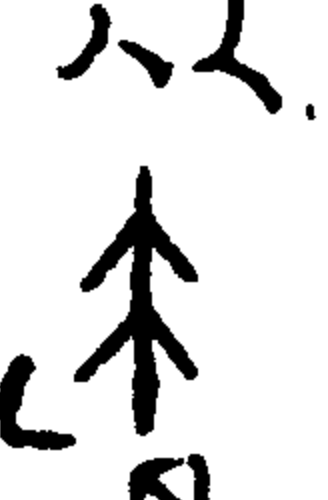
甲骨文字集釋第四

李孝定編述

甲按當是民字。辭云「其奠王卯民」「𢓊卯民追⿰串風」乙、四五又。此言以民為牲也。古臣民意近。民為俘虜之盲一目者，郭某說，詳見十二卷民字條。金文旻作⿱罒又，癸旻爵。

[glyph]

[glyph] 藏十六、一、[glyph] 餘十一、一、[glyph] 拾、十、三、[glyph] 前四、三六、六、[glyph] [glyph] 後、下、十四、五、[glyph] 後、下、三七、六、[glyph] 戩十一、三、[glyph] 甲編一二三九、[glyph] 乙、九六〇、[glyph] 乙、二八一〇、

王襄類纂正編四弟十七葉上孫海波文編四卷一葉上金祥恆續文編四卷一葉上並收此作目商承祚類編朱芳圃文字編收失

按說文「目人眼象形重童子也 [glyph] 古文目」篆文於象形已遠段注讀重一字句絕謂「嫌人不改解二」故釋之」其說雖是然於形仍不類卜辭象形絕肖小篆豎書耳匡廓整齊其形已失然文字衍化之通例也卜辭目字即用其本誼辭云「貞疾目不㐱」拾、十、三「貞疾目不喪明」其喪明」乙、六四「貞有疾目龍」貞有疾不其龍」乙、九六〇「有疾目其延」乙、二八一〇數辭均為疾病之貞辭不下一文不可識疑為喪字之漫漶不明者弟二辭言貞其

眔

眔藏六九、四、眔藏一一二三、四、眔藏一一六、三、三、眔拾五、十六、眔拾九、八、眔前、二、五、七、眔前六、二一、四、眔前六、四五、六、眔前四、三七、五、眔前四、四六、六、眔眔眔眔前四、四七、五、眔前五、四三、六、眔前七、九、一、眔前八、九、三、眔後上、三、五、眔後上、二〇、一〇、眔菁十、十八、眔眔截四、五、眔截八、六、眔截二〇、四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眔目相及也。从目从尾省。古金文作眔靜敦及諆田鼎。卜辭从巛巛巛川等形。殆非从尾省也。古文尾字从木。」見增考中五十六葉下

胡小石先生曰「眔猶暨也。說文乑部。臮眔詞與也。虞書「臮咎繇」。見未古文臮从眔。臮即眔之誤。目部。眔目相及也。从隶目从隶省。由目相及引申為相暨。及卜辭凡言眔誼皆為暨。古金文並同」見甲骨文例卷下十八葉

郭某曰「眔字卜辭及彝銘習見，均用為接續之辭詞，其義如及、如與。說文目部有此字，曰『眔，目相及也，从目隶省，讀若與隶同也。』众部『𥄳，眾詞與也，从众自聲。虞書曰𥄳咎繇。𥄳，古文𥄳。』案此二者本係一字，自乃目之譌，众乃米之譌，而米亦非隶省。眔於甲骨文字有上列諸形，字之不从隶省甚顯而易見。金文亦有異形，如兔簋作眔，周公𣪘作眔，買王眔卣作眔，亦斷非隶省。由此等殷周古字形以推測之，余謂此當係涕之古字，象目垂涕之形。更由音而言，許云『讀若與隶同』，隶涕古本同音字，而从眔聲之字為褱，在脂部；鰥、𦁚在文部，與脂部為對轉。譌字之𥄳从自聲者亦在脂部。是則眔聲本在脂部，遂假為及與字，遂竊取及音而轉入緝部，與後起之涕字乃離，更形變為𥄳、眔、𥄳，遂判而為二。新出魏三字石經皋陶謨殘字暨盃

奏庚辭食暨字古文作眔，隸書作泉，从自从水，从自雝之形變从水，而不失古誼。意然此又用洎為暨之所以出矣。書無逸「爰暨小人」，鄭玄詩譜引作「爰洎小人」。要之眔實古文，而用此本義者，于古器銘中有一例，令鼎是也。其文云：「王大耤農于諆田，餳，王射，有嗣眔師氏小子卿射，王歸自諆田，王馭溓仲僕，令眔奮先馬走，王曰：令眔奮乃克至，余其舍女臣十家。」此兩「令眔奮」句，前人均釋為「令與奮」二人，辭不可通，蓋未知眔之本義也。見朱氏文字編補遺七葉引。原文以見金文叢考，未暇查明其書葉

魯實先曰：「卜辭之眔，隸定為眔，說者俱無異詮，可不具論。惟其義蘊則為研契者所未詳也。以愚考之，眔於卜辭有三義，其一當依說文本義訓及，如云：『辛丑卜，旁貞，𤕫備之繁文眔㱿氏羌。』乙、六三三『戊戌卜，㱿貞，𤕫眔㱿亡咎。』乙

乙、三二〇四。貞羽罪𡆥弗其氏出取。前六、二一、四。其又妣丙罪大乙酌王受又。甲編一六一二、九。丙午卜貞三祖丁罪祖乙丁酌王受又。佚六〇、二。庚午卜旅貞王宾妣庚歲罪兄庚亾尤。明氏七四〇。是也。罪之第二義為祭名，當為肆之假字，如周禮大宗伯以肆獻祼享先王之肆。蓋以罪肆俱從隶聲，是以段罪為肆。罪讀若與隶同。肆从長隶聲肆即隸定之肆。如云。癸未貞甲口酌彡自上甲其罪大甲酌彡。京都二二六六。壬寅卜其𠦪年于示壬罪酌彡茲用。佚八九二。癸卯卜何貞其罪祖乙。甲編二八八二。是也。罪之第三義為方名，如云。乙丑貞其車罪旋。後下、三八、四。己卯令罪。乙、七八六。己酉令罪。明氏四〇五。王獸罪𦐊。佚九二六。□子漁于罪隹口。佚九五九。是也。為之典記山水方域無罪為名者，罪蓋衆之初文，以衆从罪聲，宜其初文為罪。縣白彝云。我不能不罪。校經七卷五〇葉。是亦以罪為衆也。衆方亦即周之衆邑，左隱十一。在今河

甲骨文字集釋第四

智

□前、三、二六、三□前、三、二二、四□前五、二、四、（此字上半殘泐）□前、六、八、四、□佚、五六一、□卜通三〇六（與前、三、二二、四必重出）

唐蘭云「卜辭有𥄎字，前人未識。如云『甲寅卜完貞王□大示』前、三、二六、三『貞𠨍王自圍□大示』前、三、二二、四、□□即𥄎之本字，當讀為備」見天壤文釋五十一葉下。

于省吾曰「按唐說誤矣。□字从夗从目，即智字。金文𡨦字从夗，如商器臣辰卣作□，臣辰盉作□，周器寓鼎作□，呂鼎作□，余所藏商器能匋殘尊智从夗作□，周器𧷤盨𥂁𡨦余一人□，□字舊不識，即夗，應讀為怨。列國器右里盌𦨶字作从夗作□形，已譌變。說文以夗為从夕从卩，失其朔矣。前、三、二六、三『甲申卜完貞王智大示』三、二二、四、『貞𠨍王自甲智大示十之

月」五、二、四、口午卜㱿貞甲夫大示眢隹牛小示叀口羊」六、八、四、「貞眢口」
殷虛卜辭六二八「作冊辭已殘、侯五六一「丁子卜穷貞眢㞢于大示」通纂
別二、八、「庚寅卜其眢又羌甲南庚」甲小辛」諸眢字均為祭名。說文「眢
目無明也」與祭名無涉。眢金文通作𩚬。臣辰卣「王初𩚬旁臣辰𡧊。唯王大龠
于宗周。㝬𩚬葊京年」呂鼎「王𩚬于大室」𩚬从宛聲，宛从夗聲，與眢夗聲字
異而音同。說文「䜳豆飴也。从豆夗聲」玉篇食部「䭡饊也，飴和豆也」亦作䜳
蒼頡篇「䭡飴中着豆屑也」廣韻入聲八物「𩚬飴和豆也」是䜳與䭡𩚬同字
之證。要之商之眢祭即周之𩚬祭。惟未知其祀典之詳，存以待考」見駢續
十五至十六葉釋眢

按說文「眢目無明也。从目夗聲」于氏引金文以证卜辭此文所以之可明

即夗卯即𣅀其說可从惟卜辭用為祭名與許說無與耳

相

相 前六・十七・四 相 相 前五・二五・五 相 前七・三七・一 相 乙四六九五 相 珠一一八二 相 佚七八七 相 佚九九九 相 六束一二八 相 新二六七〇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相省視也从目从木易曰地可觀者莫可觀於木此从目从木與許書同或从屮乃木之省猶他从林之字或从艸矣古金文亦多省木作屮與此同」見增考中五十六葉下

楊樹達曰「甫殷公甲骨綴合編一一八片云『口貞旬亡田口允有來嬄(艱)自西𠕋告曰口冔太方罘四邑十二月』按此片爲郭沫若卜辭通纂四九八片郭君謂冔[此字郭釋魅余據詩大雅文王「常服黼冔」毛傳訓冔爲殷冠釋爲冔說文八篇下皃部覍字下云「殷曰冔有作吁」]太方罘爲四邑名余疑方當斷罘字當與四邑連讀按罘字上从目下从木與左从木右从目之相字同甲文亦有左从木右从目之相字此偈

異其形耳。罘桐為一字，猶說文木部記李或作杍，李杍為一字矣。桐四邑者，桐當讀為傷。知者，菁華一葉云「癸巳卜，㱿貞：旬亡囚。王固曰：有希(祟)，其有來艱。乞至五日丁酉，允有來艱自西。沚戓告曰：土方征於我東鄙，𢦏二邑」。甲骨綴存二六「壬辰亦有來自西，𦰩宁口征我奠，𢦏四口邑」。二辭與此辭事例相同。此云傷四邑，猶彼云𢦏二邑、𢦏四邑也。說文「𢦏，傷也」，𢦏傷義同，故彼二辭云𢦏，此辭云傷矣。詩召南采蘋云「于以湘之」，漢書郊祀志顏注引韓詩作「於以鬺之」。此相聲、易聲二字通作之證也。金文疐鼎云「王令趞戡東反夷，疐肇从趞征，攻單(戰)無啇(敵)，桐於乍身」。桐亦當讀為傷，與甲文可互証也」。見甲文說二四葉

按說文「相，省視也。从目从木。易曰『地可觀莫可觀於木』。詩曰『相鼠有皮』」。槷

文正从目从木與小篆同。楊氏所引胥氏綴合之一一八片（遺珠收為二一八二片，即前七、三七、一）與他片所綴合者，字上目下木，與他辭之目木並列者不同，辭例亦異，二者是否確為一字，實未可知，今姑从羅楊二氏之說，收□作相。相□邑，遺文楊讀為傷，似亦可从。惟楊釋□為冔，引毛傳冔為殷冠証之，似有可商。此實象人着面具之形，豈殷冠皆如此乎？它辭相或為人名，如「貞相亡禍　貞其有禍」乙、四六九五「畢良婦相亦二屯安」佚九九九是也。或當訓視，與許訓同，如「相日今允雨」「相」前五、二五、五、似謂覘日色以定晴雨也。金文作相四年相邦戟□相侯簋□庚壺。

眣

拾十一、三　前五、九、三　前五、三九、一　甲一、二五、八　甲一、二五、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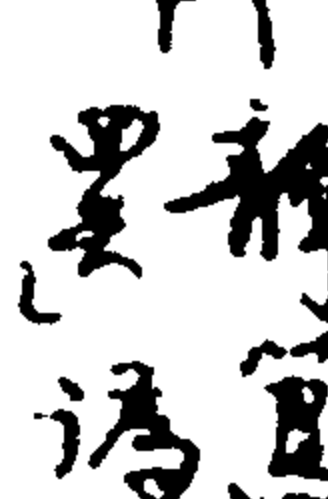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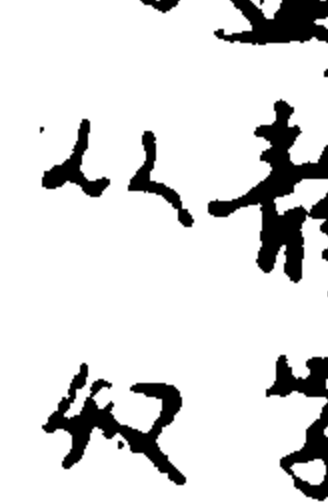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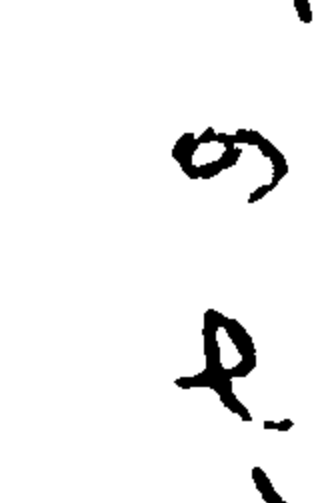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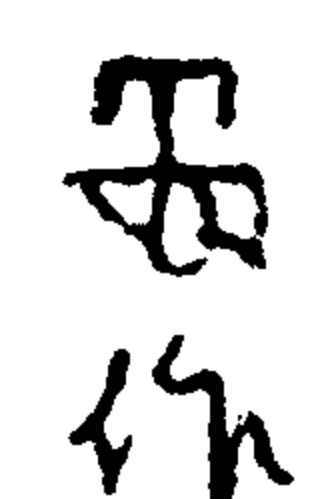
戩四七、八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斁，解也。从攴睪聲。詩云「服之無斁。」斁，厭也。』毛公鼎『肆皇天亡斁。』斁字作。吳中丞釋斁，與此同。」見增考中五十七葉上。

王國維曰「諸家讀為斁，案無斁古通作無射。从目从矢，矢者目上意而為射。殷虛卜辭有此字。」見毛公鼎銘考釋七葉下載王靜安先生遺書第十六冊

戴家祥曰「此字从目从矢，以聲韻繹之，實即眣之異文，原形移置字也。公羊文七年傳『眣晉大夫使與公盟也。』又成七年傳『郤克眣魯衛之使』何休解詁『以目通指曰眣。』說文目部無眣字，而有从失之眣，訓『目不正也。』段玉

栽謂「淺人無識以譌體改說文字應作眣」竊疑眣字从目从矢在六書為會意从目失聲則變為形聲此六書嬗變例也陸德明音釋文云「眣本又作眣丑乙反又大結反」則與失聲並相近是从失非誤字也古音失與寅同故聲類之易變為瞚廣韻玉篇眣同瞚是其證說文瞚「開闔目數搖也」莊子庚桑楚篇「兒子終日視而目不瞚」呂氏春秋安死篇「其視萬世猶一瞚也」高誘注「穎川人謂相視曰瞚」按瞚之古音與瞬相近故陸德明釋文云「眣一音瞬」是眣之本讀為目動故其字从目从矢若以為射之本字則其字無取於从目矣至眣字在金文則當讀為射同音叚借字也師訇殷靜彝及毛公鼎均以亡眣為文讀為無射無射乃宗周成語（見詩大雅車舝思齊周頌清廟及禮記表記皆與金文同）本為無厭之義樂律亦名無射（見國語周語及淮南天文訓）射之音

義與斁相近。爾雅釋詁「射，厭也。」說文「斁，厭也。」故無射亦作無斁。見書洛誥、詩周頌振鷺、駉、魯頌泮水，字均作斁。蓋古人言語本無定名，經文多通假，無睪之作無斁，固不必求其孰正孰偽孰誤也。睪字今既知其音聲與斁相近，然則說文夰部臭字當為睪之字誤無可以訂定矣。許書「臭，大白澤也。从大白，古文以為澤字。」蓋古文睪亦作[glyph]無斁鼎斁作[glyph]。鄭伯氏鼎上文與白形近，故誤為臭。澤斁均以睪聲，金文睪與斁通，則許書云「古文以為澤字」，知東漢經師尚能知古文古誼，以此例推，金文無斁鼎「無斁」二字為人名，知魏人田子方名無澤，即無斁之義也。見莊子田子方篇及國策魏策。又變為無擇。詩大雅思齊篇「古之人無斁」，鄭箋作「無擇」。釋文「斁，擇也。」故莊子讓王篇有「北人無擇」，揚子法言吾子篇「君子言也無擇，聽也無淫，擇則亂，淫則辟。述正道而稍邪哆者有矣，未有述邪哆而稍正

精正也」大玄「元挽曰「言正則無擇行正則無爽水順則無敗無敗故久也
無爽故可觀也無擇故可聽也」此即本孝經「口無擇言身無擇行」爲說無
擇即無斁之叚字也」見睪字說

孫海波文編四卷一葉下亦收此作眣即采戴說

丁山曰「睪古文斁字斁聲之字古文常與睪聲之字通用卜辭所謂雈宅
睪睪可擬於偃師附近的成皋而宅則相當戰國魏地的北宅」甲骨文所
見的氏族及其制度一二五葉

按說文「眣目不正也从目失聲」段注引公羊文六年成二年傳陸氏釋文
字皆皆从矢云「眣音舜本又作眣眣丑乙反又大結反」五經文字曰眣音
舜見春秋傳開成石經公羊二皆作眣疑此字从矢会義从失者其譌體

以為體改說文淺人無識之故也」卜辭正从目从矢，段氏之精思卓識殊可驚也。戴氏復進而證𥄎之通斁、通射，說亦可从。金文之亡𥄎即詩之無斁也。惟羅王趨以斁釋𥄎，則有未安。當如戴說，假眣𥄎為斁也。金文作𥄎（毛公鼎「肆皇之𥄎」即無斁，𥄎，静簋「静學無𥄎」譌从叙），容氏金文編亦从羅王之說，逕收作斁。卜辭眣為地名，辭云「庢其冂戎𥄎」（拾十一、三），「壬寅卜，爲侯弗戎𥄎」（前五、六、六），「癸卯卜，龍宅𥄎亡禍」（戩四七、八）。言宅眣者，蓋謂卜宅於𥄎也。金祥恒續文編四卷二葉上收亞作眣，其說未聞。按字與眣形絕遠，似非一字

瞚

[甲骨字形] 後下·二四·六

羅振玉釋瞚，無說。見增考中五十七葉上

按說文「瞚，開闔目數搖也。从目寅聲。」卜辭正从目从寅，惟辭殘，其義不詳。呂覽「其視萬世猶一瞚也」。莊子庚桑楚「終日視而目不瞚」。釋文「瞚字又作瞬，同音舜，動也」。玉篇以眣為瞚。瞬、眣並為瞚之重文。卜辭寅與矢形近，玉篇以眣為瞚之重文，蓋亦有故也。此與旬（眴）義近，經籍每以眣、旬與旻混用。

⿰日羊

佚、二七六

商承祚曰：「⿰日羊通暘。玉篇：『暘，同⿰日羊。』此曰⿰日羊日，當為某日之稱，如金文之初吉、生霸、死霸、既望也。」見佚考四二葉下。

按：从日从羊，羊聲，當為說文所無。辭云：「壬戌卜，雨，今日小采允大雨，延伐⿰日羊日隹啟。」（佚二七六）⿰日羊疑當讀為暘。祭義「夏后氏祭其闇，殷人祭其陽，周人祭日以朝及闇。」鄭注：「闇，昏時也。陽讀為『曰雨曰暘』之暘，謂日中時也。朝，日出時也。」此與小采均為紀時字，言小采大雨，向日中啟也。（董彥堂先生謂小采時當於暮，見殷曆譜上編卷一第五葉）

䀠

珠、五六四、　珠、五六五、　簠徵、雜事一三八

金祥恒續文編三卷二葉下收此作明其說未聞

按說文「䀠左右視也从二目讀若拘又若良士瞿瞿」卜辭从二目从卩正左右視之形小篆省卩耳珠五六四、五六五、均僅一䀠字簠雜一三八「己巳卜䀠☐」其義不詳金文作

䀠父丁盉　䀠鼎　東䀠置　且癸鼎　瞿䀠尊

奭

前一、一、五 前、一、二、四 前、一、三、三 前一、三七 前、一、六、五 前、一、八、一、 前、一、八、二 前、一、十、二、三 前、一、十七、四 前、一、三、一、八、 前一、三四、三 前、一、三四、四 前、一、三七、三 後上、一、六、 後上、一、七、 後上、二、五、 後、上、二、八、 後、上、二、九、 後、上、二、十二 後、上、二、十、三 後、上、二、十、 後、上、四、九、 後、上、四、十、 甲、一、十、二、六 甲、二、二五、一 甲、二、二五七、 戩、二、十、一 戩、十、八、十三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奭从二赤此从大从皕即二火字者有二大爲一確已明也石鼓文奔作𡙡从三走盂鼎作𨑜有三夭爲一卜辭中𠹇字或从二又持二帚或从一又持一帚是其例矣此字即召公名奭之奭爾雅釋訓奭奭釋文「本作赫赫」說文「奭从皕从大盛也」詩出車傳「赫赫盛貌」常武傳兩云

「赫赫然盛也」節南山傳「赫赫顯盛也」赫从二火故言盛从皕則無從得盛誼意知从皕者乃从𡴀之譌奭乃⿱炏大之譌字卜辭从𡴀或變作[ㅂㅂ][ㅂㅂ][𡴀][𡴀]皆為火之變形許書又變从百愈變而愈失其初矣卜辭中凡王賓之以妣配食者則二名間必間以⿱炏大字戊辰彝「遘于妣戊武乙⿱炏大」（作[𡴀]亦从炏之變形）⿱炏大字雖在二名之下義亦相同卜辭又云「有⿱炏大」猶言有妃也是⿱炏大有妃之誼許書奭字注「召公名」又引「史篇召公名醜」二說不同疑召公或名名奭而字醜古人名字誼多相應醜訓比卜辭對文言稱匕（即妣字言與父相比也）意⿱炏大亦有妃誼此古誼之僅存者雖不能盡曉然可得其概矣又方言「焃赫也」（赫舊本作恭即赫之別構戴氏改赫是也）廣雅釋器「焃赤也」焃即⿱炏大寫法略異爾是漢魏間尚有⿱炏但已不能知即為赫字矣」見增考中五十一葉下

陳邦懷曰「羅參事謂說文解字奭字從皕乃從𠆉之譌𠆉即召公名之奭其說至塙考詩采芑瞻彼洛矣兩傳皆云『奭赤貌』此古文奭字從𠆉不從皕之明證參事既釋𠆉為奭又釋為赫者蓋因奭赫同有盛大之訓而不知奭有赤貌之訓奭赫古雖同誼通段似不可以為一字至謂說文解字赫從二赤此省二大為一云々尤未允也」見小箋十七葉下至十八葉上

郭某曰「卜辭有𠆉字於卜祭之例屢見『王賓祖某𠆉妣某』戊辰彝亦云『遘于妣戊武乙𠆉』羅氏以為赫字謂从大从二火亦即召公名之奭有配義然卜辭原字不盡从二火亦無从皕作者類編所收有十五種異形从二火者僅一例而已戊辰彝𠆉字作□亦非从二火若皕諦審其形似實象人形而特大其二乳也余謂此即母字之別構如祖丁之配曰妣己者它

人形之胸次左右各垂一物其所垂者乃是乳房也是則字之結構亦與
母同意母之二點亦象乳形所異者僅母雙手向斂乎與之向張耳此必
母之古文專用於爲母后字以示其尊大蓋母權時代之遺字矣見卜通
二·二葉
又曰「新出矢彝亦有此字曰『奭舍左右于乃寮以與乃友事』羅以奭字釋
之誤（羅氏矢彝考釋見日本支那學雜誌五卷三號又羅著遼居雜著）遂不得其解余謂字固非赫亦不是
奭乃古母字之異文也（中略）終則母行而奭廢矢彝之奭乃假爲敏字」見
青銅上冊戊辰彝考釋十六至十七葉
又曰「案羅謂赫奭一字塙有所見然謂卜辭之爽爽等字金文之奭即是
赫字則不免孫詒讓單行矣（中略）余曩說此爲母之奇文象母之胸頭有二

無亦與毋字同意註舉卜辭無毋字通用之例為證學者狃於羅說於余所見終尚無人置以可否也余今於許書復得一證說文林部𣞤字下注云豐也从林奭奭或說規模字从大丗丗數之積也林者木之多也𣞤與庶同意商書曰「庶艸繁𣞤」據段注本 案古金文無字作[glyph] 般甗 [glyph] 無叜卣 [glyph] 盂鼎 [glyph] 𦍧鼎 諸形實舞之初文象人兩手各執一物以舞證不从林奭本義亦不當為豐茂然許於無字說解雖失之而存一奭字且存一或說以為余徵則甚可感謝者也奭亦不从大丗以金文無字之較古者按之寔當作奭與卜辭無字同蓋古有用為規模字者故或說云然也母模同紐音亦相近舊文獻中亦有用母為模之例禮內則「淳毋」鄭注「毋讀為模」是也是知奭雖不必規模字而奭音與模音相近則漢人猶能得

其實故由古文以知其形由卜辭以知其義由許書或說以知其音形音義三者得相合無間則爽若爽之為古母字益非向壁虛構矣見金文詁考二〇一葉至二〇二葉釋爽

葉玉森曰「按爽之異體孔多或从[字形][字形][字形][字形][字形][字形][字形][字形][字形][字形][字形][字形][字形]等形除[字形]一形外無象大者除[字形][字形][字形]三形外無象乳者即此三形可象之物甚多羅氏之說固仍曲有加郭氏之說亦新奇太過卜辭母字凡數十見無一書作爽者何以王賓某下之母字必書作爽又何以王妣必狀其大乳戊辰彝亦殷器其言「遘于妣戊武乙爽」似謂行妣戊之遘祭而武乙妃祭之殷末禮制或略有變更其辭例與「甲辰卜貞王賓示癸爽妣甲亡尤」（甲、二六、一、二）略同如讀為武乙母似覺未適余舊釋爽謂从大象人形而兩腋下所夾之物

何任意狀之而央謂自顯故變態獨多央韜也餘名頭在旁也釋名注有妃

意之說契評殷契鉤沈新詮朱矢彝有爾「爽左右于乃寮以乃友事」四已爽字正當釋夾謂夾

輔左右郭氏謂段作敏似非隹見張鳳氏與聞宥氏書見語言歷史研究所週刊第四期

略云「近見英人庫倫金氏有獸骨一片載英文亞西亞雜志骨字狀作㺑

可為董君深一佐證而狀字之得聲亦因以可知」云云張氏藏有骨文鉤

本惜惜未之見如霍氏之骨非贗製則从犬从央又安知非狹字見前釋

卷一第十六葉下至十七葉上

陳夢家曰「央即母字段作保母即阿保即傅母也卜辭或言伊央黃央蓋

伊尹阿衡皆為殷之阿保也」見考古五期十二葉

又曰「𡚸字自羅振玉以來有種種的解釋而不能令人滿意今以為仍當

釋奭此字廣韻昔部與赫奭俱作施隻切說文奭讀若郝又說文「夾盜竊物也从亦有所持」而卜辭奭字正象人腋下有所持之形所以奭夾其實是一個字廣韻郝一讀呵各切在鐸部與屋部之毓音近卜辭毓假為后卜辭之奭如與郝之一讀呵各切者相通則可假為后妃之后中古音后與仇逑音近義同」見綜述三七九葉

王襄曰「奭契中赫之異體甚多然皆从大从二大或从二火之變體與許書从赤之誼同段氏云『奭即赫之段借字』奭許說奭召公名史篇名醜」醜下段云『凡言醜類也者皆謂醜即疇之段借字疇者今俗之儔類字也』按召公名奭為赫之段字又曰名醜疑奭赫醜古均同誼故相通段赫有儔類之誼猶後世之妃匹也」見簠考帝系五葉上

吳其昌曰：「夾字郭氏謂象一人胸次垂乳，案此乃腋下，非胸次也，且乳房之形斷無作□□□□□□□□諸形之理，羅說大致塙不可易，見書契解詁之序」

唐蘭曰：「余按此字卜辭累千百見，多用於王室之禮，祖名與妣名之間，羅以為从二火，葉郭二家均駁之，蓋作夾夾等少數之形略近于火，不能適之他例也。郭以為乳形，則葉吳二家已為辨其誤，然吳知其□□□□□等形之非乳，而曾不悟其并非火形，而沿羅誤，葉釋為夾，謂不論所夾何物，義固較適，然彼固未識所夾為何物者也。真火形又豈能夾者乎？且夾象臂夾二人，卜辭自有其字，作夾或省作夾，但挾一人也，則葉說之誤不辯可知。余意此字象一人挾二皿之形，作□者，象臂擊兩ㄩㄩ為器

意謂之再夾有懷物之義夾有挾人之義等類略同字則迥異卜辭此字既象挾皿自應釋夾而葉氏釋夾是讀說文來麰也抑與夾相近之字音多相近如奭从皕聲又作醮爽為聲之古文金文盩字从奭及从㸚从大之爽皆是說文盩从皕而金文从皕以例奭之皕本作奭然則羅氏以奭為赫固誤其謂奭為奭之誤固不為無見也至奭字余疑即𡘍形之變蓋上象繫下象皿形皿形或變為✕遂繫即為㸚形實非㸚字也爾于卜辭中此字之用法羅氏謂凡王賓之以妣配食者則二名間必間以奭字今按羅說誤凡曰王賓且某奭匕某者乃妣之專祭非配食也羅氏又云「戊辰彝𣪕即釋「遘于妣戊武乙奭」奭字雖在二名之下誼亦相同今按卜辭亦有「于匕己且乙奭吉」等例羅說殊含混葉氏謂戊辰彝似當行妣戊之遘祭

而武乙妃祭之吳氏謂奭字不必定在二名中間可以自由廁于二名之下均未明此類辭例郭謂「奭字用於祖妣之間有匹配義猶言某祖之配某妣也戊辰彝則先妣後祖義母同」其言亦欠明瞭余謂此類辭中之奭字實一名辭祖某奭者謂祖某之奭也故此三字可置於妣某之前亦可置於其後矣（中畧）郭沫若因此字有與母字通用之例謂「奭即說文之𡘻而以其字形為人垂兩乳因定為母之古文母后之專字今按說文𡘻字卜辭自作夾若𡘻又卜辭有𡘻字作𡘻（𡘻八八四七五）其偏旁作𡘻金文之𡘻古者作𡘻（白無夏）若𡘻（般甗）偶與之相近更後始變為𡘻若𡘻然則𡘻字本義人兩臂綴有毛羽或草葉之屬為舞者之飾本不可分截為從林從𡘻故即許書中亦無𡘻字也許書多後人所續既云「或說規模字」又云「從大

之夾也然則母妾夾三者異名而同實夾不當但讀如母可知矣余謂此三字中母妾屬於早期而夾屬於後期其變異必由於語音之轉移古妻妾本不分禮記謂天子有八十一御妻二妻兩妻旁妻小妻之類習見於書傳而女子自偁曰妾則娶者爲妻奔則者爲妾之類乃後世判之耳卜辭此三字其義皆當如妻妻妾一聲之轉作母有實即女字女之古讀當在泥母與妻聲亦相近以女妻人每曰女亦曰妻大明曰纘女維莘長子維行莘者太姒之國昔人說此詩者多疑太姒爲繼娶纘者繼也則纘女即是繼妻也夾與妻亦聲之轉與妾聲尤近故此三字得相通段然則卜辭所謂祖某夾祖某母祖某妾者皆即祖某妻也至卜辭之伊夾黃夾皆在早期與晚期之段夾爲妾者自不同且其禮甚隆決非祭伊尹及黃尹

之妻也。余意此夾字當讀為陟，君奭舉伊尹保衡伊陟臣扈等曰「故殷禮陟配天歷有年所」。舊訓陟為升，未是。陟即上述諸臣，其本字當作夾，蓋夾字像器之形，引申之自有夾輔之義也。卜辭伊夾與咸戊等同祭，必伊尹無疑（同片上一辭作伊尹，明一人異名也）。然則黃夾亦必是黃尹，亦即保衡或阿衡，與伊尹為二人，昔人混而為一，非也」（下是見天壤文釋三十六葉上至三十九葉下）。

馬叙倫曰「字在金甲文裡都借為配字用的（不是說文酉部裡从酉己聲的配）。配字毛公鼎寫做𨠊，是俑婦的轉注字，也是僕字的別寫，从𡿨从酉聲，音也得於酉。因為配是侍，侍候斟酒的人，就是金甲文亞中的𨠊，實在就是陪臣的陪本字。酉字發音在喻四，𩐨字在曉組，都是摩擦次清音

所以可以借赫做配」見原流與倜向戴馬氏論文集一七九葉

楊樹達曰「甲文有□字或作□或作□或作□或作□其它變體至夥凡王賓之以妣配食者於王賓與妣某之間必以此字聯之羅釋鼬然說文鼬訓䶂無由有配匹之義羅氏欲改鼬字之形以就甲文義仍不可通也葉釋夾然甲文此字變體甚多絕無从二人者形既不符夾亦無配偶之義是其說形義皆不相合與羅說無異也近日有文字學者據呂公名鼬而史記名醜毛詩賓之初筵「賓載手仇」鄭箋讀仇為鼬欲釋此字為鼬而讀為仇匹之仇音義頗為密合殊見用心然說文鼬字从朋甲文此字絕無从二目者於形又無當也郭沫若云「此字有與毋字通用者之例說文林部𣡡注从林𡙡𡙡或說規模字……」是□古有用為規模字者雖不涵

即是楳字，其音必近於楳。」（通考一二二葉）毋 樹達按：此字為一最常見最重要之字。然自來甲文學者皆未說通。郭君根據說文無字下說解，明此字之形與音，又用甲文毋母同用之例以明其義，此種創造性之發明，可謂石破天驚，得未曾有。毋字从某，古韻學家皆定為咍部字，甲文何以與楳部規楳之楳通用，此字音問題也。毋是父母字，甲文何以用為匹配之義，此字義問題也。請先談字音問題。或謂毋楳雙聲通用，此決非究極之說，余疑母字最古之音讀本在楳部。何以言之？古文毋字與女字通用，甲文毓字从女，或从毋。妻字說文謂从女，而金文謂从毋。農卣㛊从毋，而不从女。女字乃楳部字也，此一證也。金文女母毋二字不分。母字之音，韻學家皆定為楳部字也，此二證也。詩經毋字雖多與咍部字為韻，然鄘風蝃蝀二章母與

雨叶雨圍模部字也此真古韵之殘餘也此三證也父字古韻與巴同今作爸字此數千年來流傳於嬰孩口中始終未變之字音也母字今小兒云媽由流溯源父字在模部知母字亦當在模部故其流變與父字如出一轍也此四證也然則母字真古音本在模部故甲文以模部之模字與之通用也合觀甲文金文母字與模女母三字同用之痕迹則母字由模部流變入咍部之跡象甚明如謂初本在咍部後變入模部則時代先後顛倒失次為令人不可想像之事矣此字音問題之說也次談字義問題今皆以父母之母為母之初義余謂殆非也父者男子也女〻母者女子也甫為父之後起字說文訓為男子之美稱猶得父字〻義之髣髴許君訓父為家長〻率教者非朔義也古文母女通用知母〻本謂女子也王靜

安著女字說歷舉金文中「魏改血母」之類九十七事謂皆「母女子之字其說是也此雖周代史實然父為男子母為女子之訓義實受自殷人余謂字男子曰父父者所以別於女子明其為男子也字女子曰母母者所以別於男子明其為女子也孟子偁「五母雞二母彘」母雞母彘但謂牝雞牝猪絕無父母母字之義也然則甲文偁大乙母及祖丁母者猶今人言某某的女人耳正不必以父母之義為婦而別求解說也此字義問題之說也父某二字皆只別性之陰陽非與子相對之父母義也」見甲文說九葉釋

夾

于省吾曰「卜辭夾字象人左右腋下有火形其異構所从皆火形所演變羅振玉釋赫葉玉森釋夾郭沫若釋姎唐蘭釋夾均未塙唐蘭又云夾字

余疑即奭形之變實非㸚字也（見上引唐說）按唐疑爽即奭形之變頗具見地惜其與夾字牽混未能融會貫通爽即爽之初文說文「爽明也」傳記注解亦多訓爽為明大象人形左右从火爽明之義尤顯其从㸚XX XX XX XX者與變而从㸚適尤相衡且从XX與㸚只單雙之別在古文字中畫之單雙每無別也如爾字晉邦盦作爾文考日癸卣作爾是其證肄毀「遘于匕戊武乙奭」去歲商人陳鑑塘由安陽買一卣余往觀之陳與余以墨本器蓋兩銘亞中有獏字亞下有父丁二字又有長銘在卣之外底共三十七字其銘云「丙辰王令卬其兄口于夆田口旁貝五朋才正月遘于匕丙彡日大乙爽隹王二祀既𠃬于上帝」銘內大乙爽之爽作奭其書法與散氏盤有爽之爽作奭同其語例與肄毀同得此塙証則卜辭爽字及諸異

構均為爽之初文灼然明矣卜辭通例爽字用法多在祖妣之間變例或在妣祖之末上文所舉辭段即自其爽字用法與卜辭變例同爽為匹配之義已無可疑惟其語例載籍無徵說文爽字段注云「爽本義訓明明之至而差生焉故引申訓差也」按詩「氓」女也不爽「蓼蕭」其德不爽傳並云「爽差也」是以與匹配之義相因一說爽為相之借字爽相古韻同隸陽部左定三年傳注「肅爽駿馬名」疏「爽或作霜」按霜从相聲淮南子原道「釣射鷫鷞之為樂乎」說文作鷫鷞是爽相字通之證相之通詁為輔相為佐助亦與匹配之義相因也凡卜辭云某某爽妣某者言某某之輔配妣某也言妣某某某爽者言妣某乃某某之輔配也金文及尚書爽字用於句首者皆發聲詞也經傳釋詞「爽發聲也」矢彝「今我唯令女二人亢眔矢爽左右

于乃寮」㸚即爽字爽左右于乃寮者爽為發聲無義言左右于乃寮也書康誥「爽惟民迪吉康」「爽惟天其罰殛我」爽皆發聲詞也總之爽字得卜辭爽字為證知即爽之初文其異體甚繁爽之本義象人左右腋下有火取光顯之義故古籍爽之通詁多訓明明之至而差生焉故亦訓為差次卜辭用於二人之中及二人之末皆差次匹配之義而彝金文爽字用於句首者乃發聲詞說文以爽為从㸚从大不知从㸚乃由火形所演變載籍無達訓爽為匹配者爽之義訓其湮晦已久矣見駢枝四一至四二葉釋爽

張政烺曰「甲骨文及殷周金文中有㸚字从大从㸚象一人挾二物於腋下金文不多見甲骨文中則數累千百所見既繁形體流變亦甚至腋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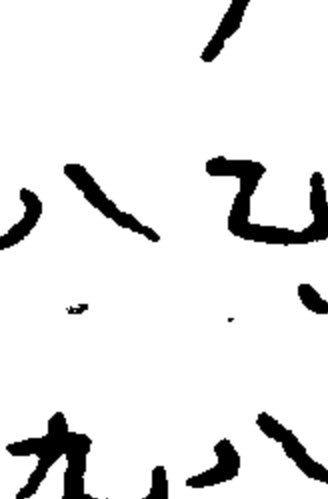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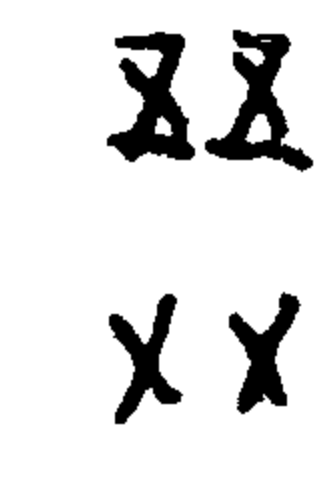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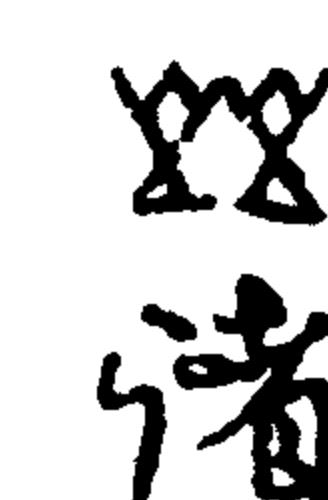
所持文作[甲骨文字形]……等形蓋取二物相儷為偶故不拘泥于形體也向來考釋紛紜莫衷一是唐立厂先生天壤考釋曾逐一駁斥其論皆甚是而先生釋為夾雖形似義亦豈見未安今考即說文奭字許說从䀠寔其變體徵之字形殆無疑義而按其辭義尤覺迎刃而解古訓既明各家之得失自見故亦不復一一討論之也說文解字䀠部「奭目衺也从䀠从大大人也」按依許君之說奭是會意字而大象人體二目能不正不宜標出腋下竊意奭即爽之變體本不从䀠蓋奭字今所見者皆殷周時書偏旁猶變化無定春秋已降迄于後漢年代尚遠形體隨變自所不免也奭字除說文外未見經典有用之者其音大徐本舉朱切小徐本巷于切篆隸萬象名義居虞反新加九經字樣云說文

音拘目邪也」。按此皆自說文「䀠讀若拘，又若良士瞿瞿」一語推演以出，未必古音如此。說文諧⿱䀠大聲者斗部有⿰⿱䀠大斗字，云「挹也，从斗⿱䀠大聲」，為字之音與上舉音⿱䀠大同，殆亦連類而得之，非別有所本也。毛詩小雅賓之初筵「賓載手仇，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奏爾時」，鄭氏箋云「仇讀曰⿰⿱䀠大斗」，此⿰⿱䀠大斗字漢讀之足徵者。段玉裁云「古音盡在三部，故鄭得以易仇字」，其說是矣。⿱䀠大字古音當即讀仇，在三部，而䀠讀若拘，在四部，又若瞿，在五部，古音三四五部亦不甚遠，且仇拘瞿俱⿱䀠大聲見母戉侯母尤覺音近，以故疑⿱䀠大本即奭字，不从䀠，許君以與䀠聲同韵近，遂定著為从大从䀠也。甲骨金文中無仇字，其奭字之用法殆可分為數類，而皆當讀為毛詩中之仇字，疑仇即奭之後起形聲字，从人與从大同義，形體異，聲韵相符，固可代易，寫詩者遂概以

仇字為之。並𡡗字亦書作仇矣。甲骨文中𡡗字最常見者為第二期及第五期卜祭祀先妣之辭。（定按：中引卜辭、例以略）皆云「祖某𡡗妣某」，文例似此者不可勝舉。其卜日之天干恆與妣某合，而與祖某不相應，以殷人卜祭祀之通例觀之，知皆以妣某為主，乃先妣之專祭，與先祖無涉。𩰫彝偁「遣于妣戊武乙𡡗」，此殷末銅器卜辭中亦有似此者。「祖某𡡗」三字置于妣某之下，然其文義與前舉諸例皆絕相似。可見「祖某𡡗」三字為一辭，乃用以區別妣某之同號者，使不混淆。此𡡗字當讀曰仇，而解為匹，即妃匹之謂。陳奐詩毛氏傳疏周南關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傳「逑，匹也」疏「釋文『逑本亦作仇』。仇匹釋詁文。孫炎本仇作逑……匹，配也。好匹猶嘉耦耳」。君子好逑本作好仇，逑字乃出後人私改，非漢以來之舊。卜辭偁先王之后妃曰「祖某𡡗」。

正謂君子之好匹與毛詩故訓傳相合。卜辭之第二種用法如卜辭黃尹亦偁黃奭，伊尹亦偁伊奭（中略）周書君奭曰「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大甲時則有若保衡……格于上帝」此周公述殷代之舊聞也。按卜辭伊與大乙同祀（後上、二六、一六、粹一五一、）及即湯之小臣無疑。黃衡古音同多通段之例。黃尹見于卜辭者與大甲同貞（後上、二九、四、參卜辭通纂三三六片考釋）當即保衡。蓋保者官名，衡者人名，猶召公偁保奭或大保奭也。（商頌長發曰「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按阿倚也，保安也，阿保為師傅之官。後漢書崔寔傳注曰「阿保謂傅母也」，是漢時猶有此職，特以女子充之耳。）尹乃三公之官，伊與黃皆嘗為之，尚同偁為奭，是奭與尹相當，蓋謂國之重臣與王為匹偶耦也。詩毛氏傳疏周南兔罝「赳赳武夫，公侯好仇」，疏「仇匹也」，義見關雎傳，例不煩更見也。公侯好匹，言武夫能為公侯之好匹。匹

當讀率由羣匹之匹假樂箋云「循用羣臣之賢者其行能匹耦己之心」昭三十二年左傳「史墨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晉語「國人誦之曰若狄公子吾是之依兮鎮撫國家為王妃兮」韋注「言重耳當納諸侯為王妃耦」……並與詩仇字同義」又大雅皇矣「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弟兄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傳「仇匹也」疏「仇讀如公侯好仇之仇仇訓匹匹為匹耦謂羣臣也」上章傳云「方則也」後漢書伏湛傳湛上疏曰文王受受命而征伐五國先必先詢之同姓然後謀之羣臣」其下即引詩曰「詢爾仇方同爾弟兄」湛治齊詩其解詢爾仇方為謀之羣臣正義述毛云「文王伐崇當詢謀於女匹己之臣以問其伐人之方」此與伏湛釋詩義合矣」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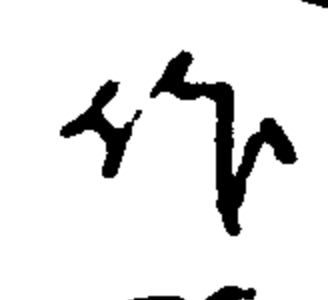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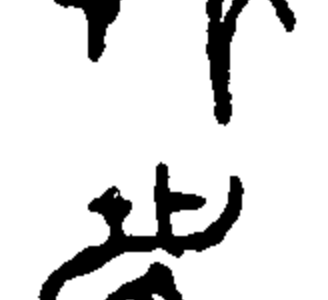
兩詩中之仇字皆指羣臣言外為干城內制其腹心參預兵謀誼同兄弟其爲貴要可知伊黃皆當尹治天下而有夾傅其義適合（中畧）夾字之第三種用法見周初銅器之矢彝（代六、五七）及矢尊（代一一、三八、與彝同）文其文云惟八月辰在甲申、王令周公子明保尹三事四方、受卿史寮、丁亥令矢告于周公宮、公令𢓊同卿史寮、惟十月、月吉癸未、明公朝至于成周、𢓊令舍三事令、眔卿史寮、眔諸尹、眔里君、眔百工、眔諸侯侯田男、舍四方令、既咸令、……明公錫亢師鬯金小牛、曰用禘、錫令鬯金小牛、曰用禘、迺令曰、今我惟令女二人亢眔矢奭左右于乃寮以乃友事……前人考釋皆不達奭字之義今按亦當讀曰仇即同位相人偶之辭鄭康成注經每有人偶之語蓋尊異親愛之意臧琳經義雜記有說詩毛氏傳疏「秦無衣」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脩我戈矛與

子同仇」傳「仇匹也」疏「仇與讎通，匹者匹讀秦晉匹也之匹」陳疏墨守毛義，是甚所長，故今取之。然如此處詮釋仇字之義似有未瞭，幸有矢彝爽字可以互相發明。字在君夫殷，則以求為之，其文曰「唯正月初吉乙亥王在康宮太室，王命君夫曰：儥求乃友。君夫敢奉揚王休，用作文父丁䵼彝」（代八、四七、）郭沫若謂「此儥求乃逑文，當讀為續逑。續逑乃友猶師全父鼎言用嗣乃父官友」（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甚說甚善。惟引說文以解逑字義猶有間。按此即以求字為爽（求仇音韵俱合同可通，猶關雎好仇亦作好逑）殷王命君夫與明公之命元及矢事正相類也。古者至大夫既各與寮友為仇，於是仇字遂有朋友之一義。禮記鄭氏注緇衣「子曰：唯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正當為匹字之誤也，匹謂知識朋友）故君子之朋友有鄉……詩云君子好仇（仇匹也）」此引詩以明君子之人以

好人為匹」孔穎達疏雖則斷章非關雎本義亦古訓之僅存者矣以上仇⿱䀠大字三解皆由仇匹一義引申而按之詩義古文頗覺貫串證發毛詩故訓傳信古義之淵海矣此外周代銅器有毛伯彝（西清古鑑十三、十六；容商班毀穆王時器）銘文之末云「班非敢覓惟作卲考爽謚曰大政子子孫孫多世其永寶」或云爽簋假為讀為皿按此器久佚原拓未見今僅據綴摹本字體未必無誤果即爽字則當假為簋仇之與簋聲韻相合說文簋之古文有匭𠥩朹三體皆諧九聲可以為證而與器之形制相符尤見今之訓讀為不誤矣然則爽从大从㸚其初誼即象一人挾二簋歟惜材料尚缺之不足以徵也見⿱䀠大字說載集刊十三本一六五葉至一七一葉

按說文「⿱䀠大目衺也从䀠从大大人也」卜辭上出諸文其辭例皆作「祖某⿱䀠大

姒某」介於二名之間（有作「姒某祖某奭」者已見各家所引），其為匹耦之義已為不爭之論。惟字形除从大為各文所同外，其另一旁从則詭變至多，不一其形，各家所釋每執一體以相比傅，遂致百說雜陳，率少允當。羅氏據奭之一體釋此為赫，謂說文作奭从皕，乃屾之譌，又引許書說奭為召公名及史篇召公名醜之說以證卜辭奭有妃讀之故，說殊迂曲。陳氏以羅說釋此為奭，謂奭赫古雖同韻通段，然不可以為一字，雖較羅說為長，然於卜辭奭有妃匹之誼亦無由索解。郭氏據許書無下云「𣞤或說規模字」釋此為母之異構，謂人形胸次之所垂乃象兩乳，不知許書之「𣞤」實即古文舞字（唐說是也），舞模古音同在魚部，且同為虞韻，聲韻並近，古蓋有段舞為模者，非謂段母為模。更不能據此以證奭所从遂為母字，且乳有定形，安能隨意敘象若卜

辭此字之不一其形者又卜辭母字習見均作[字形]又有乳字作[字形]（乙八八九八六、）象哺乳之形所以狀乳形者均作一小點未聞有作[字形][字形][字形][字形]諸形者郭說是臆度所思矣又郭氏所舉卜辭母與奭通用之例其辭例亦不相同卜辭凡言「祖某奭妣某」之辭其卜日之天干均與妣名相應而郭氏所舉後上廿六、六之辭云「□辰其求生于祖丁母妣己」又新三三六云「乙巳卜宂出大乙母妣丙一牡」其干名卜日均非己若丙明與它辭辭例不類不得謂奭母為一也至母字不限於母子一義亦得用於配偶之義則楊氏之言是也然此亦僅足以證明奭母同誼不足以證其為一字也葉釋為夾於字形雖復有可說而於卜辭此字之音義無涉葉以夾輔之誼引申得有妃意說亦迂遠經籍中固未聞有用夾為妃匹之意者唐氏辨正

之繁縟及秦漢變而从朋實極可能張君之說實塙不可易較之他家之偏執一體以為比傅肌必之詞者誠不可同日而語矣執張君之解以讀甲骨金文此字所見諸辭無不文從字順音協義諧此誠治甲骨文者之一大發明也許書㗊下云「目圍也从㗊丨讀若書卷之卷古文以為醜字」徐灝段注箋㗊下引承培元說曰「古文以為醜字當是䰠字下譌簡」是也古音幽侯二部多相轉䰠與丽部之䰠形近故䰠下亦有「史籀名醜」之語皆䰠下之說誤移於䰠而又加丱」為樓承徐二氏之說是也䰠字音讀據張所考當與仇同「史籀以為醜字」正係音近通叚耳此字類纂類編殷契文編甲骨文編續甲骨文編均依羅釋收作赫文字編从葉說收作夾今正

眉

□ 藏七三．一 □ 拾十四．三 □ 前六七．四 □ 前六．五十．六 □ 後下．二五．七 □ 後下二八．六 □ 後下．三一．四 □ 後下．三六十八 □ 甲一．九．二 □ 戩．一．九 □ 戩十七．十七 □ 甲編六五三

余永梁曰「按此眉字。周憙鼎作□，乖伯敦作□，散氏盤作□。此□字與散氏盤略同，从目與从百同。□字與周憙鼎同，與乖伯敦亦相近。」見殷虛文字考

屈翼鵬曰「□當是□字之異體，□甲骨文編釋眉，是。此蓋假為湄，謂水艸交會之處也。」見甲釋一〇三葉

陳夢家曰「眉，古湄字，小臣艅殷言『海眉』，即海陽海濱也。」見西周銅器斷代(一)載考古學報一九五九年第九冊一七一葉

郭某曰：[glyph]（盡）蔑之省，卜辭蔑字作[glyph]（前、六、九、三）四亦作[glyph]（同上、四）見卜通九五葉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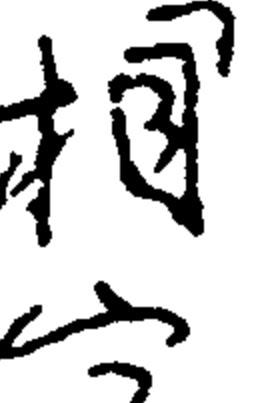
按說文「眉目上毛也。从目象眉之形，上象額理也。」契文正从目，上象眉形，或又从人，[glyph]（戚）从卩，同。字在卜辭其義不明。辭云「癸卯卜眉勿曰」（藏七三、一）「庚寅貞眉不其得」（拾十、四三）「丙申卜爭貞𠂤見眉不雨受年」（前六、七、四）「丁酉卜口曰宂寓同人其眉」（後下、二三、七）諸辭意均不可解。金文作[glyph]（或者鼎）「用綏眉祿」眉、美也。說詳拙著釋覺與沫，見本書十一卷沫下。引[glyph]（小臣謎簋）[glyph]（芮伯簋）[glyph]（周憲鼎）[glyph][glyph]（散氏盤）

省

[字形]藏一一四.四 [字形]拾五.九 [字形][字形]拾六.二 [字形]拾六.三 [字形]前一.四六.三 [字形]前三.二三.二 [字形]前三.二三.三 [字形]前五.六.六 [字形]後上.一.十四 [字形]後上.二九.十二 [字形]後上.三十.六 [字形]後下.三九.六 [字形]甲一.九.十一 [字形]甲二.二九.七 [字形]戩十一.七 [字形]戩十一.八

孫詒讓曰「說文『省視也从眉省从屮』甲文[字形]字从屮从目即省字之省」見名原卷下八葉下上

羅振玉增考中五十六葉下相字條收此作相說見前相字條下引

商承祚曰「[字形]為省之本字象省察時目光四射之形金文作[字形][字形][字形]祖子鼎 揚毁 [字形]省毁 後人以為从目生聲遂用作目病生翳之眚日久而忘其初復變[字形]作省以代之朔義盡失矣又金文之說[字形]霸乃借省為生 大毁 適毁 蕭毁

等皆作既生霸可證羅師之說（口）卜辭言王相（集釋羅師皆從釋為相下同）牛者三周禮則肯推為大宗伯及小宗伯之職王不親相也此周禮之不同於殷者（下三）增考十七葉上見佚考二葉下

郭某曰相字作□余以為乃相貌字之初構蓋象眉目之形近人以眉鼎揚毀豆閉毀等（口）既眚霸之眚字與此形近遂疑此亦（口）眚字（下）讀為省然余謂此乃判然二字也今就金文中所見相眚二字之例比列於下

〔相〕 □大豐毀 □且子鼎 □公違鼎 □公違鐘 □盂鼎

〔眚〕 □揚毀器 □揚毀蓋 □豆閉毀 □散氏盤 □宗周鐘

眚乃生之初字乃象種子遇芽之形字不从目甚或从目作者乃因形近而譌也其最可注意者五相字所以之目形其內眼角之上眼瞼均下垂

孫詒讓又曰「□字宋以來皆誤釋爲相，實當釋省」見古籀餘論卷三弟四十九葉下

葉玉森曰「孫氏釋省是也。他辭云『□牛』前三、二三、二即省牛，乃省牲之誼；『□田』後下、十四、二即省田，乃省耕或觀獵之誼；如『言王往□西』後上、九、十二即王往省西方也。孫氏又釋□爲直之古文，與省同。舉例下八予桉仍□之變體，如他辭云『□牛百』前三、三二、二『□牛』即省牛。又云『壬午卜吉貞王令多□御方于□』後下、四、六則命省方且祭。謂屮爲木省，而丅不可謂木省也」詳見前釋一卷一二六葉下

陳邦懷曰「卜辭言省田者五，如曰『貞□乎□省田』藏一一四、一曰『辛王弜省田其敍』後上、卅曰『壬王弜省田』後下、卅曰『于壬王□省田』後下、卌上省田者爲王弜

及王□也。而卜辭有云「王其省田昃不雨」八殷虛卜辭一葉，則「王親省田也。又按庚午鼎亦有「王令寢農省北田」語，可為卜辭左證，殷室重農于此可知之矣。葉玉森氏舊說省田即省耕，甚是。惟謂或為觀獵之誼，則轉失之。見殷契拾遺十八葉

按說文「省，視也。从眉省，从屮。𡿺，古文从少从囧」。契文作□。辭言「省田」「省牛」，亦當訓視。或作□，其下仍是从目，第形少變耳。郭謂為生之古文，象種子迸芽形，說非。卜辭金文自有生字，作□若□也。省青古為一字。□或又省作□。辭云「弜□盂田」戩十一、八，「貞庚申王□出」，貞庚申勿□出佚五七，與它辭言「省田」辭例相同，可証其為一字也。前三、二三、三辭云「貞□牛百」「貞勿往□牛」，葉氏據以証□□為一字。按□為職哉字所从，當以孫

瞂

乙、五七九八

金祥恒續甲骨文編四卷三葉下收此作瞂其說未聞

按說文「瞂盾也从盾犮聲」詩秦風「蒙伐有苑」毛曰「伐中干也」是以伐為瞂也方言「盾自關而東謂之𢧵或謂之干關西謂之盾」是字又作𢧵玉篇瞂又作𢧵通作伐覈之卜辭當以𢧵為正字瞂為後起形聲字伐則叚借字也契文象一人左持干而右執戈篆文省去人形耳釋為瞂應可以辭云「癸酉卜㱿貞雀于翌甲戌𢧵」乙、五七九八。𢧵於此為動詞其義不詳疑或叚為伐

自

□藏五十、二 □藏五七、二 □拾一、二 □前一、三十、四 □前二、二四、八 □前二、二五、一 □前二、二五、六 □前二、二五、四 □前二、四三、六 □前三、二三、五 □前四、二六、三 □前四、四三、三 □前六、五八、一 □前七、十四、一 □前七、四三、二 □後上、五九 □後上、九、九 □後上、十三、二 □後上、二五、七 □後上、二八、八 □後下、十六、十四 □後下、二九、十五 □菁一、一 □甲一、十一、十七 □甲一、二十、十六 □四、一、二一、七 □甲二、四十 □戩一、九 □戩二、七 □戩三七、十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自，鼻也，象鼻形。□，古文自。』又『□注此亦自字也。』許既以自白為一字而分為二部者，以各部皆有所隸之字故也。卜辭中自字作□或□，可為許書之證。但自部諸字以古文考之，多非以自為字者

字均从日或从曰智字等亦然許君生炎漢之季所見古文舍壁中書而外固不能如今日之博自不能無疏失矣」見增考中二十四葉下

按說文「自鼻也象形 古文自」又「𦣻此亦自字也省自者詞言之气从鼻出與口相助也」二字據形系聯音讀相同實爲一字許君殆以自爲象鼻之本字白爲語詞之專字卜辭之自皆當訓由訓从當于許書之𦣻白作𦣻或作𦣻爲𦣻之所本羅說是也金文作 毛公鼎 散盤 楚公鐘 沇兒鐘 戈叔鼎 攻吳王鑑 袁鼎 余冉盤 宰峀簋 小臣謎簋 沇子簋 令鼎 伯家父簋 邾妃簋 中子化盤

臱

[甲骨文] [甲骨文] 後下、二二、十六、

孫海波文編四卷四葉上收此作臱云「不从冋」

按說文「臱宀宀不見也闕」卜辭此字義亦不詳

⿱自矢

[甲骨文] 前二、十八、六、 [甲骨文] 前二、十九、一、

从自从矢說文所無字在卜辭為地名

⿱自巿

[甲骨文] 後下、三五、四、

从自从巿說文所無

⿱自八

[甲骨文] 凡、四、三、

从自从八說文所無

⿱自入

佚四三〇、鄴三八一一、新三四七七

从自从入說文所無

⿱自叀

佚九一〇、

从自从叀說文所無

⿱自北

乙三二八一

从自从北說文所無

餘十一、一、 餘、十一、二、 後上三十、二、 三〇〇〇 乙、七七八一、

于省吾曰「說文『魯鈍詞也从白魚聲』按卜辭魯作象魚在器皿之上下不从白與金文同佚存五三一『乙丑卜宮貞帚姘魯于黍年』又六九三『口口卜王隹正商允魯』商承祚考釋以魯爲漁而卜非是魯旅爲雙聲疊韻字故相通借書序嘉禾『旅天子之命』旅字史記周本紀作魯魯世家作嘉魯旅均應訓嘉故魯世家以嘉代詁也書召誥『拜手稽首旅王若公』即嘉王及公也邢侯殷『拜稽首魯天子』即嘉天子亦猶效父殷『休王錫效父貝三』之休王也臣卣『尹其亙萬年受厥永魯』永魯者永嘉永休也然則帚姘魯于黍年者婦姘嘉于黍年也允魯者允嘉也」見駢枝五三葉釋魯

羅振玉曰「漁或作𩵋文曰在圃𩵋」故知亦爲漁字見增考中七十一葉上

郭某曰「卜辭有『貞今一月在𩵋王占』餘十一例以卜辭及金文案之當是地名余謂即是魯字羅氏釋爲畋漁之漁未確余疑即兮甲盤之『冓盧』亦即『彭衙』」見青銅上冊十八葉戊辰彝考釋註五

葉玉森曰「疑曰象盤皿盡盛魚之器𩵋或魚之繁文藏龜之餘有『𩵋受黍』文似詩無羊夢魚占年之意別一辭『𩵋』下有『于』字似又假借爲漁矣」見文字編十一卷九葉上漁字條下引 原文應見殷契鉤沈或說契或研契枝譚以手頭無此數書未能查明卷葉

商承祚曰「𩵋字卜辭恒見以文義繹之亦是漁字與魯同爲變體从八八臼皆象取魚之具」見佚考八七葉上

魯實先曰「當為魚之繁文非从白魚聲之魯字」見姓氏通釋之二第四葉九行載幼獅學報二卷一期

唐蘭曰「㠯是筥盧在古文字多作曰和人口無别曹魯古喜合等字所從都是說文把古喜合當做从人口的口曹字變做曹所從曰字也從口魯字變做魯從白都錯了」見導論下編五十七葉上

按說文「魯鈍詞也从白羞省聲論語曰參也魯」栔文不从自从曰即筥盧字篆譌从白唐說是也或釋為魚若漁非是字在卜辭有嘉也厚也二誼于說是也辭云「乙巳卜㱿貞番缺繁文黍之年魯 乙保黍年 乙弗保黍年」乙、七七八一、此貞黍之嘉否也「魯受黍」餘十一、六 續五、六、十、此言厚受黍謂黍可豐收也「口口卜王隹惟征商允魯」佚六九三、此言王征行于商允

𥏼

𥏼前五、十七、三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𥏼从曰（定按曰當作白）从亏从知古文作𢜫此省曰」見增考中七十二葉上

按說文「𥏼識詞也」从白从亏从知𢜫古文𥏼」卜辭从知从亏不知自辭云「其即𥏼冊王𡆥彡日丁𠂤（疑卣）彫（字不完）𡆥王受冬祐王𡆥翌日古」𥏼疑為人名金文作𥏼毛公鼎𥏼魚鼎匕𥏼智君子鑑

百

百藏六三．四、百藏六五．六、百藏一四一．四、百藏一七六．一、百拾十四．十四、百前二．三三．二、百前二．三四．六、百前三．二三．三、百前四．四九．三、百前六．六四．二．八、百後上二八．三、百後下八．十一、百甲一．一．十四、百甲一．八．十三、百甲二十八．十六、百戩二五．二

戴家祥曰「百从一白。蓋假白以定其聲，後以一爲係數，加一于白，合而成百」見釋百

王襄曰「百爲一百合文，百爲百之古文。古百字不从一也」見簠考帝系六葉上

羅振玉曰「卜辭中記數，一百作百，其二百以上則加畫於百上而合書之。二百作百，三百作百，五百作百，六百作百，與古金文同」見增考中二葉下

郭某曰「十之倍數古文多合書，中畧百與十之倍數亦合書。盖百千之倍數均十之倍數也。二百三百四百五百六百九百諸例卜辭均有之。「百」前、二、三〇、四。「二百」前、四、四、二。「三百」前、二、三、一。「四百」明、一、五一七。「五百」前、七、九、二。「六百」後下、四三、九。「九百」明、八三二。七百八百之例未見。」見甲研上冊釋五十第二至三葉。

按說文「百，十十也。从一白。數，十百為一貫，相章也。百，古文百从自。」段注於「數」下依韻會補「十十為一百，百，白也。」八字，明假白為百之意。許書白下說解以五行陰陽說之，當非字之本義。或說象拇指之形，當以伯仲為初誼，可以百及白色白馬之白均叚借字也。金文作百史頌簋、百克盨、百曶鼎、井百沇兒鐘、百賢殷、百史頌鼎、百宗周鐘、百伊簋、百臣辰盉，均為一百合

文百之倍數亦合書與卜辭同諸家說是也

商承祚曰「習當非習字」見佚考三四葉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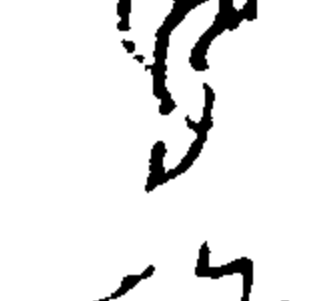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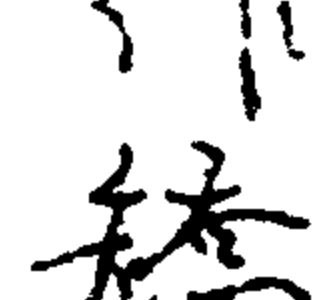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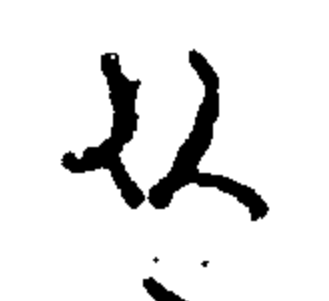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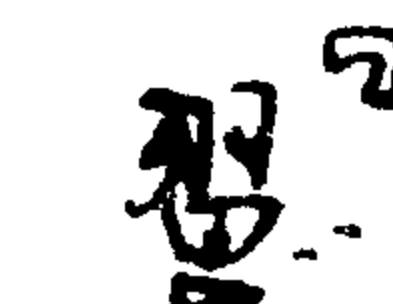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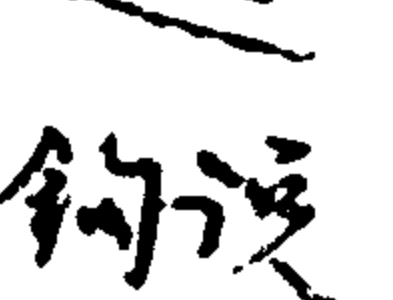
唐蘭曰「說文『習數飛也从羽从白』（白小徐本作『白聲』誤白非聲或讀為脂部之自以特入侵部更非）今按卜辭从羽从日既不从白亦不从羽蓋羽羽本殊後世誤以羽為羽字遂又誤謂習為从羽耳（羽當作彗）古日或作⊖與⊖（白）相近故又譌从白以聲類求之習字當从日羽聲（羽今彗字也）古衛部字每變入脂部金文『即立』『朕立』之立今作位是其證則習可從羽聲也說文彗或古文作篲从竹从習今按當作从竹習聲然則彗之古本音作若習習从羽聲可無疑焉習既从日羽聲則『鳥數飛也』非其本義也實讀為『日中必熭』說文『熭暴乾也』按暴曬者日之事作熭者特借叚字耳疑習之本義訓當為暴乾矣玉篇『暳呼惠切眾星皃』（與彗名義同）則叚借為『有嘒其星』『嘒彼小星』之嘒（彗引申之當為揉動皃舊

說微見非其字則即習之後起字猶羽之爲彗矣習聲與疊襲相近故有重義慣義引申之乃有學義本無飛義也月令「鷹乃學習」始有飛義蓋誤羽爲羽始自戰國也卜辭云「習一卜」「習龜卜」有習重也金縢云「一習吉」左襄十三年傳云「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皆其證」見文字記十六葉

按說文「習數飛也从羽白聲」契文从羽从彗之古文从日當是彗聲唐說是也數飛之訓當緣誤羽爲羽而生至唐謂習襲音近故有重義慣義學義其說亦未足以盡厭人意然亦不能更有善解闕之可也金文友字與此形近然彼皆从二又此从甘作習與此實截然二字也

藏三、一 藏三、二 藏三、四 藏十五、三 藏十六、三 藏二二、三 餘五、一 拾一、二 拾三、四 拾六、十一 拾八、十四 前一、一、二 前四、三、一 前五、四、七 後上、一、七 後上、一、十一 後上、三、十六 後上、四、四 後上、四、十 甲一、一、三 甲一、十三、五 甲二十一、六 戩二、十 戩四七、五

孫詒讓釋幾讀為畿見舉例上四葉

王國維曰以上諸字作諸體或但作或从口或从日又有从之以日者如小盂鼎之字是也此字於卜辭不下數百見初不知其為何字後讀小盂鼎有粵若乙亥語與書召誥越若來三月漢書律歷志引逸武成粵若來二月文例正同而王莽傳載太保舜奏公

以八月載生魄庚子春使朝用書越若翊辛丑諸生庶民大和會」（定書王氏引此）王歸此奏全模倣康誥召誥則召誥之「若翌日乙卯」「越翌日戊午」（「越若」上刪「臨職營築」四字）今文尚書殆本作「越若翌乙卯」「越若翌戊午」故歸奏倣之然則盂鼎之鍢其為翌字無疑也又其字从日从立與說文訓明日之昱正同因悟卜辭上述諸體皆昱字也後世假用昱翌字今尚書作翼則唐衛包所妄改羅叔言參事以此說證之卜辭諸甲子無不相合惟卜辭之翌雖十九指明日亦間指第三日第四日與說文明日之訓稍異耳又案卜辭或作用者殆其最初之假借字用即巤之初字石鼓文「君子員邋」字作邋从巤說文囟部「巤毛巤也象髮在囟上及毛髮巤巤之形」田則但象毛髮巤巤之形本一字也古音巤立同聲今立在緝韻巤在葉韻古音此二部本自

而相同，疑戾來遝初合爲複輔音，翼翊皆爲DL之聲（戾來母，遝定母，喻母）。喻之理基於聲同而韻類，則以兩諧聲聲母主音相同而通，今音固有之，如此實始於許叔重時。翊翼形音窗明，朌衍流，愚疑用者翼翊之初文也。音讀如繹，繹固定母，當讀與鐸澤諸字同聲。今本變喻母，至於昱字又當晚在翊从立聲轉讀職韻時，出者因更轉爲余六切，並變韻讀之主音，所謂職德轉屋沃也。再按文字之音義相關者，往往得而說其語根，如用之爲翊翼，蓋有蟬聯似續之誼。文字結體是否寓其義，不敢肌說，而凡蟬聯似續之詞皆與翊翼聲類相同，則可知。故祭而又祭之爲繹，若彤，皆由用之一義相生者也」

見卜釋三葉下至四葉上

唐蘭曰：「栚用當釋羽，彖羽翼之形，翼之本字也。王先生釋巢，非是。巢字上

轉來定母與來母同為舌頭音故得相轉如之為佳之本字可以為證繹
為入聲而形為陽類字翼為入聲而羽為陰類字並為同母故得相轉譽
楊滂逸是其例也見上釋二葉下至三葉下

又曰「右羽字孫詒讓誤釋為巤因以為田獵之事王國維以小盂鼎⿰立田字
為證讀為翌或昱甚是然猶承孫說謂是巤之初字古音巤立同聲故借
巤為昱則大誤矣葉玉森謂象蟲翼上有網膜當即古象形翼字唐蘭釋
巤為勝亦未確蓋蟲翼之象本無佐證且何以不象鳥翼乎按字形卜辭
之⿰立田即後世之翊則其所從之田即應是羽字本皦然無可疑然昔人卒
未悟此故知文字之學不自分析偏旁入手終是歧路也羽字所象乃鳥
羽之形也作甶作用猶可見其髣髴余嚮者謬謂羽象羽翼之形乃翼之

本字（卜釋二纂）今乃悟其非是蓋毛羽皮革咸具日用咸其形可象故原始文字已可有之若翼字用既不繁形復難象古初殆借異字以爲之蓋異象人舉兩手有類夫翼也形聲字興乃製𩙺翼兩字則翼不當有象形字也羽之爲字取象鳥羽然小篆作羽與古文不類此又何故殷商人書彗爲羽或誤以爲象羽形是未見鳥羽者也其實小篆之作羽者文字變譌使然猶羽之爲彗彗斤之爲斤斤去原始象形亦已遠矣象形文字每多奇詭方其始作之時文字與圖畫爲一即物取象事若甚易及歷世曠邈圖畫分途書者務趨簡約苟衆所共喻即不妨嬗變嬗變既繁則與原形往往亦背卜辭羽字變化至多如□□□□等形雖俱由□形所蛻化派衍支分邈不可究詰蓋彼時學者已不以象物爲工但以書法爲崇尚

新體以成風氣矣甲骨中常見學書者所刻羽字皆其時新體也銅器中之宰椃角云「隹王廿祀𦏲又五」𦏲亦羽字與卜辭𦏲字相類亦同時之作風也小盂鼎云「宰𦏲𦏲乙酉」翊字从日猶與卜辭相近毛白𦏲父毁之𦏲毛公層鼎云「金𦏲金雁」之𦏲皆當釋𦏲𦏲當即翊字毛公層鼎「金𦏲」當讀爲「金羽」蓋用以飾馬者徐同柏釋嘀讀𩏂孫詒讓釋𢦏讀鬣並誤其所從之𦏲與𦏲俱已小變秦雍邑刻石云「𦏲𦏲𩓐遨」其用𧗿𦏲字所從則變爲𦏲矣然無論作𦏲作𦏲作𦏲仍不離羽形未嘗譌也逮戰國初之楚王酓章鐘則其翌字已作𦑦所从羽形與甲骨之羽混疑春秋後人不識羽之爲彗靚𦏲𦏲等字類似從羽聰謂羽爲羽因以應作𦏲形者改作羽遂致傳譌耳至小篆作䎗則又羽形之變也羽字見於卜辭者凡有二義皆段借也曰「羽丁丑」「羽辛巳」云者紀時之偁猶言「來」也尚書作翼字羽

翌聲相近，故得通用也。卜辭僱翊者不限於明日，與後世用翌日為明日者異。且僱羽者有遠至六十日後，見前七、四、一、許羅振玉以為「僱以日或再以日為旦數日以後為來讀也」。寧搪角云「廿祀翊又五」，則即廿又五祀，與卜辭以「十月又二」為十又二月同，羽當是語詞。曰「羽日大甲」，羽亦「壬」者祭名，殆即肜日，羽肜聲亦相近也」見文字記九葉下至十葉下。

董彥堂先生曰「翌祭之翌，在卜辭中除祀典之外，均假借為翌，謂明日曰翌日。唐蘭氏謂「當釋羽，象羽翼之形，翼之本字也」。其說是也。今按羽為舞名，所謂翌祭乃舞羽而祭。周禮地官「舞師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教帗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注云「羽析白羽為之，形如帗也。」又引鄭司農云「皇舞蒙羽舞。書或為䍿，或為義。」玄謂「皇析五采羽為之，亦如帗。」可知持羽以舞，古有其制

又羽舞亦即後代之佾，佾與翌同為喻母字，得相通轉。春秋隱公五年左氏傳云：「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說文：「佾，舞行列也。」漢書禮樂志匡衡更定詩「千童羅舞成八溢」，師古曰：「溢與佾同，列也。」翌祭為持羽而舞之祭，即春秋時之「佾」，漢時之「溢」矣。與翌連續舉行之祭，重在鼓樂；翌祭重在舞羽，而同時皆奠以酒，故卜辭中又常備之為「酒」、「酒翌」也。」見殷曆譜上編卷三祀與年十四葉下

按說文：「羽，鳥長毛也。象形。」絜文上出諸形譌變特甚。孫釋彘，謂叚為獵，非是。王國維氏雖仍承孫氏之誤釋此為彘，然讀為昱以釋卜辭，無不文从

為第二乙亥也雖遠在六十日後然其間不得更有一乙亥故亦偁昱猶今日與明日間別無另一日也然則此所以偁羽乙亥者必為同一干支非數十日後之任何一日均得偁昱也至用羽為祭名者當即舞羽而祭董先生之說是也

□

□前一、二十七、□前二、二、六、□前二、二十、五、□□前二、二三、一、□前三、十七、五、□前四、四、三、□前四、二七、三、□前八、九、四、□後上、十二、三、□後上、十四、八、□後上、十四、九、□後上、二十、一、□後上、三十、五、□後下、二、六、□後下、二、三、十三、□後下、四、六、十六、□菁、十、十八、□甲一、一十三、十八、□戩九、十七、□戩十、二、□戩十三、八、□戩十三、十、□戩三、六、六、□戩、四、六、十四、

唐蘭曰「右翊字从立从羽，本甚易明。王國維既誤釋□為昱，羅振玉謂□為翊□者立眾皆聲盡能賢者亦不能無蔽也。葉玉森謂「似象一人立於翼側，其會意為輔翼」，則以意附會，不足辯已。說文「翊，飛皃。从羽立聲。」廣雅釋詁「翊，飛也」，爾雅釋言「翌，明也」。翊翋翌同字。古文字偏旁本無固定位置，上下左右隨時制宜故也。然卜辭止有翊翋二形，而無翌者，則其羽形不宜於上

下作也作翌字其在羽作羽形之後字說文謂翊從立聲者誤也」以近世音言之翌與翼同立與邑近遂異定按之誤」疑本自有殊自卜辭觀之則羽翊明三字同作翼曰用惟同聲母始相段借則翊明同从羽聲無疑羽翌一聲之轉則翊字正應从羽聲再翊字本義今不可知許君以訓飛之故誤以為从羽卜辭用為翌曰與爾雅同則段借義也」見文字記十葉下

按說文「翌飛兒从羽立聲」段注云「漢郊祀歌『神之來泛翊翊甘露降慶雲集』師古曰『翊音弋入切又音立』按翊字本義本音僅見於此後史多段為翌字以同立聲也」廣雅亦釋訓飛當本說文許說則不知何所本以訓飛故說為从羽然卜辭皆用為明日之義與羽同為段借後史用翊亦同本義既不可知則字从羽从立正未易明唐說此字甚是惟謂說文从立聲

為非則其意蓋謂「字當从立」是其意蓋當如是也唐又謂王氏皆声之說為有所徹「羽聲」合从立之義經籍（及金甲文均）無用之者是「立」不當為意符形符形声之字不為形符即為聲符然則許君立聲之說不為無徵昱字正从立聲故翌昱得相通叚唐氏又以卜辭䎘昱相通以証二者當以羽聲其說是也然則䎘字从立从羽皆非其義王氏皆聲之說固不可遽斥為非也蓋明日之義初但叚羽為之後乃增日為偏旁變叚借為形聲後更增立為聲符如小盂鼎之䎘卜辭雖未見作䎘形者不可遽斷為必無然後有日作䎘或省羽作昱翌說文遂歧為二字以从日立聲者為明日之專字（實則䎘昱翌為「明日」專字）以作䎘者為訓飛之專字故以為从羽耳實則卜辭之「䎘」其義既為明日未見有用為「飛」兒或「與」之義有關之義者則羽立二字皆聲符甚明王氏之說正未可議也此字之衍變當如

下表

羽（段為明日之義）

↓

⿰日羽（明日義之後起形声專字）

↓

⿱日翊（一形二声）

↓

翊（省形符但存二声符，其義仍為明日，諸史及卜辭均同。說文訓「飛皃」乃後起之義）

昱（从日立声，為許書訓明日之專字）

此字與羽⿰日羽二字卜辭同誼，前人多視為一字，今本唐氏之說，分收為羽翊昱三字，亦所以崇許例也。

翣

[字形] 前六、二六、四 甲一、二九、二一 [字形] 甲一、二九、二二 [字形] 同上

商承祚曰「說文解字『邋，搚也。从辵巤聲。』石鼓文作[字形]以為田獵字，象止所踐，殆獵也。訓搚意後起」見類編第二卷十四葉上

葉玉森曰「按此字極奇，乃國名。从田，疑象鼈形。卜辭龜作[字形]後上十九之三[字形]字偏旁見鼈伏不見首足尾，則古[字形]之首足尾作田，反置之即與[字形]同。从三止，象三足，當即古文能字。爾雅論衡並載鼈三足能之名。文小篆能作[字形]，从匕匕象二足，从㠯象首，㇄或即㇄譌。从[字形]即[字形]之譌變。古之能國不可考，疑其國多鹿能」見說契，亦見前釋卷六第二十八葉上

唐蘭曰「商說誤，葉說怪誕不經。字从羽从歨，今字所無，余以為此翣之本字也。周禮縫人『衣翣柳之材』注『故書翣柳作接橮，鄭司農云「接讀為歰橮

讀爲柳，皆棺飾。檀弓曰：「周人牆置翣。」春秋傳曰：「四翣不蹕。」又喪祝「飾/除」注：「鄭司農云：『除飾，去棺飾也，四翣之屬。』」云：謂除飾便其窆爾，周人之葬牆置翣。按今檀弓及左襄二十五年傳翜並作翣，與鄭所見異。翜翣蓋古今字也。說文：「翣，棺羽飾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下垂。从羽，妾聲。」然則翣本羽飾，故从羽。卜辭⿰羽⿱止止當从羽⿱止止聲，⿱羽⿱止止即翜字，乃其正字。檀弓左傳段翜爲之。後世或段妾聲爲之，因爲翣字，而⿰羽⿱止止字晦矣。周禮故書翣作接，釋文翣本又作䈉，明堂位釋文步儀禮釋文均云：「翣又作䈉。」可見本段妾聲爲之，無定字。說文以䈉䈉爲箑之重文，扇也。蓋以竹爲之則爲䈉，以羽爲之則爲翣矣。說文：「翣，棺羽飾也。」段玉裁謂翣無用羽明文，以說文羽字爲衍，當爲棺飾。今按段說非也。喪大記：「黼翣二，黻翣二，畫翣二。」注云：「漢禮翣以木爲筐，廣三尺，高二尺四寸，方兩角高，衣以白布，畫者畫雲氣，其餘各如其象，柄長五尺，車行

使人持之而從旣窆樹於壙中後漢趙咨傳「翣」注引三禮圖略同唯云「以竹爲之」蓋如近世之掌扇釋名釋喪制「齊人謂扇爲翣此似之也象翣扇爲清涼也」淮南子氾論訓注「翣狀如要扇畫文插置棺車箱以爲飾」則棺飾之翣本象扇形無疑也考古者扇亦名翣旣夕禮「燕器杖笠翣」禮記少儀「手無容不翣也」呂覽有度「冬不用翣」諸注均云「扇也」淮南說林注「扇也楚人謂之翣也」釋名「齊人謂扇爲翣」小爾雅廣服「大扇謂之翣」周禮巾車「輦車組輓有翣羽蓋」注「所以禦風塵」則翣常用車亦有翣扇以障風塵喪儀之翣當即仿此而作耳翣與羽蓋相近則本乃得羽以爲扇後世固或以布衣木然不能謂翣不用羽也卜辭本作𦐅字從羽從歨𦐅者所以蔽障歨象徒衆然則𦐅本象意字而衍變爲形聲字者亦聲化象意字之一也見文字記十三葉下至十四葉下

按說文翣棺飾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下垂從羽妾聲」契文作翜商釋𨘢是仍承孫王兩氏釋用為𨘢之誤用即羽字已見上引唐說則商氏之誤可以不辯自明葉釋能引爾雅鼈三足能為說尤荒誕不經既云鼈伏不見首足尾則用字已是鼈之全形足亦當在其中何以於體外更著三足又何以此鼈形必反置而三足則前向其說之支離滅裂已不攻自破且能字金文作𦓀毛公鼎𦓀番生簋自象熊形國語「晉侯夢黃能入於寢門」是其本義鼈三足能之說於動物學中已屬無徵葉氏乃據此說以釋本字不足取也唐氏隸定為翜謂即說文之翣其說是也大鬲曰翣乘車者用之以蔽風塵不必棺飾棺飾亦謂之翣耳卜辭字从羽翜聲與篆文从羽妾聲相通蓋翜妾二者聲韻並近也翜古音在七部緝韻妾則在八字部葉韻二者本自相近也

作⿱羽止作翣並無棺車之象義止是扇一人足以舉之何煩徙衆唐氏「⿱羽止象徙衆⿱羽止本象意」之說實爲蛇足蓋从止祇是聲符別無意義誠如唐氏之言不得以「姪妾掌扇」解翣字也

藏二・一　藏・二・四　藏五・二　藏六・三　藏・十・三　藏二七・一　藏・八一・二　藏・八四・四　藏・九六・一　藏・二三二・二　藏二六一・四　餘・六・二　拾・七・三　拾・九・五　前一・五・七　前・二・十五・三　前六・十五・五　前二・二・二　前・三・二一・三　前・三・二四・三　前・三・二七・六　前・三・三十・一　前・四九・四　前・四・四六・一　前・五・二五・一　前・五・三八・二　前・五・四一・三　前・八・五・二　前・八・九・二　前・八・十三・四　後上・十一・十二　後上・十六・十一　後上・十八・六　後上・二十・七　後上・二二・五　後下・三・十〇　後下・三・十一　後下・四・十六　後下・三六・六　後下・三七・四　後下・四一・九　菁・八・一　菁・十一・十七　甲・一・二十四　甲・一・二六・七　甲・一・二九・十一　甲・二・九・六　甲・二・十五・十四　甲・二・二九・九　戩

五、十四、[甲骨字形]戩五、十五、[甲骨字形]戩、二一、十、[甲骨字形]戩三四、九、[甲骨字形]戩四五、四、[甲骨字形]戩、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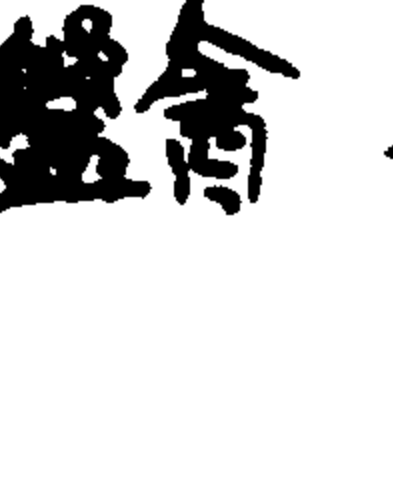
九、二

羅振玉曰「卜辭中語詞之惟唯諸之唯與短尾之隹同爲一字古金文亦然然卜辭中已有从口之唯亦僅一見耳又卜辭中隹許訓短尾鳥者與鳥不分故隹字多作鳥形許書隹部諸字亦多云籀文从鳥蓋隹鳥古本一字筆畫有繁簡耳許以隹爲短尾鳥之總名鳥爲長尾禽之總名然鳥尾長者莫如雉與雞而並从隹尾之短者莫如鶴鷺鳧鴻而均从鳥可知強分之之未爲得矣見増考中三十一葉下」

陳晉曰「藏龜一七八、二云「隹丝川」丝乃樂之省隹乃觀之省此謂十月入與觀樂也」見龜甲文字概論六九葉上又曰「觀字羅謂或借雚爲之觀雚

皆可省作隹也」見同葉下

孫海波曰「說文『隹鳥之短尾總名也』卜辭用為語詞，孳乳為唯，經典亦以惟以維為之」見文編四卷八葉上

按說文「隹鳥之短尾總名也，象形」契文隹字均叚為語詞之唯，與金文同。古文以鳥从隹每不分，篆文亦往往如此，二者古蓋為一字，羅說是也。陳氏謂省觀為隹，文字省變殆無是理，其誣可無待辯。金文隹字多見，亦多着足形，與卜辭同，亦有省去足形者，則與篆文無別矣，如□寅子鼎□虢季子白盤□貉尊□同卣□宰鼎□舀鼎□麥鼎□師奎父鼎□陳子子匜□遣卣□戈叔鼎□盂鼎□周公簋□伯中父簋□員爵□弔上匜，隹字例多不具舉。亦有从口作□咋宴簋者，則為後起語詞之專字矣。

隻

藏七、三、　藏三一、三、　藏三八、一、　藏、四五四　藏一〇三、二、　藏一四〇、四、　藏一四五、二、　藏一五九、二、　藏一七五、一、　藏二四四、一、　餘五、二、　拾四、三、　拾九、十五、　前二、七、五　前二、十一、六、　前二、三五、四、　前二、四四、七、　前五、二、二、　前六、二六、一、　前、八、四、一、　前八、十二、一、　前八、十二、五、　前八、十四、四、　後上、十三、八、　後上、三十、十、三、　後下、六、十三、　後下、十二、十八、　後下、十二、十一、　後下、四二、十六、　菁七、一、　甲一、七、十三、　甲二、十六、三、　戩十二、十四、　戩四三、十一、

孫海波曰「說文『隻鳥一枚也从又持隹』古文以為獲字象捕鳥在手之形」見文編四卷十葉下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獲獵所獲也从犬蒦聲』此从隹从又象捕鳥在手之形與許書訓鳥一枚之隻字同形得鳥曰隻失鳥曰奪蒦从大从隻謂鳥已隻而飛去隻象鳥初持在手形大象鳥逸後飛至空際之形非大小之大字許君云『从又从奞失之矣』茲因釋獲字而附及之」見增考中七十葉下

按說文「隻鳥一枚也从又持隹持一隹曰隻二隹曰雙」卜辭隻字之形與金文小篆並同其義則引申為獲小篆捕鳥在手獲之義也當為獲之古文小篆作獲者後起形聲字也羅謂與訓鳥一枚之隻同形其說未諦鳥一枚者隻之別義也金文作　父癸爵　子隻鼎　上官登　楚王酓志鼎為六國古文其形已稍有譌變　楚王酓志盤銘六「戰隻兵銅」其義亦為獲

雀

藏一、二　藏八八、一　藏八八、二　藏七四、四　藏八九、六　藏一七九、一　藏二四〇、二　拾四、十三　前五、二三、三　前五、四一、八　前六、三六、八　前六、五九、五　前七、十、三　前七、三九、二　前八、九、三　前八、十、二　前八、十三、六　後下、十五、五　後下、十九、三　甲、一三三　甲、二十五、十一　甲、二二六十二　戩四七、七　戩四七、八

王襄云「古雀字」見類纂四卷十八葉上

按說文「雀依人小鳥也从小隹讀與爵同」栔文亦从小隹字在卜辭爲人名或爲方國之名

雉

前六、十一、六　前二、三十、一　前二、三十、四　前二、三一、五　前二、三四六　前四、四四、一　前七、二四、一　後上、十四、十　後下、六、四　後、九二六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雉古文作鵜从弟今以卜辭考之古文乃从矢蓋象以繩係繫矢而射所謂矰繳者也雉不可生得必射而後可致之所謂二生一死者是也許言从弟殆失之」見增考中三十二葉下

陳邦懷曰「卜辭雉字皆從夷第一字從矢即說文解字之夷第三字從矢則夷之反文也段注說文雉字云『雉古音同夷周禮雉氏掌殺艸故書作夷氏大鄭從夷後鄭從雉而讀如鬀鬀今本周禮作薙者俗製也』又按段先生周禮漢讀考卷二云『雉氏注「故書雉或作夷」「夏日至而夷之」月令注引「夏日至而雉之」』然則夷即雉字」邦懷按段云雉古音同夷夷即雉字皆足

證卜辭雉字偽是從夷說文解字古文雉從弟蓋亦為從夷之譌段云弟聲恐不然矣卜辭弟二第四字所從𢎨𢎨則為夷字之變體卜辭弟五字所從之矢首作个而與矢形形近者是小篆雉字所從矢所由出歟」見小箋十四葉

陳邦福曰「前編卷四第十七葉云『丁巳卜貞帝雉』又同葉云『貞帝雉三羊三豕三犬』邦福案卜辭雉祭疑丹雞之祭也爾雅釋鳥云『鶾天雞』逸周書王會解云『文翰若翬雉』風俗通祀典篇云『山海經曰「祠鬼神皆以雄雞」魯郊祀常以丹雞祀日以其朝聲赤羽去魯侯之咎』是卜辭雉祭疑爾雅之天雞山海經之丹雞祀日矣」見說存四葉下至五葉上

商承祚隸定佚九二二之𨑳為雉其說未聞見佚考一〇〇葉下朱芳圃

从之見文字編補遺九葉上

于省吾曰「侯五伐衛不雉眾」九二二「受不雉眾」定按原辭雉下有王字 「其雉眾」鄴三下三八、二「伐羊弗雉王眾」、「伐𡿺弗雉王眾」、「伐𠂤弗雉王眾」、「伐逐弗雉王眾」、「伐羌弗雉王眾五族其雉王眾」三下三九、十「五族伐弗雉王口眾」三下四四、五「癸于邑西伐戎不雉人」按雉从矢作↑者變體也或从土作雉者繁文也契文雉字之雉亦作𩇯从矢从夷一也 上文所舉諸辭之雉字均應讀為夷周禮薙氏注「夏日至而夷之」月令注引作「夏日至而雉之」爾雅釋詁「雉陳也」樊注「雉夷也」楚辭東方朔七諫自悲「列薪夷與椒楨」漢書揚雄傳「列新雉於林薄」集注引服虔「雉夷聲相近」是雉夷字通之證 左襄二十六年傳「王夷師熸」注「夷傷也」荀子君子「故一人有罪而三族皆夷」注「夷

滅也」傷與滅義相因要之栔文雉衆雉人相屬爲文均就征伐言之雉字應讀爲夷夷謂夷滅其言衆者謂衆人語之省猶之「不𦤶衆」亦作「不𦤶衆人也」見骿三第二十五葉上

陳夢家曰「卜辭雉衆（定按此四字陳氏原文作「以上」二字以節引故爲意改之如此）的雉至字武丁作至廩辛作族康丁從矢墉或土康丁所以之矢即至字當象矢至於地凡此諸形意當相同方言六「雉理也」爾雅釋詁「矢雉……陳也」郝疏云「旅者師衆旅也」人衆須有部別與陳義近雉可能是部別編理人衆卜辭說「王作三師右中左」粹五九七又說「馬分爲左右中人三百」前三．二六．三如此一百人爲一隊乃殷代師旅的單位乙辛卜辭在一版之中左右中三雉衆則此衆是分三師的康丁卜辭有「衆一百」粹一一五〇之語則左右中之衆各爲一百人

康丁卜辭有「王眾」，則此王眾可能即是王師。（自、八九、燕）王眾受制於五族戍，則王族眾似為守邊之人。卜辭又有「王人」（乙四〇五四）「王族人」和「王眾」應有所不同。見綜述六〇九頁。

按說文「雉有十四種：盧諸雉、喬雉、鳪雉、鷩雉、秩秩海雉、翟山雉、翰雉、卓雉、伊洛而南曰翬、江淮而南曰摇、南方曰𠷎、東方曰甾、北方曰稀、西方曰蹲。从隹矢聲。鮷古文雉从弟」。契文从隹或从矢从隹者，即許書古文所自昉。卜辭多以雉眾連文，于省吾陳夢家兩氏之說均可通，而以陳說為長。蓋鄭三數辭于氏引作「伐」者，字均作才隹，當釋「戍」，言戍於某地，其陳王眾否也。于氏釋伐，故訓雉為夷，蓋偶未察耳。（雉有夷義，已見周禮注，惟似與卜辭意不合）王眾當為時王之直屬部曲。左傳成十六年「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

矢羅氏此說實爲蛇足陳邦懷氏謂雉當從夷聲蓋以雉夷通訓之故証之卜辭雉字仍多從矢與小篆同陳說實未然也

雞

前二、二八、五、前六、三六、七、前六、三七、一、前六、三七、二、佚五四七

羅振玉曰「卜辭中諸雞字皆象雞形，高冠修尾，一見可別於他禽。或增奚聲，然其他半仍是雞形，非鳥字也。說文解字雞从隹，籀文从鳥，均失之矣」見增考中三十二葉下

按說文「雞，知時畜也。从隹奚聲。鷄，籀文雞从鳥」。絜文从隹奚聲與篆文同。字在卜辭為地名，辭云「戊申□雞□衣□巛」前二、八、五「戊申卜貞王田雞往來亡巛，王卟曰吉，茲卬獲狐二」前六、六七、三「戊辰卜貞王田雞往來亡巛」前二、三七、「□王卜貞田雞□□往亡巛，王卟曰吉，□獲狐」前二、七、二三是也。羅氏增考中三十二葉雞字條下收前四、三二、四前七、三二、一二形，即羅氏所謂

高冠脩尾者按二辭云「口中卜貞[甲骨字形]死」前四、四三、六「乙丑卜㱿貞令雪眔[甲骨字形]氏中車叔合出古事七月」前七、二三、六二文均為人名字但象鳥形外與諸難字所見辭例不同又不從奚聲不可必為難字李氏文字編从羅說亦收為難字待商孫氏文編不收是也金氏續文編收[甲骨字形]佚七四〇商釋雞及[甲骨字形]粹一五六三郭謂「此雞字乃雄雞之象形不从奚聲」粹考二〇九頁二文作難見四卷十畫上之辭均殘泐不完似仍以存疑為是

雛

乙、一〇五六、

金祥恆續文編四卷十葉上收此作雛其說未聞

按說文「雛雞子也从隹芻聲」此从鳥从芻古文从鳥从隹無別金收作雛可从辭云「乎取生雛」「勿取生雛」同版定辭云「辛丑卜貞其乎六月娩」「貞今五月娩」乃貞婦人免乳之事此言生雛未知與之有關否若果有関則其義當爲初生兒也幼鳥之引申義也存以待考

羅

□ 前六、四五、四 □ 前六、四五、五 □ 前六、四五、六 □ 後上、十二、十一、□ 後下、三七、六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羅以絲罟鳥也，从网从維。』卜辭从隹在畢中，畢與网同義，篆書增維於誼轉晦。又古羅離為一字。離从隹从离聲，古金文禽作□（王伐許侯鼎）下从□，知□即畢，而移□中之隹於旁，又於□上加𠂇，許君遂以為离聲。方言離謂之羅，始以羅離為二字，後人遂以為黃倉庚之名，及別離字於離之本誼晦矣。」見增考中四十九葉上

唐蘭曰「按羅說似是而實非。网自作□□□等形，與□迥異，□亦非畢字，然即釋畢亦不能謂與网同也。余謂□或作□，□者本象畢形，金文有象形文字作□者是也。（急二、二六 三、干鉨）其字當釋為干，畢者干之孳乳字也，畢為小網

而長柄與網羅不同說文訓干（干）為犯以為入一又歧出一畢字北潘切訓為
其屬推棄之器及一單字訓為大也而不知其為畢形之變干玉篇畢有干方一音可證
一干畢皆其失也畢形又變為畢羅據金文定為一形其識甚卓然因之釋
畢為離之移畢中之隹於旁又於畢上加屮則非是畢上何以加屮羅遂
未論余謂本文有𪇴石作𪆫奇觚金文述十二．六吉金文及[illegible]同上六十二．三十六則古自有𪇴字
離乃取之為聲離自是形聲字方言離之謂羅自是聲近通假與字形無
涉也羅氏欲釋畢為羅而吾於字形不類故謂畢與网同然从网从隹則
羅字也說文羅鳥令不飛走也讀若到亦非羅字故既曰篆書增維當作系商氏類編引不誤於離特
晦文以畢為離離羅一字以附合之其用意良善而不知其左支右絀終
於不能通也余謂畢為鳥在畢中之形金文有畢字急二．三七畢爵畢字繢殷

文存下六四、亞隻舉□字（續殷文存上、三文亞隻父丁毁）□字（同上、五三、亞隻文乙毁）□字（同上、二、子隻鏡）又錄文有□字（鄴中片羽一上、三四、亞隻升錄）詞可證當釋為隻。適毁有□字當釋為□，蓋其後起字矣。以象意聲化例推之，當讀干聲，移隹於旁為雁。說文無雁字，玉篇鴈或作雁。然說文亦無鳱字，蓋偶遺耳。隻本象以手取鳥，而後世用為雁鵝鳱鴠，皆叚借其聲，或又借以為鴈字」見天壤文釋二十八葉下至二十九葉上

陳夢家曰「此字當釋離，非羅字。羅離雖同義，然其形構實有別也」見考古五期十四葉（按此引陳說係十九年前所摘錄，是否今文已不復有說，而現考古雜誌迺竟不得，故亦無由考知矣）

王襄類纂正編四第十八葉上。以羅說收作離

商承祚類編七卷十五葉　朱芳圃文字編七卷十五葉　孫海波文編七卷

十七葉。金祥恒續文編七卷二十九葉並收作羅。

按說文「離，離黃，倉庚也。鳴則蠶生。从隹离聲」（从設說上補𩀞字）。契文作上出諸形，羅氏釋（謂是離之本字）離是也。謂離羅同字則非。蓋二者祇是同義字，其構造之意亦同。然謂即是一字則誤。一从网，一从𢆉鳥（鳥）其用雖同，其物各別。羅更增系，以（文）字形衍變之例推之，例當後起。至羅氏說離字之形衍變之故，則說不可易也。唐釋離（說其）誤，在釋𢆉為罕。卜辭𢆉字唐氏讀（釋罕）為鳥，是也（鳥見後十四卷鳥字條唐氏）。（此說見天壤文釋五八葉）然謂字本是干，干為音近，故讀為鳥，其誤與此正同。按𢆉釋罕本不誤，其誤在謂「罕，罕者干之孳乳字也」。夫干乃盾之別名，其字作單，作單（見前三卷干字條）。罕乃田网，與畢同類，干之與罕實了不相涉。說文「罕，网也，从网干聲」，字實不从干，从干者乃𢆉之形譌，之𢆉形與小篆干音形近，而𢆉字所从

之干實象罔柄及其匡廓徒以形譌為干故許氏以為干聲耳唐氏乃謂干與單均畢之形變（干單一字已見上干字）像捕鳥之畢宜有以肩為柄者乎（唐氏謂畢之為禽乃緣于禽音近其說雖甚然失之迂曲蓋畢干音近然則讀畢為禽正亦可通）字既不從干則釋□為⿰干隹其誤已無待辨字象以畢捕鳥之形與羅同意其引申義為遭詩新臺「鴻則離之」兔爰「雉離于羅」傳箋均無釋（新臺箋云「鴻乃鳥也乃離鳥」是於離字仍無所解也）王逸注楚辭「離騷」者猶離憂也」于離亦無解然以文義推之離之訓遭遭訓被訓罹顯（昭）然甚明蓋此義為漢人通語無煩辭費也後又引申為離別字離別之與遭遇其義相反而實相因是亦猶治亦訓亂之比也卜辭離字當亦訓遭辭云「庚申卜貞□弗其離」（不完）□」（後上十、十一）「貞弗其離土方」（後下三之六）上辭言□（人名）其遭遇某事或某物也（□魯實先釋兇似可从）下辭言或與土方之人相

雁

續三、六、二

金祥恆續文編四卷十一葉上收此與後下二十、十一之𠌿為同文並以為說文所無字

按說文「雁鳥也从隹瘖省聲或从人人亦聲。䧹籀文雁从鳥」後下二十、十一之𠌿丁山以為雁字非是字當隸定作𠌿从隹从匕（此从人之匕倒）說文所無（下見）與此非一字此从隹从乙與金文雁字所從相同當為雁字無疑二文辭例亦不同後下二十、十一云「貞叀𠌿」此辭云「庚子卜㱿貞勻𠙵方于好雁」二辭之意均不明金文雁作 應公簋 應公尊 應公鼎 應叔鼎 應公觶 毛公鼎 同上 大抵與卜辭此文同金文編雁下容庚解云「雁說文从隹瘖省聲或从人人亦聲」其云从隹

雝 [oracle-bone forms] 前二、七、八、[form] 前、二、二四、二 [form] 前、二、二八、七、[form] 前、二、三五、五 [form][form] 前、二、三五、六 [form] 前、二、三六、三 [form] 前、四、二九、四 [form] 後下二、十一、[form] 甲、二、二六、六 [form] 甲、二、四、十、

羅振玉曰：「从巛，即水。从口。从隹。古辟雝字如此。辟雝有環流，故从巛，或从𡿨，乃巛省也。口象圜土形，外為環流，中斯為圜土矣。或从口，與口誼同。雝卣、取尊亦均从口。古辟雝有囿，鳥之所止，故从隹。說文訓為雝渠，非初誼矣。伯雝父鼎作𩁹，與此同。他金文或增口作吕，後又譌吕為邑，初形益不可見矣。」見增考中十一葉下

陳邦懷曰：「說文解字邕下曰：『邑四方有水，自邕成池者是也。从巛从邑，讀若雝。』邕，籀文𡿧。竊疑邕从宮省聲，从巛象宮外有水。从宮省聲，故讀若雝，乃辟

雇

前二、四、八、前二、六、六、後上、十三、六、甲一、九、十二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雇籀文从鳥作鳸卜辭地名中有字从鳥户聲與籀文合」見增考中三十二葉下

葉玉森曰「考甘後上十二、四雇後上四、八又十三、六二地並見卜辭惟雇作雇說文「雇九雇農桑候鳥扈民不婬者也从隹户聲」左昭十七年傳作「九扈」知雇爲扈之正字雇地當即有扈」見前釋三卷六葉

郭某曰「雇王國維釋扈謂「雇字古書多作扈詩小雅桑扈左傳及爾雅之九扈皆借扈爲雇然則春秋莊二十三年「盟扈」之扈殆本作雇杜預云「滎陽卷縣北有扈亭」今懷慶府原武縣」觀堂別補四今案此說不確上第五六九片及五七〇片屢言「征夷方在雇」又第五七三片言「在齊餗隹王來征夷方」

則雇地當於山東求之。余謂此古顧國也。商頌長發「韋顧既伐」，王應麟云「郡縣志『顧城在濮州范縣東二十八里』（原注：在縣東南）。寰宇記：夏之顧國（原注：古今人表見）。詩『韋鼓鼓即顧見詩地見詩地理考」理考左傳哀二十一年『公及齊侯邾子盟于顧』，杜預云『齊地』者即此。今山東范縣東南五十里有顧城是也」。見卜通一六〇葉上。

按說文「雇，九雇，農桑候鳥，扈民不婬者也。从隹戶聲。春雇鳻盾，夏雇竊玄，秋雇竊藍，冬雇竊黃，棘雇竊丹，行雇唶唶，宵雇嘖嘖，桑雇竊脂，老雇鷃也。雽雇或从雩。鳸籀文雇从鳥」。羅氏釋此為雇，其說可从。然其字在卜辭為地名，至其地望則當以郭說為是也。

琟

前二·九·六　後上·九·十六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琟鳥肥大琟々也』或從鳥作鳿。與此同疑此字與鴻雁之鴻古為一字惜卜辭之鳿為地名未由徵吾說矣」見增考中三十三葉上

陳晉曰「前編二卷之九云『王在鳿』琟即鴻字說文『琟鳥肥大琟々然也鳿琟或从鳥』段氏以琟為本字鴻為叚借韻會補亦以詩傳大曰鴻當作此琟字聲類則以琟為鴻鵠之或字左傳昭二十一年『齊師宋師伐吳師於鴻口』杜注『梁國睢陽縣東有鴻口亭』睢陽今河南商丘縣卜辭之琟即左傳之鴻口在商之故都」見龜甲文字概論九九葉上

按說文「琟鳥肥大琟琟然也（然字依段注依韻會所補此从之）从隹工聲 鳿琟或从鳥」

此與許書或體同羅說是也唯下段注云「詩傳云『大曰鴻小曰雁』當作此唯字謂雁之肥大者也」鳥部「鴻鴻鵠也从鳥江聲」从鳥从隹無別江聲工聲亦同（江从工声）明是一字也唯訓鳥肥大（正與詩傳大曰鴻之義合）字在卜辭為地名陳氏以左傳之鴻口當之或是金文作[字形][字形]（散盤）从隹與許書一體合

𨿽

[form]藏、十七、三、[form]藏、三六、三、[form]拾、二、十三、[form]前、一、四六、一、[form][form]前、一、四六、三、[form]前、四、三三、七、[form]前、五、二五、二、[form]後下、三十、三、[form]甲、一、五、四、[form][form]甲、二、二二、三、[form]甲、二、二六、十三、

孫詒讓曰「[form]从隹从攴疑當爲雝之省周禮秋官有雝氏或即此官也」見舉例下卌五葉下

商承祚曰「祚案與廣韻同李𢿥敵作[form]與此同」見類編三卷十九葉上按商氏隸定作𢿥

孫海波文編三卷十七葉上收此作𢿥以爲說文所無字

楊樹達曰「𢿥疑當讀爲罪」見卜辭求義四三葉上

按說文「𨿽繳𨿽也从隹𢿥聲一曰飛𨿽也」契文从人隹从攴當爲𨿽之初

文字實从攴隹會意爲遇攴則飛散許君散下說解「一曰飛散也」當是初謂微散也之謂當是其引申謂卜辭用此或爲人名國名辭云「貞做其弗其𠂤山」前一、四六、一「貞做弗其𠂤山」「貞做𠂤有伯山三月」前一、四六、三是也又或當讀爲霰辭云「貞其有降做」「貞囚做」甲二二六三「貞今秋其有降做」甲二二六十三疑當釋散讀爲霰楊氏讀散罪似有未安此字本爲會意以唐蘭氏象意字聲化例說之例推之後乃衍變爲小篆之从隹𢽎声耳金文李做簋有此字作[glyph]銘云「李做作旅毁隹子孫作寶」十一葉上愙齋八冊做爲人名無義可說卜辭此字尚多見惟辭均殘泐今就其稍可屬讀者錄之如左惟其義亦多不明也辭云「往出狩做取𢌳」藏三六、三「囚做𠳋于𡵂」拾六十三「貞做其大洌」前四、三三、七「其有入做」前五、二五、三「其从做」後下、

三十、三、「茲雨乃敬」粹、七五五、「貞□亡眀敬」「丁卯卜㱿貞我𠂤師亡眀敬」乙、八一一、「亡來敬」乙二五九五、「降敬」「曰貞我曰降敬」乙、之六五二、「貞王夢不隹敬」「貞王隹敬」乙、七一五〇粹七五五辭上言茲雨下言乃或釋氏或釋挈有攜挈攜取之義敬蓋言雨霰並作也乙八一一辭之敬則疑當讀為散凡此單辭孤證未敢信其必是姑存以俟考

罹

甲編、三一一二、　乙、四五〇二、　乙、五三九五、

按說文「罹覆鳥令不飛走也从网隹讀若到」段注云「网部有罩捕魚器此與罩不獨魚鳥異用亦且罹非网罟之類謂家禽及生獲之禽慮其飛走而籠罩之故其字不入网部今則罩行而罹廢矣」考甲編三一一二辭云「甲寅卜于鳴罹隻(獲)」罹是動詞當是以罕畢之屬网鳥之義今吾湘以罩取魚即謂之罩魚與卜辭語法相同段說似有可商也它辭罹為方國之名如「旨弗其伐有蠱罹」乙、四五〇二、「乙卯卜爭貞旨𢦏罹　貞旨弗其𢦏罹」乙、五三九五、是也

𩿧

𩿧 後下、二十、十一

余永梁曰「此字从隹从匕疑即雌字」見朱芳圃文字編四卷四葉下引丁山曰「此字演而為周代金文的𢊁應和鼎𢊁毛公鼎直接變為說文的雁字今讀為應即水經潢水注之應鄉注言「周武王封其弟為應侯此郡古文殷時已有應國戰國范雎所封邑也謂之應水」」見甲骨文所見氏族及其制度一二五至一二六葉

按从隹从匕不从此卜辭此作𩿧余說非字所从之匕與金文雁字所从之𠂆若𠂆亦不類丁說亦待商仍當隸定為𩿧說文所無與祖妣字所从之匕亦不類

𩿧 前、六、八、五、 𩿧 前、六十八、六 𩿧 𩿧 前、五、六、一 𩿧 甲、一、二四、十六、

⿰至隹

楊樹達曰「疑當為許書訓鳥胃之胵字」見甲文說六葉五行

按从隹从至說文所無卜辭每以「雉衆」連文與「雉衆」之辭例全同其義亦當相類說見前雉字條下

[甲骨文] 前一、二七、四 [甲骨文] 菁十一、十七

⿰田隹

[甲骨文] 乙、三四六八、[甲骨文] 乙、七四三八 [甲骨文] 佚、七八二、

从隹从田說文所無

睢

从隹从目說文所無

⿰冉隹

[甲骨文] 佚、五 [甲骨文] 粹一二、[甲骨文] 粹三六九 [甲骨文] 粹一一五三、[甲骨文] 粹一一六〇

从隹从冉說文所無

隺

[甲骨文] 乙、一五七九 [甲骨文] 乙、一九四一 [甲骨文] 乙、六九二一、[甲骨文] 福二〇 [甲骨文] 佚五九六、[甲骨文]

珠一一六六 [甲骨文] 粹六一一、[甲骨文] 藏一一〇、一 [甲骨文] 藏二六〇、四、[甲骨文] 拾、七、十二、[甲骨文]

拾、十五、六、□前六、五一、六、□後下二五、六、□甲一、七十七□戩、三六、四、

王襄曰「□古鳳字从冂隹，从冂即凡之變體，隹鳥古文不分，此與說文解字篆文近矣。卜辭段為風。」見簠考天象一葉下

葉玉森曰「按□之異體或作□□，卜辭叚為風字。」見前釋二卷三十五葉上

郭某曰「□當是雚之古文，讀為霧，舊或釋風，非是。」見粹考八六葉上

曾毅公釋風，其說未聞。見綴存二葉

金祥恆續文編七卷二十八葉下收此作□，其說未聞。

按字从隹从□冂，說文所無。字象以物罩隹之形，乃會意字，以象意字聲化之例推之，當解云「罩也，从□冂隹，□冂亦聲。」與許書七卷□冂部之冢同意，其聲

亦當相同金書逕收作冢稍有未安當隸定作隺讀為冢於義乃合舊釋鳳以為冢之或體非是藏二六〇、四辭殘餘「冢冢」二文其義雖不完然可証其決非一字郭字在卜辭為天象字郭釋冢讀為霧可以

〔補〕孫詒讓曰「从隹从冂字書未見或即鳳字古从鳥从隹字多互易冂與凡亦相近但與說文古文不合耳」見舉例下卅六葉上

觀

[oracle bone form] 甲編三九一八

从小隹从兄說文所無

雚

藏一二一、二、 藏二六二、一、 拾二、二、 前一、十六、五、 前六、二六、一、 前四、十八、六、 前四、三九、四、 前八、三、六、 後下、六、九、 後下、二八、十六、 後下、三三、一、 甲、六十三、十八、 甲、二十三、十一、 甲、二、十六、十八、 戩三四、十五、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雚小爵也从雈吅聲卜辭或省吅借為觀字此字之形與許書訓鴟屬之雈字相似然由其文辭觀之則否矣」見增考中三十三葉上

孫詒讓曰「此即雈字說文雈部『雈鴟屬从隹从𠂉有毛角所鳴其民有旤讀若和』是也」見舉例下卅五葉下

胡小石先生曰「周禮大宗師風師作飌師飌本止作雚傳者恐人不識故

于其旁注風後寫者誤將注文與本字合書遂成飌字今以卜辭證之古本借以雚為風之例也」見說文古文考

葉玉森曰「胡氏謂卜辭之雚為風似塙本辭釋風至亦可通惟卜辭屢言『弗雚』『雚舊』『条雚』王其雚如茲釋風仍未安耳」見前釋一卷七十一葉下

郭某曰「雚說文云『雚屬从隹从𠂉有毛角所鳴其民有旤』讀若和在此疑即假為禍它辭有單言『条雚』前四、三九、四與征伐之事同契於一片者亦有單言『弗雚』者前四、四三、五似均不吉之意羅振玉以雚為觀雚字更讀為觀讀『帚井条雚』為『觀条歸井犬鷺』」見卜通九五葉下

楊樹達曰「萑吅雚三文音並相近余疑萑雚一字雚於萑加注聲符吅如厂加干為厈网加亡為罔之比萑觀音近故假萑為觀耳」見求義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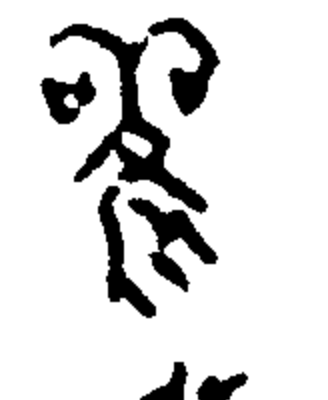
葉下

又曰「按雈爲飌之省」文見同上

陳夢家曰「字當釋雈即穫之初文」見綜述五三五葉

按說文「雈鴟屬从隹从𦫳有毛角所鳴其民有旤讀若和」又同部「雚小爵也从雈吅聲詩曰雚鳴于垤」契文有萑雚二文其辭例多同除雈或爲人名或爲地名雚或叚爲風（雈似亦有叚爲風者）外自餘諸辭二者均假爲觀是則二者當爲一字楊氏之言是也蓋卜辭雚有从吅與否之別一爲原始象形字一爲後起形聲字下逮小篆始衍爲二一訓鴟屬讀胡官切一訓小爵讀工奐切音義仍相近也陳氏謂雈爲穫之初文說非雈在十四部寒韻穫在五部遇韻二者聲韻並相遠也茲列舉二者辭列如下「癸卯卜貞

王旬亡𡆥禍在六月乙巳工典其雚」前、四、四三、四、二「王其雚　弜雚東」後、下、六、六、「壬寅卜旅貞王其往雚于龘亡災」佚、六、八〇「□寅子囗雚翁」前、八、三六、「庚子卜貞王其雚耤叀往十二月」後、下、二八、十六、「戊申卜穷貞王往雚□亡𢦔」甲二、十六、二〇、「弜耤眔雚其受又季」甲編、一三六九、「己亥卜貞王往雚耤祉延往」甲編、三四二〇、「往雚河不若」鄴乙、一七一九、「七月雚翁受有又佑」佚、五七。此均假為觀者也。「乙丑卜囗賓雚囗」後、下、六、五、「裸犬乙囗雚王每」甲編、一八五一、「□□卜雚□□三牢」佚、四三一、「乙巳既雚」佚、五八二、「雚大乙王囗」粹、一四七、「癸亥卜酒雚其囗」粹、四三四、「乙酉酒雚其受又」粹、四五二、「囗酒雚至囗御小辛三牢又𠬝二」前、六、十六、五、「丁未卜觀貞分于曹雚新宀漫漶不明疑「宗」字今秋王其𢦏」後、下、三三、一、「乙未卜争貞來

雚

藏、三十、一、 前、四、四三、四、 後、下、六、五、 後、下、六、六、 後、下、六、七、 後、下、六、八、

按說文「雚小爵也从萑吅聲詩曰『雚鳴于垤』」契文萑雚一字萑字重文詳前萑字條下本書分收爲二者从許例也

舊

前、四、十五、四、 後、下、二、五、 後、下、六、十、 甲、二、二六、七、 甲编、一五七七、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舊鴟舊舊留也从萑臼聲或作鵂」此从ㄩ古文臼字多如此作」見增考中三十二葉下

按說文「舊雖舊舊留也从萑臼聲鵂舊或从鳥休聲」契文亦从萑臼聲卜辭均用為新舊字或亦為地名許書字或作鵂者蓋以舊之叚借義既行而初義轉晦於是別製鵂為鳥名專字而聲亦稍異矣卜辭云「叀舊豊用丙戌卜叀新豊用」粹二三二、「丙辰卜叀舊庚用王受又」粹、四九四、「叀舊栅用吉」粹、五一七、栅為冊之繁文卜辭恆言「工典」蓋即貢冊之意或亦為冊命字「……口叀舊冊用」珠、六五五、「令……商永征舊師」疑敬之異文佚、四四一、「乙未又歲于且乙牡卅牢隹舊歲」甲

編、二三八六、「貞我家舊𦣞臣亡它我」前四、十五、四、此新舊之義也又云「口口卜在口（地名）貞旬亡𡆥（禍）王曰舊」後、下、六、十、「癸未[卜][在]舊永[貞]王旬[亡]𡆥」珠四六六、此地名也金文作[glyph]弔甲盤[glyph]邾公華鐘[glyph][glyph][glyph]師嫠簋第三文譌从史

前二、五一、及二、八六、兩辭均云「在舊」字作[glyph]从隹从臼爲舊之異構亦爲地名

蔑

[甲骨字形]前一、四九、六、[甲骨字形]前一、四九、三、[甲骨字形]前一、四九、四、[甲骨字形]前、五、三九、六、[甲骨字形]甲編八八三、[甲骨字形]前、六、七、五、[甲骨字形]前、六、七、六、

商承祚類編四卷六葉下蔑字條收作[甲骨字形]者數文解云「祚案孑乃戈字之變从女與从人之意同」惟於佚三二七之[甲骨字形]則僅摹其形而未釋見佚考四六葉下

屈翼鵬曰「蔑字从綜述六三三所隸定未識為何字綜述疑蔑與伊尹等同為舊臣其說當否待考」見甲釋一三七葉

楊樹達曰「卜辭言『出于蔑』蔑為殷人所事之神名蔑蜜聲近殆即紀年所記大戊名密之密矣」見甲文說三十六葉

按說文「蔑勞目無精也从苜人勞則蔑然从戍」契文从[甲骨字形]古眉字从戈許解

五、凡此均為人名。蔑鷬互見。又云「丙申卜爭貞囗見蔑不雨受年」前、六、七、七、四、「乙未卜賓貞鷬雨隹壱」前、六、七、六、「戊午雨鷬」佚、三二七、此疑當訓為無鷬雨無雨也。亦蔑鷬互見。金文蔑字多見，作[glyph]系簋[glyph]師旂簋[glyph]友簋又增从禾。大抵蔑曆連文為金文習語，似有勖勉之義。李亞農云「蔑為勉之假字，曆則為之初字也」見長由盉銘文釋，載考古學報一九五五年第九冊一七八—一八〇葉。可備一說。

[glyph]

[glyph]前、一、一四、二、[glyph]前、一、四、六、三、[glyph]後、下、三三、六、[glyph]續一、二一、一、[glyph]甲、一、一、三、一一、[glyph]甲、一、一六、六、[glyph]佚、九二五、

羅振玉曰「象兩手薦牲首於且上。案周禮夏官小子職『掌珥于社稷。』鄭司農曰『珥社稷以牲頭祭也。』又羊人『祭祀割羊牲登其首。』觀此字知升首之祭殷已然矣」見殷虛書契考釋六十八葉上

陳直曰「卜辭中有[glyph]字象兩手薦牲首於且上形。蓋祭名也。案禮記明堂位云『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以卜辭證之。蓋未必然。以周禮證周禮。其言亦不同。周禮夏官羊人云『祭祀割羊牲祭其首。』則殷周二代。代皆襲有虞氏之禮也。又案郊特牲云『凡祭用牲於庭。升首於室。』鄭注云『升首於北牖下。尊首尚氣。』是又三代皆以牲首致祭之證也」見賸義

食於鬼神也。盧从盧、鬳从皿。鬳字从丙與从皿義同。栔文薦作鬳者，為薦牲首之祭之專名。前、一、一四、二、「王宾南庚鬳口亡尤」一、四六、三、「王口宾羲甲鬳口亡尤」後、下、三三、二、「王宾且甲鬳亡尤」續一、二一、一、「王宾且丁鬳亡尤」林、一、三、一一「王宾鬳亡尤」一、一六、六、「王宾且、鬳庚鬳口亡口尤」佚、九二五、「畐鬳王弗宾」凡此均可證鬳為祭名。周禮羊人「祭祀割牲，羊登其首」注「登升也。升首報陽也。升首于室」賈疏「報陽者首為陽，對足為陰，祭祀之時三牲之首俱升，此特言羊者，以其羊人不升餘牲」禮記郊特牲「用牲於庭，升首於室」注「升牲首於北牖下，尊首尚氣也」此周制與殷禮可互證者。要之鬳字象形，為獸名。鬳同薦。薦字从艸為苴藉。盧字从皿為進獻。鬳字象共牲首於几上為祭。登牲首之專名，自以苴藉之薦為薦進，而盧廢矣。周

代登牲首之禮雖存而薦祭爲牲首之專名亦廢矣見駢三 弟十四葉下至十五葉上

按諸家說此爲薦牲首之祭其義是也惟後世已無此專字其音讀形製均莫可塙指但當依其偏旁隸定以爲說文所無字耳字从出于氏隸定作⿸广西固無不可惟亦有以出作者僅就出形言則與古文眉字相類而字決非眉姑就其形 似隸定作首非謂从許訓目不正之首也全文隸定作蔿暫附首部之末

羊

藏十八、一、 餘四、一、 拾一、三、 前一、十二、四、 前、二、二五、五、 前、三、二三、六、 前、四、五十、五、 前、八、六、一、 前、八、十三、四、 後、上、五、一、 後、上、二一、十、 後、上、二二、三、 後、下、二二、十二、 後、下、三三、九、 甲、二、二三、一、

戩一、九、 戩二、五、七、

藏八六、三、 藏、九七、二、 藏一八九、一、 藏、一九四、一、 藏、一九七、四 拾、二、三、 前、四、十七、一、 前、四、四九、一、 前、四、四九、二、 前、四、四九、三、 前、四、四九、四、 前、四、四九、五、 前、四、五十、一、 前、四、五十、二、 前、四、五十、三、 前、七、二六、一、 前、八、八、一、 後、上、二四、十、 後、下、十六、十四、 後、下、三十七、 後、下、三七、八、 後、下、四十、六、 甲、一六、二、 甲、二、十三、七、 甲、二、三十、九、 戩、七、六、 戩、三五、四、 戩四一、五、

羅振玉曰「羊字變體最多然皆為象形其作□者象牽之以索也索在後不在前者羊行每居人先也作□者側視形作□者亦象帶索以側視之之狀也」見增考中二十八葉上

孫詒讓曰「□□疑是一字攷金文鄭䨑父鬲羞字作□又羞鼎作□此疑即羞之省」見舉例下九葉下

又曰「□當為苜字說文苜部『苜不目正也从𦫳目讀若末』此□即𦫳下从□者目之異文金文公違鼎省字作□从□與此相近」見同上

郭某曰「□字當隸定作⿱艹眀定按郭氏原文僅二文以意改之如此「⿱艹眀字」舊釋為羊撲以文義無一可通案此當是明若瞿之古文象鷹隼鴟鴞視之形此二辭以『勿⿱艹眀酒河』及『羊言酒河』為對貞細案其意蓋⿱艹眀與言均當為虛辭⿱艹眀用為邁言讀為

叟也」見粹考十二葉上

金且同曰「金文常有著一羊頭的器如周金文存的羊鼎金文編引的羊卣也有二字的如集古遺文的亣羊鼎殷文存的丁亣羊鼎諸家多釋作羊義都不可解我以為就是吉祥的祥字其單有一羊字的固然是吉意就是亣羊鼎上象房屋之形或有是家廟落成之後鑄器以寓吉祥的意思去年我在濟南山東圖書館漢畫堂見到幾個墓額上面多刻一個陽文的羊頭可以同這羊字相證的因為釋為羊字有兩個疑問一、如果釋作羊字則金文石刻所著的一個羊頭意義不可解二、金文有羊字而沒有祥字難道古就沒有祥字嗎要知道多是誤于說文的說文祥字下說『祥福也从示羊聲一曰善也』以為祥字多从示無示羊也那裡知道漢磚

吉祥建文祥多作羊呢？他又以為羊鼎等的羊字作□祇一個羊頭，還不是全羊，他不知卜辭的祥字都作羊頭形呢。如□前、四、二七、一、□鐵、一九四、四、□鐵、九七、六、□前、四、四九、三、等形也。有如金文作□者前、四、五四、蓋古人以羊為美味，善美等皆从之，故羊即有祥意。許慎以羊為聲，其誤太甚。甲骨文羊的習語共有三種：(1)勿羊「丙子卜㱿貞勿羊酌妣乙」後、上、二四、十、「貞勿羊子母丙卅小宰」鐵、九七、二、「辛亥卜囗羊用百宰用」前、四、四九、三、「貞勿羊冥」前、四、四九、二、「勿羊出示若」前、四、四九、六、(2)不羊「囗巳卜王壬申定按「壬申」二字疑屬它辭囗不羊雨二月」前、四、四九、二、「囗囗卜永囗㞢賓囗王冥囗　貞㪯不羊羊」前、四、五四、三、(中畧)(3)其羊「其雨」後、下、三〇、七、聞野鶴先生在「上代象形文中目字之研究」一文中說這是以為標飾的花紋

編朱氏文字編並从之惟金氏祥恒續文編四卷十二葉羊下誼亦竝收二文然於作□□諸形者加以橐集另起一行以別於姓名之□甚具卓識本書从之郭氏隸定□形者爲萌謂爲朋若瞿之初文當讀若遽其說非是字固有作□者前、四、四九、五、明是羊□之繁文其所以必繁之作□□□諸形者蓋以字義有別故特爲區分耳漢磚瓦吉祥字均作羊仍存古意許君以祥訓羊雖爲漢世後生聲訓故習蓋亦當時習用之字也至羊之爲祥祇是叚借非如金氏所言羊爲美味故得有吉祥意也金文作□羊卣□弃羊簋□鼎文□父庚鼎□齊文□白鼎□師寰簋□孟鼎

芈

（甲骨字形二） 新寫、三五八

董彥堂先生曰「說文羊部『芈羊鳴也从羊象气上出與牟同意』又牛部『牟牛鳴也从牛𠃊象其聲气從口出』此作∨與𠃊小異要皆象鳴時气从口出之形卜辭中當爲國名文曰『又伐芈』見新寫後記十四葉」

按說文「芈羊鳴也从羊象聲气上出與牟同意」史記楚世家「六曰季連芈姓楚其後也」證之卜辭芈字史遷所記殆不誣也

美

□前一、二九、二、□前二、十八、三、□前五、十八、五、□前七、二八、二、□後、下十四、九、□甲一、十四、一、□甲二、十三、九、□戩、三七、八、□甲編、六八六、□甲編、三九一八、□粹、二八二、□新、四一〇五、

商承祚曰「祚案美角作□與此畧同□象角斂歆敲之形見類編四卷八葉上」

按說文「美甘也从羊从大羊在六畜主給膳也美與善同意」解說文者均以會意說美字謂羊大則肥美段注更刪从字云「从羊大」說固可通契文羊大二字相連疑象人飾羊首之形與羌同意卜辭多言「子美」人名字又作□上不从羊似象人首插羽為飾故有美義以形近羊故譌从羊耳姑存此說待考金文美爵作□

羌

藏三一、三　藏七六、一　藏二二一、三　餘七、一　拾三、三　前一、九、六　前一、四一、一　前一、四一、七　前一、四二、一　前一、四二、二　前二、二六、一　前二、三五、四　前二、四四、五　前三、二三、五　前四、三七、一　前五、十七、四　前六、一、五　前六、六十、六　後上、三、十五　後上、三、十六　後上、二一、十三　後上、二五、七　後下、十三、二　菁三、一　甲二、十三、三　甲二、十四、三　甲二、十四、八　戩一、一　戩四、三　戩二一、十四　戩二三、六　前八、八、二

羅振玉釋此為羊見前羊字條

董彥堂先生曰「羌字从羊从人謂為牧羊之人有時又帶繩索表示牽羊之意羌羊同音互相通假羅振玉皆釋羊非是」詳見獲白麟解見安陽發掘報告三三一至三三三葉

葉玉森曰「[glyph]，商承祚釋羊甲二、十四、八之苟為羊。森桉苟與苟為當為一字，商氏類編漏載其字，从羊从土，或為羌之別構，猶金文陳亦增土作墜，表示為國名也。」見前釋八卷六葉下

郭某曰「粹一九〇云『丙卜，翌甲寅酒御于大甲苟百苟卯十牢』，苟百苟與卯十牢對文，則上苟字當是用牲之法，以聲求之，當即副辜之辜。周禮春官宗伯『以副辜祭四方百物』，二鄭均訓辜為磔，說文則訓磔為辜，是則苟苟即磔狗矣。」見粹考三一葉下

又曰「苟甲，羅釋羊甲，謂即陽甲，今案陽甲卜辭作象甲若喙甲，此苟字乃苟字，非羊字也。苟乃狗之象形文，亦即小篆茍字，又譌變為从艸句聲之苟，其實一字也。說文謂『茍，自急敕也。从羊省，从包省，从口，口猶慎言

又曰「辭云『乙丑卜大貞于五示告丁祖乙祖丁芍甲祖辛』此片余於卜辭通纂中已著錄之殷契佚存亦有收錄五三六然因關係重要故今重出之五示之次乃追溯丁者武丁祖乙者小乙祖丁與祖辛之間殷王之羌甲者為沃甲則芍甲自當為沃甲芍字多用為牲與牛羊同列羅振玉釋為羊說芍甲為羊甲即陽甲孫詒讓舊釋為羌通人多從之說芍甲為羌甲亦即陽甲然如為陽甲則與此片之世次不合因陽甲當在小乙與祖丁之間也且余于東京帝大考古學教室發現一片其文為『庚寅卜〔貞〕其又臥〔于〕芍甲南庚彖甲〔盤〕〔庚〕小辛』通別二六芍甲在南庚之上其下復有彖甲在南庚與小辛之間可証陽甲實作彖甲而芍甲非沃甲莫屬此外卜辭中尚有一通例為余所發現者即于甲日卜祭某甲而合祭某甲時之甲必

誤形似宂音尚存其以犬句聲之狗字乃後起之形聲字象形文失其本義本音別構形聲之字起而代之之事至多有此其一例耳唯其為狗故常用為牲與牛羊同例唯其為狗故有用以以事田獵之事狗音與沃音相近故芍甲後人易之以「為沃甲爾雅釋獸「熊虎醜其子狗」又釋畜「犬未成豪狗」是狗本有弱意和愛意故殷王以為號而不嫌其褻後世易之者蓋亦嫌其褻而為古帝王諱由此諱忘亦足以反證芍之必為狗」見釋芍

四一至四二葉

商承祚曰「唐氏云「羌羅氏以為羊郭氏以為狗並非也」案唐說是也羌甲之羌作□□□□所以別于□字郭釋殊奇金文之□□□ 大保鼎 □ 盂鼎 師虎𣪘 即敬之初字敬者恭也謹也故字作□人形與令命字同意或增支作

□□（師酉毁、義編鐘）余乃由□時所孳乳。郭謂金文多用苟為敬字，蓋之引申（郭說是甫）。說頗迂回，不知苟小篆作茍，狗作㺃，从犬从句，句从口丩聲，是苟所从之句與狗所从之句今隸同而篆則不同。郭氏雖引左襄十年傳「鄭人奪堵苟之妻」釋文「苟本作狗」（金文叢考湯盤孔鼎第八三葉）為說，乃同聲段借或口授或傳寫之誤，不能據為確證也。且商之世次，史記與三代世表每與卜辭有出入，不必囿于成書而展轉附會羌甲之「為沃甲也」（見佚考三一葉上）。

羅振玉曰：「𦍋即羊字，羊甲即史記之陽甲。羊陽古通，漢書古今人表有『樂陽』，師古注『即樂羊』；漢綏民校尉碑『治歐羊尚書』，歐羊即歐陽，皆其例矣。」（見增考上四葉上）

王國維曰：「卜辭有『曰南庚曰羊甲』六字，羊甲在南庚之次，則其即陽甲審

矣」見先公先王考

葉玉森曰「按釋羊為羌始于孫詒讓氏然止指鐵雲藏龜中之數辭其他仍釋為牛羊之羊如董氏說遽難徵信所引各辭如「羊五卯牛」「三羊三牛」「一羊一牛」即為牛羊之羊辭內既無人字或註無伐字似不能概斷為非羊為伐舞之羌森參校他辭覺孫董二氏釋羌尚有疑點如下辭云「貞十𦍌 貞五人」殷虛文字二五葉 十羊與五人並舉則羊當為牲名「己未王㞢貞伊㞢𦍌眔牛㞢」殷虛文字九三 羊與牛並舉則羊亦當為牲名 二辭羊正作𦍌𦍌「甲寅卜其帝禘方一𦍌一牛九犬」殷虛卜辭七一八 與「貞帝□三𦍌三豕三犬」前四十七六 辭例同 又「甲午卜貞三牛酌高祖亥㞢大乙𦍌五牛三祖乙㞢小乙𦍌三牛二父丁𦍌五牛三亡尤」藏拓寒庚氏 羊與牛或牛犬並舉則亦當為

牲名羊正作□知□□譌非羌字至□□象帶索形者人名山名用之然□甲亦作□甲則帶索者仍應讀羊總之羊為初文羌為後起殷人所謂羌者即用羊字即卜辭所云「羊人」（陟甲、二、二四）「令羊人」（前、六、八）之羊人見前釋一卷七十五葉

又曰「按卜辭段羊為羌如本辭之□頗疑為羌之正字說文羌下出古文□王國維氏羌伯敦跋（觀堂集林別補遺）謂□乃羊之譌不知卜辭上亦作□似象羌人首上之飾物又有作□（後、七、六）（前、四、三）□則象□形古文妻字亦从此作」見同上二卷六十一葉下

李旦丘曰「□十□十又作□十又作□十羅王以來均釋為羊甲或羌甲說為陽甲至郭沫若氏始倡異議（甲骨是郭說）而今按郭說□為狗之象形可信

𦍌本象形字其下部之𠆢雖與人同實非人字然因其形與人同遂孳乳為金文之茍茍茍等跽人形故商承祚氏據金文之字形謂敬不从苟以非郭氏用苟為敬之說實未見其可又苟小篆作茍狗作狗二者所从之勹今隸同而篆則不同商氏又據之以難郭說然古文之勹於小篆而存於今隸者屢見不鮮何必小篆是而今隸非乎況句之今音雖讀九遇切然古音實讀古侯切此豈非證明句乃茍之訛變乎𦍌之應釋為苟尚有兩點可得而言者考卜辭中多有以𦍌為犧牲之記載舉例从略若釋𦍌為羌則所用之牲為羌人按有殷一代所征伐之野蠻民族多矣如土方𢀛方亦常受殷人侵略既以俘虜為犧牲何以獨用羌人而決不用其他民族如土人𢀛人等等耶由此可知上引諸片之𦍌實非羌字豈但非羌抑

且非人乃是狗也唯以𦍌為民族之名者亦有之如云「叀商步立于大乙𢦏苟方」（粹一四四、）「王叀北苟伐」（前四、三七、一）羌為西戎而此民族乃在殷之北方更可証𦍌之非羌也此民族蓋奉苟為圖騰者為北狄之一種殷人遂稱之為苟矣又卜辭中有用𦍌為動詞者如「𦍌十人卯窜一㞢一牛」（佚一五四、）「𦍌一百𦍌卯十窜」（粹一九〇）郭氏釋為苟讀為敬文義皆通是郭說較諸家之說為長也郭氏又據詩經用韻以証矢聲之沃亦可通段為侯部之苟其說不誤爾雅釋草有萆名鉤一名芺海寧王氏謂「鉤為雅名芺為俗名」（爾雅草木蟲魚鳥獸釋例）則鉤之與芺又其一例也此亦足証苟沃之可以互相通段矣故就字形而論𦍌十實為苟甲就字音而論苟甲亦有為沃甲之可能若就卜辭上先王之位次之排列而論則苟甲非為沃甲不可（舉例从略）詳見零拾第

十一至十九葉

陳夢家曰「卜辭記羌事者可分為三類一、記征伐羌或羌方的其動詞為伐𢦏戈追逐印䌛羍𡴘即提等二、記俘獲羌人其動辭為隻獲執圍氏來等三、記俘獲羌人的用途(甲)用作以事勞作的奴隸(乙)用羌即在祭祀中殺之以為犧牲由乙項知殷王於祭祀時用羌即殺羌人以獻於其祖先而卜辭所記用人之祭僅限於羌人羌白伯及少數其它方伯在此待遇中所殺的羌實同於作為犧牲的牛羊豕」詳見綜述第二七六至二八二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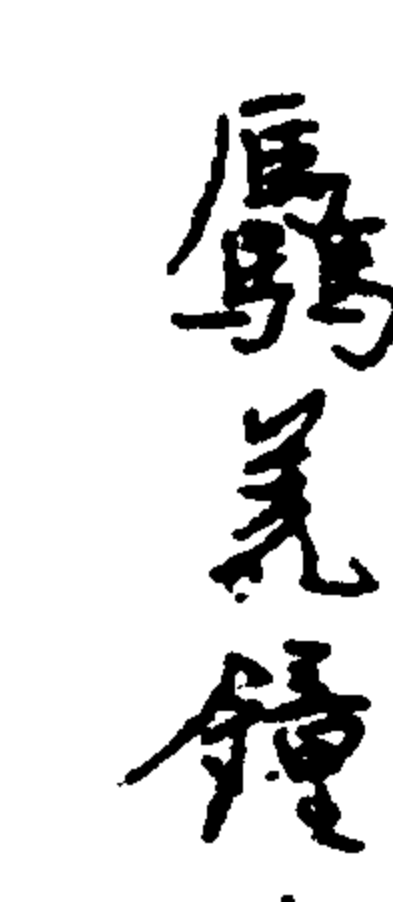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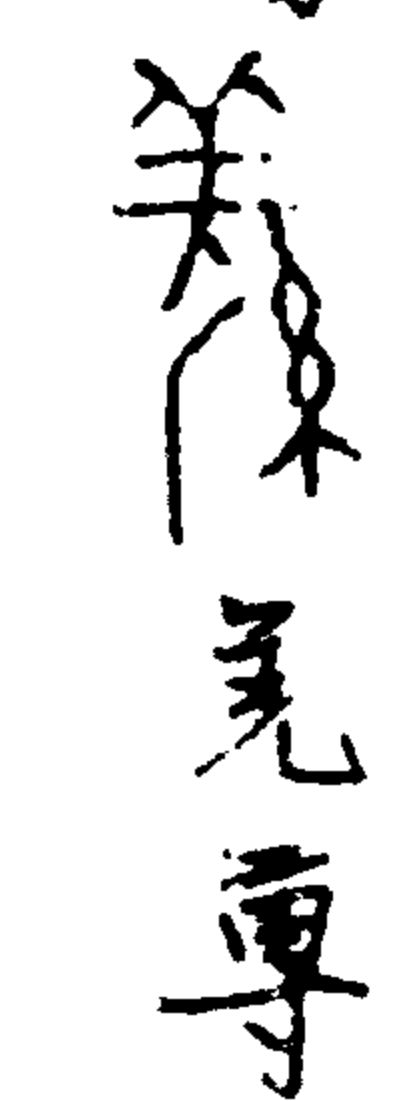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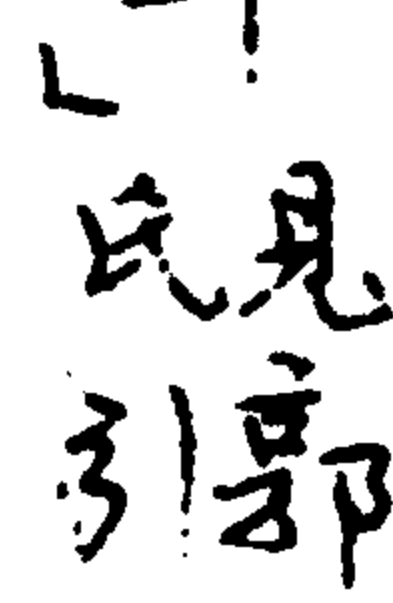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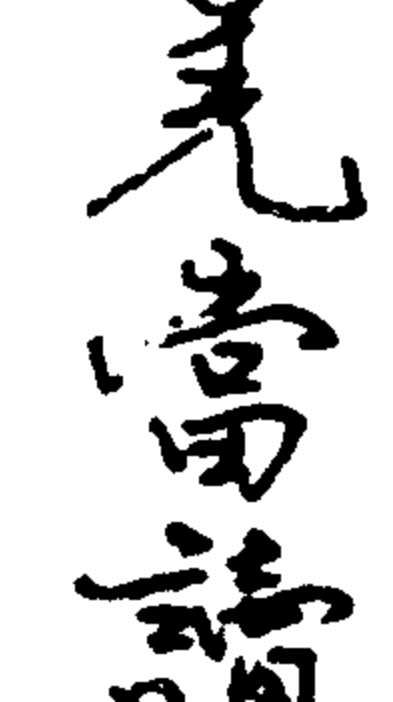
又曰「由於羌人作為犧牲的事實以及羌方地望的推測我們以為羌可能與夏和后氏為同族之姜姓之族是有關係的」見同上二八二葉

又曰「卜辭不見沃丁卜通三〇九片的羌丁是父丁的誤釋前五、八、五有

「于羌丁」善二三三一有「羌丁用」都是武丁卜辭可能是沃丁」見綜述四二三葉

楊樹達曰「郭沫若云『殷先世中除父子相承之直系外妣之見於祀典者僅羌甲之配而已』樹達按郭君之說甚核羌甲非後世殷王所自出之先祖而其配妣庚列於祀典在當時必有其故據史記殷本紀沃甲之後嗣雖未繼承王統沃甲不得為直系之先王而有子南庚嘗即位為王妣庚蓋南庚之母其得列於祀典蓋以此故然則公羊家所謂母以子貴之說殷人已先周人而有之而郭君定羌甲為沃甲非陽甲者於此又得一有力之證明矣」見耐林廎甲文說三葉

于省吾曰「近人考殷代世系說之紛歧莫甚於羌甲沃甲陽甲之爭執羅

振玉釋羌為羊以為羊甲即史記之陽甲王國維董作賓均从之按羌羊陽音之可通固無可疑然於卜辭世次實不可解卜辭既以祖辛羌甲祖丁相次祖丁為陽甲之父則羌甲無以當陽甲郭沫若卜辭通纂辨之已詳并不贅述吾人考古所得之材料應據地下以改地上不應改地下以傅會地上也郭氏以羌沃音不可通故釋羌為苟謂即狗之初文以苟與沃為通段又改金文之鷹羌為鷹狗以證明己說然以前之為羌兹已無可移易唐蘭先生主羅說後主郭說謂羌字乃不爭之事實是也然唐氏謂羌羊與沃音通亦不可從按地上地下材料之證合祇有二途一為音之通一為形之譌所謂形譌者祇能改地上不可改地下也史記作沃甲沃乃羌字之形譌說文有𣳚與芺而無沃段玉裁說文注謂漢隸作沃漬

代學人之考說文者亦均謂渼今作沃玄應一切經音義十一「沃古文渼同」按渼、沃與芺夭繁渚無每別山海經海外西經「渚夭之野」博物志外國作「渚沃之野」古文从水與㕣一也如卜辭且亦作沮金文巠亦作涇是其證蓋芺字譌為芺後人改為渼自隸省後則通作沃矣至篆文从ʌʌ形隸變多作卝从艸者隸變通作廾二者易混芺字篆文作𦯬又作𦯬隸變則改中間彎畫為橫畫矣金文芺字鄭芺伯鬲作芺既譌為芺為渼後又改為渼此係文字形譌之常例由商迄漢已千餘載此千餘載中文字音與形之衍變至劇苟地下材料與地上材料為同記一事一物一名決不能一一脗合者非音之轉則形之譌也至世本及紀年之甲作開甲之開雙聲並渼紐字也」見駢枝二四至二五葉

按說文「羌，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羊亦聲。南方蠻閩从虫，北方狄从犬，東方貉从豸，西方羌从羊，此六種也。西南僰人僬僥从人，蓋在坤地，頗有順理之性。唯東夷从大，大人也。夷俗仁，仁者壽，有君子不死之國。孔子曰「道不行，欲之九夷，乘桴浮於海」，有以也。𦍌，古文羌如此。」栔文作𠂆[glyph][glyph]諸形，羅釋羊非是。字明是从人从羊，與小篆全同。葉氏據卜辭用羌之文與牛豕同例，以證羌之爲羊，不知殷殷之，正以羌爲牲，詳見吳其昌殷代人祭考及陳夢家卜辭綜述二七六至二八二葉，此不具引。郭氏以卜辭所見𠂆甲其世次當於沃殷本紀之沃甲，而非陽甲，遂釋爲芍甲，以求合於與沃字聲近相轉之故。固謂𠂆爲狗之象形文，象貼耳人立之形，實則卜辭狗祇作犬，無煩別製狗字。郭氏又引謂「金文敬字以此者，敬乃警之初文，古人

亦未見有羌人以外之記載故製字亦象之也許書羌之古文作𡚽蓋即𢀜前二、三五、四之形譌金文作𦍋屭羌鐘𦍋鄭羌伯鬲𦍋羌尊與卜辭同至卜辭或言「羌百羌卯十牢」見郭氏引者羌當讀為戕春秋宣十八年「邾人戕鄫子於鄫」羌戕聲韻並同也

⿰羊土

前一、二八、五、前一、三四、六、後上、二五、九、後下、五、八、甲、二、十三、四、

从羊从士說文所無義爲羊父與牡爲牛父意同後世通用牡爲畜父之偁而⿰羊土牡廢矣說詳前二卷牡字條下

羊匕

前五.四三.六　前五.四四.一　甲二四八九　乙四六〇三　乙八八五六

从羊从匕說文所無與牝同意說詳前二卷牡字條下

⿱宀羊

[甲骨文]藏、十四、二、[甲骨文]藏、十四、三、[甲骨文]藏、二四、二[甲骨文]拾、一、八、[甲骨文]前、一、五、六、[甲骨文]後、上、二
六、十一、

从羊从宀。說文所無。與从牛者有別。說詳二卷牢字條下

補 瞿潤緡曰「古家以為牢字，未諦。从牛與从羊不同。从羊者大概皆為小⿱宀羊，而小⿱宀羊之⿱宀羊未有从牛者。猶⿰羊匕牝⿰豕匕⿰馬匕⿰虍匕麀雌皆从匕而種類各異，不必為一字。今⿰豕匕⿰馬匕⿰虍匕⿰犬匕諸字不見於字書，然牝麀尚異，其音讀則⿱宀羊牢之音讀或亦不同，未可知。」見卜釋六葉

唐蘭曰「⿱宀羊當即屖，舊釋牢非是。其本義為少牢。」見天壤文釋三十五葉上

又曰「凡羅振玉所謂牝牡牢牧等字或从羊豕犬之類者均誤。」見同上

郭沫若曰「卜辭小⿱宀羊之⿱宀羊亦有一例外从[甲骨文]作[甲骨文]者，足證⿱宀羊牢一字。」見

粹考一一〇葉上

陳夢家曰「卜辭寫窜宰諸字同，从冂寫字後變作庿，可以推證窜即後起之庠字」見射與鄉六葉十之行

按从宀从羊，說文所無。諸家謂即後世之庠，以文字衍變之情形言，自有可能。然卜辭用宰之義則為小宰，與庠義無關，不能逕釋為庠也。陳夢家又釋[甲骨字形]為庠（綜述一三五），亦非。

羊羴

藏、十八、一、　餘、六、一、　拾、五、三、　前、一、三五、一、　前、四、三五、四、

前、四、三五、五、　後、下、二六、四、　甲、六十三、十

羅振玉曰「从四羊者與羴同誼」見增考中三十一葉下

按說文「羴羊臭也从三羊羶羴或从亶」契文或从二羊三羊四羊不拘古文偏旁多少每無定其从三羊者或上一下二或上二下一亦不拘也當即說文羴字羅說可从字·多羊會意羊多則其臭更甚也卜辭羴字疑當為方國之名辭云「沚其叀羴」藏十八、一、「癸未囗乙酉羴囗征延十二月」拾、五、三、「羴不叀」前、四、三五、三、「癸囗叀羴」甲、二、三十、七、「乙卯卜貞弜从印羴」後、下、二六、四、叀字不可塙似為含有征伐義之動詞沚為方國之名沚其叀羴言沚其伐羴否也

䨥

䨥 前、二十五、七、 䨥 前、五、三五、五、 䨥 菁、十五、 䨥 續、四、一四、八

按說文「䨥飛聲也雨而雙飛者其聲䨥然」栔文均从三隹在卜辭為地名辭云「癸未卜在䨥貞王旬亡𡆥 禍在六月甲申祭祖甲𧷛虎甲」續三、二九、三、「癸丑卜在䨥貞王旬亡𡆥」禍 續、三、二九、四、「□在䨥師次 □王卟曰吉」前二十五、七、「癸亥卜在䨥貞王旬亡禍」簠徵、地望、九、是也惟續、四、一四、八、靃字祇从一隹辭云「貞靃、其靃」與它辭々例亦不同疑當與後世「靃然」同誼以古文偏旁多寡隨意例之與从三隹者當是一字金文作䨥 郘叔男父匜 䨥 靃鼎 从雔者與小篆同今隸作霍从隹與卜辭或體同其省文也

【補】羅振玉曰「說文解字䨥飛聲也雨而雙飛者其聲䨥然 古叔男父匜作䨥从雔與此同」見增考中七十八葉上

雥

續一、七、六、

金祥恆續文編四卷十六葉上收此作雥無說

按說文「雥羣鳥也从三隹」契文正从三隹金收作雥可从字从三隹會意與羴同例音義與雜並相近（音同義近）續集字从此而音義並遠蓋雥象羣鳥竝飛雧省象羣鳥在木上有棲止之象雖同从三隹而動靜各殊也續一、七、六辭云「叀武唐用王受又　叀唐雥王受又」雥與用對舉當與祭祀之事有關而其義不可確知

⿱雥𣶒 [oracle-bone form] 前六、四六、一、 [oracle-bone form] 甲編二八一〇 [oracle-bone form] 甲編二九〇三、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雥𣶒鳥羣也从雥𣶒聲」卜辭从鳥在𣶒上」見增考中七十八葉上

按說文「⿱雥𣶒鳥羣也从雥𣶒聲」栔文从隹或从鳥不从雥以集或作雧例之羅釋此爲⿱雥𣶒可从下从泉與𣶒同卜辭⿱雥𣶒爲地名甲二八一〇辭云「庚申貞其令亞矢鳥卬」⿱隹𣶒二九〇二辭云「戊午卜㢸克貞⿱隹𣶒南封方」屈翼鵬云「㢸不也綜述(二八九葉)謂是殷之邦侯誤克攻取也貞⿱隹泉皆地名南封即南境南封方即南境之國也貞⿱隹泉兩地蓋在殷之南境故云」見甲釋三七四葉屈氏隸此字作⿱隹泉謂不見於字書見甲釋三六一葉蓋偶未察耳前六、四六、一、之文从鳥僅餘殘文當亦地名

〔補〕葉玉森曰「森按此字在卜辭似為地名 上為鳥形身有斑點疑鷄之象形文 下為泉字 其地或名鷄泉 此乃鷄泉二字合文」見前釋六卷四十三葉上

按葉謂字从鷄 無據 仍以羅釋為是 古淵泉同文 王孫鐘肅字作[glyph] 子簋淵字作[glyph] 所从淵字均與卜辭泉字作[glyph]者形近也

雧 [oracle-bone form] 前、五、三七、七、[oracle-bone form] 後、下、六、三、[oracle-bone form] 佚、九一四、[oracle-bone form] 續、一、四五、三、[oracle-bone form] 粹、一五九一、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雧，羣鳥在木上，从雥从木，或省作集。』毛公鼎作集，从隹木在上，與此同」見增考中七十八葉上

郭某曰「集字于木上契一飛鳥形，亦鳥之將止息也」見粹考二一二葉下

按說文「雧，羣鳥在木上也。从雥从木。集，雧或省。」契文从隹，與許書或體同。辭云「囚夢集口鳥」佚、九一四、續、一、四五、三、重出 似與今義同。它辭殘泐，其義不明。金文作[bronze form] 毛公鼎 與此同。它器則于木上繪一鳥形 父癸卣、集俗簋、父癸彝、亞同 近於圖畫。與从隹同也。

藏、四三、三　前、四、四二、五、　前、四、四三、二、　前、七、二三、二、　後、上、十二、十二　後、下、十八、七、五　甲、二十六、十九、　乙、六六六四、

楊樹達曰「卜辭云『丙申卜㱿貞來乙巳酒下乙王占曰酒隹㞢希其㞢設乙巳酒明雨伐既雨咸伐亦雨𢦏卯星』（胡厚宣商史論叢引）舊通釋為鳥謂即堯典『日中星鳥』之鳥余按㞢字形如鳥而口形特顯與甲文其他鳥字不同竊疑其為咮字也說文二篇上口部云『咮鳥口也从口朱聲』甲文字為象形咮則後起之形聲字也甲文云『咮星』者左傳襄公九年云『咮為鶉火』爾雅釋天云『咮謂之柳柳鶉火也』郭注云『咮朱鳥之口』咮字又作噣詩召南小星云『三五在東』毛傳云『三心五噣』字又作注史記律書云『西至于注』索隱云『注柳星也』咮注古音同轉入聲則為噣故字可通作矣見甲文

鳳

□藏一〇六、二 □藏一八八、一 □藏二六〇、四 □拾七、九 □拾十一、四 □前二、十九、六 □ □前二、三十、六 □前三、二八、四 □前三、二九、一 □前四、四三、一 □前四、四三、三 □前八、十四、一 □ □後上十四、八 □後上、三十、八 □後上、三一、一三 □後上、三一、一四 □後下三五、三 □後下、三九、十 □後下、四一、一一、□菁五、六、三 □甲六、十六、十二 □甲六、二六、二 □戩一六、一一、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鳳古文作□□二形，卜辭从□與□畧同，从日凡聲（字古金文作月與此小異）與篆文同，惟从□或省作□，與許書篆古二文不合，且龍字从□，鳳字所从亦與龍同，此於古必有說，今無由知之矣」。王氏國維曰「卜辭屢云『其遘大鳳』，即其遘大風。周禮大宗伯風師作飌師，从雚从卜辭作

鳳二字甚相似」予案此說是也考卜辭中諸鳳字誼均爲風古金文不見風字周禮之飌乃卜辭中鳳字之傳譌盖譌□爲□譌凡爲風耳據此知古者假鳳爲風」矣見增考中三十二葉上

孫詒讓曰「此字亦似从隹而文特繁縟疑即鳥之象形字此文鳥之羽尾足咸備疑最初象形字本如是與隹小異上似从辛疑當爲鸞之省辭言「鸞止」藏五之三猶言鸞鳥來集也又案說文鳳古文象形作□字即朋與此亦相近鸞爲鳳之屬或亦从朋此兆說無左證附識以俟攷」見舉例下卅五葉下

葉玉森曰「按□之異體作□□□□□等形卜辭塙爲風字予曩疑□□象大鳥之冠有變作□□□□□等並象鳥有長尾脩象尾

末有圓斑如孔雀然或古代鳳尾亦有此斑鳥尾長則奮翼一飛風象自見故古風字以長尾鳥以月月疑舟帆之形凡或帆之古文長尾鳥與帆並可占風故先哲制風字段二物以象意者左有右仍並為風其从川者大鳥舉則塵揚殆以狀飛塵歟說契陳邦懷氏謂鳳字所从之丵即說文解字之丵字吉城氏曰「許說鳳屬有名鸑鷟者鸑鷟族即丵嶽」按二氏之說足補余疏定按陳吉二氏說見下又藏二六〇、四、[甲骨文][甲骨文]二字在一版上予胥疑[甲骨文]非鳳字風字契釋枝譚嗣得一龜版文曰「[甲骨文]」曰「王步[甲骨文]大[甲骨文]」與他辭言「大[甲骨文]」後、下、三三六、「大[甲骨文]」後、下、三六、三「大[甲骨文]」青、五、三之辭例並同乃知隺碻為風字說見拾遺考釋十七葉

孫疑雝者誤也」見前釋二卷三十五葉

陳邦懷曰「卜辭鳳字所从之丵即說文解字之丵字其作平者省文也許

向之誼即冂之所由譌變」見簠考天象二葉上

郭某曰「辭言『寧觀伊𡚸』以上第二五五片『于妣庚𢦏甲𡚸』及『戊辰彝遣于妣戊武乙𡚸』例之足證殷人以觀鳳為伊尹之配它辭言『𠛱于伊𡚸』通二五九、後上、二六、四、二同是祭鳳之辭鳳又稱帝史曰『于帝史鳳二犬』通三九八、又『王室帝史』通六四、此蓋殷人神話或者以伊尹之配死而為風師也寧風風之事卜辭尚有之曰『甲戌卜其寧風三羊三犬三豕』簠典一六、禮曰『辛酉卜寧風巫九犬』庚九九六、曰『癸酉卜巫寧風』後下六四、四」見粹考一一〇葉

又曰「後漢書東夷傳言『夷有九種』中有風夷此鳳方當即風夷矣」見粹考一五二葉下

丁山曰「後漢書東夷傳稱風夷注引紀年及御覽八十二引紀年亦有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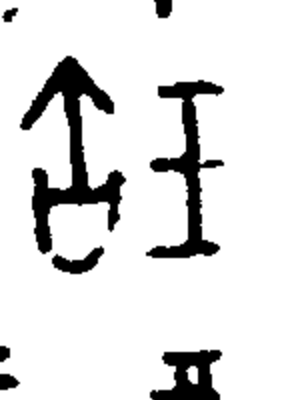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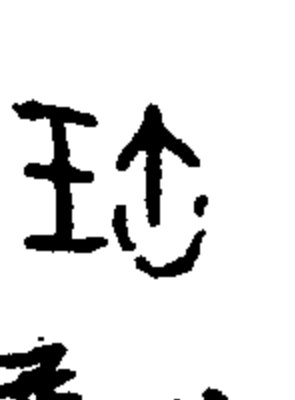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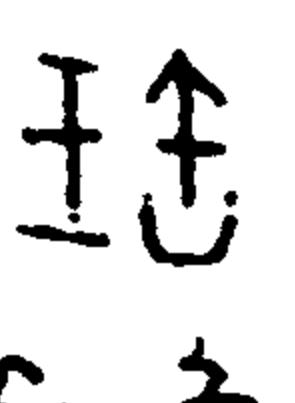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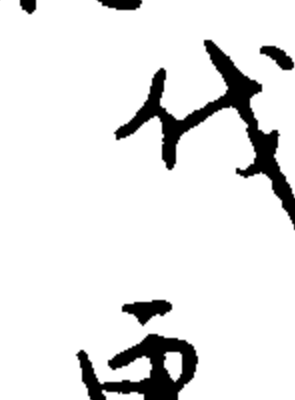
夷是風夷者夏后氏之故國也商周以來載籍多不傳卜辭鳳通假為風字辭言「鳳方」「鳳氏」其即夏后氏風夷之冑與」見殷商氏族方國志一四八葉

按說文「鳳神鳥也天老曰「鳳之象也鴻前麐後蛇頸魚尾鸛顙鴛思龍文虎背燕頷雞喙五色備舉出於東方君子之國翱翔四海之外過崑崙飲砥柱濯羽弱水莫宿風穴見則天下大安寧」从鳥凡聲𠕀古文鳳象形鳳飛羣鳥從以萬數故以為朋黨字鵬亦古文鳳」栔文象鳥形或亦从凡聲並段為風其為方國之名者殆當如郭丁二氏之說至郭氏謂殷人以鳳為伊尹之配辭覆原辭「鳳」「伊」二字似不相屬疑別為一辭即如郭氏所謂其說亦待考陳邦福謂龍鳳从辛乃業字有歸附之誼說涉附會殊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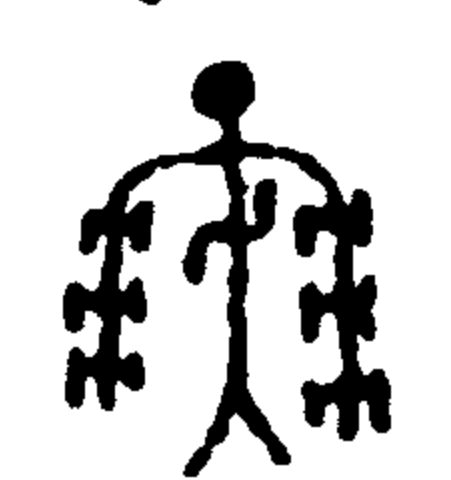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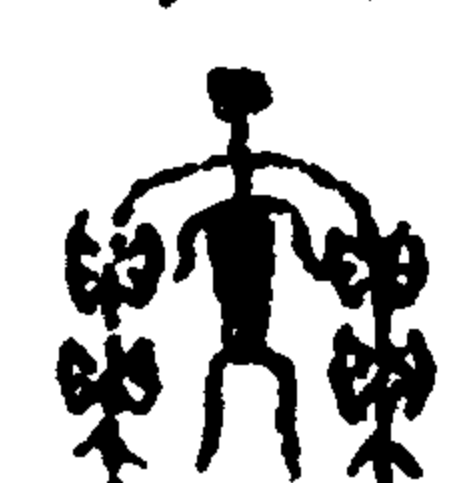
待辨陳邦懷氏引段注謂字从丵丵即許書之丵是也惟引段注謂吳語以不獲見為丵嶽因謂龍鳳从丵蓋亦不經見之誼則殊迂曲蓋吳語以不經見為丵嶽乃後起之誼且係方言殊語契文遠在三千年前亦非吳人所造安得有此意乎蓋从丵者象鳳頭上叢毛之冠也許君訓丵為叢生艸叢字亦从丵鳳殆即今之孔雀其頭上毛冠固象叢生艸也葉氏謂業謂冎亦鳳之或體亦段為風說非已於隹部辨之又謂从凡乃古帆字帆可占風故先假段以象意說殊荒誕許君明謂鳳从凡聲也此與王襄氏所云有四正四隅八方風向之說同不足辨小篆从鳥凡聲正朋之省文也許書鳳下出古文一體作𠌬本係象形而解云「故以為朋黨字」此許書說段借之例後世復段為朋貝字此蓋朋字音義既殊之後乃以段借

字之朋壽行耳說詳前一卷珏字條下金文作[glyph]鳳車鼎[glyph]且癸簋

朋

玨 前一、三十、五。玨 前五、四、七。玨 前五、十、五。玨 前六、二六、七。玨 後、下、八、五。玨 甲六八六。玨 乙六七三八。玨 乙七八二九。玨 新四〇〇一。玨 鄴三、四五、四。

王國維釋朋見集林三卷二十葉說玨朋已見前一卷玨字條下引商承祚列此於鳳字下與作𦫳者雜出其說曰「𦫳案作玨者乃朋貝之本字引申為朋友之朋鳳之所集羣鳥隨之故亦借為鳳鳥字作𦫳者亦鳳字則與篆文形相近矣所从之𠘧即後世所以出」見類編四卷九葉下葉玉森曰「森按許書𤦡古文琴𤦡古文瑟是𤦡即古文玨玨𤦡與非形近疑𤦡為玨之古文卜辭寶字作[glyph]後下十八[glyph]前六、三一从王即玉从𤦡即玨篆文从𤦡乃玨之譌金文已誤作𤤗晉姬敦𤤗伯矩尊𤤗魯公伐鄁鼎更誤从𠂤中盤𤤗印君婦壺許君誤為聲矣」殷契鉤沈卜辭玨𤦡無備為鳳鳥字者即羅氏所

釋之鳳寶風之本字亦無用爲鳳鳥字者蓋古人必先制風字後人乃取風之一體象大鳥形者借爲鳳字疑非假鳳爲風也」見前釋五卷五葉下

郭某曰「王國維說玨朋」謂玨朋古本一字其說是矣然謂「古制貝玉皆五枚爲一系合二系爲一玨若一朋」在貝玉已成貨幣之後庸或有之然必非玨朋之朔貝玉在爲貨幣以前有一長時期專以用於服御此迺人物文進化上所必有之步驟許書貝部有賏字曰「頸飾也从二貝」女部嬰字亦曰「頸飾也从女賏賏其連也」其「連」殷氏改作「貝連」按即不改字固可知其爲貝之連貝而連之非倗朋而何耶古說以五貝爲朋外亦有兩貝爲朋說詩七月「朋酒斯饗」傳曰「兩樽曰朋」易損之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崔憬注「雙貝曰朋」前漢食貨志載王莽貝貨五品「自小貝以上均以二枚爲

形文字如[glyph]（母鼎殷文存上卷第三葉）[glyph]（祖癸爵同卷十一葉）[glyph]（父丁鼎同上卷三葉）[glyph]（父乙盤同下卷卅四葉）業此即象人著頸飾之形當為倗之初字倗乃古國名周金有倗伯虎敦倗仲敦當即其後裔人不悟倗為頸飾之意遂臆造子荷貝二貫或孫荷貝一朋之奇說（中略）知玨朋之朔本為頸飾則知構成玨朋之玉貝自可多可少故謂雙玉為玨可（詩菁菁者莪鄭箋）謂三玉為玨亦可（淮南道應訓注）謂五玉百（工高注四三五為工工即玨）謂五貝為朋可（同上詩箋）謂二貝為朋亦可三五之作奇數者蓋連胸墜或項墜而言此不足為異至謂玨必十玉朋必十朋此於貝玉已成貨幣之後理或宜然然必非玨朋之朔也原玨朋之用必始於瀕海民族殷周民族西來其疆域均距海頗遠貝朋之入手當出於貿物之交易與擄掠（彝銘中掠貝俘金之事多見）㠯其為數甚少而不易得故殷周人皆寶貴之

貝窮則繼之以骨繼之以玉（玉乃貝之一係用為玉石之玉者通義之轉）而骨玉均效貝形繼
進則鑄之以銅「殷虛古器物圖錄」（卷下廿一葉）有珧貝真貝各一羅氏附說云
「古者貨貝而寶龜貝與龜為何狀不得目覩也前人古泉譜錄有所謂蟻
鼻錢者予嘗定為銅製之貝然苦無證往歲於磁州得銅製之貝無文字
則確為貝形已又於磁州得骨製之貝染以綠色或褐色狀與真貝不異
而有兩穿或一穿以備貫繫最後又得真貝摩平其背與骨製貝狀畢肖
此所圖之貝均出殷虛一為真貝與常貝形頗異一為人造之貝以珧製
狀與骨貝同而穿形略殊蓋骨貝之穿在中間此在兩端也合觀先後所
得始知初蓋用天生之貝嗣以其貝難得故以珧製之又後則以骨又後
鑄以銅（案骨貝珧貝之先後須俟日後之發掘始能定）世所謂蟻鼻錢者又銅貝中之尤晚者也」

蟻鼻錢間有々文字者驗其書體乃晚周時物則傳世之骨貝殆在商周之間矣案此實中國貨幣史上極重要之一段文字考古者固不可不知即談經濟學社會學者屑不可不知也惟貝朋在為頸飾時其來多得自實物交換則雖有貨幣之形尚無貨幣之實其實際用為貨幣即用為物與物之介媒者余以為亦當在殷周之際此事由古器物中錫貝之朋數殊可得其端倪卜辭錫貝之事僅一見曰「庚戌口貞易錫多女㞢貝朋」（後下八五）此於朋上無數當即一朋（拜即一玨之合文）又由事之罕見與數之微末且所錫者為女子則朋必係頸飾無疑卜辭乃帝乙以前之物則貝朋之化為貨幣當在帝乙以後彝銘中錫貝之事多見其著朋數者入周以後多在十朋以上如效卣之廿朋五十朋匽庚鼎之廿朋呂鼎剌鼎之卅朋如此

多數於殷彝中絕未有見其器之較古者有伐甗鼎「賣貝二朋」殷文存上卷八葉中鼎「侯錫中貝三朋」同上七葉陽亥彝「貝三朋」周金文存卷三宰峀鼎「王光貺宰峀貝五朋」同上卷二補遺宰椃角「錫貝五朋」殷文存上廿三葉女嫠毁「商賞嫠貝一朋」攈古錄二之六卅五葉、小子夫尊「規商賞小子夫貝一朋」寧壽鑑古卷五三葉彥鼎「尹商彥貝三朋」攈古二之二二葉、穷爵「子商穷貝十朋」同上四葉邑斝「王錫小臣邑貝十朋」陶齋三卷上卅二葉列諸器由文例與以日為名之習推之當為殷末之器至遲亦當在周初而錫朋之數多不過十博古圖有周己酉方彝卷八十七葉彝銘有「在九月隹王十祀劦日五隹□□」語以卜辭例之當為殷彝亦云「商貝十朋」賣貝者寧為當時王侯所賞者僅此數目此與其視為貨幣無寧以視為頸飾之較近情理至若菁々者莪之「錫我百朋」穆天子傳之「載玉萬穀」則大有逕

庭矣。準此，故余謂貝朋之由頸飾佗爲貨貝幣，當在殷周之際」。見釋朋，載甲研上冊。

孫海波文編於鳳字下另起一行收上出諸文作朋，說曰：「說文鳳字古文作朋，云『象形。鳳飛，羣鳥从以萬數，故以爲朋黨字』。案古玉與貝皆五枚爲系，二系爲朋，倗友之倗从之，與鳳非一字，安得爲鳳字古文，許說非是矣。姑依許書之次，附列于此」。見文編四卷十八葉上。

林義光曰：「說文云『朋，古文鳳，象形』。按古作倗杜伯盨，作倗朋尊，不象鳳鳥形。从人，朋聲」。朋聲即倗之古文。凡倗友字，經傳皆以朋爲之。說文云『倗，輔也。从人，朋聲』。按與朋同字。朋古作倗，从人」。見文源朋字條。

按說文以朋爲鳳之古文象形，原不誤，其下說叚借之故，亦沿譌已久。蓋

此疑亦朋貝之義。「甲申卜爭貞𡪏于王亥（殘存于當為亥字）其朋」甲申卜爭貞勿朋」乙、六七三八、此疑𡪏祭兼用朋貝也。「囗父朋叀王自正」前一、三十、五、「朋囗其𡧊」前、五、十、五、「囗巳卜囗貞王夢朋隹囗」福甲、六八、六、「貞王夢朋隹禍」乙、七八二九、「丙寅貞王其囗朋乙亥𡪏四宰卯三大宰」鄴三、下、四五、四、「五人卯五牛于二朋」乙、七六四五、數辭朋字之義不明，末辭偁二朋疑仍朋貝之義，惟言「于二朋」不辭，其義本文原當收入貝部作賏，惟因朋貝之字經籍沿譌已久，賏字又已別具音讀，姑从許例附之於此。餘詳一卷玨字條下。請參看金文朋字作□中鼎□敔叔簋□祖子鼎二□（朋令文）女嫛簋□趞叔簋□宰峀簋□趞卣□宰椃角□孖簋□周𡨴鼎□庚寅卣□師遽簋□系卣□又三□遽伯簋十朋又四朋即十四朋此古文紀數之慣例□紳簋十三

朋舊或釋十二朋誤□敔卣廿朋□𤼈侯鼎□呂鼎卅朋□刺鼎□效卣十朋五它如倗字偏旁亦均與此同與卜辭珏字應為一字實即珏朋同文也王國維之說是也徐灝說文段注箋䝼下云「貝鐘鼎文作𦉢小篆變為貝重文之為䝼貝之古文亦作𦉢重之為𦉢𦉢隸變作朋遂截然為二字音義各殊不知其異派同源也人部『倗輔也讀若陪位』漢書王尊傳『羣盜傰宗等』蘇林曰『傰音朋晉灼曰「音倍」』蓋朋由貝變故傰有倍音朋之聲轉為陪其清聲如崩故左氏僖九年傳『齊隰朋』史記齊世家徐廣注『朋或作崩』又易復卦『朋來』漢五行志下引京房易傳作『山崩』來因之又聲轉為嬰也凡从賏之字有相比對義如嬰為相纓應答之聲嬰為一纓兩嬰是也」徐氏說朋賏二字形音衍變之故極塙不可易故具引之如上後世朋為貨幣單位之專名賏為頸飾

之專名其始實同實同名也

鷸 [字形] 藏、一三四、四

孫詒讓曰「从隹从朮，古字書未見。攷金文宗周鐘雄字作[字形]，此疑亦即雄字。說文隹部『雄，鳥父也，从鳥厷聲』。朮即厷之省變」。見舉例下卌五葉上

楊樹達曰「藏龜一三四葉之四云『貞……其[字形]……』。[字形]字从隹从朮，乃鷸字也。說文四篇上鳥部云『鷸，知天將雨鳥也，从鳥矞聲。禮記曰「知天文者冠鷸」』。今禮記無此語 甲文字从隹从朮，隹鳥義同，不待論矣。說文作矞，甲文作朮者，矞朮古音同故也。爾雅釋詁云『遹，自也』。孫炎云『遹，古述字』。說文二篇上走部[走矞]从矞聲，訓狂走；而七篇下疒部㾁从朮聲，亦訓狂走；二文實一字也。此从矞之字與从朮之字同文之證也。遹述同字，故遹字从矞亦有述音。莊子天地篇云『皮弁鷸冠搢笏紳修以約其外』，釋文云『鷸音述，本又作鶐』。說文

引禮記曰「知天文者冠鷸」而說苑脩文篇則云「知天文者冠鉥」字作鉥司馬彪續漢書輿服志引記曰「知天文者冠述」字又作述匡謬正俗云「左傳僖公二十四年鄭子華之弟子臧好聚鷸冠鷸字音聿亦有述音故禮之衣服圖及蔡邕獨斷謂為術氏冠亦音鷸音轉為術字耳非道術之謂也」樹達按玉篇鳥部云「鷸餘律時律二切」餘律切者聿字之音時律切則述字之音也蓋鷸有述音故古書字或作鷸假借字或作鉥或作述或作術而甲文亦从术作⿰术隹也見求義四十六葉下至卌七葉上

唐蘭曰「右⿰术隹字孫詒讓釋雄誤孫海波入附錄今按當是從隹术聲說文無⿰术隹字疑與鷸同爾雅釋言「遹述也」釋遹訓「不遹不蹟也」詩日月「報我不述」不遹即不述是商术聲近得通」見文字記卅三葉上

按說文「鷸知天將雨鳥也从鳥矞聲禮記曰『知天文者冠鷸』鷸 鷸或从遹」契文从隹术聲隹鳥同物术矞之音通當即鷸字楊氏之說是也卜辭僅餘殘文「其鷸」二字不詳其義

前六、三六、二

王國維曰「古於軟爲一字此殆許書之鶾」

按說文「鶾雗肥鶾音者也以鳥軟聲魯郊以丹雞祝曰以斯鶾音赤羽去魯侯之咎也」王氏謂古於軟爲一字是也惟此字下除从隹外復有一偏旁且辭殘不詳其義姑从王氏之說收作鶾

鳴

前五、四六、四、 前五、四六、五、 前五、四六、六、 前八、五、三、 後下六十一 後下六十三 戩四六十、 戩四六十一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鳴鳥聲也从鳥从口』此从雞从口雞司時者也應時而鳴引申而為凡鳥之鳴許書从鳥非初誼矣石鼓文已从鳥作鳴」見增考中七十八葉下

魯實先曰「粹一二五六辭云『其用四卜于鳴』鳴蓋唯之異體唯與達同屬脂部義謂用其第四卜而不更易也」見姓氏通釋之一東海學報一期九葉六行

按說文「鳴鳥聲也从鳥从口」栔文同羅氏謂从雞非是魯氏謂鳴為唯之異體亦有未安卜辭唯均段隹為之亦有从口作唯者惟極少見蓋以隹唯音近也至

[glyph]

[glyph] 前四、三六、七、[glyph] 前五、九、三、[glyph] 前六、三四、一、[glyph] 甲編、三二五六、[glyph] 甲編、三八六七、[glyph] 乙、三五一七、[glyph] 乙、五九○六、[glyph] 乙、五三三○ [glyph] 外、二二七、[glyph] 佚、二九八、[glyph] 京、二、二二、二

余永梁曰「此疑進字說文近字古作岸卜辭文曰『貞于口南進奠』又曰『于[glyph]進』」見殷虛文字考

嚴一萍曰「卜辭有萑及雈字孫海波甲骨文編隸定為雀附錄於止后葉玉森前編集釋引余永梁說釋進案此字在卜辭均為方國地名如『壬寅卜萑侯弗戈𢀛』『口萑侯弗圍』前五、九、三『辛亥因萑侯口家口』坊、三九○、為臣屬殷王朝之諸侯如『貞于取萑』貞燎十牛貞于杯南萑奠貞燎五牛』前四、三六、七、此時萑已稱叛故有『呼取之』卜別有一版『貞呼萑人于宅萑』

乙、五九〇六、奴有微集義乃貞微集芍人以歸芍地似為叛亂已平撫輯流亡以安芍社之意故同時期他辭又有「貞乎往奠于芍」「勿乎奠于芍」乙、五三三〇、芍亂既平芍地仍歸殷商版圖故武丁卜辭又有「備芍」京、一三二九、「□辰卜循芍」甲、三二五六、之辭至文武丁時代當為殷商之屏藩卜辭曰「戊寅卜方至不時出日方在芍啚」外、二二七、方為文武丁時代常見於卜辭之外族或即夏世少康即位「方夷來賓」之方族後裔後漢書屬之東夷傳知其地望東在殷之東南方芍為其近鄰也此芍字余永梁釋進葉氏从之今細審之當即說文之舄若䧿說文曰「舄䧿也象形」七雀切䧿篆文舄从隹昔「初學記卷卅引「昔」下有「聲」字則䧿為形聲字段氏說文注曰「謂舄即䧿字此以今字釋古字之例古文作舄小篆作䧿……言其物

[seal glyph] 師嫠簋 九五六

[seal glyph] 元年師兌簋 九二四

[seal glyph] 師晨鼎 八七六

[seal glyph] 吳方彝 七八〇

[seal glyph] 小篆 秦始皇廿六年書同文時西元前二二一年 許慎成說文解字漢安帝建光元年西元一二一年

以盂鼎之[seal glyph]相較下半之隹譌變已多上半止字尚存三歧師虎簋師嫠簋則最為形似从止从隹宛然可辨至師兌簋以下之器上半譌作山形師為小篆作[seal glyph]所从出下半之隹微有譌變乃截取烏之下半遂成今形作[seal glyph]許君謂象形䧿也。既識其音義乃昧於初文段氏知舄與䧿為古

今字可謂卓識然無繇知是雀之譌也古音止在之部昔入支部之支聲近相通故古字从隹止聲之雀可隸變而為今字从隹昔聲之䧿儘無卜辭之雀則所謂古今字者終難通其郵今山海經南山之首曰䧿山與卜辭𦚧鄰東夷之雀皆在殷都之東地望相若遥聽之國即殷之商雀侯之故治則地亦可徵焉」今按下段之地望以畧考𩿧見中國文字第三冊一至七葉釋𩿧

按說文「𩿧鶵也」象形䧿 篆文𩿧从隹「箸」栔文之𩿧嚴氏釋𩿧可从惟疑字上从廿乃𩿧之毛冠偶與止字相類非从止聲亦猶鳳上从丵偶與丵字相似實非从丵也嚴氏以為止聲似有可商字在卜辭為方國之名金文𩿧字已見嚴氏文中所引詳不復贅卜辭進字作𩿧从隹从止从隹从止此所與从辵同非𩿧字所从象毛冠形之廿也與𩿧有別進字見第二卷辵部

[甲骨文] [甲骨文] 拾、四、十七 [甲骨文] 前、六、十八、六、[甲骨文] 前、五、十二、五、[甲骨文] 前、五、十六、四 二六 [甲骨文] 後、下、八、十四 [甲骨文] 後下、八、十五 [甲骨文] 戩四四、十五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糞棄除也。从廾推華棄釆也。官溥說似米非米者矢字。』今卜辭之[甲骨文]即糞字。从[甲骨文]象糞穢形，即官溥所謂似米非米者，从甘即許書所从之華（華象田網，非箕屬。說詳下棄字注）。廾以推棄之帚。糞穢於甘中而推棄之，糞之誼瞭然矣。其省廾从土从甘者，从川且旁加帚者，殆亦糞字。」見增考中四十七葉下

唐蘭曰「𢿀乃𤕌字，羅釋糞非。一手持帚一手持箕以事拚掃，當亦掃之異構。糞除之字當作坌，糞與𤕌字形亦迥異。」見文字記廿二葉上

孫海波曰「[甲骨文]象糞穢形，甘納垢之器。契文或从収，或从帚者，掃帚糞穢于

甘中收呂推之謂說文云从𠦒殆甘之誤卜辭呂爲地名「丁卯卜𣪊貞糞
口其𡆥」見文編四卷十九葉上
按說文「糞棄除也从廾推𠦒棄釆也官溥說「似米而非米者矢字」上出諸
形羅釋糞可从其从叓者唐謂爲掃之異構按掃之於糞事類相近𡙡字
釋糞釋掃均可通而字在卜辭爲地名其音義無由確知如以形言糞字
固不從帚然掃字亦不當從甘唐氏執此以非羅說實自爲矛盾𡙡之與
糞祇多一帚字偏旁於掃則多甘又二偏旁以字形言固仍以釋糞爲適
也字在卜辭爲地名辭云~~「壬申卜貞乎口御在𡙡中在糞」前二.十八.六~~」貞
鹵方𢦏　貞鹵方不其𢦏」前五.十二.五」乙酉卜內貞子商𢦏鹵方　丙戌
卜內貞我作鹵方作四月」前五.十三.一」「𡙡」後下八.十四」「于多口御𡙡中口」後
僅餘殘文

下八十五六殼字殘泐是也

棄

〔甲骨文〕後、下七、十三　〔甲骨文〕後、下二一、十四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棄从廾推𠦒棄之从𠫓𠫓逆子也古文作弃籀文作〔籀文〕』此从子在甘中（許書从𠦒即甘也）廾棄之殆即棄字」見增考中四十七葉下

按說文「棄捐也从廾推𠦒棄之从𠫓𠫓逆子也〔古文〕古文棄〔籀文〕籀文棄」字象納子甘中棄之之形古代傳說中常有棄嬰之記載故制棄字象之手辭云「囚傅氏〔字〕（此字漫漶不明）囚㑹聖開曰棄子」後下七、十三（辭義不詳其義曰棄子當即捐棄之義）「囚不吉棄方」後下二一、十四乃方國之名金文作〔金文〕散盤

冓

藏十二、二　藏七七、一　拾八、十一　拾十四、十　前一、四十、五　前四、三八、　前四、三三、一　前四、五一、一　前五、四三、一　前八、七、二　後上二六、六　後下十六、十八　後下四一、十一　甲一、十九、十一　甲一、二十、八　甲一、二十、十二　甲二、十六、二二　戩十七、九　戩四一、一

羅振玉曰「卜辭借為遘遇字」見增考中十二葉下

按說文「冓交積材也象對交之形」卜辭作上出諸形均用為遘遇字疑象二魚相遇之形為遘遇之本字从辵作遘者其繁文也惟此說殊無左證姑妄說之以俟考唐蘭郭沫若於此字均別有說見再字條然亦未足以厭人意字是冓字無疑然冓字何以如此作則殊難確指余所為二魚相

遇之說於前、一、四十、五版一文雖亦通用於它文亦差相類然於再字冓字以冓之本體則無由索解則亦惟不知遘顯已耳許君交積材之訓乃就篆體爲言非朔誼也金文作[glyph]冓斝[glyph]厚币多父盤第二器冓字孳乳爲婧媾字亦由遘遇之義所引申

［補］王襄曰「冓爲遘之省許說遇也」見簠考天象二葉

再 □ 前七、一、三

唐蘭曰「再象覆篝之形篝再聲之轉說文以爲冓省非是冓象兩篝背疊之形爯象以手舉覆篝之形卜辭爯字作□□□等諸體冓作□□□□等體金文叔多父盤冓作□又召伯殷有□字鄭侯殷有□字余均考定爲冓字詳追作冊名」始見獲白兕考

郭某曰「由與再形音俱乖無由牽合謂冓象兩篝背疊之形爯象以手舉覆篝之形亦非是余謂冓乃篝之初文象竹篝之形上體爲篝下體爲座即今俗所謂高腳籠也」下體之形正是再字說文說再从冓省不誤座再一聲之轉蓋篝籠之座古謂之再引伸之義爲二蓋篝形上體與下體相同上爲一下爲二也」

按說文「再一舉而二也从冓省」契文亦从冓省辭云「囚再再允囚」其義不詳唐謂象覆甾形契文甾作由由等形與此不類郭謂象冓形以說篆文尚不相遠於卜辭之形殊不類且器之與座必脗合無間一凹則必一凸必不如□之以兩銳端相對也（唐說謂兩甾背疊亦與字形不合）金文作□（驫羌鐘「唯廿又再祀」）作□（齊侯鎛「再拜稽首」）等二文譌變殊甚與卜辭小篆均不類

爯

□藏、一〇六、二 □藏、一六五、三 □前、四、三七、六 □前、四、四五、五 □前、四、四六、六 □前、五、十一、八 □前、五、二一、四 □前、五、二一、五 □前、五、二一、六 □前、五、二三、二 □前、六、十二、五 □前、七、六、一 □前、七、十二、四 □前、七、十八、四 □前、七、二五、三 □後、上、十八、四 □甲、六十一、十四 □粹、二、十五、九 □甲編、一六八九、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爯并舉也从爪冓省』與卜辭同卜辭又或省爪見增考中六十一葉上

陳邦懷曰「古彝文有作□者薛尚功謂『李公麟得古爵於壽陽紫金山腹中有二字曰「己舉」王玠獲古爵於洛陽亦有二字曰「丁舉」字體與此正同』見歷代鐘鼎彝器款識卷二知卜辭爯字所从之□□皆古舉字□象下而上舉

象外向上舉而下承并舉之誼昭然小篆爯字從冉蓋由𠕁形近而譌許君不得其解乃曰冓省由為之說耳然許君并舉之說則必有所受之也卜辭𠕁即古舉字羅參事以為省爪恐不然矣」見小箋十九葉上

郭某曰「爯字當云从爪冉聲或再省聲冉與爯之蒸對轉也」見朱氏文字編補遺九葉下引

于省吾曰「武丁時卜辭於征伐方國每先敘『沚戛爯冊』前七、二、五、八、沚戛爯冊𠭯呂』續五、五、五、』『前七、二五、一、』口沚戛爯冊王从伐呂口方』續三、五、五』口卯卜㱿貞沚戛爯冊王从伐土方受㞢又』續三、十、六沚戛為人名爯稱古今字冊經典通用冊爯冊之義舊無說釋按稱謂述說也冊謂冊命也國語晉語「其知不足稱也」注「稱述也」禮記射義「旄期稱道不亂者」注「稱猶言也」頌鼎「王

乎史號生册命頌」克鼎「王乎尹氏册命善夫克」此例金文習見周禮內史「則策命之」注「鄭司農云『策謂以簡策書王命』左昭三年傳『授之以策』注『策賜命之書』詩出車『畏此簡書』傳『簡書戒命也』按簡書即策命之書也按振旅出師必有册命沚戠為武丁時主册命之臣故征伐方國沚戠必先爯述册命也詳見駢續第十三至十四葉

屈翼鵬曰「[字形]當與[字形]字同[字形]羅振玉釋爯甚確說文爯並舉也本辭[字形]从雙手並舉之誼尤顯」見甲釋二二二葉一六八九片釋文

按說文「爯并舉也从爪冓省」栔文同陳邦懷氏引薛尚功說釋[字形][字形]為舉謂「[字形]象下向上舉[字形]象上向下承」語意曖昧薛說尤不足徵許書擧从手與聲實為後起疑爯擧為古今字[字形]字何緣而有「象下向上舉」之誼更何

緣而得為與字乎契文□字象以手挈物之形自有舉義但不知（能確言）所挈何物耳于氏謂爯稱古今字是其也其釋爯冊之義亦確不可易爯偁稱並可通段徐灝段注箋爯下已言之段氏謂「凡手舉字當作爯凡偁揚當作偁凡銓衡當作稱」是分別言之名有專字也金文作□爯簋□仲爯簋□爯罍孫氏謂□為爯或體可以

□

□ 粹八一六

按說文「幺小也象子初生之形」絜文作□實糸之初文說文「糸細絲也象束絲之形讀若硯□古文糸」其古文正與此同辭言「幺雨」郭沫若謂即詩及爾雅之「霢霂」其說是也（詳十三卷糸下）許書之幺乃由糸之古文□所孳衍形體不異而音義已殊惟幺訓「小也」猶為糸之本義「細絲也」一義所引申至「象子初生之形」一解則緣許君不知幺為糸之古文所孳衍不明所以訓小之故乃附會說之耳實則篆作□仍象束絲之形注「子初生之形」亦當與「𠫓」不殊與此字有緣篆相類乎此字應收入十三卷作糸令从許書例收之於此以為糸之重文金文作□師全父鼎□䟒侯鼎□頌鼎□吳尊□邾公華鐘□休盤□同簋□敔簋□吉日壬午劍□父癸爵多與衣字連文

舊皆釋爲「玄衣」幺玄聲韻相遠疑幺爲緣之或體玄衣者緣衣也當尚待考

後、下、三五、一

按聞宥曰「字當釋功，集韻功或作㓜，所从之8實午字，孳乳為糸」見殷虛文字孳乳研究，載東方雜志第廿五卷三號五十四葉。

按說文「幼少也，从幺从力」。栔文正从幺力會意，非功字也。辭云「叀貞幼鯛魚在囚」，幼似為人名。

𢆶

𢆶藏六九、四 𢆶藏一七八、二 𢆶拾四、九 𢆶前一、九、七 𢆶 𢆶前一、十、三、𢆶前一、十、四、𢆶前一、十一、一、𢆶𢆶前一、二一、四 𢆶前一、五一、一、𢆶後上十四、八、𢆶後上十五、三 𢆶後上十五、七 𢆶後下六十四、𢆶 𢆶後下三八、八、𢆶菁三、一、𢆶菁九、九、𢆶甲一、二五、𢆶戩六十三、𢆶戩十六、六、𢆶戩三二、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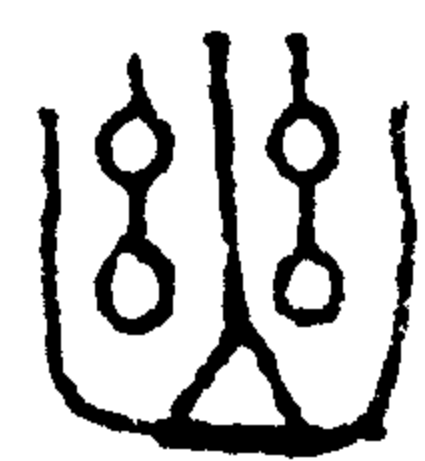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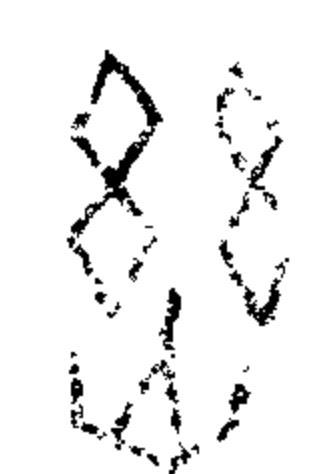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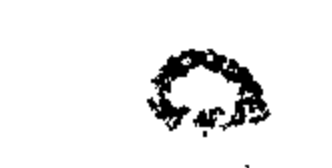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𢆶微也从二幺」古金文用為訓此之茲與卜辭同見增考中七十六葉下

陳晉曰「𢆶乃樂之省」又曰「書契菁華九葉樂作𢆶吳大澂引虘鐘樂字假濼為之从絲故樂可省作𢆶」見龜甲文字概論六十九葉

按說文「𢆶微也从二幺」契文作𢆶以許書糸之古文作𢆶例之𢆶實絲之古文實即絲之或體字或作𢆶其本體作𢆶正與許書糸之古文作𢆶者全同𢆶

象詩絲二束之形卜辭金文皆假此為訓此之「茲」茲絲音韻並同故得通假至許書之丝訓微乃絲義之引申讀於虯切音義並後起如古即讀於虯切則無由假為茲字矣。系之為幺亦猶絲之為丝幺之讀於堯切亦猶丝之讀於虯切也。金文作88彔伯簋「子孫其 師刑受丝休」88毛公鼎88召鼎88大保簋88盾弔多父盤88曾姬無卹壺88孫陳猷釜88陳肪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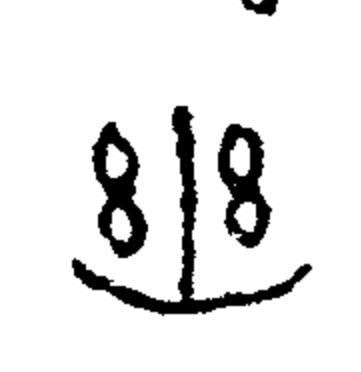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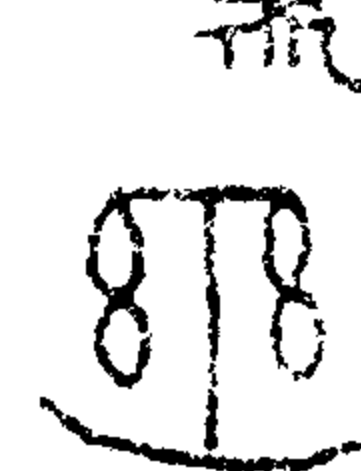
幽

幽後、下九、五、幽乙、七一二二、幽粹五四九幽粹五五○、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幽隱也从山中𢆶𢆶亦聲』古金文幽字皆从火从𢆶與此同隱不可見者得火而顯」見增考中五十一葉下

郭某曰「幽通黝黑也禮玉藻『再命赤韍幽衡』鄭注『幽讀爲黝』周官牧人『陰祀用黝牲毛之』先鄭注云『黝黑也』」見粹考七九葉下

按說文「幽隱也从山中𢆶𢆶亦聲」栔文从𢆶从火會意孫讓教眇得火而幽可見也卜辭均假爲黝郭說是也辭云「酉𠂤酉𠂤承𢓊向𠂤幽𠂤」後、下九、六「𠂤幽牛」粹五四九、「叀幽牛吉 □八殘缺下半當爲黃字牛」粹五五○、「叀幽牛出又黃牛」乙、七一二二、此皆卜用牲之色也金文作幽召伯簋幽伯𢦏簋幽伊簋幽晉壺幽盠司土尊幽寓卣幽康鼎幽弔向簋幽幽與虘鼎幽伯

蓋

叀

□藏、十二、一、□藏、十三、四、□藏、六三、四、□藏、一三八、三、□餘、四、一、□餘、十四、二、□拾、三、五、□拾、六、八、□拾、二十二、□拾、五、十四、□拾、六、三、□□前、一、五、五、□前、一、十、三、□前、二、十一、一、□前、二、三三、一、□前、四、二七、三、□後、上、五、四、□後、上、十三、十、□後、上、十九、七、□後、上、二十、十四、□後、上、二五、二、□後、下、三三、□菁、九、十六、□菁、十、八、□甲、一、八、四、□甲、二、十、三、□甲、二、十四、六、□戩、五、六、□戩、六、十一、□戩、九、二、□戩、四二、八、

余永梁曰「按此疑即叀字同剸諸家詮釋每與鬯字誤混爲一考卜辭作□□□者鬯字也作□□□者叀字也字形顯別其義亦有分作鬯者曰『鬯于祖乙』曰『貞尞十物牛㞢五鬯』曰『百鬯百牢』作叀者曰『叀九牢耏大甲』曰『㞢于南庚叀小牢』曰『貞㞢于王亥叀三白牢』而前編五卷一葉文曰『貞

不叀𢆶用叀𢆶二字連文尤為異字之證疑叀為用牲之法與卯㱿沈同例後編上卷二之葉一骨上文曰「叀口曰卯牛」其明徵矣說文叀下云「𠧪古文叀」斤部斷古文作𢾬然則叀字者剸字也本字為叀剸則後起形聲字集韻「剸通作叀專」是也說文「𣃔截首也从斷首剸或从刀專聲斷首亦後起之篆」見殷虛文字考續

王襄云「𢆶古叀字段為𢆶殷契𢆶之異文作𢆶形近相假」見簠考天象三葉上

又曰「卜辭習見叀牛叀羊叀物叀羍叀𧴪叀兕之文說文解字「叀小謹也」下叀字許說「𨐌不行也从叀而止之叀者如叀馬之鼻」段注「馬當作牛牛鼻有桊所以叀牛也叀之誼引伸之讀同𦆌𦆌縎也有所牽掣之謂」按卜

余永梁又曰「逸周書世俘解云『越五日乙卯武王乃以庶國祀馘於周廟翼予沖子斷牛六斷羊二』斷乃斷之段借然則叀羊叀牢叀牛能非斷羊斷牢斷牛乎見與徐中舒書」

葉玉森曰「按上二辭言『叀十牢之五』『叀九牢』叀字並為動詞如讀為惠詞于文例不洽余氏謂叀惠字別是也惟釋叀為專即剸即許書之斷逸周書之斷特解叀牛叀彘叀羊叀鹿叀犬叀豕叀兕叀豚叀豼叀牡叀物叀牢叀羊叀龜諸辭似適至若『貞叀令冬甲子㚇』藏十三、四『叀苦』藏一五九、四『貞叀五月』藏二二五、四『乙酉卜冘貞叀令月告于南室』前三、三三、七（中引卜辭之例尚多从略）各辭中之叀字似非剸誼孫氏釋叀王氏復援許書叀下訓叀而止之謂即周禮展牲繫牢之禮證之『叀羊㬎(丝)用』『物叀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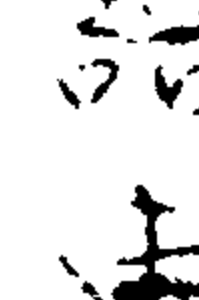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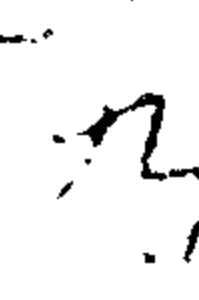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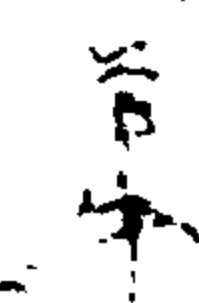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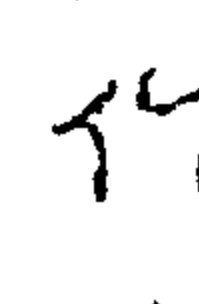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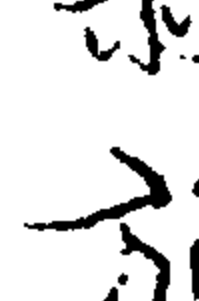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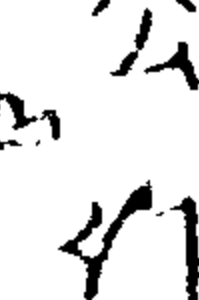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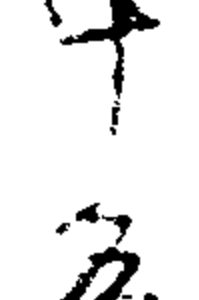
等辭似卜辭云叀某牲這涵繫而備用之誼惟叀字除訓繫外似又別涵數誼或為祭名如「叀令冬飲」「叀丮」「叀令夕月告」「叀令日彡」「叀令乙彡」「叀鬼」「叀王祝」「叀吉燕」「叀雨」「叀翼」「叀上甲」「叀母乙」……諸辭則叀字並為祭名或用如尋如「叀卑往追羌」即尋命卑往追羌方人也「叀束人令省在南啚」即尋令束人省視南鄙也或依孫說釋搏則「叀𢀛」「叀下𡿨」即搏𢀛方搏下𡿨也「貞叀王往伐𢀛方」貞叀即貞搏讀斷則其他「貞叀」之單辭亦為貞搏由西方征」「叀土方征」即搏征西方土方也蓋此三讀持解各辭或較順耳見前釋卷一第四十四葉下至四十六葉上

商承祚曰「叀王靜安先生釋專謂即剸字是也卜辭習見叀牛叀羊叀物叀羊叀兆諸文其義即殺牲而祭也又有「叀榪眔𩢲子亡用」曰「叀驪眔小

字無可疑也。余謂早期卜辭用由字，後期卜辭用叀字，辭例相同，而用字各異者，聲有變轉，則所叚之字不同，猶秦漢以後以叔易弔，以巳易子之類。又如卜辭中之囟字，早期叚甾為之，後期叚甶為之，災字或作巛，或作𢦔𢦏，則由叀不必認為一字也。叀古讀當與惠相近，甫聲得轉，如叀與卜之讀為外（如卜丙即外丙）畧近似。卜辭叀或叀之用法，舊說極紛錯，孫詒讓謂似當為搏執之義。王襄謂叀為庪懸之禮。余永梁讀叀為剸。吳其昌襲余王之說，辭極繁冗，其大要謂「叀象牲首橐括之狀，牲首在橐，先必截斷，故叀字引申之義為刑斷牲首」，而以叀牛等為監。又謂叀義既為斷截牲首，故引而申之，遂與擊伐誅戮之義為類舉。「王叀北羌伐」謂王擊北羌討伐之也。「貞叀王往伐𢀛……」記貞卜擊伐𢀛方之辭。「貞叀王征𢀛方」則直以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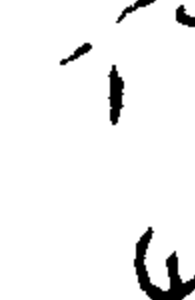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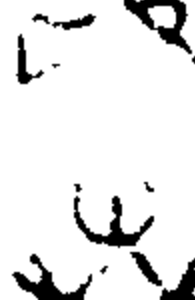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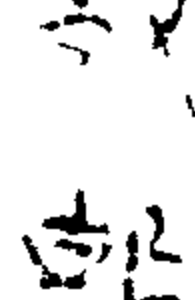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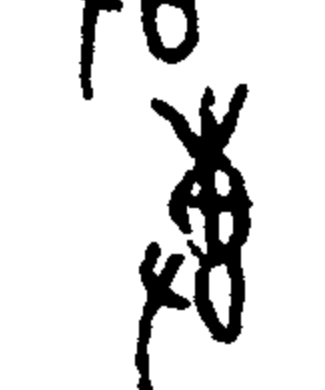
代代故與征為類。又謂叀代同義，代之義得轉衍之為代牲以祭之祭名，故叀之義亦得轉衍之為割牲以祭之祭名。卜辭中如「帝叀亡𢆶」林二、七、三、前、四、斤帝乃別一辭之文，吳氏誤讀叀與禘連文。如「貞叀叙祝」，叀與叙祝連文，斯叀字之義必為祭名。殷虛書契解詁三七片葉玉森則謂由義為割為繫為專為搏，郭沫若謂叀乃中干之代之本字，叀羊殆謂代。辭通纂攷釋十四、餘釋之餘釋叀而謂「叀冊用」「叀祝用」等辭之叀字習見，義未能明。釋粹一編考余按：卜辭習見之由解或叀字解說均為語詞，即叀牛叀羊諸辭亦非用牲之名也。凡卜辭之言叀某者多與其牢同見，如云「甲子卜貞武且乙升旦其牢茲用」，其同片之辭即云「叀羊茲用」。前一、十四、是叀羊與其牢之辭例相同也。如云「其又文乙叀牢用」戩、十一、六、叀牢與其牢尤相近，則叀之義當與其略同，讀割訓代固不當，即讀搏訓繫亦不

能合蓋殷商本無當摶卜用何牲尚未定亦無從繫之也若由叀字下不繫牲名而繫他辭者尤非訓為語詞不可「王叀此兕伐」如讀為王擊此兕伐「貞叀王征𠷎方」如讀為貞伐王征𠷎方則於一辭疊出擊伐或伐征兩同意之字「貞叀令來甲兕」求「貞叀今月告于南室」諸叀字如以為祭名則於一辭中疊出叀求或叀告等兩同意之字於文法皆不能合也由或叀之得為語詞者叀古讀當如惠故金文多以惠叀為惠而惠從叀聲惠字古用為語辭左傳襄二十六年「寺人惠墻伊戾」服注「惠伊皆發聲」其義當與惟字同書洛誥云「予不惟若茲多誥」多方「予不惟多誥」君奭云「予不惠若茲多誥」句例全同不惠即不惟也。偽孔傳訓為不順江聲讀為不慧俱失之今人楊筠如尚書覈詁謂惠疑當作惟又引左傳服注謂「古書惟與

伊同用為發聲，不見惠字，則惠亦惟之假也。」叢詁九六。洛誥曰：「惠篤敘，無有遘自疾。」楊氏亦云惠與惟聲近相通，而謂左傳之惠亦當為惟。叢詁八五。按楊氏讀惠為惟甚是，其謂惠為惟之假則誤。語詞豈有正字，作惠作惟同是假借字，有更假惠為惟哉？余謂堯典「亮采惠疇」，猶云亮采惟疇。咎繇謨「朕言惠可厎行」，猶云朕言惟可厎行。多方云「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王疑借為往，猶云爾曷不惟往熙天之命。文侯之命云「惠康小民，無荒寧」，荒讀為妄，猶云惟康小民無妄寧。此諸惠字，前人訓為順若仁愛者均誤。然則惠之用為語詞者甚多，不僅楊所舉二處也。知叀與惠同讀若惟，則見於千百卜辭中之叀若叀字罔不迎刃而解。中畧凡卜辭有此一字而致文義不明者，讀為惟，未有不文從字順者。然則叀牛叀羊者，詩之「維牛維羊」也。叀

物者，詩之「維物」也。卜辭「以叀羊叀物」與「其牢對」，正猶詩之「以九十其犉」與「三十維物」為對矣。見天壤文釋三十二至三十四葉。

又曰：「卜辭叀字或作𡆥𡆥𡆥𡆥𡆥等形，前人誤以為惠。余按卜辭叀與同類疑叚叀為鬱」見同上五十七葉上。

郭沫若曰：「叀羊乃卜辭恆語，叀乃中干之伐之本字，羊字羅釋驛，驛叀羊殆謂伐驛也」見卜通十四葉下。

又曰：「金文中多見叀字，𤔲彶从鼎，又考叀公作叀𥂴，作叀虢叔旅鐘，皇考叀叔，作叀𦎫𦣻𣪕，叀姬作叀，仲叀父𣪕作叀字，又作𠧪，毛公鼎『虔夙夕叀我一人』，余伯𤽛𣪕『叀𧨪弘大命』，又無叀鼎作叀，叀卣作叀，凡此大抵均用為惠字。而以毛公鼎及彔𣪕二例為尤著，从此作之惠字，蓋从心叀聲也。說文叀小

謹也。从幺省，从屮，屮財見也，屮亦聲。□古文叀，□亦古文叀。又惠，仁也，从心叀。□古文惠从芔。今案許書叀惠之篆文及古文較之金文均稍有譌變。金文諸叀字均當為象形文，而許以形聲字說之，殊屬不合。又音亦有異。金文既多用叀為惠，則叀當讀如惠。許云屮亦聲，又屮讀若徹，則是讀叀如專。蓋徹專同紐，且屬對轉（陽祭元對轉）。案此即因音專而誤者也。金文从專聲之傳，傳尊作□，傳卣作□，散氏盤傳棄之作□，卜辭專作□□□，具見前五、一、二。按其字形乃以手執叀之形，蓋摶之初文，非从叀聲。許未識叀專字之初義，誤專从叀聲，故又誤謂叀从屮聲耳。叀音當讀如惠，讀如專乃後人之誤會也。準上叀字之形與其聲，余敢斷言叀者，敝之古字也。惠音兼攝喉脣，與敝音相近，而惠在脂部，敝在祭部，亦相通韻，故叀音轉如

為戲也。古𠧟干鹵均象形文，唯中干之戲乃形聲字，例當後起。經典乃段戈為之。今得明此叀字，則知戲古亦有象形文。觀其形制，乃楕圓，亦上有文飾，而下有蹲。卜辭亦有叀字作叀若叀（虞言）。茲用叀羊（羞）言，用代舞與騂犧也。父戊作叀（後下七、花紋）與鹵同，三出與叀同。叀為古戲字。于古文獻中有僅見之一例，尚書顧命「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與下「執戈」「執鉞」「執劉」「執戣」「執銳」為對文，惠自是兵器無疑。余謂惠當作叀，謂執戲也。偽孔傳說惠為「三隅矛」，鄭玄謂「惠狀蓋斜出」，及宜芟刈（書疏引），更出以蓋然之辭，均不足信。見餘釋之餘，釋叀。

又曰「辭言」叀左馬」叀（古文以）為惠，疑段為繇，見卜通一五六葉下。

徐協貞曰「叀與叀為一字，从口與不从口同。叀古甫字」見通釋一卷八葉。

上

李旦丘曰「今按叀字涵義極為複雜欲求一義以貫之實不可能而諸家所釋均能得其一面故並存諸說以解卜辭似較順適惟諸家所釋均遺說文『叀小謹也』之誼余以為說文之誼亦不可廢不但不可廢且為貫通於諸釋者叀之每一訓釋均暗含此誼如訓叀為摶即有謹摶之誼如訓叀為專命即有謹專命之意試觀使用叀字之卜辭無不與祭祀或征伐或王命有關此皆為古人不得不謹慎將事者可以知之矣」見零拾三十四葉

金祖同曰「叀即惠字書經顧命『執惠立于畢門之內』注曰『三隅矛』郭沫若以為兵器我以為是一種三叉的茅草卜辭中常同龜卜的卜字通段所

以我認爲著卅見卜辭講話六十四葉下

桉說文叀小謹也从幺省屮屮財見也屮亦聲𠀠古文叀𠭊亦古文叀𢍆文作上出諸形卜辭中此字無慮數百見各家說者紛紜然均莫能貫通諸辭辭意惟唐氏讀叀爲惠（清儒已有此說）並引楊筠如氏之說以明惠爲語詞與經籍中語詞之惟同以讀卜辭諸辭無不豁然貫通意義允洽其說塙不可易他家之說亦可以無辯矣惟唐氏謂𢆶爲甫𢆶爲叀二者非一字又謂𢆶與𢆶𢆶𢆶則爲一字其說似均有可商桉𢆶𢆶之爲一字不惟字形相同（僅繁簡小異）且二者所見諸辭辭例及詞性均全同可爲明證又𢆶𢆶二形卜辭中辭例亦同人名之專有作𢆶者有作𢆶者（如前五·九之𢆶及甲六二八八之𢆶五爲人名）知二者無別也至謂𢆶𢆶二者爲一字亦非攷卜辭作𢆶

形者其辭例與叀全異如云「囗貞王勿𢼸[字形]𦍻牧子在𪓐」餘、二、「[字形]羌」前、四、十六、六、「叀[字形]令取馭」前、七、十六、三、「辛未卜壬申貞其作[字形]福十三月」後、下、七、十一、「丁卯卜爭貞乎雀[字形]𢦏𢀛」乙、五三一一、「貞乎出循龍[字形]」乙、一九六三、「貞用丁[字形]父乙」乙、四五五〇、「庚囗貞囗[字形]囗」佚七一八、僅前、四、十二、六、一辭與叀之辭例略近然僅餘殘辭其義未可確指它辭均不能讀為語詞之惟(若惠也)[字形]字羅釋[字形]不誤如乙、一三九二、及四五五〇、兩辭之[字形]以[字形]字解之均甚順適也唐氏引前、七、十六、三、之辭以證叀叀之非一字其說必以叀叀同為一字為前題始能成立今知叀仍是[字形]而非叀則唐氏叀叀異字之說亦不攻自破矣郭謂叀為叀為𢧵之本字以引書顧命之文以證之說似可从然古文專字从此則叀似象紡專形而其音則古讀近惠故契文金文段為語辭至顧命之惠乃音段為

敝耳非本字也（耳顧命之文是「惠」非「叀」明是借字也）叀今讀職緣切乃後起之音讀專字从之亦讀職緣切盂均非古音也金文作□（彔伯𣪘「惠弘天命」）□毛公鼎□無叀鼎□叀卣□虢叔鐘□蔡姞𣪘□𤔲攸比鼎□仲叀父𣪘□諫𣪘□同𣪘□𤔲比盨作□者乃緐變或尚涉卜辭叀字而譌

疐

[字形] 前、二、二七、八、[字形] 前、二、二十、一、[字形] 前、二、二十、二、[字形] 前、二、二十、六、[字形] 前、六、三六、七、[字形] 前、二、三四、三、[字形] 前、二、三五、五、[字形] 前、二、三八、七、[字形] 前、二、三九、三、[字形] 前、二、三九、四、[字形] 前、二、三九、四、[字形] 前、二、三九、七、[字形] 菁、九、十五、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疐礙不行也从叀引而止之也」古金文有[字形]字疐前人釋疐與卜辭文正同」見贖考中七十五葉下

葉玉森曰「各形似非从叀姑从羅釋井人鐘之[字形]亦此字」見前釋二卷五十一葉下

按說文「疐礙不行也从叀引而止之也叀者如叀馬之鼻从此與牽同意」字在卜辭為地名無義可說字不从叀許君云云就篆形為說也金文作

□虘白□□虘專□虘甗□秦公簋與栔文同與篆文均小異秦公簋一文與篆文近其衍變之迹可尋也

[oracle bone glyph]

[glyph] 甲、二、七、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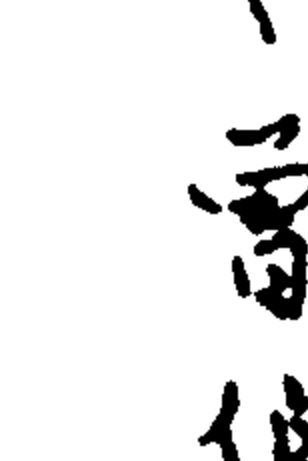
孫海波文編四卷二四葉上收此作予無說

按說文「予推予也象相予之形」孫氏收此作予可从辭云「貞予見𤰇自𡊋」其義不詳似亦假為予我字然卜辭第一人偁均用「我」且此字僅一見未能確指也

□後、下、三十、十六、□甲編、二七五四、□甲編、三九一五、□乙、八七三○、□簠徵、帝、五五、□簠徵、人、八五、□凡、二六、一、□摭續、二七○、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瑗大孔璧人君上除陛以相引』段注未聞桂氏曰『大孔璧者孔大能容手』又曰『漢書五行志「宮門銅鍰」亦取孔大能容手以便開閉』而於人君上除陛以瑗相引之說亦無徵證蓋古義之僅存於許中者也瑗爲大孔璧孔大可容兩人手人君上除陛防傾跌失容故君持瑗臣亦執瑗在前以牽引之必以瑗者臣賤不敢以手親君也於文从𠬪象臣手在前又象君手在後｜者象瑗之形瑗形圓今作｜者正視之爲○側視之則成｜矣瑗以引君上除陛故許君𤔔援均訓引荀子性惡篇注訓援爲牽引禮記中庸注訓援爲牽持之並與許書瑗注義同知古瑗援

散盤「余有爽竊爰罸千罰千」已與小篆形近 金氏續文編四卷二十三葉下爰字下收作目月者數形 按唐蘭氏釋目爲尋可以見前三卷尋下

受

□藏、二四、三、□藏、二八、三、□藏、一〇〇、二、□藏、一四八、一、□餘、八、一、□拾、一、十六、□拾、三、十三、□拾、三、十四、□拾、十、六、□拾、十四十九、□前、一、二十、七、□前、一、二六、二、□前、三、一、二、□前、三、三十、六、□前、四、四四、六、□前、五、二二、三、□前、五、二三、二、□前、七、四三、一、□後、上、五十二、□後、下、四、八、□後、下、六十六、□後、下、四一、十五、□菁、七、一、□甲、一、三、九、□戩、一、五、□戩、二六、四、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受相付也从𠬪舟省聲』古金文皆从舟不省與此同象授受之形與與同意□或作□或作□皆手形非訓覆手之爪」見增考中六十二葉下

按說文「受相付也从𠬪舟省聲」段注云「舟省聲蓋許必有所受之」王紹蘭

段注訂補云「薛氏款識盂和鐘銘『受天命』以受屯魯正从舟……古文受字中皆从舟篆變為冂故許云舟省聲契文金文受字均从舟作月日等形不省此所云舟即周禮春官司尊彝「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皆有舟」之舟鄭司農云「舟尊下臺若今時承槃」疑契文金文受字所从之月若日即槃之古文卜辭槃作月字即凡與此正同後形稍變作月遂與舟車字相混耳實當云从凡槃周禮之文亦當云「皆有槃」也槃作日象形吾鄉舊時猶有此物或作長方形間亦作圓形皆所以盛物相受授者故制字象之古文受授亦同字也受下當解云「从受凡槃會意」金文作 尊文 父乙卣 此所从目即槃之象形與「興」「與」同意 毛公鼎 頌簋 頌鼎 矢簋 盂鼎 亞若癸簋 曾伯陭壺 國差𦉜 寰盤 且丁尊

𢦏

[glyph] 藏三一 [glyph] 藏六三 [glyph] 藏四二三 [glyph] 藏六九一 [glyph] 藏二五五六 [glyph] 餘十五一 [glyph] 拾八十四 [glyph] 前一三四 [glyph] 前一三六六 [glyph] 前四二二一 [glyph] 後上十六十 [glyph] 後下八六 [glyph] 後下三七七 [glyph] 菁五一 [glyph] 甲一二十六 [glyph] 戩十一十一

劉鶚釋𢦏（謂「𢦏問」為初問）無說見鐵雲藏龜序三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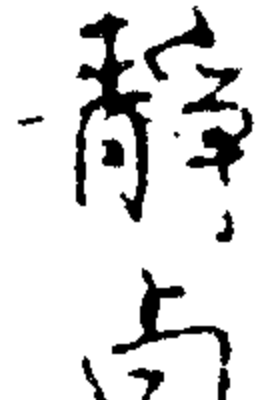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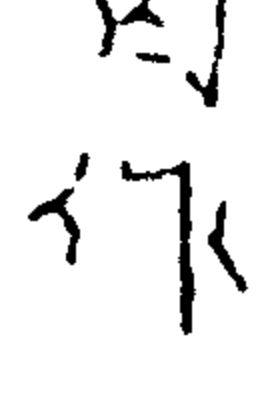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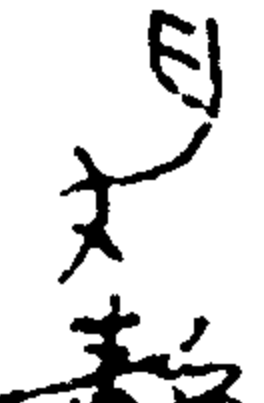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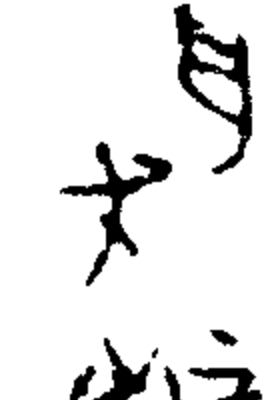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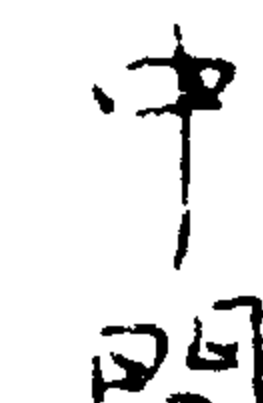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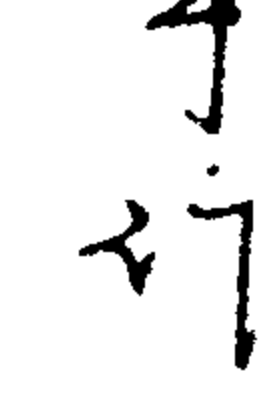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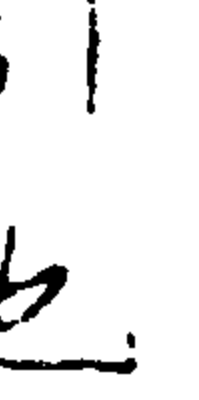
孫詒讓曰「𢦏即𢦏字說文戈部『𢦏傷也从戈才聲』劉讀為哉訓為初近是然惟𢦏字如此作其錯見文中者如云『卜殸貞古其𢦏雀』與金文載叔朕鼎作𢦏相似皆不作𢦏凡从戈字皆从十形惟𢦏字特異不知其義例云何也」見舉例上七葉上

胡小石先生曰「金文𢦏字至多常形作𢦏从𢦏从口𢦏从二中引乙益爭

曾寳先於上出諸形與◻◻◻◻◻◻並釋爭謂字於卜辭有二義一為左傳君務靖亂之靖一則為方名說見卜辭姓氏通釋之二第一葉載幼獅學報二卷一期

柯昌濟釋曳見書契補釋七葉

于省吾曰「卜辭有◻字即今曳字也象以手曳物之形說文『曳臾曳也从申丿聲』古璽文字徵九・三有◻字即◻从厂从曳曰形中畫相連作曰乃古文常例中畧楊桓書學正韻有拽字右从曳作◻拾十三・十二有◻字亦即曳字古文从◻每與从◻从◻同單雙攴正均無別也」見駢枝五十四葉

又曰「契文第一期貞人名有◻字亦作◻◻形余於駢枝釋曳未可據胡

光焯說文古文考殼字下釋此為爭按胡謂敘字从爭待考釋𢼸為爭是也惟但引毛公鼎靜字从爭作□為證於爭字演變之迹猶不相銜因毛公鼎係西周中葉以後之器其文字形體之學術有時朱能盡與商代相接又胡君不知貞字為貞人名亦其失也金文無爭字靜字所从之爭如靜卣作□靜弔鼎作□靜𣪘作□此三器時期均在毛公鼎以前□之與□惟其中間向左延長之畫略有變遷耳至古文字从ㄑ从又一也秦公𣪘靜字从爭作□已與小篆相彷要之爭字之演變由□而□而□而□其遞衍之迹至為明塙既可糾余前此釋𢦏之誤又可完成胡說使信而有徵矣」見駢三第二二葉

按說文「爭引也从𠬪厂」契文作□胡先生釋爭極塙劉釋哉孫釋𢦏均誤

字固不从戈也葉釋殺亦非說文殺古文作杀乃假杀字為之與此無與也王襄釋岌雖於字形差近然栔文自有岌字作□岌字均訓引故其字形結構亦相近也唐氏釋𢆉謂是㚔之初文所據新一五九片之□為貞人名其辭云「囗囗卜□囚弗其囚」與它辭之作□者為一字恐係誤摹或誤刻不然者此字纍十百見皆作□或□不應此辭獨作□也唐氏據此唯一之例外以釋此為㚔說不可據也于氏引金文𢆉字演變諸形以證此字為𢆉其說可从金文無𢆉字唯偏旁中有之已見于氏所引不贅

𣦵

𣦵前四、三三六、𣦵甲一、三十五、𣦵甲編、三四六、𣦵甲編、四七五、𣦵乙一九六二、𣦵乙、八七二二、𣦵續、一、二八、八、𣦵續、二、二八、四、與前四、三三六、重出 𣦵簠徵、帝系、一八一、與續一、二八八、重出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歺列骨之殘也从半冎』古文作𣦵此與篆文同」見增考中五十四葉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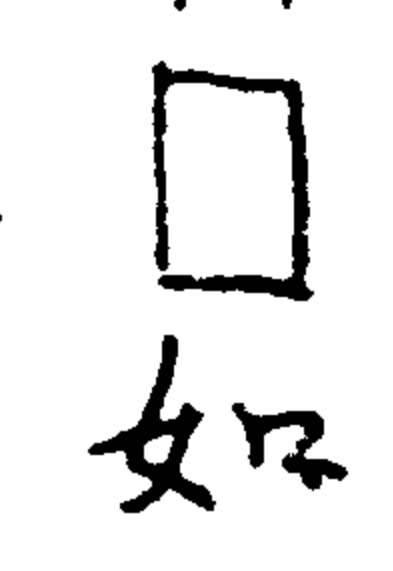
按說文「歺列骨之殘也从半冎讀若櫱岸之櫱𣦵古文歺」契文冎作𣦵而此作𣦵見冎字下說正从半冎與許說合卜辭歺為地名如云「癸亥卜在歺𠓛餗貞王旬亡禍」甲編三四六是也它辭疑又假為死如云「庚辰卜貞守重𠈌帚不歺在茲」續四、三三、六、續六、二八、四、「壬辰貞晁㱙不歺」其歺乙八七二二是也死古音在十五部紙韻歺古音在十五部曷韻古籍中死字常與去

聲眞韻齊韻入聲錫韻之字相叶如詩陟岵叶「弟」字楚辭九辯叶「濟」「芝」「營」子心術叶「利」字鬼谷捭闔同家語觀周叶「敵」字足徵死歺兩字聲韻並不相遠而死又从歺是形亦相同故得相叚也又辭歺字辭意不明辭云「戊申卜王御奴父乙庚戌歺奴八月」續一·二八·八·與簠徵·帝·一八·八一重它辭殘泐不可考

前、五、四一、三、後、下、四、十六、甲編、一一六五、甲編、三八三七、藏、四十、四、藏、七六、三、藏、二〇八、三、藏、二五一、三、拾、六、四、拾、九、四、前、一、四六、三、前、四、二四、一、前、四、三八、七、後、上、十六、十一、後、下、三三、十二、菁、三、一、甲、六二一、四、戩、三二、六、續存、二二一八、前、五、三八、三、後、下、四三、三、佚、五七七、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死从歺从人，古文作，此从象人跽形，生人拜於朽骨之旁，死之誼昭然矣。」見增考中五十三葉下

丁山曰：「死本作，象人在棺槨之中。」見釋，載集刊一本二分

董彥堂先生曰：「死字从井為棺木，从人在棺木中，此字周圍又多了四點，是表示着棺木埋入土中。」見殷虛文字乙編序十七葉

胡小石先生曰「毛公鼎『雩三方死毋動』盂鼎『王曰盂廼紹夾死』以死爲屍而其誼皆訓主又祭主爲尸死既通屍亦通屍尸卜辭之死字以文誼求之皆爲尸蓋記卜尸之事也其字皆从𠧧从人同小篆知古文作𠙴之爲譌變矣」見說文古文考

屈翼鵬曰「卜辭死字羅振玉釋死是也本辭之所與金文及說文死字同當亦死字」見甲釋一六九葉一一六五片釋文

商承祚曰「祚案說文解字『囚繫也从人在囗中』卜辭之囗囗皆象囚閉之形而納人其中」見類編六卷六葉下

羅振玉釋因爲因」無說見增考中七十四葉上諸家皆从之見類編六卷六葉文編六卷十葉上文字編六卷六葉上

葉玉森曰「因羅釋因誼不可解」見前釋五卷四十一葉下

又曰「𠀠孫詒讓釋刱下（舉例下十七）諸家釋因丁山釋死森桉丁說甚新惟丗□如象棺槨人非生人則棺與人均不應作直立形先哲造死字似應作𣦵象人卧于棺較為明顯作立形矣而人首與足更露出于棺之上下甚至露及其肯如凷形或毀棺之一面如凵形恐無此理核之卜辭文誼似應仍讀因也」見前釋一卷一二一葉下

孫詒讓曰「丗字从井與刱作丗同攷說文刀部『刑罰辠也从刀井聲易曰井者法也井亦聲』此即刑字但遂刀著井中形略變耳『𠀠刑』（藏四十四）刑者豕與隊通猶言隧於刑法『麗刑』藏二四七·六『其刑』藏二〇八·三義同『弗女刑』藏二五一·三謂不加女以刑法『不刑』藏一六八·一亦謂不法文義並相近」見舉例下十葉下

屈翼鵬曰「■亦作■」孫詒讓釋■唐蘭从之（導論下六八）丁山釋死胡厚宣从之（商史論叢初集釋■）葉玉森釋因郭某从之（卜通別二■）按以字形言與因字最相近而稽諸卜辭則義多扞隔釋死於字形既遠於義亦未盡適竊疑當是困字之古文說文「困故廬也从木在口中」義殊費解故徐灝段注箋俞樾兒笘錄皆疑之竊疑小篆困字當即■字之譌口若井者殆井坎之類古者因人於坎當此其所以為困也本辭乃卜問見人其無困乎（按此辭云「貞其■十一月」）蓋見與殷爲敵國本辭殆卜於征伐見人之時也」見甲釋八葉三七片

釋文

魯實先曰「卜辭屢見『不■』『其■』各家皆未得其解惟郭沫若推演釋因之義曰『不因猶言亡戈』斯則覈之字形校以辭義較爲差允矣然亦非塙詁也

考之卜辭屢見帚妌及井方之名，其文並四角突出以象構韓之形，而與篆文金文同體，然無一如囚之以口者，是知囚非从井之初也。卜辭亦有死字作□，其形亦與金文篆文相合，是不當復有異體作囚而不一見於金文也。且卜辭文例有「隹㞢戓」「不隹㞢」，而未一見「隹囚戓」「不隹囚」，則囚非从㞢之異構審矣。其釋囚者，按之字形誠無差忒，然文義考之，則囚無戓咎之義，而謂「不囚」猶言亡戓，是亦肌說也。且以辭例言，卜辭「不囚」其囚亦與言「亡咎」「亡壱」「隹咎」「㞢咎」「亡尤」「亡𢦔」「亡戓」之辭例不合，以此證之（言按：自「亡咎」以下至證之語，魯氏原文以意節引之如此），可知「不囚」「囚」不與戓咎之屬同義也。通考諸辭，凡「不囚」與「其囚」之上必為方國之名或諸方之長，是知此辭類例乃卜方國之動定，而非卜其災咎吉凶，以故於游田祭祀貞旬卜夕占風雨記災異諸辭

絕未一見囚字則「囚」之義又與「𠂤」「咎」「戋」之類迥相懸絕也據此則釋囚為因雖字形脗合而辭義難通其非塙詁可以斷言以愚考之囚乃因之異構按之許書「或」及卜辭从大者或从人作（非原文係節引）按自「按之」以下誠以人大俱象人形是以二文通作此所以从大之因亦从人作囚也以囚為因之異體故「不囚」亦作「不因」當其辭例相同義無殊執則囚為因之異體晁朗無疑矣其文或作㘦與𡆧者則以筆畫偶有參差非衆構韓之井也因於卜辭有二義其一讀詩「皇矣」「因心則友」之因如云「戊戌卜旁貞……不㘦」（前六、二一、四）「辛丑卜㱿貞㚿娘不囚」（前四、四四、二）（中引辭例甚多从略）凡此諸辭之因義皆為親說文云「親至也」是諸辭所云「不因」「其因」「弗因」「毋因」「或因」猶它辭之「來」「至」「與」「見」皆卜諸方之是否來朝也故其文例亦相契合又案卜辭

之僅云。「不因」與「其因」者，或如韓非子孤憤篇所謂「諸侯不因則事不應，百官不因則業不進」之義，乃卜諸方之是否親順受令，說亦可通。惟於所謂「丑日子麇因」、「六日子致因」及「丝迺因」者，則斷乎為卜來朝之辭矣。因之第二義則為方名，如云「甲子卜子貞，昤刀啟因」（後、下、四三、三。案昤刀、因於此辭俱為方名，啟則如小雅六月「以先啟行」之啟，其全辭之義乃卜昤刀二方是否遵因方以事征伐也。）「戊戌卜行貞，王其田于㘣，亡巛」（後、上、一五、六）「辛卯卜王貞，王其田◇，亡𢦏」（粹、九九七）「戊申卜貞，王田于◇麓，往來亡巛，茲御，獲㲋一、狂四」（前、二、二八、三）是也。以囗與◇俱象回帀之形，故因之異體作◇，是猶宀象屋形，而囗亦有象屋之義（舍、高、倉、亩之从囗，亦所以象屋形，見說文亼部、倉部、高部、亩部），故宀、囗可以通作。而从宀之家、宏，於毛公鼎作㘣、㘣，亦从囗之異體也。說者乃釋◇為旬（見魏編弟九），或迻錄為囧（見粹考），此未知古籀之通變矣。以因為方為女商

故有帚因之名中略考之故籍因為水名說文「洇洇水也」方名之字所从山水邑阜皆後世所附益者也亦為國名穆天子傳「天子西征至於因氏乃鈞于河」郭注曰「因氏國名」雖其地望莫可審知然卜辭之因方邲迫王畿故殷王常得游田其地考之氏族則春秋時遂有因氏左莊十七遂即今山東肥城縣疑非殷王游田之所蓋其族類其先從自因方而後邑居於遂也」見新詮之一第十七至二三葉釋因

唐蘭曰「……把丼字釋做『死』就說人在棺槨之中其實井字不會有棺槨意義的按丼字郭沫若釋囚亦非當為『㓝』即刑字古『人』字每誤為『刀』『㓝』象人在陷阱中誤為刑乃增人為侀猶侄誤為到乃增人為倒侀倒同」見導論下六十八頁上

郭沫若曰「囚字从井中有人董从丁山釋死案仍當釋囚蓋古者囚人于

坎陷。故古文以井為刑。」「不因」猶言「亡我也」。見卜通別一第二葉下

按說文「歺，𣦼也。人所離也。从歺从人。𣦵古文歺如此」。契文作上出四形。𣦵𣦵二形从歺相同，一从卩一从人，古文偏旁人卩無別。羅釋卯為歺，屈謂𣦵亦歺字，其說均是。其作丼者，商釋因，孫釋刑，作囚者，羅釋因，丼囚二形董並釋因，皆誤。丼字當从丁氏及董先生之說釋死。作囚者即丼之異構，古文偏旁从人从大每亦無別也。此字就字形言當分為二系，𣦵𣦵為一系，丼囚為一系。其形雖有別，然以辭例考之，固是一字。至何以一字而衍為二系，其間蓋亦有故。今請先舉其辭例，略申論之。卜辭作𣦵者僅二見，其形與篆文同。羅氏釋死，各家均無間言。其辭云「己酉卜王不囗隹死九月」前、五、四一、三又一云「己酉卜王不囗不隹死」後、下、四、十六、此二辭為對貞，均於「王不」下有闕

文就字體及原序在龜甲上所應居之位置觀之當爲一甲之折裂爲二者其作𠧞者似亦僅二見辭云「☒六月日壬☒夕𠧞☒龜☒」甲編一六五「卜𠧞」甲編三八三七作䒑者無慮數十百見大抵均爲「某其䒑」「某不䒑」以其辭例過簡釋死釋囚釋𡆥訓至釋刑似均可通讀凡此均不贅引今僅舉就其辭例可以確證必爲死字者數條如下其一云「□丑□卜貞王夢有𢦏大虎隹□」此虞閔文當爲「禍祟」「𥛱」「祭」之籀文字此辭見拾、十、七、乃紀夢之辭謂王夢有一大死虎或爲禍祟也囚字在此辭爲狀詞釋囚釋𡆥釋刑均不可通「貞有疒疾羌其囚」前、六、一、五上言有疾而下言其死文義相因如云其來其囚其刑均與有疒之辭不相應也「☒母☒子疒不死」藏、一、八一、一六「貞王☒酤疒隹有☒ 其死」甲編三八〇。「□丑卜☒有疒死」甲編三六七、「乙丑卜圓雍㞢疒 貞今般死」佚、五二五「☒疒

甲編、三五一二辭云「丙午卜爭貞文由馬一雖住于取二月」也辭馬字也可解為官名此則必為牛馬字也

㱙死」錄、五八五。此均以歺字與囚字連言，可以証其必為死字。「馬死」續、五、六、三與徵、十四、五五重出，又十六、十三、辭同。徵「刖」殘文疑龍字「馬不死」徵、十一、九、又與續五、六、三重出。此貞馬之死不死，宜因刑之施，亦及牛馬。乎文云「癸丑卜殻貞旬亡禍。王占曰：有祟。五日丁巳㽞死」藏、二四、七、二。「貞旬亡禍旬火」讀為禍「帚好子死」商、六、九、三、四。「癸未卜殻貞旬亡禍。王占曰：往廼茲有祟。六日戊子子致死」菁、一、。此數辭上言有禍或有祟，下言某死，其文義亦相應。如釋為因或刑，則因刑之施，所以當其辜，不得與有禍或有祟之占相應。如釋為囚，訓為至，則子某之來，何以遂為祟禍乎？又云「庚辰卜王朕𢾊羌不葡死囚」商、四、八七、三。王下有一貞字，此為衍。卜辭常例故有殺義（于省吾說見三卷數下）。上言殺，而下言死，其義亦相屬也。又云「丙子卜賓貞令共囚我于有𠂤，馬告不囚」續、五、四、三、與菁、徵、人名、五五重出。囚疑葬字，从死从爿象人

二形與後起之囚因易混遂廢不用耳囚字舊說已釋困於土引諸辭均難通讀似亦未安也金文死字作[死]盂鼎[死]毛公鼎[死]頌鼎[死]頌壺[死]齊鎛與絜文之[死]及小篆全同齊鎛一文爲許書古文所自昉

補胡厚宣曰「今案因字仍當釋爲生死之本字唐葉郭氏均不足破下說也唐氏謂甲骨文自有死字不知死字之義實爲屍與生死之因字並不衝突葉氏謂「井口如象棺槨」非生人則棺與人均不應作立形然井口乃象棺槨之側剖面並非立形卜辭疾字作[疒]象人臥病於牀由側面觀之其臥病之人正作亻亻亦決不能以立形視之也葉氏又謂「亻首與足更露出于棺之上下」迥無此理但亻首與足均露出于棺之上下者乃以刀筆刻字易於滑出之故甲骨中此例甚多並不足奇郭氏謂因字从

井中有人」古者因人于坎陷故古文以井爲刑」唐蘭先生亦有此說辭多揣測難以確信郭氏又謂「不丼」猶言「亡𢦔」似以丼爲抽象名詞有𢦔害之義然就所引卜辭考之言丼者十九言不丼者三十四言其丼者十七言不其丼者一言亡其丼者一言勿丼者一言㞢丼者僅二見是亦明明爲自動詞而非抽象名辭故釋囚而以爲𢦔害之義亦不適也民國十八年山東滕縣安上村曾出土大批銅器其壺中之槨即作井形余疑古者一般之棺槨皆作井是丼字所从之井固不必爲井而所从之人由疾字作疒知其當爲卧於棺槨之死人也且丼字常與疒字同見因疾而死丼其爲死字至明中略卜辭别有𣦵字象人跽而拜于朽骨之旁當即後世之死字然其義實爲屍體之屍饒炯曰「死即尸之或體人氣滅則身僵卧故尸从人

横之指事人離氣則骨肉朽腐故死从人从歺會意如葬下說「藏也从死在茻中一其中所以薦之」其說藏也者非以死即尸何得云藏其說从死在茻中者非口以死即尸何得云在其說一其中所以薦之者非以死即尸何得云薦自以尸專名已死之軀又因其身没不覺如器物之設列而又訓爲陳也則死亡之死遂與尸身之尸同字分義即人遂不知死即尸字或體屍又合二爲一也口訂部首「蓋冉字本爲生死之本字及本義湮晦乃借屍體之死字當之則造一从尸从死之屍以爲屍體之字然在甲骨文中生死之本字皆作冉則至爲明顯」見商史論叢初集第四冊釋冉

按胡氏推衍丁氏之說釋冉爲死其說甚是惟謂卜辭之[甲骨文字形]爲屍體之本字則有可商卜辭[甲骨文字形]字仍爲自動詞非名詞也前引原文見屍體字本無正

字漢人多叚死字為之此漢葬磚中常見「某人死在此下」即屍在此下也許書葬下說解明以死為屍乃漢人通習並尸字乃象人坐形與席地而坐者不同殆古東夷坐姿如此故古文以尸為夷也故許書引申訓陳屍則後起之屍體專字卜辭亦叚𣦵為屍說見上

楊樹達曰「說文死字自來說者皆以死為生死之死認為動字其實非也今按死為名字謂屍體也字从歺者說文「歺列骨之殘也」蓋精魂去而體魄殘存則為死故字从歺人此徵本字之構造者一也文茻部葬下云「葬藏也从死在茻中一其中所以薦之」一以薦死茻以藏死皆謂屍體也此徵諸他文之構造者二也左哀十六年「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呂氏春秋離謂篇「鄭之富人有溺者人得其死者富人請贖之」漢書陳湯傳「漢遣使三輩

至康居求谷吉等死」。酷吏尹賞傳「安所求子死，桓東少年場」。諸死字皆即今屍字，顏注皆以尸訓死是也。此徵諸經傳子史之義訓者三也。近人端方藏陶齋藏甎記載漢城旦張護葬甎云「城旦張護，永元六年十二月十四日物故，死在口下」。「缺字是死字」。此徵諸漢代實物之用字者四也。至說文尸部有屍字云「終主也，从尸从死」。夫死从歺人，而復以卧人形之尸字會合成文，殊為重累。蓋死本謂屍，後為生死之義所奪，故復造从尸从死之屍，猶之益之形義為水溢出於皿上，後為增益之義所奪，故復制从水益聲之溢，而訓為器滿，其例正相類爾」。詳見積微居小學金石論叢二二葉釋死

按屍字如古有本字，當象卧人之形，而古文宿字作𠈣，疒字作𤕫，皆象卧人之形，如屍字亦作卧人之形，是死生無別也，故古文即假死生之死字為之

从字象人拜于朽骨之旁會意从生之。别昭然閱視而可識楊氏謂為㞔體本字似有未安至所引諸辭例均殷从為㞔亦未足以証其逕為本字也且甲文𣦸字實用為生死字與丼字同至甲文𣦸字二例其一殘泐惟「夕𣦸」連文似亦為生死字他辭「卜𣦸」連文胡先生謂殷从為尸是也

又藏五、三、辭云「[甲]申卜貞旬亡[甲]有疾旬又二日[乙]未亡允亡[甲][有][疾]百日又七旬又[辛][日][庚]寅亡亦有疾□夕亡丙申丼」（所缺之字據唐蘭天壤文釋六葉下所引）

補 此為亡序歷述疑獲疾之經過先後凡百九十五日為一顧為完整之病歷而其結果亦仍不免於死亡之命運此辭之丼合釋死外固無一能與辭意相當者此為丼當釋死之又一明證也

按此乃繇兆之繇之本字象契骨呈兆之形上端之作乚若ㄩ者亦骨之端面與占同意占說文以爲剔骨之殘也从丹冎」然冎骨字於卜辭及金文均未之見即其旁从亦未有見例當後起故占不得从丹冎案乃从卜象形古人卜以骨故从卜此與囙之别在一爲會意一爲象形其次於字音亦有一證戊辰彝曰「戊辰弜師錫肄𠦪日𠧢貝𠦪」即𠧢字曰爲廿字曰即囙之省凡𠧢數言若干卣乃殷周文通例此言「𠧢廿囙」乃假囙爲卣是則囙字亦確讀卣繇之音矣由形而言既象契骨呈兆由音而言復可通假爲卣則囙之爲繇可無疑慮詳見甲研釋繇

又曰「囙字余舊釋爲繇以其字象卜骨呈兆之形後于骨臼刻辭得「四矢㞢一𠧢」之一例林二卅十六釋𠧢爲冎謂即骨第𠧢即此囙字之草率者其

字簡略出之則為𡆥𠙵諸形因疑凡卜辭「亡𡆥」字均是「亡冎」讀為無禍但昔無確証今得本片此片疑乃斷然證實矣卜辭「貞旬亡𡆥」之辭不計其數然本片第三辭獨云「貞旬無火」火禍同紐而音亦相近古音火蓋讀如huai（燬）禍蓋讀如hua（化）故得通假是𡆥之為冎為禍確不可易矣因字入帝乙時代則代以⿰齒冎字其字以一獸形似犬而實非犬余初釋為獻今案實象形冎声乃猓然之猓也」見粹考一八九葉前一卷禍下已引此說又曰「作𠙵者當即冎字說文『冎剔人肉置其骨也象形頭隆骨也』冎骨同紐義亦相禪」見古代銘刻彙攷續編骨白刻辭之一攷察十葉下王國維曰「卜辭中屢見王𡆥曰之文𡆥即占之奇文亦即乩之初字」見朱氏文字編十二卷十一葉上引

柯昌濟釋㘝為凶，而謂𠧞為从悔从豕，殆即悔吝字。見殷虛書契補釋

吳其昌曰：「唐氏以為㘝即說文之卟字，事殆近是。然旬亡㘝之文絶無涉卜後問之義，唐說（定按：唐說見卜釋二葉。已見前三卷卟字條）殊為奮肌塗附。亡㘝之義，自與亡它、亡尤相等。然它義為蛇，尤之初義當亦蟲類象形。此㘝又為何物耶？㘝蓋象器皿之形，為盂為盦之屬，殆為上古陶罐陶甕之象形。卜辭又有「[字]」之文，㘝必為蛇虺之屬，又以㘝與蟲字連文，疑為儲蛇虺之陶缶之特名。」詳見武漢大學文哲季刊三卷二號二六二葉

陳夢家曰：「㘝之最初象形作㘝，象卜骨上有卜兆形。史語所集刊四本二分董作賓釋譚附繪殷虛卜骨作[圖]形，與卜辭㘝字相同，故知㘝者卜骨之形也。卜辭之㘝，其形類甚多，約而分之，有二大類：甲式作㘝㘝簡

作冎乙式作冎冎簡作冎由甲式衍變為金文明公𣪘「魯侯有冎工」之冎秦泰山刻石「男女體順」之「體」所从之骨从冎由乙式之衍變為金文過伯𣪘之過从冎魚匕「猾入猾出」之猾从冎秦興刻石之冎略同其左右兩直中斷說文「冎剔人肉置其骨也象形頭隆骨也」小篆作冎則由卜辭冎譌變且顛倒其上下矣冎之為過過伯𣪘从冎不从咼知古文咼本作冎口乃後加故知說文之過禍皆當从冎而過禍實冎之孳乳字也冎為卜骨之形引申為骨故小篆骨字从冎有肉者亦冎之孳乳字也骨之從肉乃其義符繁衍「冎音咼」「龍龕手鑑」「冎其九反」咼與咎聲近相假說文「咎災也」洪範「其作汝用咎」疏「咎是過之別名」是咎與過同義說文「禍害也神不福也」禍即過也卜辭凡言「亡冎」冎皆謂亡咎亡過亡禍也凡言「風不隹冎」藏一一八．一

「今日風冎」後上三一、一四「今辛未大風不隹冎」前八、一四、一 皆謂風不隹禍風禍也卜
辭冎又段為器名戩四六、三……「寅三貞冎三」明義士藏骨「癸丑三冎一槃
一口」冎即禍也說文「禍盛膏器从木冎聲讀若過」方言九「車釭齊燕海岱
之間謂之鍋或謂之錕自關而西謂之釭盛膏者謂之鍋」卜辭謂三禍一
槃與槃對言必器名無疑竊疑骨本中空古或有以之盛膏者猶今人之以牟角盛
物故謂之冎也後編下十七、九「己卯卜口貞今日啓王冎曰其啓隹其晦大
啓」與卜辭習見之「王固曰其雨」戩一四、六前四、二五、六等同例是固字亦或作冎明固之
音讀亦同于固固讀若咎則固聲亦當近之然則固者叶字也說文「叶
卜以問疑也从口卜讀與稽同」又曰「稽留止也」「𥢶稽𥢶而止也从稽省咎
聲」是稽𥢶一字而稽亦咎聲故卜辭固以冎咎聲與說文叶讀若稽同又

卜辭屢言「王固曰其□」，皆問疑之辭，故固卟應是一字。晚期卜辭「王固曰」之固皆作𡆥，从冎从卜。案骨臼辭云「七乂又一（」後下、三十、三，又云「四乂又一冎」林、二、三、四、一、二，是冎即（（者，象卜骨橫剖面之形。殷之晚世合二者為𡆥，其字仍讀為咎，即說文之卟，訓書之稽。又晚期卜辭「亾𡆥」之𡆥皆作□猒，从冎从犬，犬即狗也，狗咎音近，乃聲符。猒仍讀若咎。總上所述，卜辭之冎象卜骨之形，讀若咎，故同音假借為咎。孳乳為過，為禍，加義符肉為骨，為肯。又孳乳為楇，為鍋，為器名。卜辭云冋生冋降冎，冎為名詞。冎加口為固，為問疑之卟之專字，為動字。卜辭固又有作𡆥者文錄十七，附象龜殼之形，讀若龜，龜咎音近」。見考古社刊第五期十七至二二葉釋冎。

戴蕃豫曰「殷栔中古語有亡𡆥亡猒諸辭，猒字从𡆥，必先識𡆥字之形聲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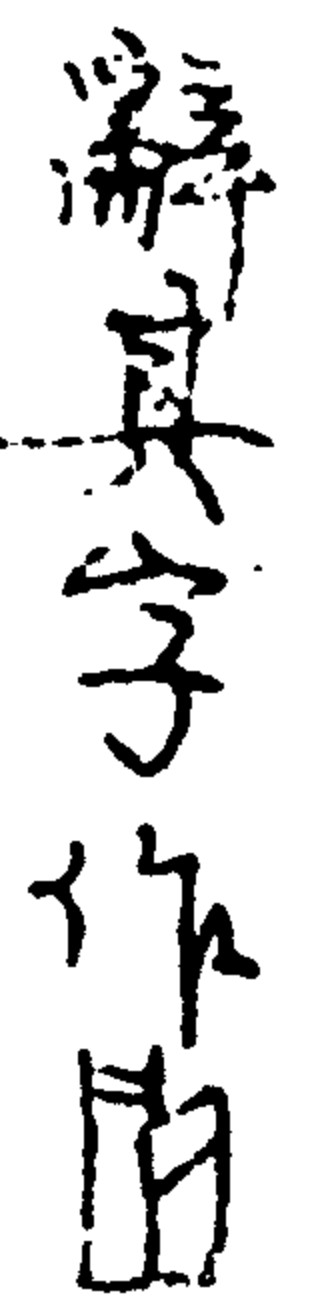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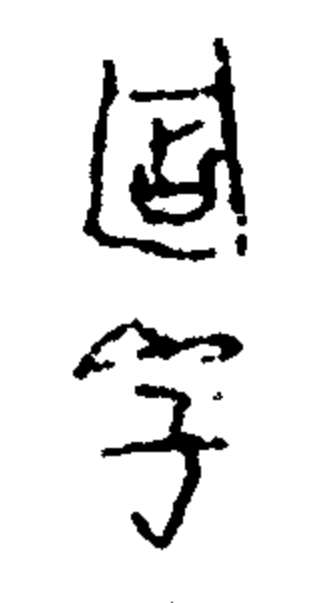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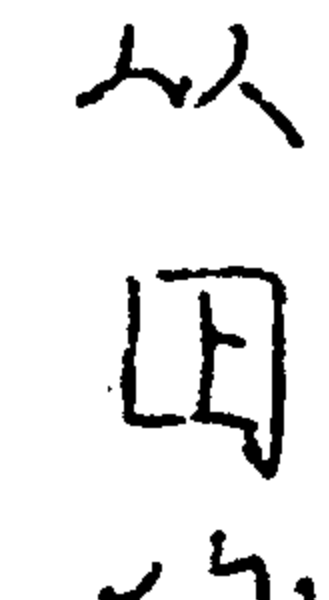
然後䀣字乃可得而釋攷⿴囗卜字之見于卜辭者簡體作⿴囗卜繁體作⿴囗卜其變也作□若□其省也作□若□他若金文秉尊之□旅虎簋之□貞文之□戊辰彝之曰王命明尊□疑並是⿴囗卜之異文徵諸舊釋凡有六說華石斧釋卟一也葉葒漁釋□二也商承祚亦同華氏釋卟三也唐立厂氏讀卟四也郭鼎堂氏釋咼五也王國維氏疑與咎同六也饒宗頤云卟字卜辭作□戩四七、四云。□丙鼎□从口从卜據畫明晳卜古文作□此作H者與說文合此乃契刻時契乃偶上引耳是卜辭本有卟字與⿴囗卜字有別華商唐諸氏之說胥失之矣□字篆文作□與⿴囗卜⿴囗卜□諸形相去甚遠葉氏既以⿴囗卜為□从戶从犬舊釋戾謂字偏旁矣舛又以□字釋之其說實自相剌繆矣郭說最辯然攷之故書疏記罕有以亡繇連文為休咎之徵者唯王

氏之說最為精當攷篇海「𡆥音舅」龍龕手鑑「𡆥其九反」古文四聲韻有佃字从𡆥夏氏書人多非之然相承有𡆥字必無疑从口从卜卜象龜甲上兆璺縱橫之形口象兆域後世謂之體卜辭中之亡𡆥連語也釋舅不可通當是咎之本字荀子臣道篇「晉之咎犯」左傳作「舅犯」儀禮士昏禮「質明見于舅姑」鄭氏注「舅古文皆作咎」穆天子傳「咎氏熙晏飲毋有禮」咎氏即舅氏是𡆥為本字咎為後出舅為假借若然者卜辭之亡𡆥即周禮易之無咎矣亡咎之咎故經訓或為過或為災或為病或為罪或為厲或為害或為謗憂之義文異不可執一故凡天象水旱禮祭人事之屬大而刑戮征伐小而行止往來靡非籍卟卜以定休咎是以先咎之屬見于卜辭及周易者不一而足也至言𡆥之辭例間嘗綜覽殷契得十有九例一曰亡𡆥二

曰有𡆥三曰隹𡆥四曰其𡆥五曰□人名𡆥六曰大𡆥七曰在𡆥八曰取𡆥九曰亡𡆥若十曰一人𡆥十一曰㞢𡆥十二曰其㞢𡆥十三曰弗其𡆥十四曰不其𡆥十五曰不至𡆥十六曰降𡆥十七曰出𡆥十八曰其有𡆥十九曰作𡆥殷契亡⿰目犬之⿰目犬从𡆥疑即𡆥之繁文」見考古社刊第五期殷契亡𡆥說原文見該刊二三至四十四葉此係節引

唐蘭曰「卜辭亡𡆥亡⿰目犬之文王固王𡆥之語數盈千百諸家所釋極魚龍曼衍之觀然既未盡通其詞例又不詳考其字體望文生義不求會通且如華氏以𡆥為卟⿰目犬為狐柯氏以𡆥為凶⿰目犬為悔葉氏初謂𡆥為⿰目犬後又以𡆥為凶⿰目犬為庚且最餘⿰目犬字異體謂其偏旁非𡆥字此皆昧於詞例之相同與字體之有變遷者以董作賓氏斷代例推之亡𡆥與王固當為前四期所同亡⿰目犬王𡆥則第五期帝乙帝辛時物也余嘗得拓本其卜人有名⿰目犬

者其從囚之顯然則囚變從犬作猷而固又變為圂是不僅四字之形有關聯其聲亦必相近也猶幽悔之屬與字形了不相涉唯以殟為戾與字較近故頗有從者然殟為戾則囚將為戶固不能通也郭氏先釋囚為繇謂由形而言象栔骨呈兆由音而言可通假為卣然繇囚之形相去絕遠因謂囚字已失傳而以墨子耕柱『言兆之由』之由字為囚字之誤其次又以𢧢用例與囚全同而定為一字謂以聲類求之𢧢當為猷之別構而卜辭有獻字作𢧢或作𢧢𢧢獻殆非一字因謂𢧢𢧢𢧢俱不從犬而從鼠而以猶為鼬鼠囚以𢧢為從囚鼬聲或𢧢省聲囚之繁文更謂繇為周人所造以代替囚𢧢之用而周字則釋乩謂從囚乙固則釋卟謂從囚口與從卜同綜觀所釋蓋分四字為二系囚較勝於華柯余諸說然釋周為乩

從□之字又釋爲何字也由形體論之釋□爲冎不可移易然則□不得同釋爲冎明甚（陳夢家君謂□□實一字然余尚未見此兩字間有若何之關係）郭氏之於□字始終爲象骨形之觀念所誤不知□之或體不從卜而作□□等形者顯然非骨形也陳夢家頗支持郭說而謂□即象卜用獸骨之形今即不論□之兩直筆必高於橫畫不類骨形而冎字固不得象卜骨之形何則文字源於繪畫非一人之力所能創造者骨肉毛羽隨所見而象之豈必有卜用之牛胛骨始制冎字哉五音篇海之類不足引據□之音義焉知非冎之譌字也吳氏謂□爲瓦缶之象形雖難徵信然其以□□等形爲象器皿之狀且引李濟殷商陶器初論兩瓦罐其一作[圖]形（第一形）又一作[圖]（第二圖）爲證爲諸家所未及其卓識亦不可泯沒李文於兩者各異甚說本諸吳

大徵。蓋緣古𠱩字象兩手奉尊形，因推知其器不作平底而作圓底，其說至爲精確。惟𠱩字象兩手奉酉，酉即古酒尊字，耳酉與卣聲相近，爾雅「卣，中尊也」，然則卣是尊之屬，其字形當與酉之作酉者相近。卜辭𠙵、卣諸形與尊形略同，而爲平底，有似李文中第二圖之瓦罐緯彝」。叀曰「又𠙵」讀爲卣，則𠙵即象卣形無疑。余即考定𠙵象卣形，則與𠙵有關之字及其在卜辭中之讀法可迎刃而解矣。然尚有一事宜注意者，𠧩字象卜在𠙵中，吳氏謂𠙵、𠧩同象器形，實誤。郭氏之所以訓𠧩爲契骨呈兆者，蓋謂卜象兆璺之狀，故不得不謂不謂𠙵爲契骨，及其釋𠙵爲咼，則又略去從卜一點而不問矣。余按卜象筮筴之類，或即蓍策，本與龜兆無涉（定按：唐氏說卜已見前三卷卜字條）。𠧩爲卜在卣中，當讀卣聲，書傳通借繇，或由爲之，本當爲卜所得吉凶之象，引申之

則爲象之繇辭矣占字从口从卜爲見卜象而以口占之然𠙵之與占其事至近聲亦相轉猶卣之爲尊卣之爲倉也卜辭𠙵即卣字用法有八最習見者爲㞢𠙵亡𠙵等辭其字作𠙵𠙵𠙵𠙵𠙵𠙵等形或作𠙵與卣相近其讀皆當借爲咎王國維引易「雖旬无咎」以釋卜辭之亡𠙵或亡𠙵最確卣咎聲相近書曰「非予有咎」有咎即㞢𠙵也其次爲𠙵凡𠙵𠙵之辭其字作𠙵𠙵𠙵𠙵𠙵𠙵𠙵𠙵等變形甚多學者往往以爲非一字其實作𠙵𠙵等形本狀卣之有流𠙵或作𠙵甚所从之𠙵形最爲傳神此類均其縮變也卣凡郭讀繇盤非是或釋骨盤尤屬可笑余按凡卜辭讀爲同卣同之卣當讀爲迪尚書攸字漢書多作迪是卜辭之卣凡即古書之攸同尚貢「漆水攸同」「九州攸同」詩「鄭蕭萬福攸同」文王有聲「四方攸同」可見

為習語攸與猶猷通攸者維也攸同即維同故卜辭習見之卣凡有二一卣當讀為猷同有疾亦即維同有疾三曰卣告昔人或誤以甴為豆字雖非然可見其為器形也卣告當讀如猷告多士曰「王曰猷告爾多士」多方「猷告爾四國多方」可証四為「四ㄨ㞢一[glyph]」之文[glyph]即郭氏誤釋為骨者余意當釋為四帇有一卣卣讀為猷說文「隴西謂犬子為猷」卣幼聲極相近卣義殆為帇之幼者五為「三奐三圓[glyph]三」（戩、四、六、五）「三圓[glyph]一」（林、一、七、三）等辭郭沫若謂殷人於龜甲亦稱圓因讀[glyph]為鑄及鑽[glyph]為凹別謂鑽若干龜鑿若干骨也下繫以「自口」者志龜骨所自來（粹考、二〇四）按郭說假擬太多不可以圓从口即勹字亦即向字圓即是旬當釋為駒奐及圓他辭均用為人名此不知何義以向例推之似當以「[glyph]圓」「卣[glyph]圓」為句[glyph]為祖庚祖甲時之卜人名七為

「戊辰卜王貞取卣囚㞢事」卣為卣字疑讀作由八爲「今卣巫九备」及「今卣巫九囚」之辭卣當讀為繇若由亦即說文卜問之卟殷庚「不其或稽」漢石經作「不其或迪」迪从由聲則由稽之聲可相轉也囚字象卜兆在卣中當讀卣聲故卜辭多與卣通用亦即卟字蓋囚之異構為咼卣前八·一四·六移卜於卣上或又移卜於卣旁則囚可為卟有似从口矣卟在卜辭之用法有五其最習見者為亡囚㞢囚不隹囚至囚乍囚降囚來囚以及（某）囚不（某）囚之類皆當讀為咎與卣字同今讀如稽者殆由咎之聲轉也抑「王室亡亡囚」其後恆作亡尤「㞢來亡囚」其後恆作亡災則卟之讀稽或自殷世已然矣其字形作囚或囚者為最普遍二為才囚之詞如「隹甾哉才囚」前三·二二·六與「亡巷才囚」明八八疑並當讀為繇所得之象也三為人名如為「王囚曰之

辭其字作卣後下十六二或作卣後下十七九蓋後於卣字而前於卣字與卣卣分為兩系據此可證其本一貫也五為令田亞九卣之辭仍讀作與作卣同卣或作卣卣無多變體……然占辭之本義亡矣 定按自「卣或」至「亡矣」一段見前三卷占字條下引不贅

卣字之代卣字在第五期卣旁着丿象有器盛之酒医之作卣也其字或从卣作卣卣或从囗作卣等形俱與卣之作卣者相近此期中以此為王辭之專字而甚習卣之文反作卣三六本書故卣卣專行而卣卣廢矣」說詳天壤文釋第四至十四葉第五片釋文說長不能悉錄

魯實先曰「卣卣」諸文當隸定作由通假為咎為鞫詳見卜辭姓氏通釋之一東海學報第一期二葉廿三行又八葉十行

胡厚宣隸定作卣釋為禍見商史論叢四集一冊四二葉下

按說文「冎剔人肉置其骨也象形頭隆骨也」卜辭作上出諸形詭變至多諸家之釋此者亦紛紜糾纏試如唐氏所言極也龍曼衍之觀如釋悔釋胸段為凶胸胸上而呈卜兆形為龜胸之骨字未可發一笑諸說之謬可以無辨郭釋丹陳氏於冎之字形體之演變復舉例加以證明其說極是而唐氏疑之謂字當釋冎或讀為攸或讀為卟或讀為咎或讀為繇其意蓋謂卜辭之[glyph]與[glyph]均為一字以其所居辭例之不同而音讀各異按[glyph]當釋占[glyph]當釋卟字並从[glyph]冎而實非冎字已詳三卷占卟二字條下[glyph]實象卜用牛肩胛骨之形其與原物最肖者作[glyph]自餘詭變雖繁大抵為筆畫繁簡曲直小異而其形則仍與牛胛骨相似字上从口象骨臼冃象骨臼下就牛骨之生理部位言實當云骨臼上經整治後所具之坎陷其右側或左側作[glyph][glyph]形者卜用牛胛均於骨

臼下之一側鋸去直角形一小塊故作ㄴ亅以象之也其下作凵均下侈上歛亦胛骨之自然形狀今舉卜骨之照片一幀圖見下以與卜辭諸冎字相較則無待繁言而解矣其中从卜亦象卜骨呈兆形唐氏謂卜爲枚卜其說亦非已詳三卷卜字條下至唐氏謂骨肉毛羽隨所見而象之豈必有卜用之牛胛骨始制冎字是亦不然蓋骨之爲物既有人獸之別復隨其部位而異形長短方圓殊難舉商惟牛胛骨既用於卜事爲當時習見習用之物則先哲制骨字即於是取象實不

足異所謂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也冎即骨之初字小篆作骨為後起占字許訓列骨之殘卜辭作□作□正□□之繁體此亦可為□當釋冎骨之左證也占卟二字既皆卜事則其字从卜骨取象正理所宜然其字从口从冎卜骨 小篆从口从卜則从冎之省也冎或不从卜象未用之骨从卜者則已卜之骨二者實為一字字在卜辭凡數百見閒書偏旁其辭例其絶大多數皆當讀為禍唐氏謂王固曰之固亦作□後下十二或作□後下十七九即據以斷言□冎與固占為一字惟細審影本後下十二片之固作□疑是固字之未刻全者後下十七九片之固作□實不作□仍是固字漏刻一橫畫一直畫者二者皆非冎字自餘諸冎字絶無一用為王固曰之固者足証固字雖以冎為旁以𠙵二者絶非一字也今錄卜辭所見冎字諸

辭々例於下除少數當釋為人名或地名者外自餘數百條釋為冎讀為禍無不文從義順也其一曰「有冎」禍同下「亡冎」者四十三見珠一一五八、粹一二六四、藏二九、三、藏三六、一、藏二三一、一、藏一八九、三、拾十、十二、前三、二十、三、前四、三一、五三、前七、五、三、後下十一、六、後下十四、二、後下二九、十六、甲一、十六、三、甲二六、十、續四、二〇、十一、徵貞三十、錄八五〇、甲編二二七、三八四、八三八、三六〇五、乙一三三六、二四一七〇、六三八二、六三九〇、六四〇〇、六六九〇、六六九八、六七二八、七二〇五、七二三三、七三五八、七九〇〇、八四〇六、八四五九、八六九四、八七一三、八七一六、八八六〇、八八八、洪七五八、其二曰「旬亡冎」者九百餘見佚三三九、三七七(六見)三八五、三八六、九八〇、續三、四〇、二、續四、三七、五—四、四九、五、徵雜二九、三三、三四、錄五九—九三、天五—八、十一、甲編三八五、六五四七五八、八三三、八三九、二四二六、三六二五、珠一九七—二〇九、二一一、六九五—七〇〇、七三九、九四三、一〇一一、一二一四、一二一八、一二二三、一二二四、一二二六、一二三三、粹一九三、一四一六、一四四八、藏二九、一五五、一·六九、三·九六、二·二〇七、三·二二二、三·二四七、二·二六〇、三·拾十、十一、前一、二六·五、四一、八·六、三八、六·七、三九、二·後下三、八·十一、五·二五、十·菁一、一·三、一·四、一·五、一·甲一、五、一三·一、七、二·一、二七、十·戩二九、七·—三〇、七·

其三曰「旬亡𡆥」「夕有𡆥」者四十五見續、四、十二、一、徵、地、三六、錄、三〇一—五七、天一.二.十三.甲編、三八一.九六三.三四〇四.珠、五〇二.粹、六九〇.前、二、四、八.四、六、六.四、三八、六.五、十二、四.六、三八、五.六、大四.五.戩、二七、十三.其四曰「王賓𢦏福亡𡆥」者四見佚、四〇一.珠、七一四.一〇七四、後、下、三十、十一、其五曰「作𡆥」者六見續、三、十、六.徵、征、十八.十九.(與續三、十、六重出)乙、六八九五、前、一、二七、四.後、下、七、十一.其六曰「夢白牛隹𡆥」者一見徵、人、六.其七曰「降𡆥」者二見乙、六五九九、四、前、四、三九、一、其八曰「作兹邑𡆥」者二見徵、雜、七六.續、四、二八.四.辭云「亘串作兹邑𡆥」水流往敗都也辭貞其虫否從隘為災禍也亘其作兹邑𡆥亘其九曰「肖娩亡𡆥」者一見徵、雜、九四、此貞某婦生子是否有禍也其十曰「王夢隹𡆥」「王夢不隹𡆥」者六見乙、六三七一.六七〇七、六四〇八、七七七一、七八〇九、藏、一〇四八、二.其十一曰「王聽隹𡆥」「王聽不隹𡆥」者一見乙、七八二八、其十二曰「子𣴎隹𡆥」者一見天、五八、其十三曰「方來不隹𡆥」者一見乙、八〇七二、其十四曰「隹𡆥」者

一見（珠一七六）。其十五曰「往來亡𡆥」者三見（乙八八六四、藏二〇〇、六一、六九三）。其十六曰「雀亡𡆥（禍）南土𡆥告史」（名八、甲編二九〇六）。其十七曰「方𡆥馬」者一見（乙六〇七三）。其十八曰「在𡆥者」二見（珠一七二、乙八〇七二）。其十九曰「多吉亡𡆥多口亡𡆥」者一見（乙九八六八）。其二十曰「㞢𡆥不于壴出八人甾五人」者一見（續一、七、六、四）。其廿一曰「今日風𡆥」者一見（後上、三一、一四）。其廿二曰「多鬼夢不至𡆥」者一見（後下、三一八）。以上諸辭皆當讀為禍。又它辭當如讀如字，即骨之初字者。其一曰「𡆥同有疒」者十四見（續三、四七、七、四、一、一・錄五四七、五七九、乙七一六三、珠二七六、前五、十、一・七、二、二・七、二、一、二・藏七二、一・甲一、二、二、二〇、二、二、四・二、十、十・二、十四、六十・）。諸辭唐氏均讀為「攸同有疒」。攸同舊訓所同。凡經籍言攸同者其主詞均為多數，如禹貢「灃水攸同」言漆沮與灃俱从於渭也。「九州攸同」言禹濬川數土諸水既平九州所同也。詩蓼蕭「萬福攸同」言「萬福之所同皆得歸聚

「之」傳孔疏也。文王有聲「四方攸同」言為天下所同心而歸之也。而卜辭「冎同有疒」之文其主詞均為一人無在一人以上者則不得釋為攸同甚明竊謂冎當讀如字即骨之古文同當讀為痛（同痛古音同在九部）謂某人骨痛有疾也乙、七一六三辭云「帚好冎同有疒」同版它辭云「王其疒冎」如釋為疒攸疒卣均覺不辭矣其二曰「疒冎隹壱」疒冎不隹壱者一見（乙、三八六四）其三曰「王其疒冎」者一見（乙、七一六三）其四曰「冎同不其冎同」者三見（乙、五三一四、前、一、四三、六。後、下十七、十三）凡言「冎同有疒」「疒冎」「冎同」之冎均作𠛱無一从卜者蓋从卜之冎為卜骨之專字不从卜者則為凡骨之偁凡言「冎同」乃指人之疾病故字不从卜也其五曰「大牛冎」者一見（甲編、四三二僅殘餘三字蓋即謂大牛骨也）其六曰「取骨冎」者一見（續、四、二八、四辭云「旬字取冎往代弗其𠂤」冎疑即骨又或為方國之名不可確知）其七曰「卜冎」者一見（前、八、十四、六）辭

云「丁丑卜王貞令从父乃于卜冎古朕事十三月」「卜」「冎」二文相離頗遠唐氏謂是移冎中之卜於冎上者非是惜「于」上數文不可解未審是卜骨連文否也定辭冎字均為人名如「小臣冎」甲編二七八一、「帚冎」乙、七三四五、八六九九、「冎甯冊乎从」前七、六、一、「冎貞」前、四、九、六、後、上、十九、十五、甲、六三〇、一、鐵四六、十六又或為方國之名如「冎允其取女」乙、七一六一、綜之卜辭諸冎字釋為冎骨讀為禍於諸辭均可通讀至𡆥卟二字則為从冎之字當釋占若卟與冎非一字也

骨

按說文「骨肉之覈也从冎有肉」栔文不从肉即象牛胛骨之形即許書冎字亦即骨之古文說見前冎字條下不从肉冎字重文

夕　甲編一八二三

屈翼鵬曰「以卜辭骨字作□及衛鼎胤字作□證之當是肉字」見甲釋一三四葉一八二三片釋文

按說文「肉胾肉象形」小篆象胾肉連體之形象牲之本體中有其肋也契文與小篆相近屈說可从

膏

前、一、二九、四、 前、六、十五、一、 後、下、五、一、 新、二七六九、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膏从肉高聲』此从高省聲」見增考中五十五葉下

按說文「膏肥也从肉高聲」契文从高省聲或又从口字在卜辭為地名

補 商承祚曰「其从口者亦膏字與篆文畧近」見類編四卷十四葉下

九　前、四、十一、六

王襄曰「古寸字」見類纂正編三第十四葉上

葉玉森曰「按王釋未確」見前釋四卷十五葉下

按說文「肘臂節也从肉从寸寸手寸口也」小篆从寸許既云寸為寸口按寸為指事字从「一」指手腕上一寸處即醫家所云寸口也引申為尺寸字則肘字从之無義又不可以為寸聲蓋九字本無為肘之古象形字徒以假為數字之九假借之義專行而本義湮故更於本字加乚以示肘之所在於是本為象形者轉為指事矣至小篆更加肉字偏旁於形益複許君復不曉九乃肘之指事字遂以寸字解之从肉从寸以說肘字於六書不知居於何等易混九形與寸也辭云「囗寧貞囗予行从囗戠前肘」其義未詳

腹

藏 微雜事九六 甲編五八七

楊樹達曰「按復左从复右疑从人字蓋假為腹不安謂要有疾征與止同卜辭於病愈恒云征」見求義三十葉上

屈翼鵬曰「腹疑是復之異體返也」見甲釋九二葉五八七片釋文

按說文「腹厚也从肉复聲」上出第一形从身复聲第二形从人复聲並是腹之本字从身从人義同楊說是也惟謂「假為腹」則稍有未諦耳有身者腹部隆然墳起故腹字从之取義篆文改為从肉不如从身於義較洽矣从身复聲者當為腹之初文非段字也辭云「癸酉賓卜爭貞王腹不安亡征」征即延字辭言王腹有疾其不遲癒不愈乎楊氏謂征與止同亦似有未安第二文从人與从亻者有別屈氏云「疑是復之異體」似有可商以人與

胾

[字形] 佚、七三九、

商承祚曰「[字形]从肉从戈殆即說文訓大臠之胾肉祭也」見佚考八六葉下

按說文「胾大臠也从肉𢦏聲」栔文从戈疑當以會意解之大臠者切肉之大者也以戈加肉割切之事也辭云「甲辰卜口貞王方胾亡尤」商說是也

前八、十三、六、甲編三〇八五、甲編三〇九二、甲編三一、五三、
掇、四三六、新、四〇二九、

王襄曰「古刀字」見類纂正編四第二十一葉上
屈翼鵬云「又見三〇九二片與卜辭利初則等字偏旁之刀字形同當是刀字於此為地名」見甲釋三九九葉三〇八五片釋文
按說文「刀兵也象形」契文與篆文同

□

□ 藏、十六、二 □□□ 前、二、三、一 □ 前、六、十八、六 □ 前、五、三六、五、□□ 後、下、五、十五、□ 後、下、十三、六、□□□ 後、下、十八、八、□ 菁、九、五、□ 菁、十、十五、□ 甲、二、二十三、□ 甲、二、二六、七、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利从刀从和省古文作𥝢此或與許書古文合或與篆文合又或从𥝢與从禾同意許君云从和省殆不然矣」見增考中七十三葉上

商承祚曰「祚案卜辭中數見其利不利之語作𥝢亦知其爲利者文與前同殆篆文耳」見類纂編四卷十五葉上

徐中舒曰「利所从之勹彡諸形即力形之變象用耒端刺田起土形銅器將力旁土移於禾旁故小篆利或刀丿丨从但古文利及從利之棃黎犂諸字

仍是从彡可證从刀乃是省形利來母字自是从力得聲剌地藝木故得利義利所从之𠂤彡或讀爲勿勿利古韻脂部字國語越語以一物失利相叶故得相通勿之本義當爲土色經傳多借物爲之」見耒耜考集刊第二本第一分十五至十六葉全文見集刊二本一分十一—五九葉

郭沫若曰「剺字羅振玉收爲利字案字左旁从采采字一作穗从禾惠聲此言「剺左馬」上片言「叀左馬」同屬田獵之貞卜則剺蓋从刀采聲之字也叀古文以爲惠及剺字疑均假爲纏見卜通一五六葉下

又曰「剺字商承祚亦收爲利字案乃剺之異蓋亦假爲纏也」見同上一五七葉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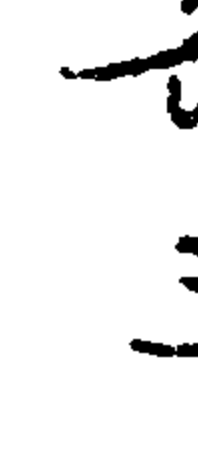
胡小石先生曰「案卜辭利字从勿省與古文合其省勿作刀者與篆文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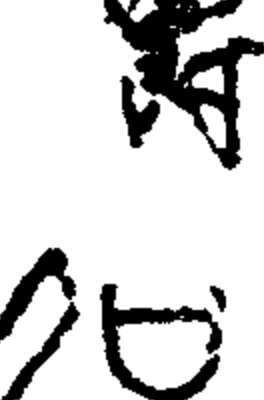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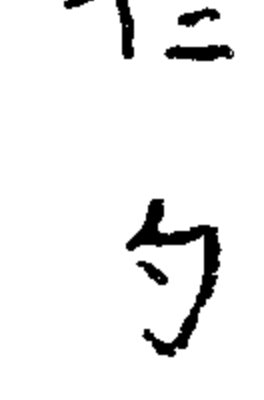
實為一字也。勿為雜帛，王國維斷卜辭勿牛為物牛之省，蓋物本雜色牛之名，後推之以名雜帛。統觀卜辭用物之文，如云「乙未卜□貞，□入赤馬其物不用。」（後，下，十八）以物與赤馬相對為文。又云「庚戌卜王曰貞，其物又馬。」之（後，下）亦以物馬對文。又或以犅利連文（前，十八，二）。犅為特牛，觀此數文，皆祭時卜牲之毛色，疑物本為雜色之牲，故其字以勿，由利之音推之，又知其與驪為一。見說文古文考

葉玉森曰：「本辭（前，二，二、）之犂物似當釋為吉利之利。」見前釋二卷四葉下

金祖同曰：「犂字吾友李旦丘釋為制，極碻。古文制作制、㓡、利，與此字之作犂物物物同。說文『制，御也。』『舊乙左馬衷其制』，猶卜骨『國為御』也。」見遺珠二六葉下

屈翼鵬曰「卜辭有𥝢𥝢等字羅振玉釋利其說甚諦 本辭作𥝢當亦利字 按利當是犂之初文從禾从刀其小點當象犂出之土凷也」見甲釋二七 二編二一三七片釋文

按說文「利銛也从刀和然後利从和省易曰利者義之和也𥝢古文利」此从段桂之說 各本古文作𥝢 契文利从勿實不从刀屈氏謂當是犂之初文其說是也許訓銛乃由犂之利引申為凡器之利也卜辭利字其義當為吉利辭云「其伐𢼸利 不利 其伐𢼸利 不利」前六、三六 言伐某方利不利也「甲寅王卜貞余其伐口方口 口利」前五、五、三 同片它辭云「王卟曰弘吉」利吉對文可證當吉利之意字又作𠜱其辭皆與用馬之事有關如云「癸丑卜𣅀貞左赤馬其𠜱不𠜱」藏十六、六 「庚戌卜王曰貞其𠜱左馬 庚戌卜王曰貞其𠜱右馬」

讀𥝢為惠，于聲韻之道雖可通，然不知字作「剢」者仍當釋「利」，「利」為會意「剢」則會意兼聲也，蓋𥝢、穗、利之字聲韻均同（古音並在十五部，且同隸質韻），故利字得从𥝢得聲也。且諸辭釋利並可通讀，已如上述，較之于氏釋惠訓順者，尤覺文从理順，故知此字仍當从舊說釋利也。

前、五、三九、八、 後、下、十三、八、 新、四九〇一、

按說文「初始也从刀从衣裁衣之始也」契文與篆文同辭多殘泐其義未詳前、五、三九、八、辭云「囗王初囗賓囗改」同片它辭「初令其唯太史寮」令其義似亦當訓始金文初字多見作 祈鼎 沈兒鐘 易仮比鼎 卻諧尹鉦 楚子簠 大簋 邾大宰簠 蔡大師鼎 姞口匋鐘與契文小篆並同例多不具舉

[glyph] 前四、三十、三 [glyph] 前、六、三七、七（與四三十三重出） [glyph] 前、六、三八、一 [glyph] 後、上、二六、四 [glyph] 後、上、二三、四 [glyph] 後、下七、十一 [glyph] 戩、四八、四

按說文「剛彊斷也从刀岡聲」（[glyph]古文剛如此）从刀网聲岡字亦以网為聲各家收此作剛是也卜辭剛或為人名辭云「癸酉卜貞剛其有疾」前、六、三或似為祭名辭云「壬申剛于伊奭」後、上、二或為用牲之名辭云「乙未卜其剛羊十于西南」後、上、二三、四二此與剛于伊奭之剛其義當同殆即剛牲以祭伊奭也卜辭剛疑亦訓斷也金文作[glyph]散盤[glyph]剛爵[glyph]但勺[glyph]楚王酓志鼎[glyph]楚王酓志盤[glyph]但戈[glyph]前二形或从士或从火為小篆从山所自偽後變形為六國古文許書古文所自昉也

副

按說文「副判也从刀畐聲周禮曰副辜祭疈籀文副」卜辭或假葡葡為副葡葡字重文說詳三卷葡字條下

刪 乙六二九八

按說文「刪剟也从刀冊冊書也」栔文亦从刀冊會意辭云「甲戌卜余刪于口」字為動詞其義未詳

刖 粹一二二三

郭沫若曰「辭云『甲子貞于下尸刖坙囲』『甲子貞于口方坙囲』下尸刖以口方例之當是地名」見粹考一五八葉下一二二三片釋文

按說文「刖絕也从刀月聲」絜文从刀从肉會意非从月聲嚴章福說文校議議云「此从月不从肉篆體當作刖」以絜文例之殆不然也卜辭刖為地名無義可說

𠟭

𠟭 前四、五、四三、二　𠟭 掇續三一九、

按說文「制，擊也。从刀弗聲」。契文亦从刀弗聲。辭云「丙辰卜爭貞制亡不若」乙、二六二六。為人名或方國之名。金文作 制 父辛卣　制 晉邦盦

〔補〕董彥堂先生曰「乙四七八辭云『癸亥卜貞旬一月昃雨自東九日辛亥大采各云自北雷延大風自西制雲率雨女翩日』。制，說文訓『擊也，从刀弗聲』。廣雅釋詁訓『斷也』。此辭言制斷其雲也」見殷曆譜下編卷九第四十七葉正面上欄

商承祚曰「祭父辛卣作制，與此同」見類編四卷十五葉上

葉玉森曰「森案乙辭六四四三六（按指前五、）𠟭字與丙辭某字右偏上接近，乃似制字。商氏誤釋」見前釋五卷四十八葉上

按他辭𠛱字數見商釋不誤乙、四七八辭云「大風自西𠛱雲」董先生引廣雅訓斷釋之極碻

制

制 前、五、三九、八

按說文「制，裁也。从刀从未。未，物成有滋味，可裁斷。一曰止也。𠜠古文制如此」。此辭云「制令其唯大史寮令」，葉玉森前釋以此辭與上辭連讀，釋制爲利。按本片兩辭中有間隙，不當連讀。制字影本不晰，其左旁當爲未字，利字从禾，當作𥝌，中直畫不當透出上左斜畫之上，故知非利字也。辭云「制令」當即王所作「教令」。曲禮「士死制」注「謂君教令所使爲之」，越語「君行制」注「法也」，獨斷「制書者，制度之命也」。此均制令之意也。此言「制令」，猶後世傳「詔曰」也。葉以「王制利令」連讀，截分上下辭，以「利令」連文，均覺不辭。且字形亦與利字不合也。

劓

劓 藏、二五〇、一、 劓 前、四、三二、八、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劓刑鼻也从刀臬聲或从鼻作劓』此作劓與說文或作合自即鼻之初字也」見增考中五十七葉上

瞿潤緡曰「从自从刀自鼻也說文或作劓」見殷契文編四卷十二葉下

唐蘭曰「按劓即劓字」見卜釋二九葉下

按說文「劓刑鼻也从刀臬聲易曰『天且劓』劓劓或从鼻」自即鼻之古文此从刀从鼻會意卜辭劓字所見兩辭云「㞢劓」前、四、三二、「丁巳卜亘貞劓牛爵」藏、二五〇、一 其義均不可解金文作劓 辛鼎 劓 齊侯鎛 與小篆同

𦉎

[oracle-bone form] 福六

按說文新附字有𠟻字云「解角也从刀易聲」卜辭假𣀓字為之𣀓字重文

說詳三卷𣀓下

[不刂]

後、下二八、十三、 粹、九三三、

从刀从不說文所無

[罘刂]

後、上、十五、四、 新、四三五四、

从刀从罘說文所無

[朱刂]

甲編、三五七五、

从刀从朱說文所無

[罼刂]

續存、一七八一、 粹、一一九七、

从刀从罼說文所無疑與罰同意幸象桎梏與刀均為刑具所以罰辠者辭云「弜叀[罼刂]于之若」粹、一一九七 其義未詳

⿰吉刂

乙、四六七八、

从刀从吉說文所無

⿰索刂

前四、八、七、 後上、十四、三、

陳邦福曰「索卜辭商本有𡨦𡨦𡨦諸形葉氏玉森殷契鉤沈考爲殷之索祭引郊特牲「索祭于祊」爲證說至可信福謂由正田索之繇文旁从刀有刈艸爲繩之誼與說文索字下「艸有莖葉可以作繩」之誼亦合然卜辭索⿰索刂各有專誼索爲祭名⿰索刂則地名考左昭五年傳云「子太叔勞諸叔索氏杜注「河南城皋縣東有大索城」見辨疑七葉下至八葉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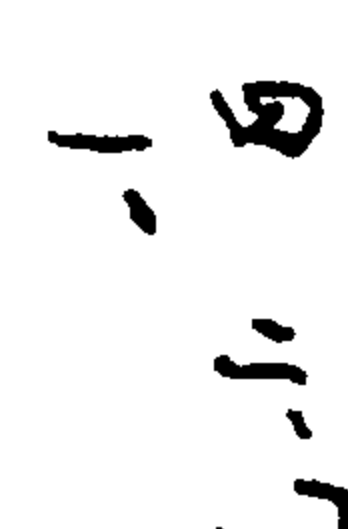
按从刀从索說文所無陳氏謂與𡨦爲一字非是𡨦乃𢦏字觀說詳三卷觀下此則从刀从索地名陳引杜注說之碻否待考

則 [甲骨字形] 前六、三七、六

⿰圓刂

从刀从且說文所無

[甲骨字形]拾六、十一、[甲骨字形]前一、四四、一、[甲骨字形]甲編七二八一、[甲骨字形]佚四二七、[甲骨字形]佚八九一、

商承祚列此於俎字下其說曰「从刀者疑亦俎字象操刀割肉也」見類編十四卷二葉

葉玉森曰「此字从圓从不可識他辭云『王其⿰圓刂敝鹿』拾十一、六、則似祭名又後下十五之「⿰圓刂或為同字」見前釋一卷一一九葉上

按字从刀从圓商謂象操刀割肉之形其說是也惟謂疑亦俎字則非俎象俎上有肉之形此則並刀象之應有別也辭云「王其⿰圓刂敝鹿」拾十一、廿六、疑段為俎牲也「癸丑卜衔貞王旬𡆥禍在四月甲寅彡日戔甲⿰圓刂祖乙宗」前一、

一、四二」辛巳王剮武丁中彔獲」于貞剮父甲集　乙酉卜其剮父甲集在茲先咸」佚八八九　兩辭剮字為祭名，疑即陳肉俎上以祭也」辛巳王剮武□彔獲白家丁酉囚」佚二七四　疑亦當讀為俎

剮

剮外、四五四、剮粹、一二二一

郭沫若曰「剮乃刀俎之象形文。全文父癸卣有[剮]徽，即此字之圖繪。疑是宰之異文。在此讀為則」。見粹考一五八葉上

魯實先曰「剮即俎之本字。於此辭外、四五四為方名」。見姓氏通釋之二　東海學報一卷一期三葉二行

按字从刀从网，予初亦疑與剮為同字，惟其辭例與剮全異，辭云「乙未卜辛貞剮亡禍　貞剮有禽」外、四五四「己巳王剮圣田」粹、一二一二　始知與剮有別，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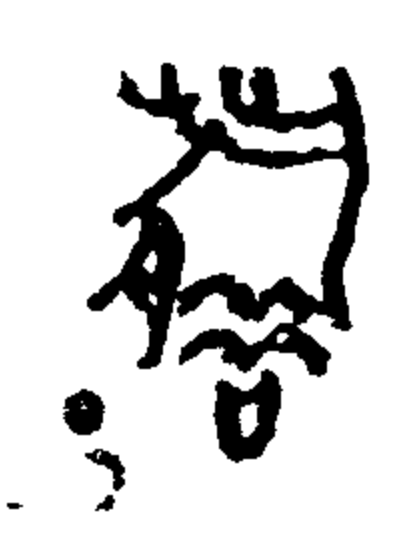
隸定作剛說文所無魯氏謂是宿字非是从刀與从人既殊囡又非象茵席之囡安得為宿字乎

前四、五一、一

孫海波文編四卷二七葉下收此作刃，無說。

按說文「刃，刀堅也。象刀有刃之形」。許以象形說刃字，蓋誤。周伯琦之說，舉以指事說之，是也。字在卜辭為地名。卜辭云「丁卯卜㱿貞王往于刃不冓雨」可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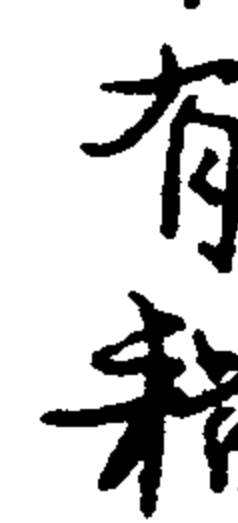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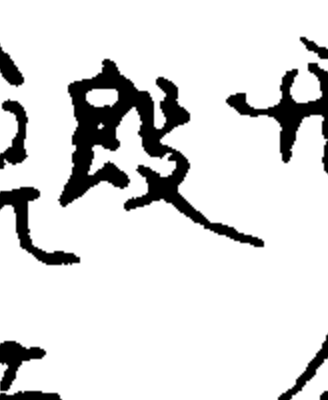
㓞

㓞 甲編、一一七〇、

屈翼鵬云「隸定之當作㓞。按汗簡及古文四聲韻並有此字作㓞，云『恪八切』。六書正譌謂即契字，其說可信」見甲釋一七〇葉一一七〇片釋文。

按說文「㓞，巧㓞也。从刀丯聲」。此與小篆同，惟原辭殘泐且漫漶不明，不詳其義。以字形言之，丯當即象㓞刻之齒，从刀所以契之也。地官質人鄭注云「書契取予市物之券也。其券之象書兩札，刻其側」。易繫辭注「書之於木，刻其側為契，各持其一，後以相考合」。此从丯即其象也。徐灝段注箋丯下云「戴氏侗曰『丯即契也。又作㓞，加刀，刀所以契也。又作契，大聲。古未有書，先有契，契刻竹木以為識，丯象所刻之齒』。灝按戴說是。後漢書張衡傳曰『斯契船而求劍』，李注『契猶刻也』」。契當訓為刻，㓞从刀，自是刻畫之義而

丯為刻齒之形可觸類而知……丯音古拜切㓞音恪八契音苦計一聲之轉也徐說是也㓞栔當為古今字

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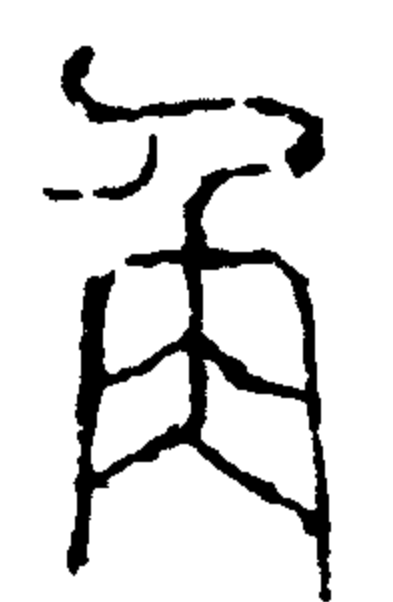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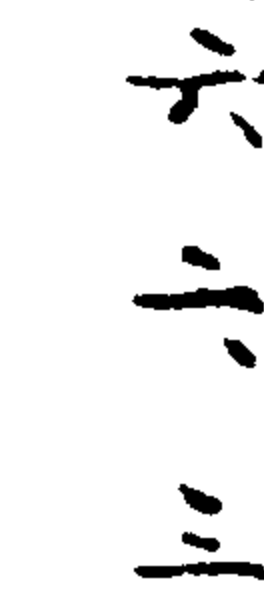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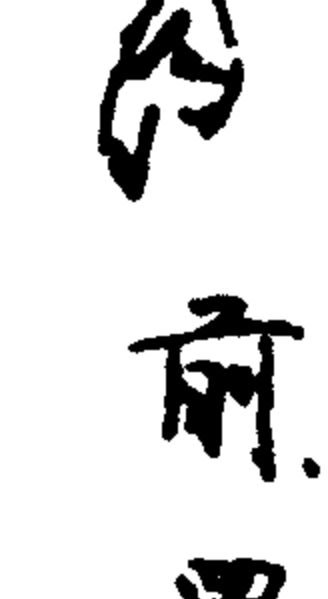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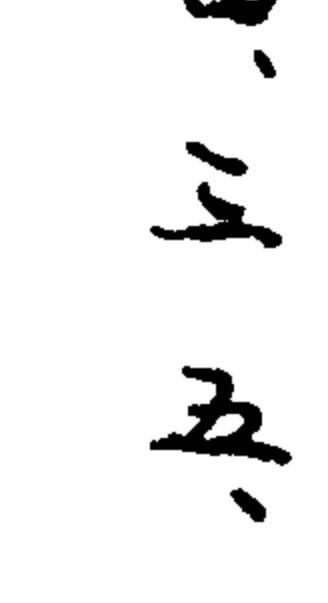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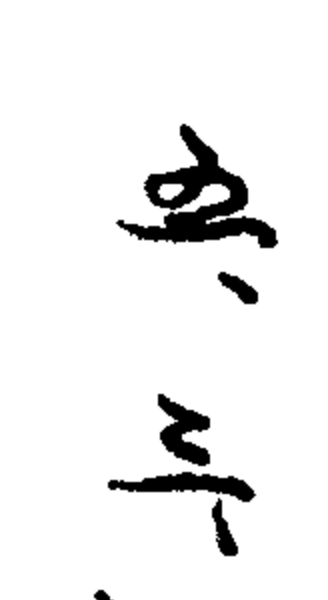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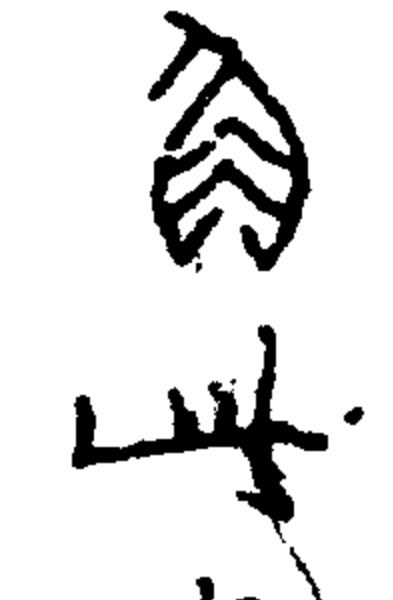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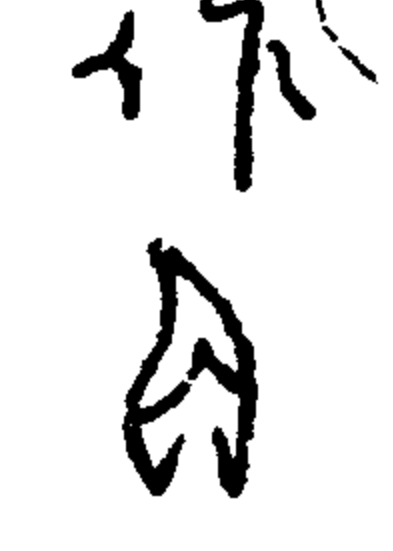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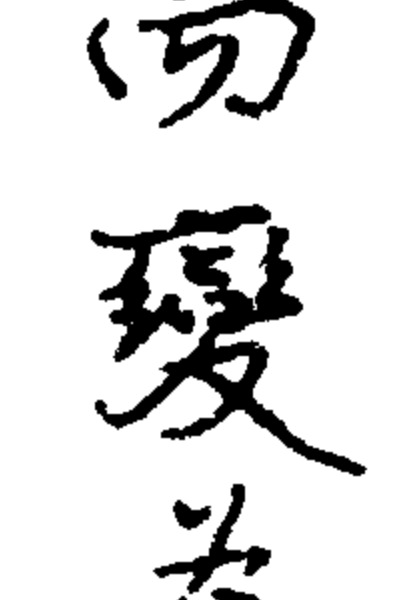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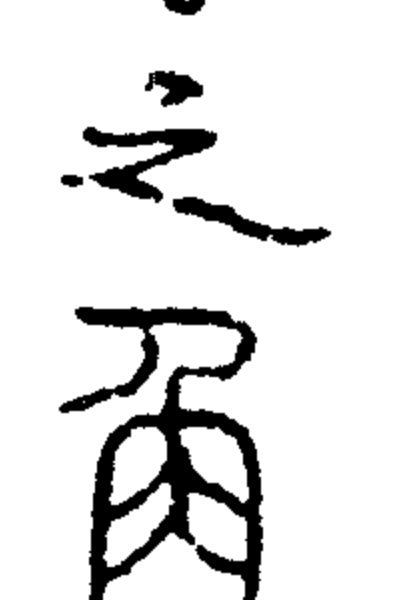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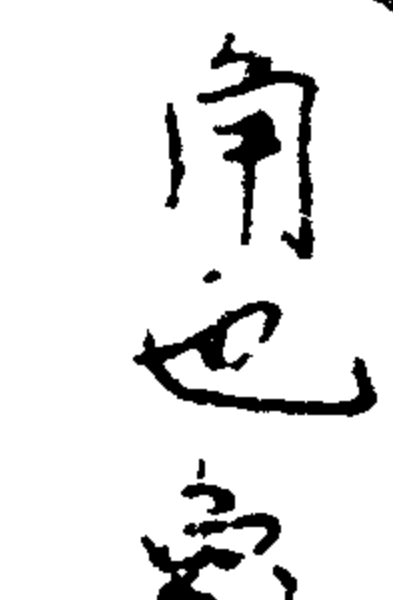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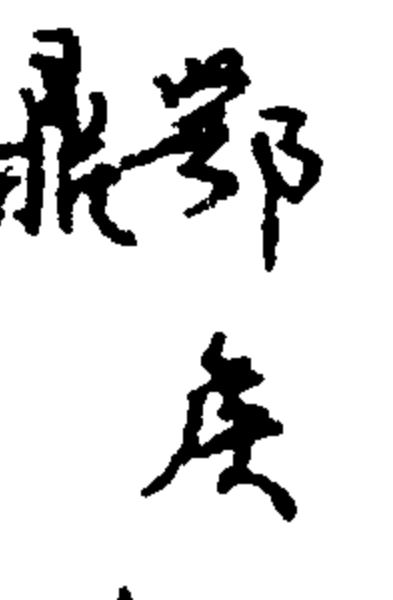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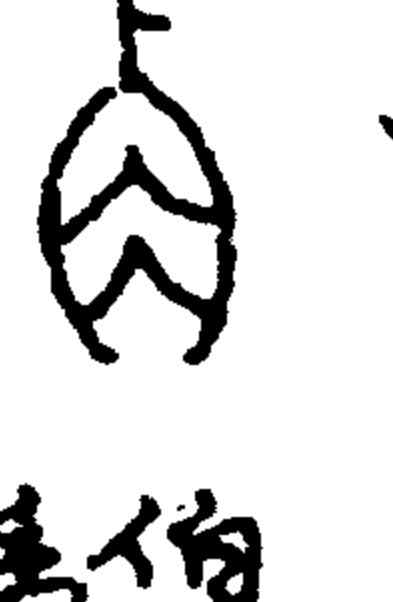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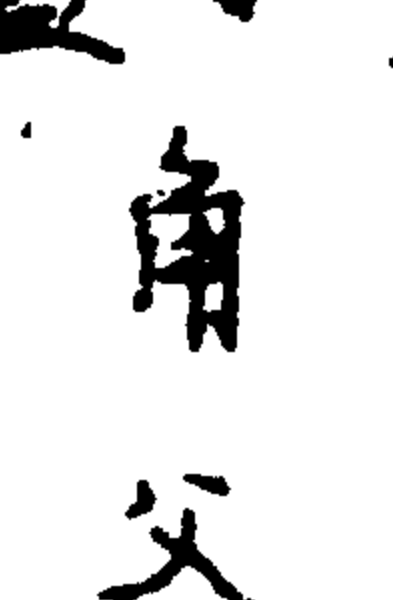
[oracle form] 前六·十七·五　[oracle form] 前六·十七·六　[oracle form] 前七·十五·三　[oracle form] 後下二八·十六　[oracle form] 菁十一·十九

羅振玉曰「象人持帚埽除之形當爲掃之本字說文作埽从帚土殆爲後起字變象形爲會意矣」見增考四十八葉上

陳邦福懷曰「按耤鼎耤字作[glyph]从[glyph]从卽昔字則所从之[glyph]必爲耒字無疑卜辭桉肖象于人下增足形耳卜辭及鼎文人手所持推者卽許君說耒字所謂手耕曲木也段氏據廣韻刪手字大失許君之意矣急就篇顏注『手耕曲木也』古者僅作耒當即本之許君益足證段氏刪手字不可信卜辭所記耒臣蓋殷之農官也」見拾遺四葉

余永梁曰「此耤字甚諟鼎文耤農之耤可證象人執耒之形新獲卜辭寫

李。之小牧亦同字」見新獲卜辭寫本跋

徐中舒曰「偏旁从耒的字在甲骨文裏中有耤字作□□諸形羅振玉以爲埽字未確令鼎云「王大耤農於諆田」字作□薛尚功鐘鼎彝器款識載鼎「令女作𤔲土司徙官𤔲耤田」字作□王俅嘯堂集古錄載同器鼎載耤字則作□从昔聲確是耤字令鼎與甲骨形製尤近」甲骨文耤字諸條「己亥卜口令吳口耤臣」前、六、十七、五「己亥卜貞令吳小耤臣」前、六、十七、六「口耤受年」前、七、十五、三「庚子卜貞王其萑耤𢦏往十二月」後、下、二八、十六、耤受年明是卜農事之辭小耤臣疑即殷之農奴亦即晉語之隸農」見耒耜考集刊二本一分十二葉

郭沫若曰「按羅說於字形不合卜辭耤字作□□諸形決無作才長之形

履。後漢書明帝紀注引五經要義云「藉，蹈也。言親自蹈履于田而耕之也」。顏師古漢書文紀注引臣瓚說「藉謂蹈藉也」。藉、耤古通用字，或轉為踐。淮南子主術訓「一人蹠耒而耕，不過十畝」，又齊俗訓「脩脛者使之跖钁」（太平御覽引作鏵）。鹽鐵論取下篇「從容房闈之間，垂拱持案食者，不知蹠耒躬耕者之勤也」。又未通篇「民蹠耒而耕，負擔而行，勞罷而寡功」。跖、蹠古通用。淮南高誘注「跖，蹈也」。此可證蹈履為耤字正解（論語「民無所措手足」，即以此義引申）。後來耤字為借義所奪，詩載芟序鄭箋「藉之言借也，借民力治之，故謂之藉田」。風俗通祀典「古者使民如借，故曰籍田」。因別造一踖字以為蹈履之踖，耤為蹈履故得引申為薦於他物之下，意如下凭藉，或謂「藉用白茅」（易大過初六）之類，是聲轉為苴，如漢書郊祀志云「江淮之間，一茅三脊為神藉」，而終軍傳則云「苴以

白茅于江淮。曲禮云「凡以弓劍苞苴簞笥問人者」鄭注「苴，藉也」又轉為助，如孟子滕文公上云「助者藉也」又轉為鋤為鉏，如說文引孟子「商人七十而鋤鋤藉稅也」又周禮春官司巫注「杜子春云『蒩讀鉏，鉏藉也』玄曰『蒩之言藉也，祭祀有當藉者』」凡且聲字多與藉相通，祖祝之稱，鉏鋤之名，當即由耤轉變而來」見耒耜考載集刊二本一分五十二至五十三葉

葉玉森曰「陳氏釋耒已近，余氏釋耤較塙，惟謂小篆為同字似非，徐氏耒耜考說耒形尤精鑿，舉證亦六通四闢，郭氏證明金文諸耤字，使宋以來之聚訟一埽而空，洵為妙悟」見前釋六卷十八葉上

按說文「耤，帝耤千畝也，古者使民如借，故謂之耤，从耒昔聲」此以周制說字，使民如借之說亦以音近為訓，其朔誼當如徐中舒氏所說也。卜辭耤

字除徐文所引一辭外它辭云「王耤田湄日不冓大風」一甲編、六五、以殷時已有王親耤田之禮「从耤喪雀其受有年」三甲編、一六九、喪雀並當為地名言从耤似為王臣从耤也「己亥卜貞王往雀耤征往」四甲編、三二〇、以上辭例之雀當為地名釋觀亦可通「丁酉卜㱿貞我受甫耤在姢羌三月」五乙、三一四、「丁酉卜㱿貞我耤其受甫耤在姢羌」乙、四三〇六、言受耤與受年辭例同則耤已非耕作蹈履之義似已轉為農作物之代稱「丙辰卜宒貞乎耤于隹受有年」乙、四〇五七、「囗申卜宒貞乎耤生」乙、七三九六「囚貞不乎耤𠣪耤于名合高不囗禍」乙、七八〇八此均耤之本義「囗亥卜王㞢乎宒耤循其受㞢又」佚、九六六、續、五、六、四、辭義不明乙、七三九六耤作𦔳為金文作𦔳毛公鼎𦔳井中盉殷𦔳生井師殷兎者所自謂非如郭說之从丘井也令鼎截殷二文見徐引與卜辭同但增昔為聲符耳

角

藏六六、三　藏七一、三　前四、三五、二　前四、三五、三　菁一、一

甲、六十六、五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角，獸角也。象形，角與刀魚相似。』石鼓文作，此作皆象角形，以象角上橫理。橫理本直，文字作曲形者，角為圓形體，觀其環形，則直者似曲矣。許君云『與刀魚相似』，蓋未知以象角之橫理也。」見增考中三十一葉上

唐蘭曰：「右角字。象形，由形而變為（見雜卣、刻石），更變而為小篆之。說文遂誤謂『與刀魚相似』矣。」見文字記七十二葉下

按：說文「角，獸角也。象形，角與刀魚相似。」謂上半象刀，下半似魚也。契文象形，唐說是也。卜辭角為人名或方國之名。金文作（鄂侯鼎）、（伯角父盉）。

甲骨文字集釋第四

叔角文盡已與篆文近似

解 [oracle form] 後下二一·六

王國維曰「[oracle form]字舊釋為解疑以从兩手判牛角與从刀判牛角同意」見類編五序一葉下

商承祚曰「說文解字『解判也从刀判牛角也』此象兩手解牛角〃象其殘靡卜辭从又之字或省从𠂇與刀形相似而非刀字也卜辭从[oracle form]篆文又省从又由又之省作𠂇遂與刀形相混矣」見類編四卷十六葉上

唐蘭曰商釋此為解王氏極賞此說以為神悟其實非也凡麋鹿之角自解牛角必操刀判之說文解訓本不誤古鉨印解字多从刀以字形求之从牛从[oracle form]當是[oracle form]聲字[oracle form]本作[oracle form]已象雙角不應更作角形故知非象意字也[oracle form]及[oracle form]字今字無之[oracle form]象兩手持角以象意字聲化例推之當為从臼角聲尔

雅釋器「角謂之觷」說文無觷字徐鉉新修十九文有之云「治角也」疑本當作角矣犅从牛角觷聲者當即犅字或作𤘽尤與卜辭作𤘽者近說文無犅𤘽字古鉨印習見𤘽字玉篇犅同觸𤘽古文是許氏偶遺也犅𤘽當从牛角聲此从觷聲同見文字記七十四葉下至七十五葉上

陳邦懷曰「此字从𦥑從角從牛疑即觸字玉篇集韻觸字古文皆作𤘽按𤘽字從角從牛觸誼未顯疑已省𦥑卜辭作𤘽當為𤘽之初字從角从牛象形從𦥑𦥑會意蓋牛角觸人人以兩手拒之觸誼乃顯𦥑亦聲也羅參事云象取牛角(見同編待)僅以意說字形未得其誼與音矣」見小箋二十四葉下

之从臼其義爲說文訓叉手之臼而從手與從刀義可相通也證之典記解方當即周之解邑（左昭廿二年）在今河南洛陽縣若晉之解梁在今山西臨晉縣距殷虛懸遠當非卜辭之解方也」見新詮之三第二〇葉

校說文「解判也从刀判牛角一曰解廌獸也」契文此字唐氏釋解甚是唐氏謂牛作𠂇已象雙角不應更作角形是有蔽之言也如人作𠂉象人側（解之从角与）立之形其上已象頭形遂得謂頁字之上不應更作𦣻首形乎蓋頁字从頁見字从目聞字从耳事出一例乃就字義之重要部分加以強調耳至从刀之解是否爲从牛之譌抑本爲从牛後乃更制从刀之字說俱可通勿泥可也魯氏謂从手从刀者是一字之異體似有未安（掛剔二字謂其義近則可謂是一字之異體則有可商也）本辭殘泐解字是否方國之名亦未可必也

觳 前一·十一·六 後下·三三·三 甲一·二六八

商承祚曰「祚疑即觳字之省」見類編三卷十五葉下

葉玉森曰「森桉从角从殳象持物擊角形說文殳部（定桉當作角部葉氏誤引）觳盛觵卮也一曰射具从角㱿聲又㱿从下擊上也从殳声聲㱿觳為古今字初誼當為擊角它辭云『令般則般』似為商臣名或官名」見前釋一卷六十一葉下至六十二葉上

孫海波文編三卷十四葉下收此作般以為說文所無字

陳邦福曰「嵩壽釋作般即觶之古文周禮考工記云『梓人為飲器觚三升』鄭注『觚當為觶』疏引鄭云駁之云『觶字角旁支汝潁之間師讀所作今禮角旁單』福閑悟卜辭之般為說文所無實觶之本字所謂角旁支正卜辭

从殳之誤，所謂汝潁之間師讀所作「正用三代相沿之真古文」，見瑣言三葉下。

唐蘭曰：「右般字即觳字。高云『疑是觳之省』，非是。觳為般之增，非先有觳而省為般也。以字形言之，般象以殳擊角，以象意字聲化例推之，則當讀角聲。般變為觳，猶殳變為殼。角、玉與殼聲皆相近也。說文：『觳，盛觵卮也。一曰射具。从角殼聲，讀若斛。』今按觳即經典習用之『角』，為酒器之卮。其變則文為量器之斛也。上古器用未周，或以獸角為酒器，故後酒器之名多從角，如觚、觶、觛、觴、觵皆是。角為酒器，其字或作般，猶皀為食器字或作毁矣。特牲饋食禮記：『二爵二觚四觶一角一散。』禮器云：『尊者舉觶，卑者舉角。』許慎五經異義引韓詩說，鄭玄注特牲記引舊說並云：『爵一升，觚二升，觶三

升角四升散五升」此「五器中所謂『角』則酒器之專名非角製酒器也此『角』字說文以「㲄」字爲之蓋許以角爲獸角㲄爲酒器耳（此許意是後世借角爲㲄也角㲄通用者斯傳㲄抵即角抵）許訓㲄爲盛觵卮者卮即觶也㲄爲卮屬而能盛觵觥酒故五觚六「盛酒卮也」昔儒因此猶遂訓㲄爲盛器而不知其即角亦㲄甚矣（中畧）㲄爲盛觥之卮則即五器中之角無疑也自宋以來考古者以角形爲爵屬其實誤也往時所稱爲角者當是古爵故有三足一耳蓋礼五器中可分爲二類爵與散（即斝）有三足者爲一類皆有象形文字足以象其器形觚觶與角當爲一類其字並从角當由角製之飲器演變而來也（中畧）酒器與量器易混用「酌以大斗」「酒器也」勺所以酌也而斗勺皆用爲量器考工記匋人「爲甗實五㲄庾實二㲄」注「鄭司農云㲄讀爲斛受三斗」玄謂豆實

⿰角采

（甲骨文） 前六．十五．

孫海波曰「从幺繫角懸之于木與金文䌛妃彝縣字意同蓋即古文懸字縣字說文所無」見文編六卷二葉下木部末

按諸書影本此字實从角从采（穗）當以聲化例推之當是从角采聲孫隸定作桷而解云「繫角」說非說文所無字在卜辭為地名辭云「在⿰角采餗」可證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五十

甲骨文字集釋第五

李孝定編述

甲骨文字集釋第五

[字形]

[字形]拾、一九、[字形]前、六、三七、七、[字形]前、四、三二、六、[字形]前、四、四九、五、[字形]前、八、十四、六

[字形]後、下、九、四、[字形]後、下、二四、十、

葉玉森曰「森按諸家釋林，予疑即竹之象形。古文竹作𥫗，分為二个，卜辭象二小枝相聯，上有个葉形」見前釋二卷六十五葉上

郭沫若亦釋竹，無說。見粹考一二〇葉上

商承祚類編九卷五葉下、孫海波文編九卷九葉上、金祥恆續文編九卷十葉上、朱芳圃文字編九卷五葉下並收此作冉，無說。惟商氏佚存考釋第六八八、及七三六片兩[字形]字均未釋，但照錄原形。

按說文「竹，冬生艸也。象形。下垂者箁箬也」又「林，毛林林也。象形」金文竹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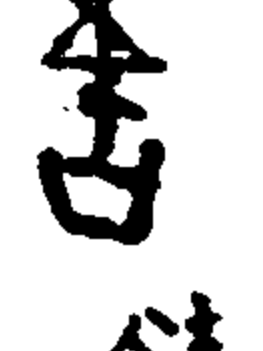
偏旁作竹竹竹諸形。林則作[古文字]南彊鉦[古文字]師寰簋[古文字]林丹鼎[古文字]庚壺。契文从字與金文竹字偏旁全同，惟契文象二枝相連，金文分列爲二爲異耳。林字金文均从木，篆从重人象毛冄冄之形，與契文此字不類。竹枝皆對出，契文作从爲原始象形字，金文分列爲二，例當晚出，篆爲象形字文字化之自然過程也。葉氏釋此爲竹是也。卜辭言「令竹」前、八、十四、二「竹」佚、七三六「取竹」粹、九八、「竹入十」乙、四五二五「竹歸」佚、九六似爲人名或方國之名。它辭竹字則辭義不詳。

簋

後下七、十二

按說文簋黍稷方器也从竹从皿从皀匭古文簋从匚飢𠥰古文簋或从軌朹亦古文簋契文金文簋皆作𣪘不作簋𣪘字重文說詳三卷𣪘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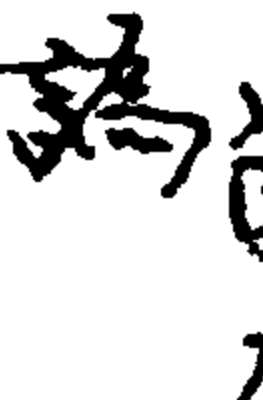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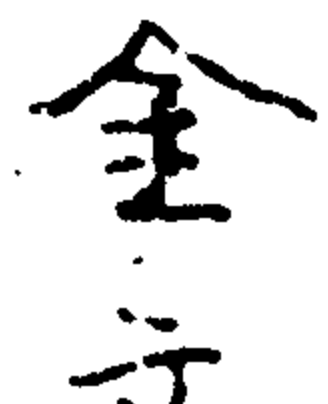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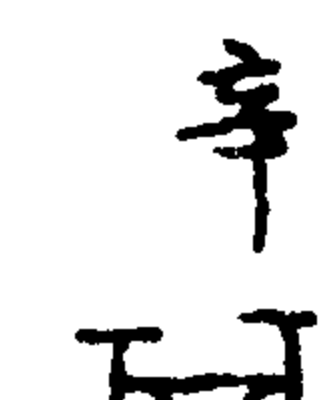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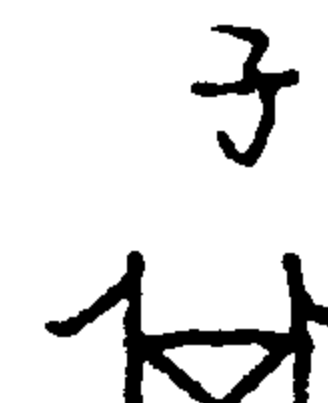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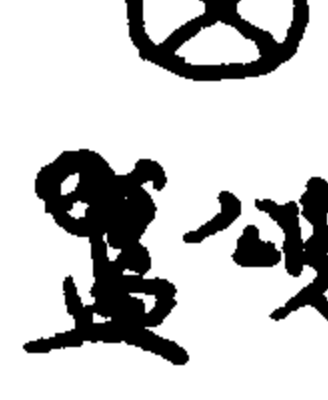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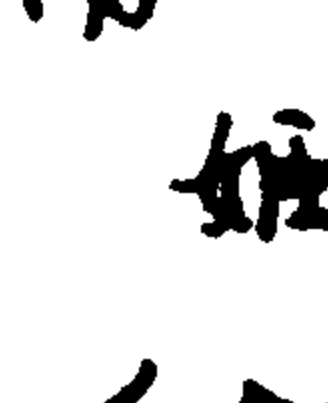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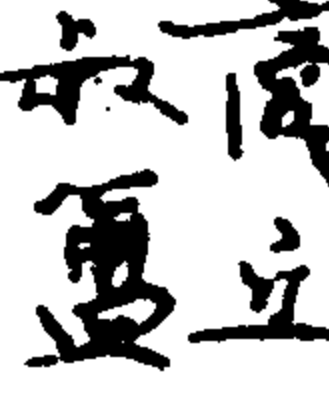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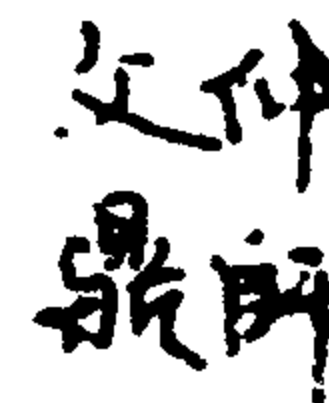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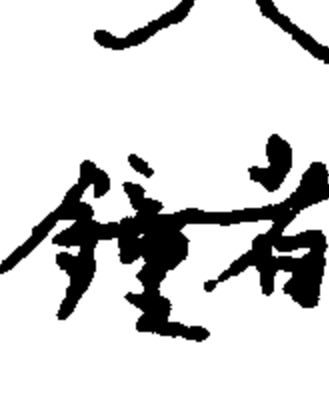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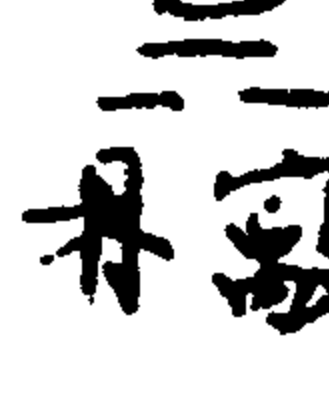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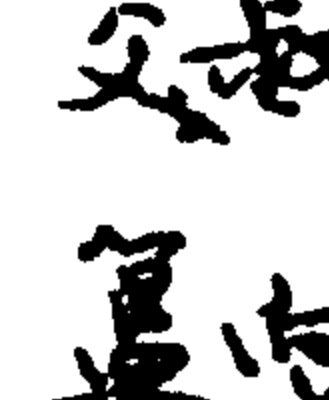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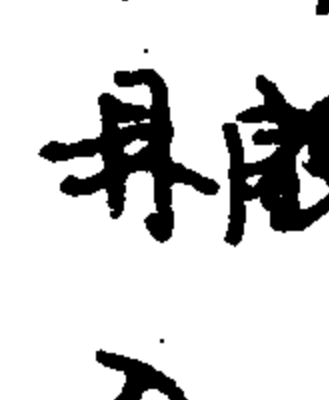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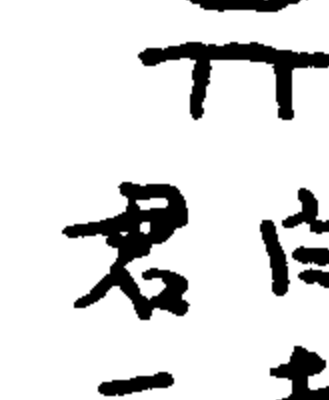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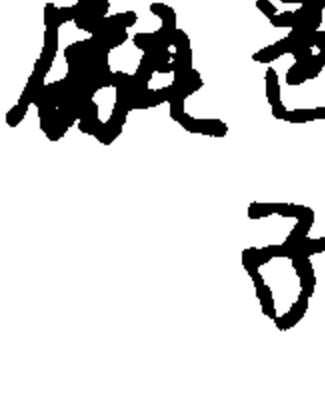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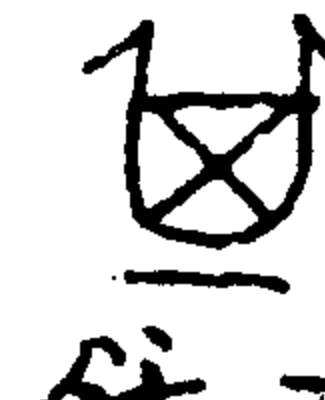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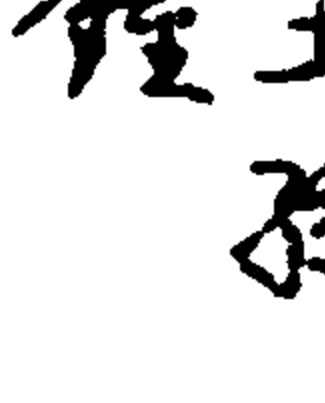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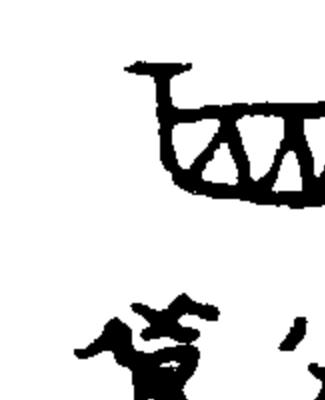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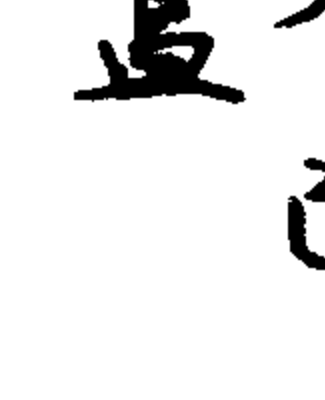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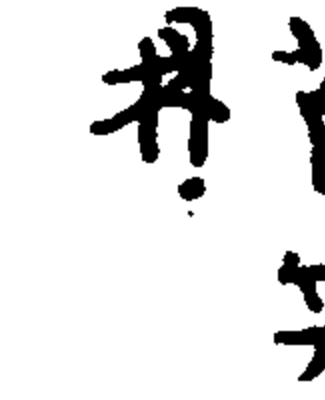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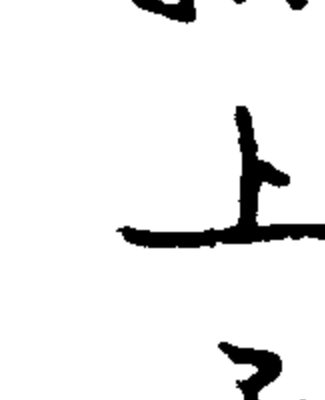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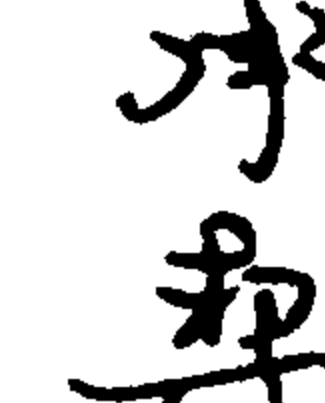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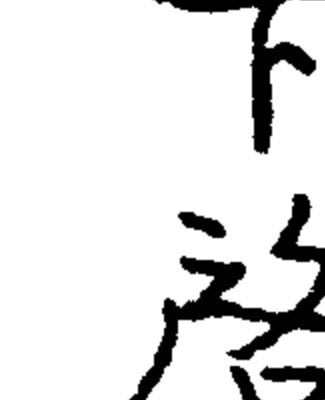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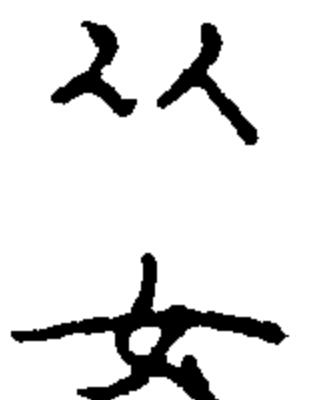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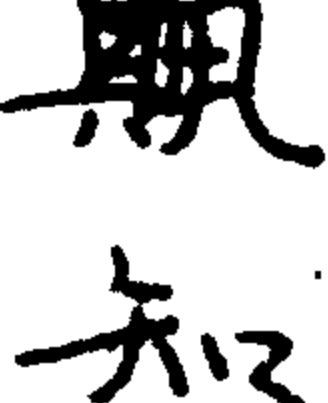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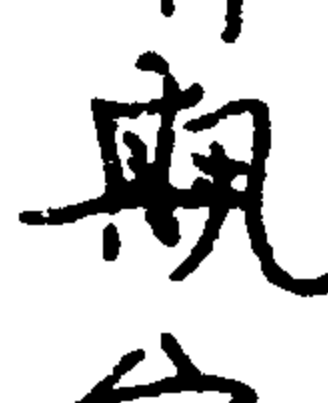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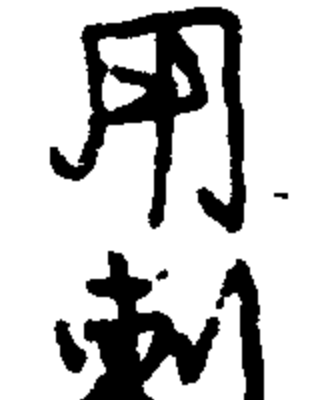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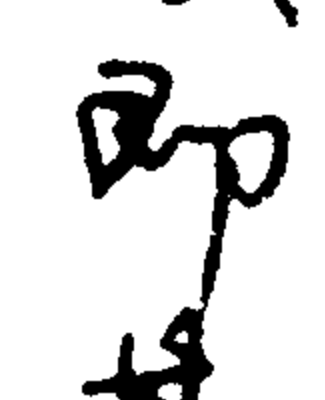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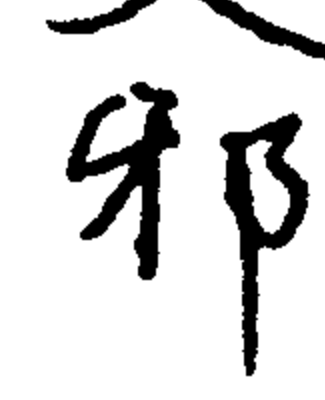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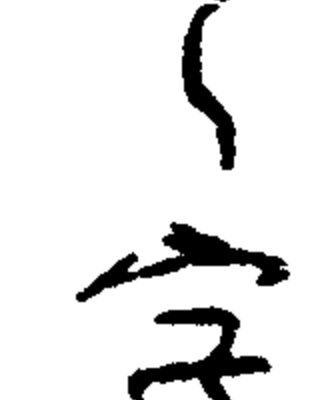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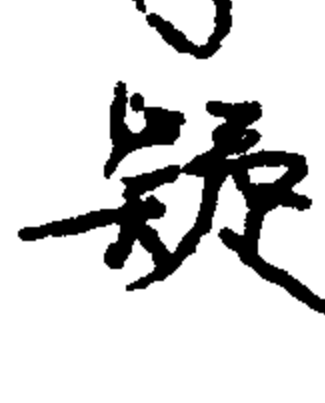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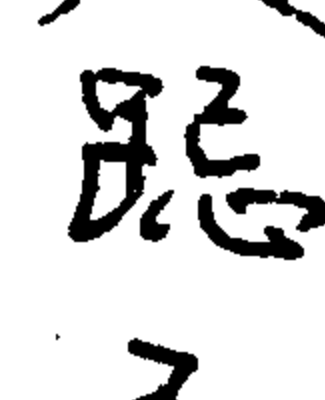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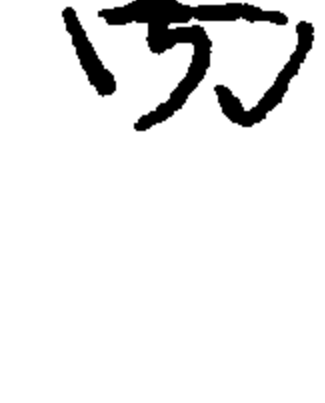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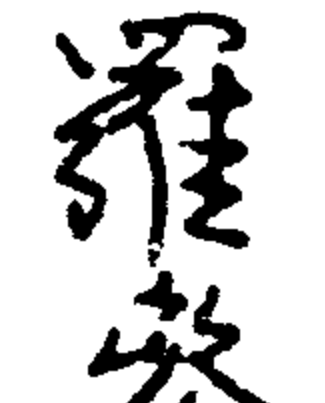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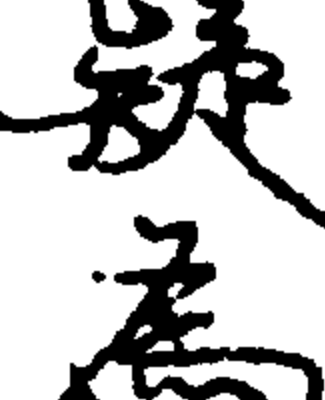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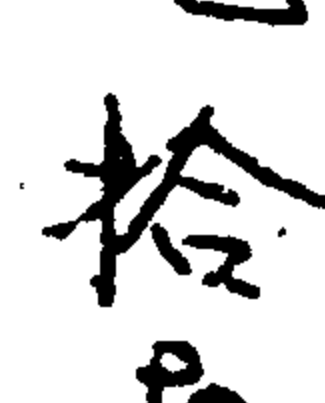
甲骨文字集釋第五

簠 [glyph] 卜通別二 桃山獸骨二

郭沫若曰「[glyph]侯當即卜辭所習見之[glyph]侯中所从者乃午字午聲與牛聲陰陽對轉也此足證[glyph]之必為匡字」見卜通別二第六葉下

按說文簠黍稷圜器也从竹从皿甫聲[glyph]古文簠从匚从夫」古文以夫為聲也契文从合午聲郭氏以為即[glyph]字非是當即簠之古文金文簠字多見大抵作[glyph][glyph][glyph]諸形亦作[glyph]鑄公簠[glyph]旅虎簠[glyph][glyph]」交君簠[glyph]季宮父簠 从合與契文从合同五聲與午聲同亦作[glyph]師林簠[glyph]曾子簠 校从合日外又增从匚亦猶倉之作[glyph]也說詳下倉字條簠為器名字在卜辭為方國之名辭言「簠侯」可證又簋簠方圓之爭說者各殊義亦詳釋殷說與甚審請與三卷殷字條參看

箙

按說文「箙，弩矢箙也。从竹服聲。周禮『仲秋獻矢箙』。」契文金文均作由，象形，即許書訓具之葡。小篆作箙，為後起形聲字。葡字重文說詳三卷葡下。

箕

藏一、一　藏二一八、二　餘五、二　拾一、十　拾十一、十四　前、一、一、七　前一、十四　前一、十一、一　前一、十六、七　前一、十八、一　前二、五、三　前三、一、一　前四、五四、五　前六、三、二、五　前六、三四、七　前六、五七、五　前七、二四、一　後上、十六、六　後上、三、二、二　後下、二、一、二　後下、二三、一　後下、三六、五　菁十、九　菁十、十八　甲、一、一、十六　甲一、二三、十一　戩九、十六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箕从竹𠀠象形下其丌也古文作　　三形籀文作　　二形卜辭作　作　許書之　乃由　而譌與許書古文合此字象箕形而段為語詞其字亦作箕卜辭中諸其字初但作　後增丌於是改象形為會意後又加竹作箕則更繁複矣許君錄後起之箕字而附𠀠諸形於箕下者以當時通

用之字為主也」見增考中四十七葉

胡小石先生曰「其在卜辭皆以為擬議未定之辭與盤般庚言『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易否九五『其亡其亡』國語言『土膏其動』言土其俱動相當」見文例卷下二葉言其例

陳晉曰「其為期之省文云『卜其』即卜期也」見龜甲文字概論八十七葉下

按說文「箕簸也从竹𠀠象形下其丌也𠀠古文箕𠤷亦古文箕𠔾亦古文箕𥫶籀文箕匩籀文箕」契文亦象箕形而其義則均叚為語詞作𠀠者與許書籀文第二形同作𠔾者與古文第二形同或作𠬞从凡从廾偏旁得通也篆作箕者蓋以象形之𠀠既叚為語詞本義轉為借義所奪遂更製从竹之形聲字以代本字耳金文有叚其為期者其字作𣌭「眉壽無

下至二四葉上

按彙釋以爲其之繁文不誤後又疑鯀若鮌之異體則非

典

典前、二、四十、七 典前、三、二八、五 典前、四、三七、五 典前、四、四三、四 典前、七、六、一、 典後、上、十、九、 典後、上、二一、三、 典後、下、二十、七、

陳邦懷曰「此蓋古典字說文䇞古文作𥫗䇞从丌而古文从𠬞以此例之典字从丌而卜辭从廾作⿱冊廾其為典之古文殆無疑矣」定海小箋典此文書見拾遺而于頭

典此書叢次不詳于省吾駢次此詳續引此謂見拾遺五葉

于省吾曰「卜辭工⿱冊殳習見工亦作[illegible]⿱冊殳亦作⿱冊殳陳邦懷謂⿱冊殳為典之古文」殷栔拾遺弟五葉按陳說未塙佚存九三一有⿱冊殳字商器𢎕文丁解有⿱冊殳字與⿱冊殳係同字从又从攴一也早期金文邢侯毁用典王命之典作⿱冊二時期較晚者如召伯毁作⿱冊丌叔弓鎛䇞字从竹作⿱竹典與說文之古文合前四、四三、四⿱冊殳字作⿱冊⿰冊示尤其塙證栔文爯冊之冊惟前六、七、六一、作⿱冊殳

上帝」韋注「策於上帝以簡策之文告天也」策冊古籍同用經傳言冊祝祝冊策告其義一也左昭十五年傳「忘經而多言舉典將焉用之」此雖非戠祭祀為言然以辭例考之典可言舉自可言貢矣綜之契文之工⿱典殳工應讀為貢⿱典殳即古典字典亦冊也書祝告之辭於典冊祭而獻於神故云貢典也」見駢續十一至十二葉釋工⿱典殳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冊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形古文从竹作笧」卜辭中諸字與古金文同或增廾象奉冊形」見增考中四十葉

葉玉森曰「案卜辭」爯冊」二字屢見亦作「爯⿰冊攴」前、七、六、一、是冊⿱丗寸塙為一字陳氏釋典仍非」見前釋二卷六十九葉下

按說文「典五帝之書也从冊在丌上尊閣之也莊都說典大冊也⿱竹典古文

典从「竹」栔文𢍄从冊从収陳于二家釋典是也葉氏引旦卜辭甫冊亦作𢍄𢍄以証冊𢍄為一字實誤蓋冊典同意自得通用也許君亦謂典為大冊足証二者古本同意金文作典典召伯簋典典典典典格伯簋典陳侯因資錞典克簋典齊侯鎛典周公簋典弜父丁觶典觶文从二从又猶與栔文相同餘則同於小篆矣

奠　[字形]藏、五、四、[字形]藏、一、六八、三、[字形]拾、七、七、[字形]拾、十、二、[字形]拾、十四、一、[字形]前、一、二四、三、[字形]前、一、二七、三、[字形]前、二、十五、二、[字形]前、四、三六、三、[字形]前、四、三六、七、[字形]前、五、二三、三、[字形]前、六、五七、五、[字形]前、七、二一、四、[字形]前、七、二九、四、[字形]後、下、二四、一、[字形]後、下、三四、三、[字形]後、下、三六、三、[字形]甲、一、二一、七、[字形]甲、二、七、三、[字形]甲、二十一、十六、[字形]卜通、七二七五、[字形]乙、四五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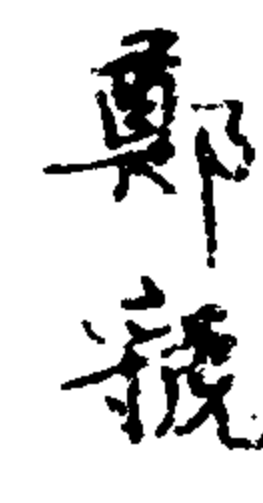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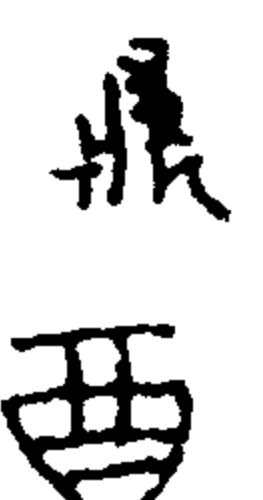
羅振玉曰「从酉从丌丌者象尊有薦乃奠字也从酉之字古金文多从酉如𨽍从酉鄭作奠之類从丌之字古金文或省从一如其字作𠀠从一（紀叔鐘、邦遣敦）之類」見增考中七十三葉下

王襄曰「奠疑即周禮地官『四丘為甸』甸之叚字」見簠室地望五葉下

孫詒讓曰「酉字有作[字形]者如云『貝大自服才或于言正[字形]』（藏、一六八、三、）是也見

舉例上三葉下

葉玉森曰「按卜辭尊亦从酉作□其亦从一作□羅氏說良信因不必證之古金文也」見前釋一卷八十六葉上

董彥堂先生曰「奠字在卜辭中有兩義其一為地名如云『𠂤在之奠』鐵一六八三『奠示十屯』二一二當即鄭地其一則段借為甸禹貢『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小雅『信彼南山維禹甸之』傳一云『定也』一云『治也』是奠甸通用之一證周禮天官甸師注『郊外曰甸』卜辭中亦多段為郊外之甸如云『我奠受年』拾十六言殷王畿之郊甸受年也如云『在云奠河邑』金七二八言王在云此云者乃郊甸濱河之邑也」見殷曆譜上編卷九第三十八葉下

丁山曰「奠孳乳為奠為鄭當即後世所稱的鄭氏」見甲骨文所見氏族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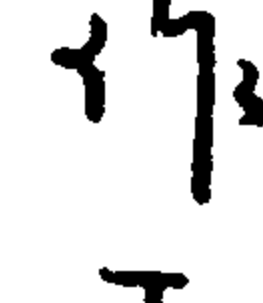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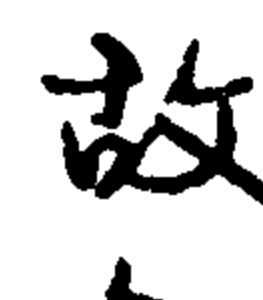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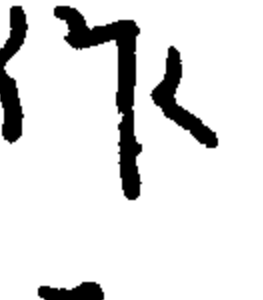
其制度八十七葉

按說文「奠置祭也从酋酋酒也下其丌也禮有奠祭者」契文作□从酉即酒尊卜辭尊字亦从此許謂酋酒也說與此合酋即酉所孳衍从丌者古文或以一羅氏釋此爲奠是也董先生謂奠有二義一爲地名即鄭一即郊甸之甸說確不可易金文作□弔向簋□鄭同媿鼎□旨鼎□鄭虢仲鼎□免簋□鄭登弔盨□大簋□鄭虢仲簋□隋子鬲□窜鼎

工

工前、六、四十、七　工前、三、二八、五　工前、四、四三、四　工後、上、二一、三　□拾、十四、七　□拾、十四、八　□前、四、二八、七　□前、四、四六、一　□前、五、二四、五　□前、六、二九、七　□後、上、十九、九　□後、下、十八、八　□後、下、二十、七　□後、下、三六、一

王襄曰「工古工字」見類纂五弟二十二葉下

葉玉森曰「王氏類纂釋工為工是也惟王氏未知□□竝工之異體卜辭工典（或作□）遘文者屢見工字前、三、二八、五作工後、上、十九、九作□後、上、二一、三作工後、下、二十、七作□則工與□□竝為一字可證金文史獸鼎之工與工合公伐邻鐘攻字偏旁作□𤔲鼎作□竝由□譌變卜辭常段工為攻如云『貞勿令在北□廿人』徵文、地望、二十三、即云勿令此攻且集師也卜辭又云『多□』拾、十四、七或即書堯典之『百工』傳曰『工官也』」見前釋二卷六十九葉

于省吾曰「卜辭工𠕋習見，工亦作𠮧，葉玉森謂工𠮧為一字，郭沫若云『工字與金文之作工者相同，工𠕋殆猶楚茨「工祝致告」之意，作𠮧者當是工之異，猶𤔲之作𤔲，𠂤之作𠂤也』（釋六三適簋、敔、）按葉郭二氏釋𠮧為工是也，工𠕋之工，從無確詁，郭沫若引詩「工祝致告」為說，不知工官也，係名詞，𠕋亦名詞，於文理實不可解。工應讀作貢，猶古文穷之作貢，𧶘之作贛，賸之作朕（見弔化上匜），化之作貸（古化貨字不从貝）。易繫辭「六爻之義易以貢」注「貢告也」釋文「貢京陸虞作工，荀作功」是其證。禮記曲禮「五官致貢曰享」注「貢功也」廣雅釋言「貢功也」金文功字多省作工，是又貢功為音訓，功同工之證。廣雅釋言「貢獻也」獻與告義相因，栔文言貢𠕋，𠕋即今典字，典猶冊也，貢典猶言獻冊告冊也」（見駢續十一至十二葉釋工𠕋）

孫海波曰「卜辭工字舊或誤釋壬今審堦是工字象玉連之形引申則治玉之人為工巫卜辭作㱿从工即所奉之玉也」見考古社刊考古三期七十二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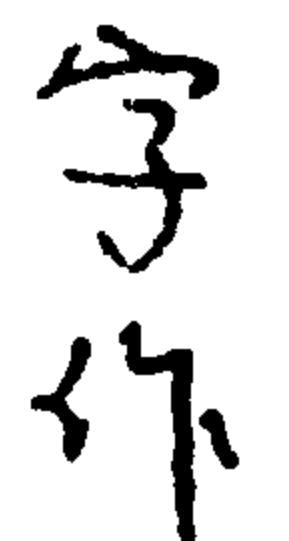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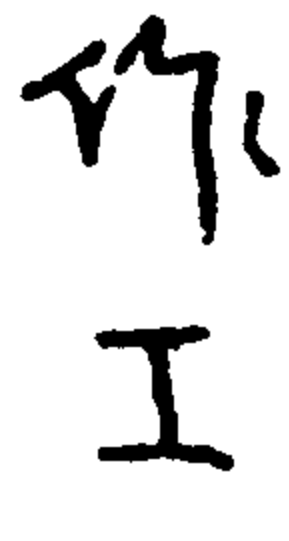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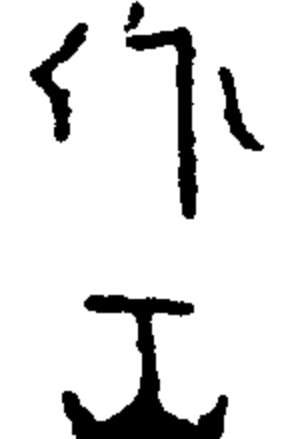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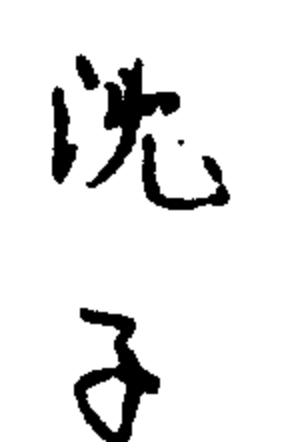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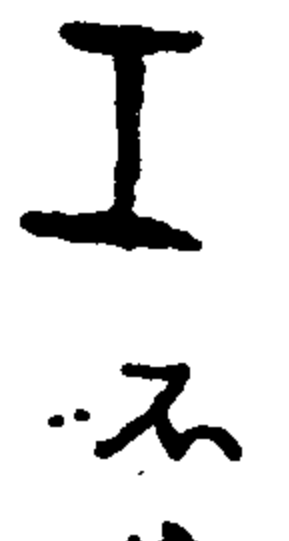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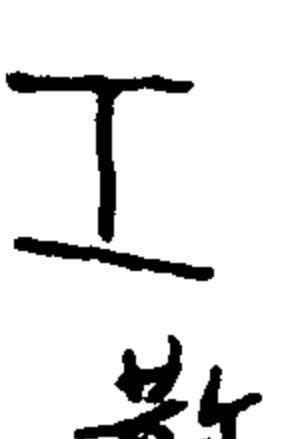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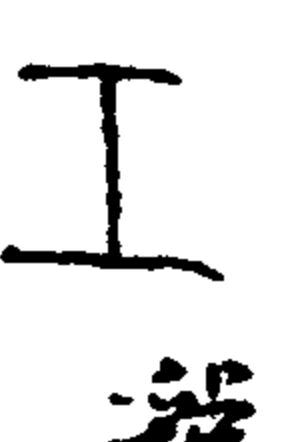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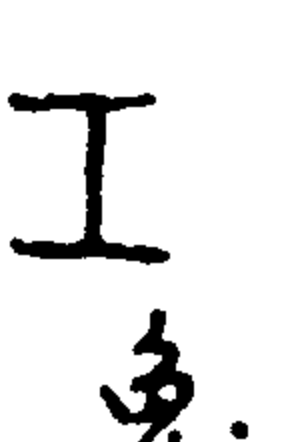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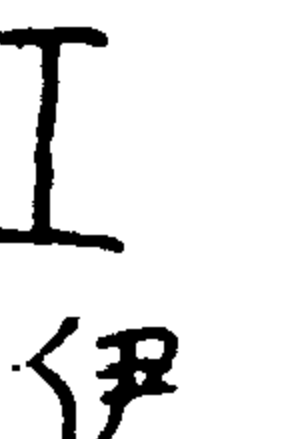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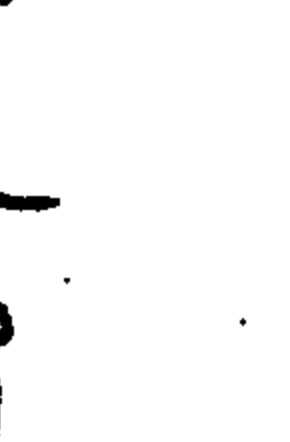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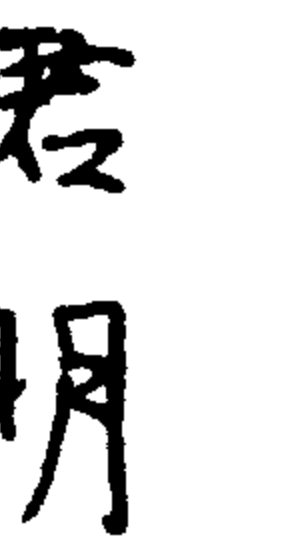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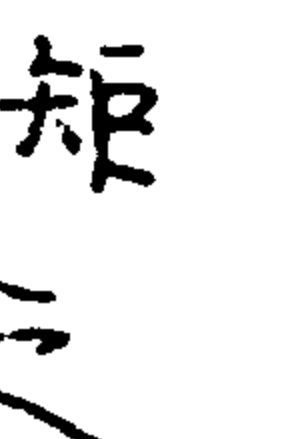
胡厚宣曰「吕（厦大甲二下）藏疑是工字」見厦甲五葉廿一行

王襄曰「古疑古𠫓字說文解字𠫓不順忽出也从到子見簠考地望五葉上

吳其昌曰「工字矢彝作工史獸鼎作工作工師寰敦作工皆象斧形故知工字最初之原義為伐木之斧之遺形也以斧伐木是人類原始之工作故工之本義為斧而引申之第一義則衍為工作周禮天官序官玉府賈疏云『工謂作工』是其證也以斧伐木是功役也故工義又衍而為功說季

子白盤「庸武于戎工」即庸武于戎功也。史獸鼎「立工于成周」即立功于成周也。書皋陶謨「天工人其代之」漢律歷志引作「天功」。又「苗頑弗即工」史記夏本紀引作「不即功」。又周禮肆師「凡師不功」鄭注「古者工與功同字」是其證也。以斧伐木是斲之析之之義也。師寰毀云「工首執訊」此即虢季子白盤銘之「折首執訊」也。此又工之本義為斧之一證也。握斧在手斯可以攻人矣。故攻从工从攴，攴象手有所執也。叔弓鐘「汝肇敏于戎攻」攻作玫，其所从之工正作斧形，尤為顯著。此工之本義為斧之又一証也。以斧伐木而百物斲興。於是遂衍為今義。考工記云「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又周禮大宰「五曰工事之式」鄭注「工，作器物者」。又漢書食貨志「作巧成器曰工」。又何休注公羊傳成公元年云「巧心勞手以成器物曰

工」此又引伸之義也引申之義愈衍而愈遠以至於為巧飾（說文「工巧飾也」）為能事（大戴禮文王世子注）為百官（廣雅釋詁「工官也」）為樂人（大戴禮保傳注）而工之本義遂晦霾千載無人知矣凡金文名象疏證兵器篇

按說文「工巧飾也象人有規矩也與巫同意𢒄古文工从彡」契文作工㠭諸形彙郭于諸家之說是也吳氏謂工之原義為斧恐未必然以時代言契文之工㠭應早於吳氏所舉金文諸器之作工者則金文之作工者乃由㠭所譌變非本象斧形也至訓功乃由工作一義所引申用為攻則同音通段且孫氏謂象玉連之形以玉作「丰」工作「工」觀之其說似可信惟工亦作㠭如謂象玉之連則何以一作「一」而一作「口」許云「象人有規矩也」因疑工乃象矩形規矩為工具故其義引申為工作為事功為工巧為能事金文矩

字作□伯矩盉□伯矩簋□伯矩鼎□伯矩卣象人持矩形其所持正作工也金文工作工司工丁爵工矢彝工作妣戊鼎工史獸鼎工沈子簋工不嬰簋工散盤工䜌季子白盤工師袁簋工免卣工𣄰尊工伊簋工揚簋又許書巨下解云「規巨也从工象手持之」象手持之者謂从コ也是許君明謂工乃巨矩之象形字也

巫

巫甲編、二一六、巫甲編、二三五六、巫甲編、二四一六、巫甲編、二八七七、巫甲編、三六五九、巫乙、一五六二、巫乙、六一〇九、巫乙、六三九〇、巫乙、七六六一、巫乙、八八七八、巫珠、一九〇、巫零、二三、巫佚、八八四、巫續、五、一二七、巫續、五、二六十一、巫簠徵、雜事、四九、巫太、五二、巫錄、六〇二、巫六、清、一六二、外、四一〇、重、巫六、胄、一、巫外、四一〇、巫鄴三、四六、五、巫摭續、九一、巫粹、五六、巫粹、一〇三六、巫粹、一二六八、巫粹、一三一一、巫新、二九二六、

唐蘭曰「巫字在甲骨文和銅器裡常見，向來沒有人認得。有人釋做『癸』，非是。假如我們去讀詛楚文，就可以知道是『巫咸』的『巫』字。說文作巫，反不如隸書比較相近，為巫誤。金文有𦱰字，以前也不認識，由此就可知道是筭字了。懋史壺『觀命史懋路筭』，昔人或釋做筭字，非是。」見導論下編十八葉上，又天壤文釋四十八葉上亦

引此說

郭沫若曰「詛楚文巫咸字如是作」見粹考十二葉下

陳夢家曰「此是巫字與卜辭戊作卄相近故巫咸或作咸戊也」見綜述三六五葉

饒宗頤曰「殷人亦用巫後編上、五、六「囗卜在害其用田米且戊」若其證也」見貞卜人物通考卷十第六六三葉

王國維曰「殷人于人鬼亦稱示此第一字有作干下或作王田諸形皆示之異文如示壬之示或作工或作工其證也」見戩考四葉上

商承祚曰「三示四示之示一作王一作田王謂皆示之異文是也」見佚考九六葉下

獨立亦與衰形不類言與工同意語意亦殊曖昧王筠句讀云「人謂工也」又云「不云从工而云同意則工字象形可知」說更支離難以徵信工字何得象人形乎自來解許書者於巫字說解皆囿于許說殊不足以饜人意契文作巫唐氏以詛楚文巫字作巫證此為巫字是也戩一九、「四示」字作巫釋巫不可解當係偶誤耳惟巫字何以作巫亦殊難索解疑象當時巫者所用道具之形然亦無由加以證明亦惟不知蓋闕耳。卜辭巫字辭意亦不甚明辭云「巫帝一犬」甲二一六「言帝于巫用一犬乎」囚亥、犬中屈翼鵬釋用巫令曰興母庚允史」甲二之六三「丁卯王卜貞令鳥巫九畬余其从多田于多白正盂方白炎由惟衣翌日步亡𡆥自上下于𥙠示余受又又不曹𢦏告于𢀛大邑商亡徙在禍弘吉在十月遘大丁𢼄翌」甲編二四一六「令鳥巫九畬」為卜辭

成語習見（甲編、二八七七、三六五九、珠一九〇、均有此語，不贅引）。唐蘭寫作「卟巫九畓」謂當讀為令卟巫九繇，或令卟巫九占，巫九占當為占法之一種也（天壤文釋十二葉上）。郭沫若初以寫作因巫九畓以為人名（甲研釋巫，考釋五九一片），及卜通繼則釋畓為咎（粹考一一一八九片），後又謂未能明（殷契餘論十九）。于省吾則讀畓為搖（按乃从唐讀為繇）說文「九搖即九舞九伐之謂，令因九畓者即令用巫九搖也」（駢枝二八葉釋巫九畓）。諸說並未當。意蓋謂善思未得善解，姑存以俟考。「丙戌卜囗貞巫曰禦囗于帚用叒囗月」（寧、二三）。當即巫祝之意。「巫曰」者巫某所言也。「癸卯卜貞酒𠦪乙巳自上甲廿示一牛二示羊△費三示彘牢四巫（丁誤）之豕」（戩、一、九、佚八八四、）此當如王說釋示，蓋丁之筆誤，非示有此異體也。「癸巳巫寧土河岳」（粹、五六、）。寧當為祭名，言巫祭土河岳也。「大雨巫不出」（外、四一〇、）巫即巫祝。「甲子囗巫帚囗」（粹、一〇三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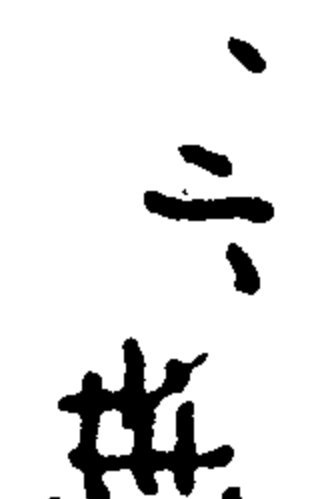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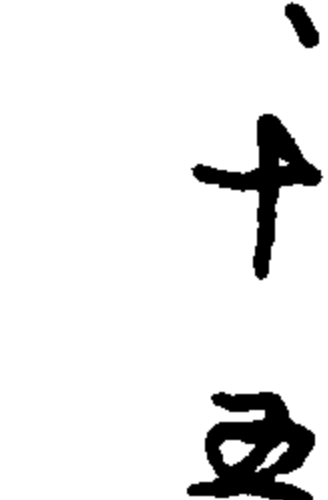
甘

甘前、一、五、二、五、甘後、上、十、二、四、甘後、上、十、二、五、甘甲編、一四二二、甘乙、一○一○、甘乙、六二七三、

王襄曰「古甘字邯字重文」見類纂五卷二十二葉下

按說文「甘美也从口含一一道也」契文亦从口含一字在卜辭爲地名辭云「貞王去束于甘」前、一、五、二、五、「王往去出于甘」後、上、十、二、四、「貞王往于甘」後、上、十、二、五、「癸丑丁自甘來」乙、一○、一○、「于甘妫」乙、六二七三、「卜甘亡禍」甲編、一四二二、是也王謂爲邯字重文其意蓋謂卽後世之邯其說或是

曰

曰藏、二、一 曰藏、一四五、一 曰藏、二四六、三 曰餘、十六、二 曰前、一、九、七 曰 曰前、一、四六、二 曰 曰前、二、三三、二 曰 曰前、六、三四、四 曰前、四、三五、一 曰前、七、三四、一 曰後、上、十八、九、曰菁、九、八、曰甲、一、六六、二 曰戩、十二、二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曰詞也从口乙聲亦象口出气也』卜辭从一不作乙散盤亦作曰晚周禮器乃有象口出气形者」見增考中五十八葉上

楊樹達曰「按曰字義與謂同」詳見甲文說十二葉釋曰

按說文「曰䛐詞也从口乙聲亦象口气出也」段注改「乙聲」以下八字為「乙象口气出也」六字較許說為長即篆形上亦非从乙也惟契文作曰於口上着一短橫畫似亦不能謂為气上出王筠句讀云「此字屬形聲亦兼指事也乙在口上與牟芈同意法」又釋例云「段氏刪乙聲是也改乙為乚非

也非字者例不出曰當是以會意定指事字其從口與牟芈從牛羊同意乚亦與乚乁同例且既云識聲又云象气騎牆之見音離適從」又曰「鍾鼎文曰字作曰繹山碑猶然是小篆未解改古文盖曰乃指事字非乙聲也其所以作曰者甘字古文有甘甘二形故曰字以「一」記于口旁不正在口上許君作曰者盖如大徐說「亞字中一」上曲則字形賤茂美漢之作小篆者偶然曲之以為姿許君即據以為說非李斯本然」王氏謂此為指事字殊具卓識口上一短橫畫盖謂詞之自口出也曲之作乚乃書者徒逞姿媚非篆體本然也金文作曰毛公鼎 曰頌鼎 曰頌簋 曰散盤 曰虢季子白盤 曰不嬰簋 曰 曰應公鼎 曰 曰盂鼎 曰周公簋 曰齊鎛 曰邾公華鐘 曰余義鐘 曰陳侯因資鎛 曰召伯簋 曰陳猷釜 曰䢅侯鼎 曰 曰者沪鐘

𠕋

𠕋藏、六五、一、𠕋藏、七六、二、𠕋藏、一一五、二、𠕋藏、一七六、二、𠕋藏、二一九、四
𠕋藏、二四八、三、𠕋前、一、三四、六、𠕋前、一、四四、七、𠕋前、二、二八、一、𠕋前四四
五、一、𠕋前、七、二五、三、𠕋𠕋前、八、十二、六、𠕋後、上、二一、十、𠕋後、上、二三、一
⿰示冊後、上、二四、二、⿰示冊後、下、四三、四、𠕋甲、一、六十五、𠕋戩、二三、八、𠕋拾、三、十
五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𠕋告也从曰从冊冊亦聲』卜辭此字从口口之意與
曰同」見增考中五十八葉上

商承祚曰「案⿰示冊亦𠕋字文曰『辛卯一牛⿰示冊用奏邑茲』从示以示𠕋于神也
今⿰示冊行而⿰示冊廢矣」見類編五卷五葉上

孫詒讓曰「疑古自有𠕋字𠕋則𠕋之變文也」見舉例下十一葉下

按說文「𠕁告也从曰从冊冊亦聲」段注謂以簡告誡曰𠕁栔文𠕁从冊从凵凵嵩為會意謂以𦍌（盧）盛冊以告神也當與「工典」「爯冊」之意相近辭云「癸卯卜百牛𠕁羊」藏七三、一「𠕁伐」藏一一八、三「口口卜旦貞囗于父乙𠕁羊御囗」藏一四五、三「爭雀𠕁兄丁七牛」藏一七六、二「口午卜穷貞御于且辛𠕁十囗」藏一七六、二「屮𠕁于王」藏一八五、二「囗寅卜囗屮且囗三羊𠕁十文九口」藏二一九、四「御于高妣己亞」于省吾釋題二𦍩𠕁艮夻」前一、四六、三「貞勿𠕁蔑」前一、四七、四「庚虎允來𠕁有事壴五月」前四、四五、一𠕁之對象多為人鬼非泛指之告與許訓小異

曹

𣍘 前二、五、五、 𣍘 珠、四一四、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𣍘 獄之兩曹也 在廷東 从棘 治事者 从曰』此从口 與从曰同意」見增考中五十八葉下

又曰「棘 卜辭棘為地名 又有𣍘棘與𣍘 殆一字也」見同上

丁山曰「說文米部『糟 酒滓也 从米𣍘聲 䵶 籀文从酉』以䵶例𣍘 戴侗疑𣍘即嘈字 从曰棘聲者是也 卜辭云『壬寅卜在𣍘貞王𢦔于口亡災』前二、五、五 曹字正从口 又云『貞伐棘其𢦏』後上十五、曹又不从口 此𣍘諧棘聲之證也」見

郭沫若曰「𣍘即曹 案當是衛之曹邑 左傳閔二年『立戴公以廬于曹』者也 詩作漕 邶風擊鼓『土國城漕』又泉水『思須與漕』衛風載馳『言至于漕』毛

傳云「衛東邑」今河南滑縣南白馬城即其地」見卜通一六〇葉下
按說文「𣝕獄之兩曹也在廷東从棘治事者从曰」契文从棘从曰象以笑盧
盛兩橐之形字在卜辭為地名文有棘字亦地名羅氏謂殆是一字或信惟
許書已歧為二字並从其例分收為𣝕棘二字許訓獄之兩曹乃後起
義蓋以漢制說之也金文作𣝕趙曹鼎从甘為从曰之變亦不从曰

𠄎

乃前四、四五、二、乃前五、三十、三、乃前七、三一、三、乃前七、三六、一、乃前八、十二、一、乃後下、三六、六、乃乃菁、三、一、乃菁、四、一、乃菁、七、一、

胡小石先生曰「卜辭言乃有二類一爲語詞二爲爾女字」見文例二二葉言乃例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乃古文作𠄎籒文作𢎕」見增考中七十八葉上

按說文「乃曳詞之難也象气之出難𠄎古文乃𢎕籒文乃」契文作乃卜辭用乃有二義一爲語詞一爲爾女汝字胡先生之言是也又卜辭可字亦作乃與乃字略同可字之本義當爲柯从口作可者爲後起屈翼鵬說見後可乃二字古文略同而小異其別惟當於辭義閒求之前舉文編及續文編所收諸乃字辭例於下其一用爲語詞者「癸未卜㱿貞旬亡禍王占曰往乃茲有祟六日

戊子子效兕」「癸巳卜㱿貞旬亡禍王占曰乃茲亦有祟若偁甲午王往逐兕小臣古車馬硪馭王車子央亦墜」菁三一「丁巳卜賓貞令□𠂤食乃令西史三月」甲編二二一「丙寅□貞來□亥□其易□占曰□乃𢦏□易日□亥□不□日雨」乙五六八九「□乃□嬉其隹□吉」珠一八九背「翌日庚其𣎵乃𩁹卯至來庚有大雨」「翌日庚其𣎵乃𩁹卯至來庚亡大雨」「來庚𢎘𣎵乃𩁹亡大雨」粹八四五此皆用為虛辭者郭沫若粹考一一三葉上云「乃字虛辭亦僅見之例乃字例作廼第四七片「廼𩁹」亦正作廼舊於廼字多置疑今則得其互證矣」其說是也惟乃之用為虛辭者有上出數例並見非僅見耳其二用為爾女字者「王曰侯虎敗女（汝）事𠬝受□（又）□𢀛方其至于𡆥土亡𨙨侯虎往余不𣦼其合以乃事歸」前七三六一「戊戌卜㱿貞王曰侯虎往余不𣦼其合

氏乃事歸」菁七、一女事乃事對文可證它辭或殘泐或辭義不完「□虎歸□見乃□」前、四、四、五六「王訊曰曰乃曰吉凡」前、五、十六、三「□之日三有來嬄乃叔御事甾亦敝人」前、七、三、一「丙中余卜朌左側不晰牵乃」前、八、十、一「乙丑□王其□戊戊字或為成字从乃在之弗」甲編、一五五三「了作明」甲編、三〇七九是也最後一辭屈翼鵬謂是「可」字男即可之古文其說雖是惟於此辭亦無由塙證為可憾耳金文乃作了乃孫作且己鼎了沈子簋了旨鼎了了毛公鼎了應公鼎字習見於與卜辭小篆並同

□

□前八、十二、六 □甲編、四〇四、□甲編、五三二、□甲編、一五〇五、□甲編、一六二六、□甲編、二四八九、□續、四、二三、一、□京、四、一四、一、

羅振玉曰「□古金文作□作□卜辭又省丨其文曰「□六卣」故知為卣矣」見增考中三十八葉上

孫詒讓曰「□□疑當是卣字从□者與西籀文略同金文且子鼎西亦作□可證後一字从□與前盟「帝西」字同以丿乚省疑乃之省變說文乃部「□驚聲也从乃省卤聲」金文盂鼎卣作□正與此相類西中著點者繁縟文與卣字不同也□亦類卣字下作半圓形內著四點在卤外與卣字小異以乚為火之變形金文火字偏旁作□作□皆作半圓形可證但此圈形尤似曲耳此从卤从火當為煙之省其讀則為禋(禋)二字同以卤為聲母

古多迺用書堯典「禋于六宗」尚書大傳禋作煙是其證詳見舉例下卅一葉下至卅二葉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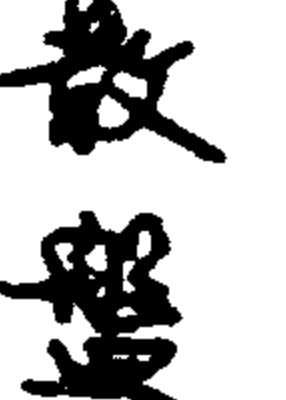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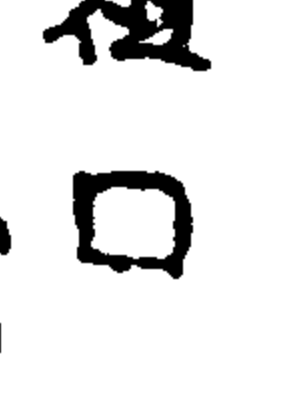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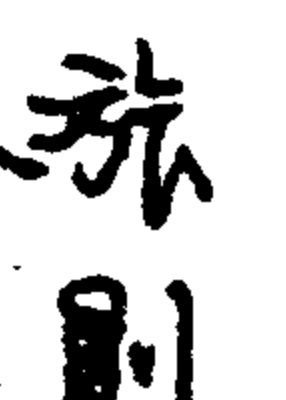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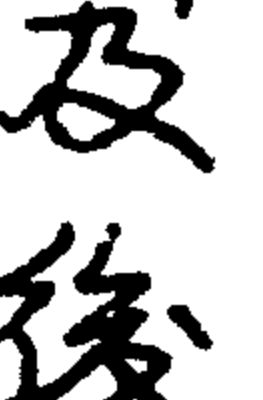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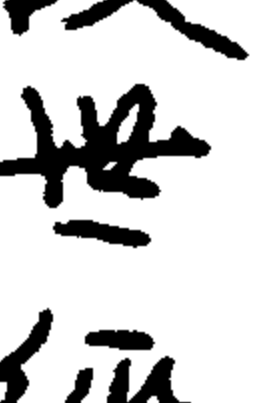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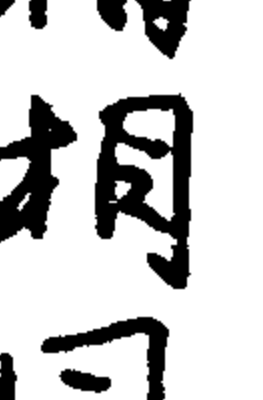
葉玉森曰「𠧪疑迺字」見前釋一卷一二七葉上

郭沫若釋𠧪為迺無說見卜通九八葉下四六五片釋文

郭氏於𠧪字亦釋為迺無說見粹考九四葉下六八二片釋文

金祖同曰「迺往也後下六四辭云『于壬王迺省田』它辭作『王往省田』也」見遺珠一葉

容庚曰「迺於是也經典多假乃為之金文絕不相混尒足『迺乃也』足證其為漢人語」見金文編五卷十葉𠧪下

按說文「𠧪驚聲也从乃省西聲籀文𠧪不省或曰𠧪往也讀若仍𠧪

古文廼」許讀此字為仍而經籍用此字多讀奴亥切與乃字同沈濤古本
考引一切經音義卷八云「汝廼奴改反亦乃字也」徐氏未詳記說清許瀚詳著
引孔廣居曰「緜之篇『廼慰廼止』『乃召司空』一詩兩兼用廼乃秦刻石『乃降
專惠廼令皇帝』一碑兩兼用乃廼是乃與廼本一字也」桂馥義證云「按卣
非聲當云从乃省從卣乃亦聲」鈕樹玉說文校錄云「卣聲不相近當是从
卣乃亦聲與讀若仍合仍从乃聲也」徐灝曰「廼即乃之異文故經傳籍乃
多作廼不得分為二字二義」各說雖有出入然可証乃廼之音讀必同按
語辭本無正字謂乃廼也為古今字為即謂二字者者非也金文乃作了且即
乳為之象形字今乳亦有奴亥切之一音可證廼作⊗廼契文作⊗且像一
器之卣當屬連屬之形與音讀當與乃同故同叚為虛詞也至二字之本義實

邈不相涉徒以同聲段為語辭後世遂有併為一字者矣許君雖知其非一字然已失其朔義僅知其段為語辭之用相同遂收入一部內次亦相屬以為𠧪从乃省聲則𠧪所以之〔字當讀〕「𠧪古文象器屋形之」之所謂變非乃有也卜辭𠧪字用為語辭與乃字同惟無用為爾汝字者辭云「貞曰氏來〔𠧪〕𠧪往于𦎫」前四、三五、六金祖同謂卜辭𠧪當訓往也卜辭𠧪往連文之證金說亦非「奠為帝」郭若段「于日中𠧪往𦎫」六八六「于來辛口王𠧪田𤞷亡災吉」甲編五三六「于庚申𠧪歸亡戋」甲編七六一「囚卜狀口口辛王𠧪田啟」甲編一四三七「于壬囚𠧪田」甲編一五〇五、「王𠧪田𤞷亡災」甲編一六二六、「于𠙴」屈翼鵬謂是𠙴之誤曰𠧪𢼸兄辛歲」甲編二四八九、「辛酉卜王兄祝段為于妣己𠧪取名擎且丁」甲編三〇四五、「壬不雨洹不雨于癸𠧪雨」甲編三六三八、「囚既𡆥𠃊王穴囚其」鐵五二九「囚多雨囚𡆥𠧪雨」續一三六云云可證金文作𠧪毛公鼎「敃鮮𢌵」𠧪又云「𠧪唯是喪我口」𠧪盂鼎𠧪

㫚鼎　□鬲攸比鼎　□農卣　□散盤「壽祖口旅則誓使卑□師旅　□伯家父簋　□史䀢簋（傳）西宮襄武父誓曰」

□宗周鐘　□　□矢簋

字形辭例並與卜辭及後世經籍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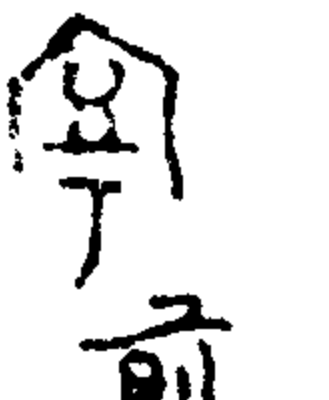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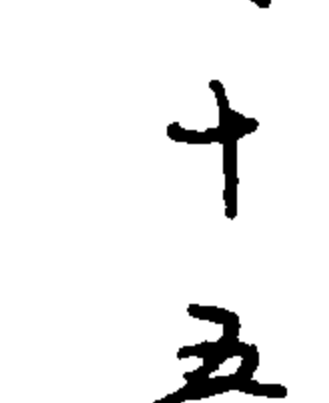
逌

按說文「乃气行皃从乃卤聲讀若攸」卜辭逌卣同字許書卣「無有卣讀若調徒遼切」實即卣字卣之讀調亦猶从攸得聲之條亦讀徒遼切也此字从乃卤聲讀若攸亦可證卤之本讀以周切也卤字重文說詳七卷卣字下金文作（毛公鼎「錫女秬鬯一卣」亦與卣同）（臣辰盉）（臣辰卣）（乃孫庚鼎）（彔伯𣪘）（呂鼎）（吴尊）（卣鼎）（師兌𣪘）（𧻚叔鐘「歆御于天子逌天子錫多錫旅休」）卣乃尊屬其下或从乚或否者有厓無厓之別耳毛公鼎卣逌字具義即卣𧻚叔鐘則用爲語詞矣

丂

丂 前、一、十九、三、 丂 後、下、四三、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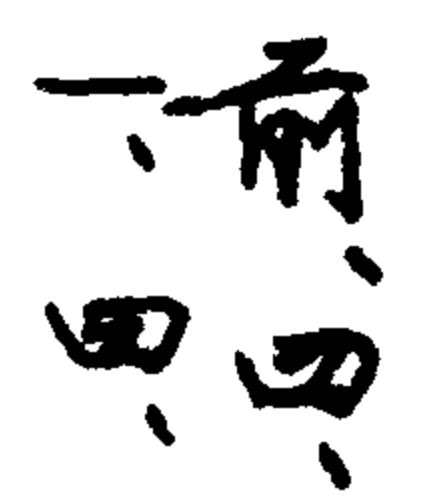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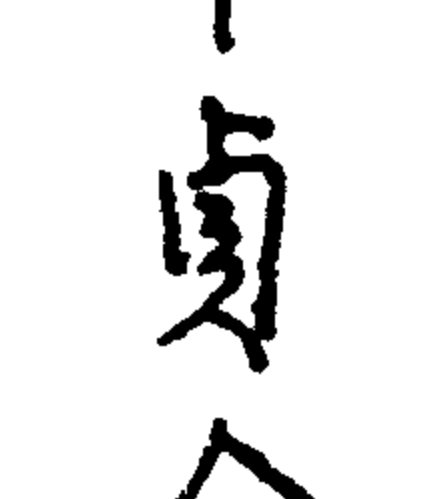
孫海波文編五卷四葉上收此作丂無說

按說文「丂气欲舒出ㄅ上礙於一也丂古文以為亏字又以為巧字」段謂「亏與丂音不同而字形相似字義相近故古文或以丂為亏至以為巧字」段曰「此則同音段借」其說是也辭云「从丂于祖庚」前、一、十九、三 丂于連文則非段為于疑从丂為祭名其義不能詳也又云「彡丂尹征」後、下、四三、六 義亦不明

金文作 丂 丂鼎 隻 丂 散盤 丂 同簋「文考」 亏 齊鎛「皇考」又云「用求考命彌生」 丂 司土司簋「朕考」 丂 賢叔多父盤「壽考」 丂 都公簋「皇考」 多孝乳為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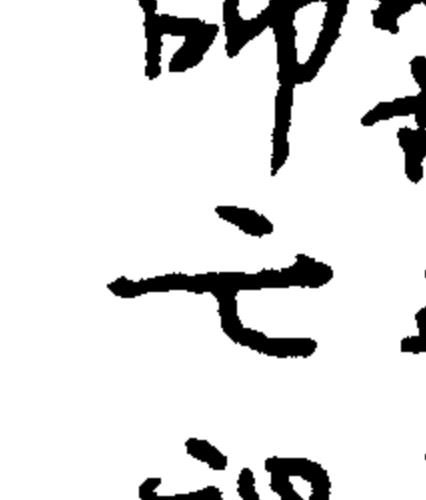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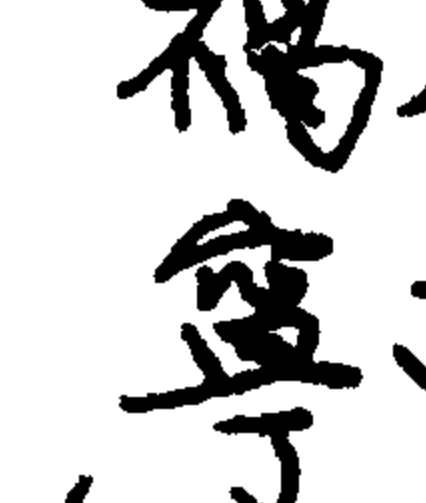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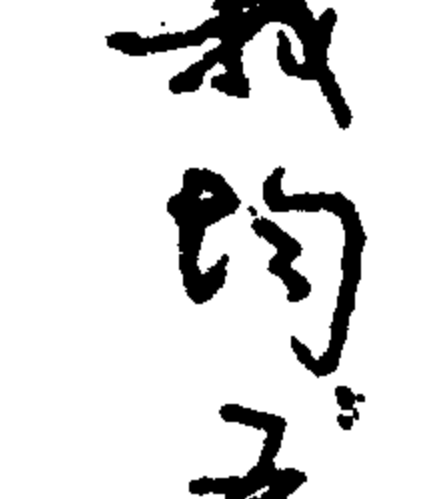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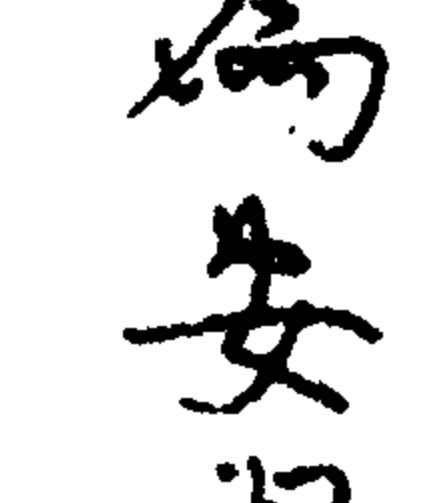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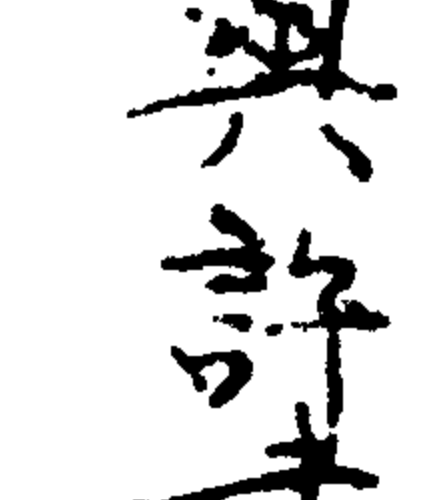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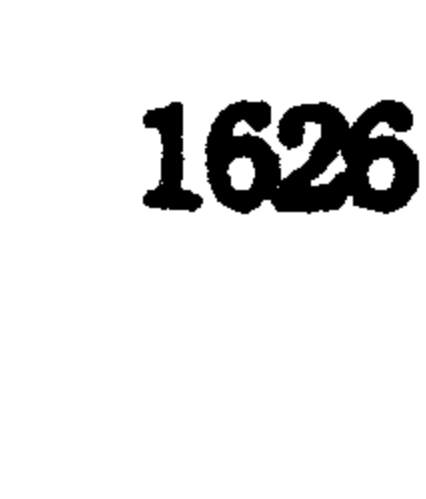
寧

[glyph]前二、十八、一 [glyph][glyph][glyph]前三、二五、四 [glyph]前四、十五、六 [glyph]前四、二七、三 [glyph]前四、三一、四 [glyph]菁、十、一 [glyph]甲、一、二七、八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寧，願詞也。从丂寍聲』此从寍省心从丂。寧母父丁鼎亦省心，與此同。卜辭此字皆訓安。」見增考中七十二葉下

王襄曰「古寍字。」見簠考征伐六葉下

按說文「寧，願詞也。从丂寍聲。」契文不从心。古文字每增心為文飾，如文或作[glyph]可証。羅氏謂契文寧省心說非。辭云「囚在𠂤師貞今夕師亡禍寧。在十月。」前六、十八、一「丁丑卜貞王今夕寧 戊寅卜貞王今夕寧 己卯卜貞王今夕寧。」前三、二五、四「甲午卜囚獄天邑囗商皿宮衣亡禍寧。」前四、十五、二「辛己卜貞王其寧小臣叀由亡𢦏商囚王弗囗。」前四、二七、三「戊辰卜貞今夕師

亡禍寧」（前四、三）「丁亥卜貞今夕師亡禍寧」（前五、十八、三）其義均為安與許書寍字同義說文「安也从宀心在皿上人之飲食器所以安人」以心乃後增已如前說字之古文當作宓（前四、十五、二正作宓可證）從皿在屋下意謂家室之安此其朔義至願詞之寧義乃其叚借也寧寍古本同字許書以从丂之寧為願詞粤字與寍歧而為二乃後起之義也金文作寍盂鼎寍寧簋寍臣卣寍寧女父丁鼎、鼎文亦不从心與栔文同

可

丂甲編、三〇七九、丂甲編、一五一八、可？乙、八四八九、可撥續、十、可撥續、一四九、新、四八三〇。

屈翼鵬曰「卜辭丂字从之，按其初誼當象斧柯之形，借用為可否之可，卜辭亦有加口旁作可（撥續、一四九、）可（撥續、十、）者，則从口丂聲，為可否之可之專用字矣，惟本辭殘闕，語義未明」見甲釋三九八葉三〇七九片釋文

金祥恆續文編五卷七葉下收上出第二文以下作可無說

按說文「可，肎也，从口丂，丂亦聲」屈金兩氏釋收上出二體為「可」，可从契文可字實象枝柯之形，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卜辭丂字作丂，其柯正作丂可證，余懷此意已久，今讀屈君此說，正與之闇合。又契文河何字所从亦作丂，並可為丂當釋「可」之佐證。至丂字从口作可，可未必即為可否

之專字。唐蘭古文字學導論嘗謂古文由簡趨繁，往往增口無義可說是也。卜辭云「可作明」甲編三〇七九、友人張君秉權云「明乃地名，卜辭有明京連文者。此云『作明』乃於明地作城邑也」。其說是也。「𢓊可祖丁必」掇續、大。必為祭名，于省吾說見駢二卷四下。𢓊或釋弜讀為弗，或釋比，李亞農釋斯，掇續考釋。以字形言當以釋弜為是，其用當為語詞。二辭可字均為可否字。「自可至于兕畐囚」掇續、一四九、似為地名。「貞𠷎可」乙甲編、一文一八、辭殘，其義不明。乙八四八九僅餘殘文，𠷎字不从日，是否「可」字待考。金文作可師嫠簋 可可侯簋 可齊鎛 可妹氏壺 可蔡大師鼎

兮

兮藏、五、一、兮藏、七四、三、兮拾、六、九、兮前、六、十一、三、兮前、六、二十一、四、兮前、四、四二、六、兮前、八、八、一、兮前、八、十、一、兮後、下、三、十六、兮後、下、四一、十六、兮甲、一、九、九、

郭沫若曰「兮假為曦」見粹考九八葉上

董彥堂先生曰「兮與昏，新派所謂之紀時字，卜辭云『郭兮至昏不雨』粹、七一五、『昏至□郭兮其雨』粹、七一六、郭沫若謂『郭』殆段為彤，明日也；兮段為曦。昏說文云『日冥也』。郭此釋兩辭甚諦，兮至昏為全日，昏至兮為全夜，猶言翌日不雨，今夕不雨也。惟兮字似非即說文之所說，說文『昕，旦也，明日將出也，从日斤聲，讀若希』，兮與昏每相對舉，儀禮士昏禮『凡行事必用昏昕』，昕在日出之前，昏在日沒之後，一則前乎朝，一則後乎暮耳」見

殷曆譜上編卷一第六葉下至七葉上

按說文「兮語所稽也从丂八象气越亏也」卜辭每言「在兮」前二、十一、二、為地名或與昏對舉為紀時字董先生謂乃叚為晡其說極塙金文作兮兮仲簋兮兮甲盤兮兮仲鐘兮盂鼎並同卜辭

粤

𠣾 後、下、三六、三　𠣾 庫方、一六四四、

于省吾曰：「契文𠣾字作𠣾𠣾等形，舊不識。後、下、三六、三：『𡨦來于𠣾。』敫拾、六、九：『其𡨦禾于𠣾于𡨦。』（𠣾庫作𠣾，右已殘）庫一六四四：『□𡨦禾于𠣾。』曾毅公謂：『余景本有辭云：「乙亥其𡨦𩂣于𠣾。」』按𠣾字右从兮作𠣾，是時期較早。佚、三七四：『于南兮。』之兮作𠣾，晚期契文地名之兮，適作𠣾。𠣾字右从兮作𠣾，即旬字。其作𠣾者，變體也。𠣾字隸定應作𠣾，今作粤。說文：『粤，驚辭也。从兮旬聲。』重文作惸，今譌作惸。經傳惸獨之惸，亦以煢為之。契文于𠣾言𡨦𩂣，言𡨦禾，且與𡨦同列於一辭，又與河同列於一骨，當係殷代旁系先公之不見於載籍者。然其字作𠣾，即說文粤字，至明確矣。」見駢三弟卅四葉下

按說文：「粤，驚辭也。从兮旬聲。惸，粤或从心。」以字形言，于氏釋為粤，可从。

乎

乎藏、三、一、乎藏、十四、一、乎藏、四四、四、乎藏、一六八、三、乎乎餘、四、一、乎拾、一、一、乎拾、六、八、乎前、一、二五、六、乎前、三、廿四、四、乎前、五、二八、六、乎後、上、十六、三、乎菁、六、一、乎菁、十、八、乎甲、一、七、一、乎戩、七、十三、乎戩、四十、一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乎語之餘也，从兮，象聲上揚越之形也』。古金文作乎頌鼎頌敦乎師遽敦與此同」見增考中七十八葉上

胡小石先生曰「言乎有二例：一同于，用以示事之所在；一假為評召字之評召。『呂氏春秋貴信篇』高注『乎，於也』。書『孝乎惟孝』，熹平石經作『孝于惟孝』」見文例卷下九葉言乎例

郭沫若曰「辭云『丁未卜犬出貞咸戊𢀛戊乎　丁未犬出咸戊牛不𢀛』此二辭一綴以『乎』一綴以『不』，盡均表示疑問之語詞，不者否也。凡卜辭本均

是疑問語」見粹考六六葉下四二五片釋文

徐協貞曰「乎亦方名」見通釋一卷四葉下

按說文「乎語之餘也从兮象聲上越揚之形也」卜辭乎多段為評召字胡先生之說是也郭氏所舉一辭極罕見細審影本字似作乎疑乎字惟字在彼為語辭詞如郭氏言金文作乎頌鼎乎頌壺乎頌簋乎師艅簋乎乎克鐘乎豆閉簋乎師兌簋乎師遽簋乎休盤乎周乎卣作乎者上同契文作乎者下同小篆作乎則有乎二者之間亦多段為評召字

𠯬

𠯬前四四六二

从亏从甘說文所無

亏 于藏一、四、 于藏十一、三 于藏十六、一 于藏一〇七、一 于餘四、一 于拾一、十一、 于拾五、十四 于前一、四、六 于前一、四三、四 于前八、一、五 于前八、二、七 于前八、四、七 于前八、六、三 于前八、九、三 于前八、十四、六 于後上三、七 于後下十六、十四 于後下四一、九 于後下四一、十六 于菁十一、十九 于甲一、九十四 于戩四、一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亏於也象气之舒亏以丂从一一者其气平也古金文皆作于盂鼎散盤等或作亏己亥鼎聃鼎取且子鼎與此同」見增考中七十七葉下

胡小石先生曰「凡言于皆示所在尔足曰「于於也」於爲于之假借字秦以後始用之是以假借字釋本字也卜辭用于有三例一以示地二以示時三以示人」見文例卷下四□言于例

楊樹達曰：「卜辭或言『貞御事于寮北宗』，于當訓往。」見甲文說十二葉釋于

陳邦福曰：「卜辭亐亐亐，邦福案皆當釋于，有呼气之象，蓋呼之本字，假作于者。䣱敔『王祀亐大室』可證。」見瑣言七葉上

按說文：「亏，於也。象气之舒亏。从丂从一。一者，其气平也。」契文不从丂一，其字形何以作于，無義可說。卜辭用于與經傳于字同義，皆以示所在。胡先生說是也。陳氏謂于為呼之古文，說失之泥。于亐同字，于即吁之古文也。許言象气之舒亏，即其義意。王筠說文釋例云：「吾意于當為吁之古文。詩皆連嗟言之，『于嗟麟兮』，傳以為嘆詞；『于嗟騶虞』，傳以為美之；『于嗟闊兮』，傳以吁嗟釋之。此三詩蓋皆用本義，非省借也。」其說極塙。金文于字多見，作亐玒鼎、亐周公簋、亐戊辰簋、亐大保簋、亐康侯簋、亐宜子鼎、亐于競卣、亐

匽侯鼎 于

克鼎 于

毛公鼎 于

散盤 于

咢侯鼎 于

王孫鐘 于

沇兒鐘 于

鄀公鉦 與契文同

粵

[甲骨字形] 前、五、三九、六、[甲骨字形] 後、下、八、十六、[甲骨字形] 後、下、十三、九、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粵亏也審慎之詞者从亏从寀』古金文皆从于从雨作雩盂鼎作雩靜敦作雩毛公鼎吳中丞曰从雨从雩有卜辭中或从雨有从雩或从雨从于與古金文同」見增考七十七葉下

按說文「粵亏也審慎之詞也」从段注改从亏从寀周書曰「粵三日丁亥」栔文从雨从于或从雩與金文同羅氏釋粵是也从雩从寀乃从雨之譌文編五卷六葉下續文編五卷十葉上並收甲六一六十六之[字形]作粵非是字當釋霰說見三卷霰下卜辭粵字辭義不明辭云「貞其ㄓ𣡗庚于粵口卯一牢」前、五、三九、六、「口乞自粵口婦」後、下、八、十六、「戊戌粵亦九屯」後、下、十二、三九、雨辭為骨臼刻辭三辭粵為語辭與爰同義釋詁「粵于爰曰也」「爰粵于也」「爰粵于那

郝錄於也「可証另二辭殘缺其義不詳金文粵字已見羅氏引

藏一九一、四、前四、三五、七、前四、三六、一、前四、三六、二、

前七、十五、一、後下一、四、後下二四、十三、

楊樹達曰「旨即西伯戡黎之黎尚書大傳黎字或作耆史記周本紀亦言伐耆耆从老省旨聲黎耆一事耆旨一音故知甲文之旨即耆也」見甲文說四十七葉釋旨方

陳夢家曰「卜辭旨千為人名旨从尸从口千即壬之省去下劃者旨千當即遲任敦煌本日本唐寫本隸古定尚書凡夷字皆作尸日本唐寫本般庚遲任作迟任而金文尸即夷字」見綜述三六六葉

又曰「卜辭又以旨為田獵之對象應是說文訓『大麋也狗足』之麔」見綜述五五三及五五五葉

按說文「旨，甘也，美也。从甘匕聲。𠤛古文旨。」篆文从甘之字古文多从口。契文旨字與許書篆體形近，疑當解云「从匕口，匕亦聲」。皀下云「从匕，所以扱之」，以匕扱物口味之，而甘也。是从匕从口會意。卜辭旨或為方國之名，如「丙子卜今日𡆥旨方，𢦏」（後、下、二、四十二）是也。後下一、四辭乃紀田獵之事，旨言獲旨與狼豕逸，擧陳說或是。陳又說旨乎為遲，俟待考。金文作𠤛（匽侯旨鼎）𠤛（匽侯鼎）𠤛（殳季良父壺）𠤛𠤛（國差𦉜）𠤛（伯旅魚父簠）𠤛（越王劍）。𦉜文與許書古文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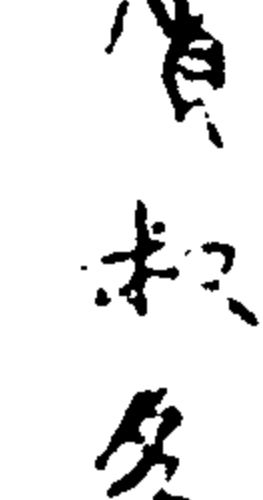
喜

喜藏、四八、四、喜藏、一八二、三、喜喜前、一、一、三、喜前、四、十八、一、喜前、四、四三、六、喜前、五、十八、二、喜後、下、二一、四、喜戩、四五、七、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喜，樂也。从壴从口。古文作歖。』此與篆文合。見增考中七十三葉上

陳邦懷曰「卜辭曰『喜餗』，王徵君釋喜下一字為餗，是也。余謂喜餗之喜當是饎之省文。按詩甫田『田畯至喜』，大田『田畯至喜』，鄭箋皆曰『喜讀為饎。饎，酒食也。』爾雅釋訓『饎』，釋文云『舍人本作喜』，釋云古曰饎。集韻饎之重文亦省食作喜也。又朕敦『喜帝文王』，陳簠齋說『即饎禘省文』。見說文古籀補 其說至塙，亦可與卜辭互證。」見小箋十二葉下至廿三葉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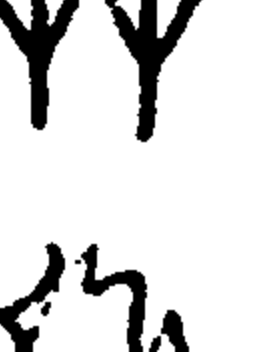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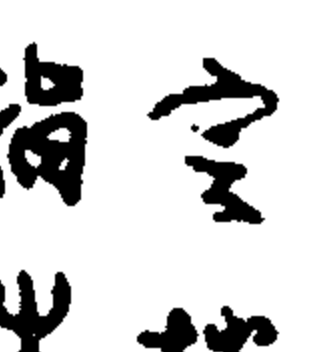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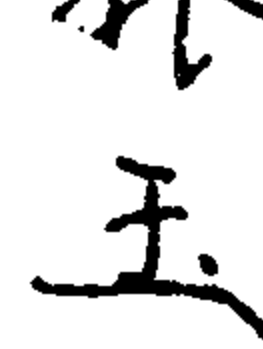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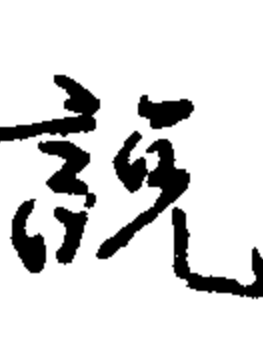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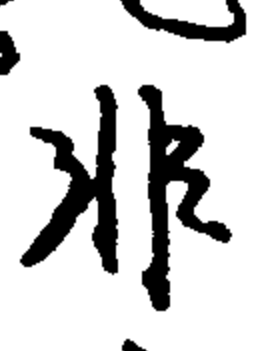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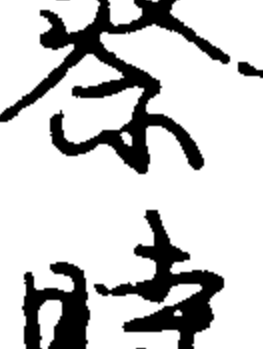
唐蘭曰「說文『喜，樂也。从壴从口。』往日學者俱以此為會意字，謂聞樂則樂

故从壴樂形于言（誤）笑故从口（見朱駿声通訓定声）迂曲可笑按說文从口之字於古文字當分兩種其一為口齒之口如鳴吠啟之類是其一為凵盧之凵如吉𠮛本作喜之類是後者之作凵形多象盛物之狀喜者象以凵盛壴壴即鼓形也以象意字聲化例推之喜當以口壴聲壴喜二字後世讀音迥異然卜辭⿰女壴或作嬉⿰壴攴僖⿰馬壴等字後世作歖僖及⿰馬喜金文鼓字汎見鐘作鼓（說文鼓字籀文作鼓當本作鼓後人誤改从古聲耳）皆可證古音壴喜相近也喜今音虛里切在曉母古音當在溪母溪曉二母古多通流猶虛之與墟矣壴字古讀如鼓在見母音轉入溪母又轉為曉母因為今音而與壴鼓之聲似不相屬後人遂不知喜為形聲字矣（見文字記五十一葉下至五十二葉上）

按說文「喜樂也从壴从口歖古文喜从欠與歡同」契文與小篆同从壴即

鼓之初文字象以口𥁕盧𥁕鼓段注謂樂者五聲八音之總名其說是也喜樂之義即由音樂之義所引申朱駿聲通訓定聲謂「開樂則喜」說固不誤而唐氏乃以迂曲難之誠如唐氏之言則從鼓形之喜何緣得有喜樂之義乎金文作喜沇兒鐘喜子璋鐘喜叔氏鐘喜者汈鐘喜史喜鼎喜王孫鐘喜𠑺叔多父盤喜匽王喜劍後二文稍有譌變餘均與契文同

壴

壴藏二五八、三、壴拾八、十七、壴前四、四五、一、壴壴前五、二、七、壴前五、四、四、壴前五、三六、四、壴前五、三六、五、壴後、下、六、二、壴後、下、二六、十三、壴後、下、三九、四、壴甲、一、九、七、壴甲、一、二六、十八、壴甲、二六、十一、壴戩、二五、十六

葉玉森隸定釋豈謂即侸字之省見前釋四卷六十一葉上、前、四、四五、及五卷三葉上前、五、二、七、釋文又拾遺考釋十九葉上

郭沫若曰「壴字羅釋侸謂即「後世僕豎之豎字」案乃鼓之初文也象形泉屋清賞有古銅鼓一具上有脊飾而下有脚與此字酷肖又餘、十、二、辭云「辛亥卜出貞其鼓彡告于唐牛一」後、下、三九、四、辭云「丁酉卜大貞告其壴于唐衣亡口九月」兩辭內容文例均相同而一作鼓一作壴尤鼓壴為一之明證

見卜通五四葉

又曰「磬於卜辭作𡔷即磬也从殳以擊之鼓作𡔷壴即鼓也从殳以擊之」見甲研釋龢言四葉上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侸立也从人豆聲讀若樹』案以讀若樹觀之則當以壴聲此作𡔷者从人从壴古从木之字或省从屮如楚亦从屮屮作[?]杞亦从屮作芑農亦从屮屮故壴亦作壴知壴即樹也故或省人（宜按此指壴字）此為後世僕豎之豎字卜辭又或从女殆與从人之𡔷同」見增考中二十四葉上

瞿潤緡曰「壴羅振玉釋侸不確余釋壴壴說文『陳樂立而上見』非其誼當為豆之有實者為祭時所用喜尌彭鼓豐諸字皆从之」見卜釋五一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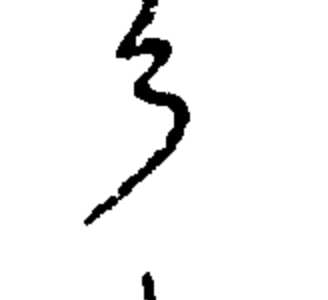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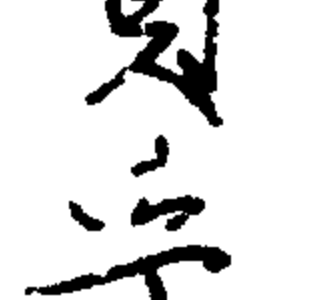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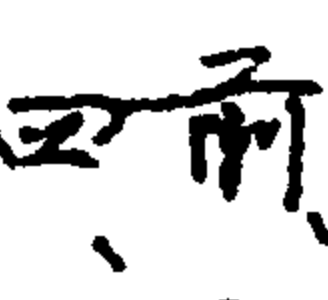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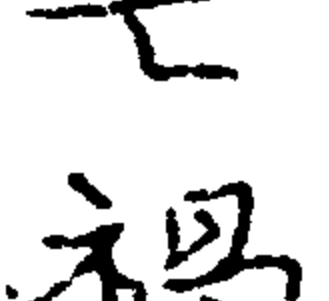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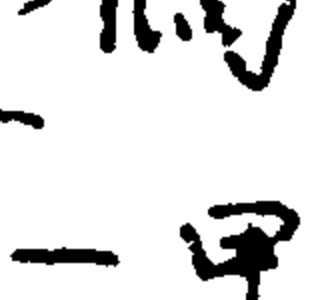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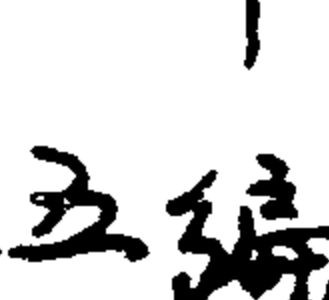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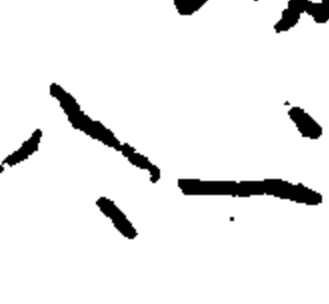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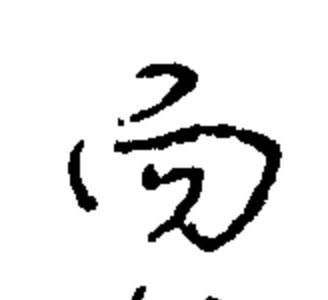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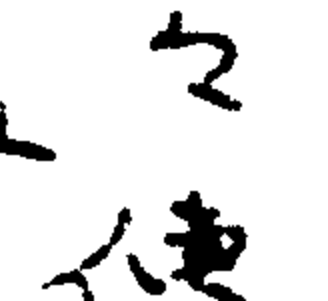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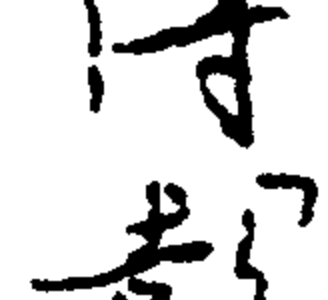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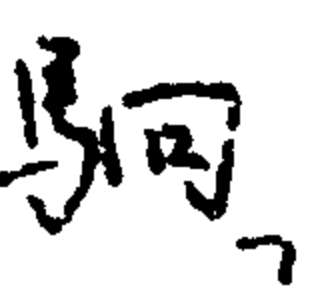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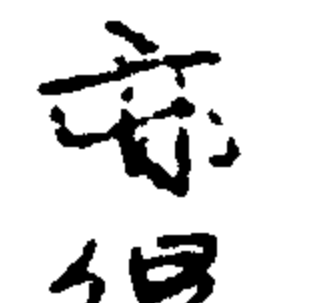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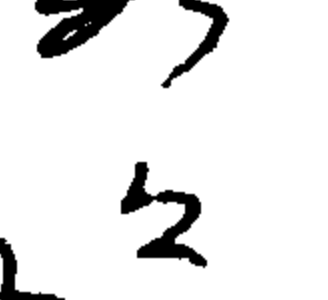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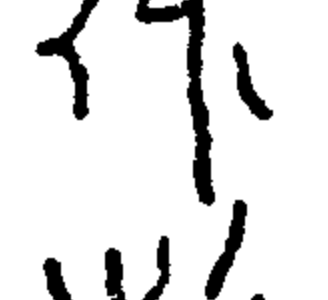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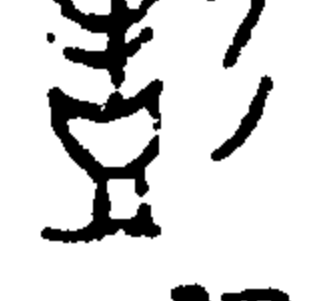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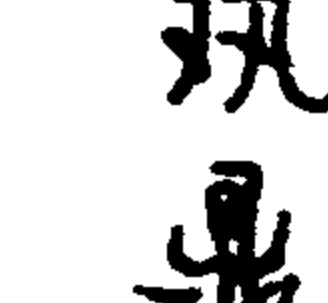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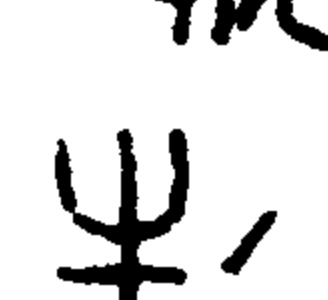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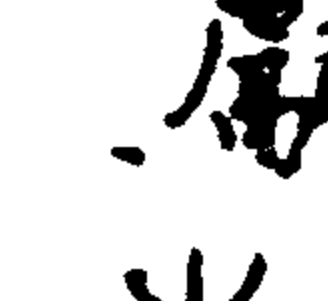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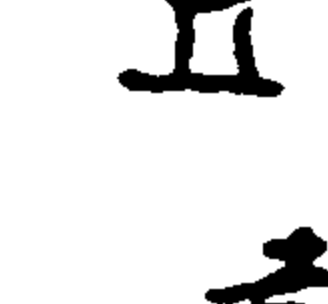
王襄曰「豆之異文」見簠考帝系六葉上

楊樹達曰「𡔷壴為鼓之初文。辭云『貞王疾不隹壴』。殷粟四〇九此假為𡔷壴𡔷為同音字」見卜辭求義二葉上

羅振玉又曰「當是樹字亦即後世豎字卜辭中為官名蓋王之近侍小臣也」見殷考一〇七葉下

唐蘭曰「右壴字說文云『陳樂立而上見也从中从豆』徐鍇繫傳曰『壴樹鼓之象中其上羽葆也象形』戴侗六書故曰『壴樂器類艸木疐豆非所取象其中蓋象鼓上象設業崇牙之形下象建鼓之虡』伯曰『疑此即鼓字鼓擊鼓也故从攴』徐灝說文段注箋云『楚金仲達說是也鼓鼙彭皆从壴是其明證壴上从屮與声同意中口象鼓下象虡與樂同意』戴侗以為即豈鼓字雖無明據然其說自通蓋樂器之興必先有鼓然後建之虡而立宗

木焉若先有壴之字乃加支以為鼓非其序矣」按徐戴二說均近是徐灝說壴即鼓字尤得文字發生之真郭沫若謂壴為鼓之初字說極塙今按郭說見上遹帝二十七片云「癸丑卜史貞其𫝕壴告于唐牛」與餘十片一辭更相近可為郭說佳證然則壴為鼓之本字殆為不可移動之鐵案矣壴既鼓之象形則其本讀當如工戶切今說文音中句切者乃其轉音耳卜辭壴字大抵用為鼓其云「貞帚𠂤不手壴」簠歲二四王固曰「壴」續六十三一「貞王𣪘不佳壴」絜四〇九剢壴殳為䶵即鼖今音古閑切與鼓音相近然則卜辭時代之壴字固無中句之音矣」見文字記四十九葉下至五十葉上

丁山曰「說文『壴陳樂立而上見也从屮豆』又曰『豈還師振旅樂也一曰欲登也从豆𢼸省聲』許君壴以豈（壴）讀為詩『崇牙樹羽』之樹而豈則讀為左傳

「振旅愷」之愷，樸愷所從豈先秦金石文字無徵，意者豈即壴之別體，許君據漢人音讀強別為二字也。壴之見于金文偏旁者大抵作[壴]、[壴]諸形，與甲骨文習見之[壴][壴][壴]諸形相近，[壴][壴]非豆字，皆象鼓形，中象鼓飾，猶𠂆為磬之本體，加飾則成[殸]形，磬飾之屮未嘗譌為敳者，我所以敢言「還師振旅」之愷就是「陳樂立而上見」之壴的別寫，从壴的鼙彭皆有鼓誼，故知壴即鼓之本字。僖二十八年左傳「振旅愷以入于晉」，正是形容晉文公戰勝楚國後班師回晉，用鼓隊領導入城。愷字古文應該作豈，今本从心，也是漢代的俗字。卜辭之壴為武丁時親信，又為采地之名，詳見殷商氏族方國志第一二一至一二二葉。

按說文「壴陳樂立而上見也，从屮从豆」，契文作[壴]，戴侗謂「其中蓋象鼓上

彭

彭前四、七、二、彭前、五、三、四、一、彭前五、三、四、二、彭前、五、三、四、三、彭前、五、三四、四、彭前五、三、四、五、彭前五、三、四、六、彭前五、三、四、七、彭後、上、九、五、彭甲、一、十六、三、彭戩、四三、一、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彭鼓聲也从彡聲』徐鍇曰『當从彡省乃得聲』段先生刪聲字卜辭从彡或作彡彡乃从彡日之彡」見增考中四十葉上

葉玉森曰「森按羅說至塙許書訓鬃為門內祭先祖所以彷徨从示彭聲詩曰『祝祭于鬃』彭乃彡 肜 日祭禮之一故从彡鬃為後起字卜辭彭从壴乃鼓之初文肜日用鼓樂祭先祖當即鬃之本誼許君因鬃一作祊故訓彷徨似迂鑿已 殷契鉤沈 本辭彭為國名或地名」見前釋五卷三十七葉上

栔按說文「彭鼓聲也从壴彡聲」彭之音讀即象伐鼓之聲从壴即鼓之初字

彡卜辭或作彡為鼓聲之標識許君解為彡形聲雖略失初誼然亦可通殺氏以三鼓說之因改「彡聲」為「从彡」未免流于傅會矣卜辭彭為國名「辛丑卜亘貞乎取彭」前四、一、五、三「卜彭亡禍」前四、四、五、三是也或為人名「乙卯卜彭貞今夕亡禍」甲編一一五八是也或為祭名「甲申其彭」佚五八四當即鬃之初字謂伐鼓而祭也彭本為鼓聲詩靈臺「鼉鼓逢逢」以逢為之逢彭音近也又北山「四牡彭彭」傳「彭彭然不得息」烝民「四牡彭彭」箋「行兒」出車「出車彭彭」傳「四馬兒」駉「以車彭彭」傳「有晴力有容也」載驅「行人彭彭」傳「多兒」同一彭彭而傳箋之解各異竊謂當以行聲解之蓋本義為鼓聲引申之則車馬行人之聲亦得云「彭彭」也金文作彭玑鼎彭彭女甗彭廣簋彭彭女簋彭彭史尊彭彭姬壺彭魚伯彭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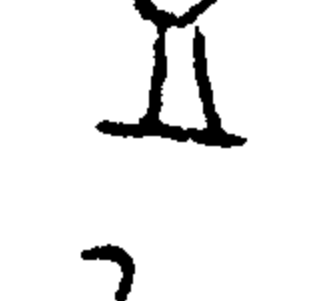
嘉 □

按說文「嘉美也从壴加聲」卜辭叚妿為之妿字重文說詳十二卷妿下金文作□齊陶𩏂氏鐘□陳侯作嘉姬簋□沇兒鐘□嘉賓錫鐘均與篆文同號季子白盤作□叚加為之加字重文段注嘉下云「經有借『假』為嘉者如大雅周頌毛傳皆曰『假嘉也』是也有借『賀』為賀嘉者覲禮古文『余一人嘉之』今文嘉作賀是也」蓋嘉美之義古無正字作妿作加作假作賀賀以加聲以均取其音近至金文作嘉始以為嘉美本字鐘鼓所以祀鬼神所以樂賓客故从壴鼓取義以加為聲也

鼓 [oracle form] 藏三八三 [oracle form] 餘十二 [oracle form] 前六十二四 [oracle form] 前四一四 [oracle form] 前五一一 [oracle form] 後下十四十五 [oracle form] 後下二八三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鼓籀文作鼖从古聲卜辭與古金文略同皆不从古其增从者殆亦鼓字見增考中四十葉上

郭沫若說見前壴字條郭謂壴鼓同字

唐蘭曰「右鼓及鼓皆即鼓字說文以鼓為鐘鼓字而以鼖為擊鼓讀若屬本小徐戴侗六書故謂「鼓」不應有二字擊鼓為鼓猶著衣為衣非分為」二文云「當从攴為是」攴乃攴之譌蘭按戴所據本鼓譌作鼓故云徐灝說文段注箋謂鼓从壴从又持半竹擊之其始蓋專為考擊之稱後為鼓聲之名故又敀支為攴為鼓擊之鼓實一」字耳鼓鼓說為勝金文鼓字或从攴或从攴殊無別卜

辭則有从攴从殳二體又𡔷字偏旁从支壴古文字凡象以手執物擊之者从攴从殳或支固可任意也壴為鼓之正字為名詞鼓鼓為擊鼓之正字為動詞說文既以鼓為名詞之鼓遂以鼓專動詞而所謂讀若屬者乃後世之變音與壴轉音中句切同科矣又𡔷字字書所無殆象擊鼓屋下之意依象意聲化字之例當為从宀鼓聲之字與福或作𥚲同卜辭此字用為地名」見文字記五十葉下至五十一葉上

按說文「鼓郭也春分之音萬物郭皮甲而出故謂之鼓从壴支象其手擊之也周禮六鼓靁鼓八面靈鼓六面路鼓四面鼖鼓鼛鼓晉鼓皆兩面𪔜籀文鼓从古聲」契文从壴另一偏旁則从攴从殳从支𡔷字偏旁任作唐氏之說是也卜辭𡔷為地名與他鼓字義別然其始當為同字辭云「辛亥卜出

「貞其鼓彡告于唐牛一」（餘十六·一）「乙亥彡鼓」（前四·十四）「貞其酒彡勿鼓十月」（前五·一·二）言彡祭或用鼓或不用鼓也。郭謂鼓壴一字，其說是也。金文作[古文字]（王孫鐘）「永保壴之」壴鼓通用，與卜辭同。[古文字]（克鼎）[古文字][古文字]（師嫠簋）从攴，从攴不拘。[古文字]（郘鐘）[古文字]（鼓𩏂觶）[古文字][古文字]（齊侯壺）[古文字]（沇兒鐘）从口，當為許書籀文所自譌。[古文字]（齊侯鎛）[古文字]同觶文。

鼖

𧯛 後下三二、九、

唐蘭曰「右𧯛字舊無釋今按當是鼖之本字也壴為鼓形說已見上此作𧯛者多其賁飾以顯大鼓也後世樂器之鼓以鼓鼖為之𧯛字遂變而作鼖矣說文『大鼓謂之鼖鼖八尺而兩面以鼓軍事从鼓卉聲』从小徐本大徐本作賁省聲非古或借賁為之詩靈臺『賁鼓維鏞』或又孳乳為鞼說文『鼖或从革賁聲』古從小徐」見文字記六十三葉下

按說文鼖大鼓謂之鼖鼖八尺而兩面以鼓軍事从鼓卉聲鞼鼖或从革賁聲壴从屮象設業崇牙即許所謂「立而上見」者鼖為大鼓故飾多故从卉契文之𧯛乃鼖之本字唐說極塙辭僅餘殘文其義不詳

豆

□後、上、六、四、□甲編、一六一三、□乙、七九七八、

孫海波文編五卷七葉上收第一文作豆無說

金祥恆續文編收第二文以下作豆五卷十一葉下亦無說金書並收甲編八七九、一文作□者為豆

按字當从屈翼鵬說（甲釋一三六葉）釋皀非豆字

按說文「豆古食肉器也从口象形□古文豆」徐本以小契文作□與契文尊字从豆者合釋豆是也卜辭豆或為地名辭云「甲子卜叀豆田于之禽」甲編一六一三、它辭不完不詳其義金文作□豆閉簋□周生豆□大師虘豆□□散盤□宰甾簋

[字]

[字]藏、二三四、一、[字]前、一、十五、六、[字]前、二、十六、四、[字]前、四、二十、二、[字]前、四、二十、四、[字]前、四、二十、五、[字]前、四、二十、六、[字]前、四、二十、七、[字]前、四、二十、八、[字]甲、一、八、八、六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烝，火氣上行也。段先生曰：此烝之本誼。今卜辭从米从米在豆中，廾以進之。孟鼎與此同，而省米。春秋繁露：四祭，冬曰烝。烝者以十月進初稻也。與卜辭从米之旨正符。此為烝之初誼，引申之而為進。許君訓火氣上行，亦引伸之誼。段君以為本始，失之矣」見增考中十五葉下

陳邦懷曰「此字从示从米从[字]。羅參事云『从米从豆中，廾以進之』，僅解字形而未知烝字从[字]得聲也。孟鼎烝祀之烝作[字]，从米从[字]，亦從

𢍏得聲。吳中丞大澂以為从朱在豆兩手持之以獻也，亦僅說字形而已。考陳侯因資敦烝嘗之烝作𩰫，敦文段𦎫為烝，蓋以音近，亦可證古烝字从𢍏得聲。~~見小箋四葉下至廿葉上~~卜辭又有𢍏字，參事謂即爾雅「瓦豆謂之登」之登字，極是（盂鼎𢍏字可為之証）。又謂「由其文觀之，乃用為烝祀字」。卜辭段𢍏為烝，更可證𩰫字塙从𢍏得聲也。而參事乃於說烝字失之」。見小箋九葉下至十葉上

葉玉森曰：「陳氏𢍏聲之說至塙」。見前釋四卷廿六葉上

羅振玉曰：「凡言烝者四（定按指前四、二十數辭），皆不言王賓之名，意凡卜辭中不舉王賓之名者皆合祭也。烝為時祭，固非專祭一祖者矣」。見殷考七十九葉四行

于省吾隸定作𢍜，釋作烝，無說，見駢三第二十二葉上六行，从羅說也。

孫海波曰：「說文：『登，豆屬，从豆𢏚聲。』卜辭及金文皆从米，小篆从来，乃米之譌。此即烝之本字，春秋繁露曰：『烝者，以十月進初稻也。』故此作以豆盛米實廾進之，為烝之初誼，引申之為進，或从禾者，進初稻也。許君析登烝為二字，訓烝為火氣上行，訓登為豆屬，非。」見文編五卷七葉上

容庚曰：「从米从豆，象戴米于豆，从廾進之，誼當訓為登為進。盂鼎『有祡𢍜祀』，經典以烝為之。說文譌米為釆。」見金文編五卷十四葉下

按說文「登，豆屬，从豆𢏚聲。」段玉裁、王筠、朱駿聲均以為即本草艸經之「大豆黃卷」，說非。桂馥云：「豆屬者，⿱卷豆（定按：登之）隸體，或作棬。玉篇『棬，屈木盂也。』廣韻『棬，器似升，屈木為之。』」見義證卷下 錢桂森段注訂云：「許書凡一字兩義者必分別說

之此豆部首但說為古食肉器乃忽剛以⿱癶皿豋二字指為示豆之豆未又別以禮器之彝恐許書未必如是雜亂也森案方言豆或謂之豋廣雅亦云⿱癶皿檢盂也玉篇作⿱癶皿說文皿部無⿱癶皿字此⿱癶皿下云豆屬或即⿱癶皿器許所見以豆未可知也桉桂錢二氏之說是也許所云豆屬乃器用之豆非示豆之豆方言廣雅作豋玉篇作豋均从皿與卜辭豋字或从皿者（前四·二十·六、及四·廿·）或合惟卜辭豋多以豆仍當以說文為正也盂豆為專名皿為通偁閒亦通用也字象實米於豆収以進之其意與春秋繁露訓烝之義合然豋之與烝形體懸遠羅氏說此字之意是也然逕釋為烝則誤孫氏之說已進一境然仍囿於羅說謂許君析豋烝為二為非甚矣其蔽也蓋豋自是豋烝自是烝截然二字烝字从火丞聲許訓本不誤以火气上行故引申有

藏、三八、四　藏四八、四　前五、二、二　前五、二、三　前五、二、五　後、上、五、三　後、上、七、十　後、上、二八、十　後、下、十一、四　後、下、二九十五　甲、一、二六、十六　甲、一、二六、十七　戩、二一、三　戩、二五、十　戩、三七、四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𢍘禮器也从廾持肉于豆上讀若鐙同』此殆即爾雅『瓦豆謂之登』之登字卜辭从兩手奉豆形不从肉由其文觀之乃用爲烝祀字見增考中三十九葉上

商承祚曰「祚案作　亦𢍘字从廾象奉豆于神前見類編五卷七葉下

孫詒讓曰『𤼷即登之省文癶部『登从癶豆象登車形籀文作𤼷从𠬞』此即𢍘字之省又豆部『𢍘禮器也从𠬞持肉在豆上讀若鐙同』下半亦从豆

以奴此豆即豆又𣪘亦登𤼈之變體亦有𣥠與此形同」見舉例下廿一葉

葉玉森曰「予謂孫釋近是（定按葉氏乃指羅振玉釋𣪘爲豐釋𣪘爲异孫詒讓釋𣪘𤼈並爲豐而言）𡙘人之𡙘國登進讀非烝祀讀𤼈乃𡙘之繇文卜辭亦用𡙘爲烝祀字」見前釋五卷二葉上

陳邦福曰「𡙘亦通升音之轉也說文升下段注云「古經傳登多假作升經有言升不言登者周易是也有言登不言升者左傳是也」」見辨疑五葉

王襄釋𣪘𤼈並爲登𣪘字釋登見簠考帝系十三葉上八十七片釋文無說𤼈字亦釋登說曰「登人疑即周禮大司馬比軍衆之事將有征伐故先聚衆校此殷世固行民兵之法矣或曰類後世之獻俘存以待考」見簠考征伐二葉上

陳夢家曰「卜辭所記登嘗之禮也，當然就是當時王室所享用的糧食，因為登嘗就是以新穫的穀物先薦於寢廟，讓祖先嘗新。卜辭所記登的穀品有以下四類：1、來「膚上甲來」甲、二八〇五「登來乙且」粹、九〇八「登來于二示」庫、一〇六一、2、來「酌來登（十二月，一月）」甲、三〇四九、三〇八九、合「其征登來」甲、二七七九「其登來于羌甲」鄴、三、四二、七、「其登來于宗」掇一、四三八、佚、五六三、粹、一五七四「其登來于襄」寧滬、二、一〇六、明續、六九六、「尊來其禪兄辛」上、七、一〇、「其登來征于南庚」粹、二六九、「登來于高且乙」粹、一六六、「登來」甲、三五三、六四二、明七一六、B、3、來「王其登來」下、二九、十五「王其登南明來」甲、九〇三、下、二三、八、「王明其登于」續、二五七、4、鬯「其登鬯于且乙」甲、二四〇七、「其登鬯自小乙」甲、六五七、「登鬯」明續、七〇〇、「禪新鬯」續、一、四〇、五、粹、九一〇、九一二、九一三 以上的登卜辭作异或增示膚是甗的象形假作獻，獻來猶登來，來是說文「齊謂麥秾也」之秾，是小麥下、一、五、云「月一正曰

食麥』可見殷王室正月食麥月令孟仲季三春『天子食麥與羊』其禮與殷相近」見綜述五二九至五三〇葉

楊樹達曰「⿰示⿱豆殳當隸定爲⿰示⿱豆殳讀爲烝」見甲文說三十二葉

按說文「豋禮器也从廾持肉在豆上讀若鐙同」契文作上出諸形羅氏釋⿰豆殳其說是也孫詒讓於[glyph]並釋豋葉王諸氏从之說並非契文豋作[glyph]說詳二卷登下[glyph]字當從唐蘭說釋饔說詳本卷下饔字條下陳氏說⿰豆殳字之義是也惟隸定作登則誤登爲豋之隸體[glyph]當隸定作⿰豆殳依篆體當寫作[glyph]今隸當作豋與登字迥別不容淆混也豋⿰豆殳於卜辭爲薦新之禮除陳氏所舉諸例明標品物者外亦有但言⿰豆殳于祖某⿰豆殳于父某⿰豆殳于兄某之辭是則⿰豆殳之字義蓋已爲薦新之祭之專名後世假烝爲之楊氏

謂夒禝當讀為烝其說實精有未諦也辭云「喜貞其夒祖辛于☐卯一牛」藏四八「戊午卜貞夒自上甲大示（大示）叀牛小示叀☐」前六四五「☐貞☐父甲夒☐亡尤」後上五五「☐𩁹（聲）☐其夒兄辛」後上七十「貞子（由）漁夒于大丁（下不先當為示字）」後上八十一二「☐未夒于祖乙」粹一六十七二凡此夒皆為祭名即烝嘗之烝烝字當以火气上行為本義用為烝嘗字者皆當讀為夒也（夒烝古音同在六部）

豐

豐後、下、八、二、豐前、五、五、四、豐甲編、一九三三、豐粹、二三二、豐粹、二三六、豐粹、五四〇、豐新、四二二八、豐新、四二二九、豐佚、二四一、豐藏、二三八、四、豐藏、二六〇、二、豐前、六、六一、三、豐後、上、十九、豐菁、五、一、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豐行禮之器也从豆象形』卜辭从玨與許書同或从丰丰或从玨案卜辭玉字作王亦作丰象三玉連貫之作丰者殆亦二玉連貫之形卜辭殆从玨也古者行禮以玉帛故从玨」見增考中三十八葉下

王國維曰「說文示部云『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豐豐亦聲』又『豐部豐行禮之器也从豆象形』案殷虛卜辭有豐字其文曰『癸未卜貞醴豐

後、下、八、 古⿰丰丰玨同字卜辭玨字作丰丰⿰丰丰三體則豐即𧯛矣又有⿱玨口字前、六、卅九、及⿱玨口字後、下、廿九、⿱玨口⿱玨口又一字卜辭⿴囗玨字後、下、四、或作⿴囗玨藏、三、一四其證也此二字即小篆豐字所从之𧯛古凵曰∧字卜辭凵或作凵知𧯛可作⿱玨口⿱玨口矣𧯛又其繁文此諸字皆象二玉在器之形古者行禮以玉故說文曰豐行禮之器其說古矣惟許君不知⿰丰丰字即玨字故但以从豆象形解之實則豐从玨在凵中从豆乃會意字而非象形字也盛玉以奉神人之器謂之𧯛若豐推之而奉神人之酒醴亦謂之醴又推之而奉神人之事通謂之禮其初當皆用𧯛若豐二字卜辭之『醻豐』醻字从酉則豐當段為酒醴字其分化為醴禮二字蓋稍後矣」見觀堂集林卷六第十四葉下釋禮

商承祚曰「祚案說文解字『豐行禮之器也从豆象形』卜辭又借為酒醴字

作豐者與戲仲甗同其作豊者王徵君謂即豊之省文」見類編五卷七葉下

孫海波曰「說文豊行禮之器也从豆象形卜辭豊豐一字孳乳為禮為醴」見文編五卷八葉上 唯孫氏文編於上出諸形仍分收為豊豐二字

董彥堂先生曰「豐豊豐豊非一字乃四字也」見董先生藏朱書文字編五卷五葉豊字條上眉批

商承祚又曰「豐乃酒醴之本字說文訓為行豊之器乃引申之後 按「後」疑「誼」之誤 復孳乳為豐滿之豐」見佚存三十七葉上

容庚曰「金文醴之偏旁形與豊同豐與豊為一字豆之豐滿者所以為豊也漢隸豐豊二字皆作豐」見金文編五卷十四葉下豊字條

又曰「案金文豐作豐豐豐豐漢碑多作豊與豐同如曹全碑『咸獲豐年』史晨奏銘『以祈豐穰』夏承碑『名豐其爵』是其例也」見容編之字學上冊象形文宮室衣服器械類

按說文「豐行禮之器也从豆象形讀與禮同」又「豐豆之豐滿者也从豆象形一曰鄉飲酒有豐侯者豐古文豐」二字篆體相近其下从豆亦相同其上所从者各家說者紛紜莫衷一是而按之字形二篆之上半亦殊相類豐篆下徐灝段注箋豐下云「豐象器中有物也」王筠說文句讀豐下云「豐但象豐滿之形也但是指事而非象形耳」二說實為得之豐豐古盖一字豆實豐美所以事神以言事神之事則為禮以言事神之器則為豐以言犧牲玉帛之腆美則為豐其始實為一字也商容孫諸氏謂豊豐一字其說可以推

孫氏文編於上出諸形仍分收為豊豐二字今詳審諸文辭例除部分可知其當釋為豊讀為醴者外無一辭可以確證其當釋為豐者故本書但收作豊辭云「癸未卜貞醇豊叀生有酉用十二月」後、下、八、二「丙戌卜叀新豊用叀舊豊用」粹、二三」「貞囗于祖乙其作豊」粹、二三六「貞其作豊于伊𡧊」粹、五四○「弜囗辛囗豊囗 叀茲豊用 弜用茲豊 叀茲豊用王受祐 用豊」佚、二四一、九此皆當釋為豊讀為醴其字皆作豊惟甲編二五四六有豐字其辭云「囗叀小公𠂤作豐庸于文正王受囗」林、一、一、言「作豊」與粹二三六、五四○之辭例全同而其字一作豐一作豐知二者實為一字諸家釋前者作豊後者作豐實有可商也字或為地名如「癸未卜王在豐貞亡禍在六月甲申工典其酒」後、上、十九是也或為人名如「士宜𦎫豐示二屯岳」續、五、十一、七是也字當釋豊抑當釋豐未可遽指續、五、一、辭言子

豊亦人名前六、六一、三之「豊」與「㠱」連文殘餘之字疑係酒字若然則豊亦當釋豊讀為醴也字辭殘泐不完不詳其義此不具舉金文豊作豊右戲仲口父作醴鬲亦孳乳為醴豊作豊宅簋豊犬豊簋豊豊鼎豊豊豊兮殷豊散盤豊輔伯鼎豊豊簋豊奢簋豊豊豊器豆上所以不一其形大抵象物之豐腆王筠之說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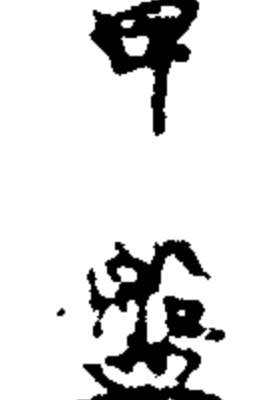
又鄉射禮「命弟子設豐」鄭注「豐形蓋似豆而卑」公食大夫禮「加于豐」注「如豆而卑」聘禮記「醴尊于東廂瓦大一有豐」注云「豐承尊器如豆而卑」三注略同並以豐為器名如豆而卑是與豐訓禮器同意

虜 [甲骨字形] 後上十八、十

从虍从冉說文所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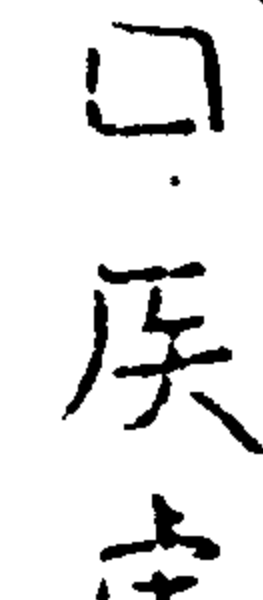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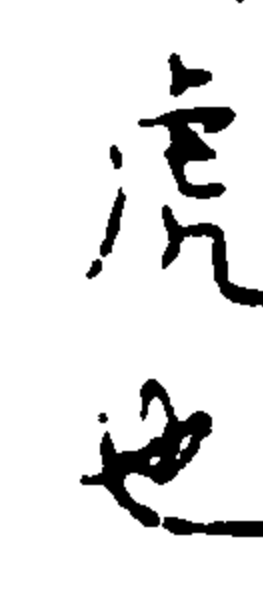
𧆭 [甲骨字形] 甲二十五、十六

从虍从冉說文所無

𩵽 [甲骨字形] 前六、五十、三

王國維曰「[甲骨字形] 乃魚之繁文周禮𩵽人作𩵽人知魚可作𩵽矣古魚吾二字同音故叚爲吾字齊子仲姜鎛『保盧兄弟保盧子姓』即保吾兄弟保吾子姓也沇兒鐘『𩵽以宴以喜』即吾以宴以喜也子 囗盤『王初各伐玁狁于𠱥盧』即彭衙之初字當即魚字古文且作𩵽吳作虞皆从虍」見商氏類編十一卷十一葉下魚字條下引未著明出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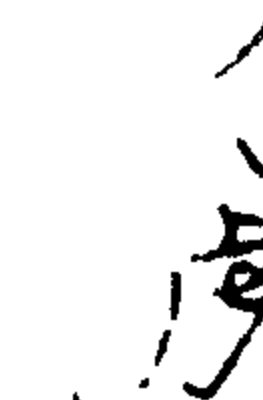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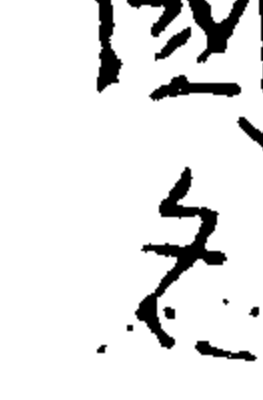
孫海波文編十一卷十三葉下收此作䱷以為說文所無字其下亦引王國維說曰「周禮天官𩺰人釋文『本或作魰』」魰𩺰同字知䱷魚亦同字矣古魚吾同音敦煌唐寫本商書「魚家旄孫于荒」日本古寫本周書「魚有民有命」皆假魚為吾史記河渠書「功無已時兮吾山平」吾山即魚山也亦未著明出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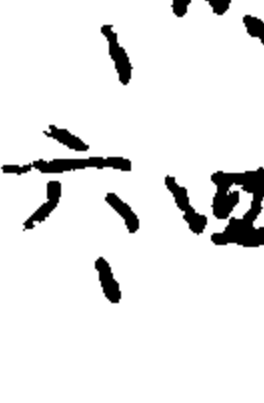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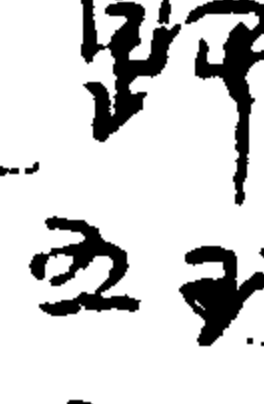
羅振玉曰「齊子仲姜鎛『保䱷兄弟』䱷吳中丞釋魯與此同兮田盤亦有䱷字」見增考中七十三葉上

按字當係从虍魚聲說文所無䱷魚同音且形亦相近故周禮𩺰字本亦作魰未足以証䱷魚一字也魚為象形字不當有从虍作䱷者至王氏謂魚吾同音古多通叚說不可易羅氏引吳大澂說釋魯說非古音虍魚吾

虎

□藏二七・二 □餘十七・一 □拾六・十三 □前四・四四・五 □
前四・四四・六 □前四・四四・五・一 □前四・四四・五・二 □前五・二九・三 □
前六・六三・六 □後上・六・八 □後下・五十二 □菁十・十二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虎古文作□□二形此象巨口脩尾身有文理亦有作圓斑如豹狀者而由其文辭觀之仍為虎字也」見增考中三十葉上

王襄曰「□古豹字許說『似虎圜文』」見類纂九卷四十三葉上

葉玉森曰「按羅氏釋虎是也」「□侯虎」即「□侯虎」「□」侯國名虎也先哲造字時疑虎豹為一物作豹斑者亦呼為虎于字形可推知」見前釋四卷六十一葉上

孫海波文編九卷十葉上及金祥恆續文編九卷十三葉上皆收有圜文

者作豹朱芳圃文字篇五卷六葉上則从羅氏說收有圖文者作虎

桉說文「虎山獸之君从虍虎足象人足象形□古文虎□亦古文虎」

文金文虎字均爲象形前形前六、六三、六虎作□其下已簡變似「人」字許君

遂以「虎足似人足」說之矣卜辭虎或爲獸名如「甲申卜王其□虎」拾六、十三

「□丑卜□貞王夢有死大虎由□」拾、七、十七是也或爲方國名如「□虎方其涉

河東狀其□」前六、六三、六或爲人名如「□貞令□从侯□」食侯虎伐□方

受出又」前四、四四、六「令□侯虎歸」珠四五五是也此兩辭均言□侯虎自爲一人而兩

虎字一作□一作□後一文从二小點即圖文之省略从可知作圖

文者之必爲虎字也它辭言侯虎則者多見均□侯虎之省文其字或作

條文或作圖文皆爲一字羅說是也金文虎字作□毛公鼎□師酉

簋

師兌簋

彔伯簋

師寰簋

師虎簋

盨姬鬲

旅虎簠

番生簋

呂伯簋

虢

粹一五七三　乙三〇二八

丁山曰「字當是象兩手搏虎形虢之初文也」見殷商氏族方國志一五一葉

按說文「虢虎所攫畫明文也从虎寽聲」段注云「虢字本義久廢罕有用者」栔文金文並从虎从兩手其本義當如丁氏所說惟此義久廢如段氏言許氏解為「虎所攫畫明文」其事瑣屑先哲寧當為製專字且虎所攫畫明文如為爪痕（迹）則當从虎从釆如為虎爪所畫之文則字當以虎从彡（釆如此別）其字疑於戲又皆不當从虎从二手（字臼）也古文虢皆為方國之名栔文變為从寽又之與寸古文偏旁通用金文戲（彡）又從攴又攴於偏旁亦得互通也卜辭虢為人名或方國之名辭云「乙未貞子虢眔䍃八月」粹一五七三是也又云「𡆥虢亡月」乙三〇二八。「𡆥」字不識辭意不明金文作（字形）鄭虢仲簋

頌鼎 頌簋 虢季子白盤 頌壺 臣支誤以為耳 虢季子組簋又

虢文公鼎 虢叔簋 虢叔大父鼎 除鄭虢叔仲簋一體及虢

叔簋从攴外餘均从支作

⿸虎田

[甲骨字形] 後、下、三六、八、

从虎从田說文所無

⿸虎匕

[甲骨字形] 拾、十三、十、

从虎从匕說文所無疑爲牝虎專字亦猶⿰犭匕⿰羊匕⿰豕匕麀之比

⿰宁虎

[甲骨字形] 後、下、二三、二、[甲骨字形] 後、下、三八、五、[甲骨字形][甲骨字形] 佚、二七三、[甲骨字形] 甲編、一一八八

从虎从宁說文所無字在卜辭爲地名辭云「王其射虢口」後、下、二「王迺射虢冢」後、下、三、八、五「王其口王其口虢口　王由往射虢口」佚、二七三、「口射虢口宰口」「[甲骨字形] 甲編、一八八、」據後、下、三八、五、辭知虢爲地名如以虎名釋之則如⿸虎田⿸虎䲆之比

[甲骨字形] 甲編、二四〇、[甲骨字形] 甲編、二八二、[甲骨字形] 東方、一二九七、[甲骨字形] 新、三四七、

⿱爪虎

[甲骨字形]

从虎（以虢含从虎甲編、一一八八、作[甲骨字形]从[甲骨字形]證之知此亦从虎也）臺文从爪說文所無未知與虢是一字

⿺辶⿸虍辛

0712

□甲編、二六五八、□甲編、二七七六、□佚、二五五、□佚、二六八、□掇、三九一、□六、中、二六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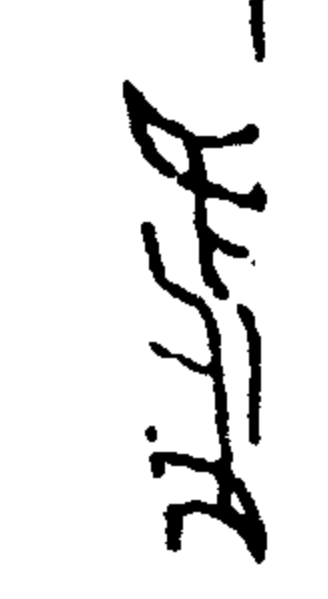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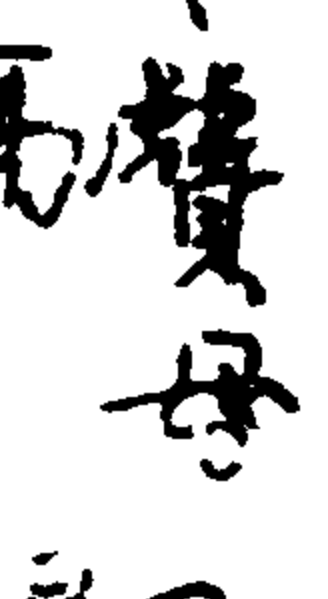
金祥恆續文編五卷十三葉上收作虞其說未聞

屈翼鵬曰「□字屢見似是災害之義」見甲釋三五四葉二七七二片釋文

按字从虎从𡴘𡴘即許書訓「所以驚人也」之𡴘爲桎梏類刑具之象形文字象縛虎之形从虎从𡴘會意掇三九一片字作□可證金氏釋虞以字形求之似有可商辭云「貞又來⿺辶⿸虍辛自乂其乂于口」甲編二六五八「其𢓊乂⿺辶⿸虍辛由翌日酒」甲編二五五九「戊辰卜壴貞又來⿺辶⿸虍辛自獸今日其𢓊于且丁」甲編二七七二「庚申卜何貞翌辛酉⿺辶⿸虍辛其隹」佚二五五其義不可塙知

虤

後下三·八 後下七·九 八與後下三·八重出

商承祚曰「祚案虤象兩虎對爭之形即許書贙之本字後世傳寫誤正成虤遂加貝字以別虤微此幾晦其初形唐李英公碑贙字作贙从虤尚存遺意楷書中存古文此其一也」見類編五卷八葉下

按說文「虤虎怒也从二虎」段注云「此與狀从兩犬相齧也同意」徐灝段注箋曰「虎之自怒為虓相怒為虤」朱駿聲通訓定聲云「會意兩虎鬥也」諸說是也許書虓下解云「虎鳴也一曰師子从虎九聲」沈濤說文古本考引一切經音義四引說文虓字而其說解皆不同卷五引作「虤虓怒聲也詩曰『闞如虓虎』是也」卷廿三引作「虓虎鳴也大怒聲」引另卷十下廿二、四又不同从器沈氏謂當如卷廿三所引「唯」「大」當作「又」其說是也虓下段注云「大雅『闞如虓虎』毛

曰「虓虎虎也」自怒虓然。按自怒猶盛怒也」是虓為虎之自怒，虤則虎之相怒也。栔文作[glyph]正象兩虎相鬥之形，與許訓虎怒（相怒）之義正合，當即虤之本字，其字當作虤，篆隸作虤者，取便書寫耳。商說甚是，惟以為即贙之本字則猶有未安。說文贙分別也。从虤對爭貝，讀若迴」夫虎何愛於貝而至對爭，此解殊悖極情，諸家於此義及其音讀頗多致疑。竊謂虤贙當為同字，貝从乃後增，猶商或作賞之比（般甗「王商作冊般貝」即書費誓「我商賚汝」之商，容希白金文編卷六第十六葉上賞字條之說如此，可从也。他器賞(商)賜字皆作賞，知商賞同字也）。許書贙下說解乃虤贙別為二字後之新訓，二者音義至近，實為一字（虤古音十五部刪韻，贙則十四部寒韻，至不相遠）也。栔文字不从貝，當以收作虤為是。字在卜辭為地名，辭云「貞旬亡禍在虤」（後、下、三、八）是也。卜、七九八與此重出。金文有贙字作[glyph]（贙母鼎）即虤之繁變，从鼎與从貝同。

補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虤，虎怒也，从二虎。』段君曰：『此與㹜兩犬相齧也同意。』案段說是也。此从二虎顛倒，怒而將相鬥之狀，篆文作兩虎並立，則失怒而相鬥之狀矣。唐李勣碑贙字尚从此，知唐人尚存其初形也」見增考中三十葉上。

按商氏類編贙下未引其師此說，羅說較長，可从。

□

□前、四、十五、二、□前、五、三、七、□前、五、十九、五、□戩、四十八、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皿飯食之用器也象形與豆同意』卜辭中皿字或作□若豆之有骹故許云與豆同意」見增考中三十九葉上

郭沫若曰「辭云『其皿鳳方』鳳方當即風夷皿字殆假為望卜辭每見『望某方』之語蓋謂偵伺之也」見萃考一五二葉下

魯實先曰「卜辭□□二形可以通作」見姓氏通考釋之一載東海學報一期九葉末行

又曰「契文凡从皿與血者或為王都或當遊牢則皿與盂有尊重寶愛之義」見同上東海學報一期十六葉九行

按說文「皿飯（小徐作飲）食之用器也象形與豆同義讀若猛」契文皿豆二字形

盂

盂拾六、二 盂前一、四一、七、 盂前二、二十四、 盂前二、二十、五、 盂前二、三八、一

盂前二、三八、二、 邘前五、五六、 盂後上、九、十三 盂後上、十二、九、 盂後上、十八

六、 盂甲二、六、十二、 盂戩十一、七、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盂飯器也从皿亏聲』古金文从于盂鼎與此同卜辭或从邘邘亦于字」即盂省見增考中三十九葉下

按說文「盂飯器也从皿亏聲」栔文于作于不作亏此从皿于聲羅說是也字在卜辭為方國之名金文作盂伯盂 盂 盂盂鼎 盂王子申盞盂 盂齊侯盂 釪鄀公盂 釪宋君夫人盂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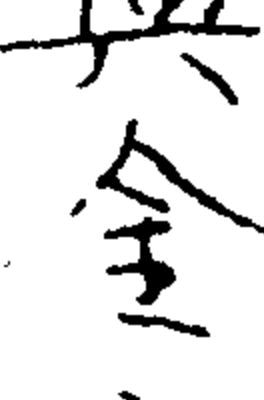
盛

[glyph] 後、下、二四、三、

按孫海波曰「商釋益戌二字合文竊疑當是盛字从皿从成省與金文同許訓『黍稷在器中以祀也』此从川亦黍稷豐滿外溢之形」見考古社刊考古三期六十四葉

按說文「盛黍稷在器中以祀者也从皿成聲」孫氏釋此為盛可从惟謂「此从川亦黍稷豐滿外溢之形」以附會許說則似有可商竊疑盛之朔誼為滿與益同誼此殆象水外溢之形盛為形聲益則為會意再辭云「貞丁宗曰盛亡𡆥」後、下、二四、三、其義不明金文作[glyph]曾伯簠[glyph]史免匡[glyph]盛季盛段从成省與契文同

□

□前六、三五、四、□菁九、八、

羅振玉曰「鄦子簠簠字作□从匚从□此从个个即□之省」見增考中三十九葉下

葉玉森曰「森按此為地名異體作□羅氏謂个个為□省似未塙予疑象矢鏃形或医字也」見前釋六卷三十四葉下

按說文「齍黍稷在器以祀者从皿齊聲」與簠訓黍稷圜器義近其為器制形製當亦略同許書簠之古文作□从匚夫聲與金文簠字作□作□从匚缶聲或吾聲者同此作□从匚與簠之古文从匚同意从个為□之省當釋齍字在卜辭為地名金文作□仲叡父簠

盧

□藏、十二、四，□前、一、三、七、六，□前、四、二八、七，□甲、二、二、二、九，□甲、二、二、六、五，□粹、一〇九。

郭沫若曰「周恭王時趞曹鼎『王射于射盧』盧字作□，與此作□者相同，故知此亦盧字。案此乃鑪之初文，下象鑪形，上从虍聲也。」見粹考二十葉上

于省吾曰：「按郭說是也。栔文有□□字作□□□□等形，上象鑪之身，下象款足，即盧之象形初文。商器形制甚繁，多有不可名狀者，鑪器雖未能塙指，然此字之象鑪形殆無可疑。（中略）盧鑪古無別，作庸者，假借也。」定按：盧作虘□，又為虘之初文。□字本象鑪形，加虍為聲符，乃由象形孳乳為形聲。栔文獻字作□，不从虍；又鬳字栔文作□，金文鬳戈作□，本象鬳形，見鬳作□，加虍則為繁文矣。又如金文同毀吳之即虞，說文処之或體作處也。虞字

後世作盧从皿已為彖增字更無論盧鑪矣卜辭盧用並見稍晚則虜行而用廢再晚則盧行而虜廢矣隔尊隔字从用作用鬲比盨瀘字从用作因形也簡化師湯父鼎盧字从用作用猶與契文相仿金文鑪字冐作鑪王子嬰次盧作[?] 邵鐘作鏄邾公華鐘作鏄从膚从盧一也小篆作鑪古代盧氏幣盧字作[?]或从鹵或从田或从白或从甾並為用形所譌變說文「𠙹𠙹也从甾虍聲讀若盧」又「盧飯器也从皿𠙹聲𥂗籀文盧」按𠙹盧同字𠙹不从皿為盧之初文不應歧為二字凡此皆盧字孳變之辜較也茲將卜辭虜用二字之用法分述於下一、虜字通旅宋二、二六、五、有虜字惟其辭已殘缺大藏骨有辭云「庚辰卜貞翌日甲申虜」為祭名無疑當即周人之所謂旅祭也虜經傳通用盧盧旅音近相借伯晨鼎「旅

弓旅矢」書文侯之命「盧弓一盧矢百旅弓旅矢」即盧弓盧矢周禮司儀「皆旅擯」注「旅讀爲鴻臚之臚」儀禮士冠禮「旅占」注「古文旅作臚也」士昏禮「婦執笲」注「笲竹器而衣者其形蓋如今之莒筁籚矣」方言十三「⿱竹旅趙魏之郊謂之筁⿱竹旅」是筁籚即筁⿱竹旅漢書叙傳「大夫臚岱侯伯僭時」鄭氏曰「臚岱季氏旅於太山是也」師古曰「旅陳也臚亦陳也臚旅聲相近其義一耳」棲中尊王大省公族于庚辰旅」周禮掌次「王大旅上帝」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注「旅陳也陳其祭事以祈焉」棲旅謂陳列祭品以祭然卜辭言膚非如周禮專就上帝山川爲言也前舉粹編一辭「膚彡力自上甲」膚多力爲三種祭名膚即旅彡即肜力即召即⿱𠠲口也一、因字之義爲剁割爲豕內之膚矣佚、三一、「庚申叀因口」三八三背「壬辰卜㞢母癸眔豕癸子卜

㞢母甲卑豕甲午卜㞢母乙卑豕 卑形下多一橫畫余在徽肆曾見鬲足錄於河南吉金圖志賸 商鼎三足之下部有盤相連其器已著橋形鑪形或亦如是也 乙未卜㞢母卑豕」三九二「庚午卜㞢母甲困豕」以上所列困豕之困均應讀如後世之盧盧膚同字後世歧化為二金文金名之鑪通作鏞鑪器之鑪作盧論語顏淵「膚受之愬」即盧受之愬詳論語新證說文臚之籀文作膚均其左證廣雅釋言「膚剝也」釋詁「剝膚皮離也」王氏疏證云「說文云『剝取獸革者謂之皮』韓策云『因自皮面抉眼自屠出腸』鄭注內則云『膚切肉也』是皮膚皆離之義也」按王說是也皮膚皆狀名詞皆就外言作動字用則有剝離之義禮記內則「麋膚」注「膚或為胖」按膚胖雙聲說文「胖半體肉也」周禮腊人「凡祭祀共豆脯薦脯膴胖」注「鄭大夫云『胖讀為判』」是胖乃分割之義儀禮聘禮「膚鮮魚鮮腊設扃鼏」注「膚豕肉

也唯膞者有膚」胡氏正義曰「鄭意蓋謂豕有膚耳膞字或有譌誤羊牛有腸胃而無膚豕則有膚而無腸胃」少牢饋食禮「雍人倫膚九實于一鼎」注「膚脅革肉」胡氏正義云「膚革膚之近脅骨者其肉最美」馬融注噬嗑卦云「柔脆肥美曰膚」此膚為豕膚故鄭注聘禮云「膚豕之肉也」按以上所舉經傳言膚之義有二剝割為膚豕脅骨肉之肥美者亦曰膚就已發現之卜辭言之均云用豕而未言他牲用作動字用蓋謂割豕膚肉之肥美者當兼二義言之一、用為人名為地名前一、三七、六「界貞」甲二二二九「界貞」殷虛卜辭一一四「丙戌卜界貞」用均係貞人名前六、六、四「貞弓用界氏羌」界人名氏致也此言勿用界致羌也界作界上無豎畫猶由之作凷矣縡之界為鑪之象形文初上象器身下象款足作[虍用]者加虍為聲母由象形孳乳為

形聲。膚與用之用法，卜辭有別，其言膚謂旅祭也，其言用殆謂割取膚肉之肥美者以祭也」見駢續二十至二三葉釋盧

按說文「盧，飯器也，从皿𠧪聲。[glyph]籀文盧」王筠說文釋例謂𠧪盧一字，是也。从甾與金文盧字从田均㽙之譌變，从皿則為繁增字。于氏謂卜辭之膚用為旅，用㽙則用為膚，其說是也。金文作[glyph]王子嬰次盧，从膚可證

益

益 藏、二二三、四 益 拾、八、三 益 前、四、五七、益 前、五、十一、一、益 前、五、三八、一、益 後、下、二四、三、益 甲、二、二六、十、益 甲、二、二九、十九、

羅振玉曰「象皿水益出之狀 ⺌ 象水形或从 ... 者 定按羅氏謂益字說非此別是一字 所謂益圖則水圖則象涌益者也」見增考中九葉下

按說文「益饒也从水皿皿益之意也」此溢之本字以益用為饒益增益之義既久而本義轉晦遂別製溢字以當之王筠說文釋例云「益从水而溢又加水般水祇可在皿中而益之水在皿上則增益之意即兼有氾溢之義意滿招損也溢似後來分別文」其說甚是惟此字當以氾溢為本義增益則其引申義也金文作益畢鮮簋益爵伯簋益休盤益益公鐘益見戚侯鐘益分盾小器皆不从水與契文小篆並不相同容氏金文編收此

盡 [oracle form] 前一、四四、六、[oracle form] 前一、四四、七、[oracle form] 前一、四五、一、[oracle form] 前一、四五、六、[oracle form] [oracle form] 前八、五、一、[oracle form] 後下十三、十、[oracle form] 後下十三、十一、[oracle form] 拾十三、十三、

羅振玉曰「从又持木从皿象滌器形食器（盡）斯滌矣故有終盡之意說文解字云从皿㶳聲殆不然矣」見增考中七十四葉下

按說文「盡器中空也从皿㶳聲」羅說是也奇滌之器其中必空已滌更無論矣許說其引申義也卜辭言「盡戊」前一、四四、六、「㞢循于盡戊」又一、四四、七、一、四五、一、疑當為殷先公之名乙、四五二九辭云「貞盡戊弗業王」亦同戩云「丙寅卜貞令逆从盡于[illegible]口月」珠、六一〇、則為時人之名又云「口寅降盡于丙寅隹不于盡降」前八、五、一、降疑當訓為降服之降盡疑當訓皆言千人皆降也拾十三、十三辭云「令盡」亦為人名當與珠六一〇之盡為一人孫海波文編五卷九葉上收此作盥謂

此象仰掌就皿以受沃之形「說非此特有又耳非象从手也。

盥

拾、十三、十四、前、六、四二、一、前、六、六、一、八、後、下、四十、十、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盥澡手也从臼水臨皿』此象仰掌就皿以受沃是沃盥也」見增考中六十八葉上

按說文「盥澡手也从臼水臨皿春秋傳曰『奉匜沃盥』」栔文从一手而金文篆文从兩手者取其義美耳金文作齊侯盂季叔匜中子化盤歸父盤楚季盤歸父盤盥為齊器譌變已甚矣卜辭盥字所見諸辭均殘泐其義不詳

盧

[甲骨文] 拾、四、十八、 [甲骨文] 新、七、一

孫海波文編五卷八葉下收此作盧無說

按栔文盧作[甲骨文]此从皿虍聲說文所無字在卜辭為方國之名辭云「貞王伐盧」拾、四、十八、是也

[甲骨文] 摭續、六四、

⿱田皿

从皿从田說文所無

⿱⿰火見皿

[甲骨文] 掇、四三七、 [甲骨文] 粹、一一九四、 [甲骨文] 粹、一一九六、

⿱企皿

[甲骨文] 乙、三四二二、

从皿从企說文所無

⿱樂皿

□珠、二六三、

从皿从樂說文所無

⿱爿皿

□前、六、六〇、六

从皿从爿說文所無

甹

□甲編、七三一、□甲編、三六四二、□佚、一八六、□續、二、一五、三、□摭、五五〇、□徵文、典禮、十六、□書、一、七、A、□摭續、二、□摭續、三、□摭續、三十、□粹、四五六、□粹、一五四五、新、三八八一、

商承祚曰□又作□說文甹定息也从血甹省聲卜辭或□或不□見佚考二九葉上

郭沫若隸定作甹無說見粹考六九葉下

按字从皿从乎說文所無在卜辭與乎𠷎通用辭云「弜𠷎風」佚八六一「甲戌貞其𠷎風三羊三犬三豕」續二十五三它辭亦言「𠷎風」後下四二四可證

⿱止皿

佚四一六

从皿从止說文所無

⿱雨皿

外一一九

从皿从雨此作上部殘缺字應从雨說文所無

⿱皿夂

後下三一十四

从皿从夂說文所無

□

□藏、七一、四、□拾、十、五、□前一、四七、七、□前二、十一、一、□前二、十一、六、

□□前六、三七、三、□後、上、十二、十、□後、下、十、十四、□甲一、十、九、□戩、四

五、五、

王襄曰「□古去字从口晚周時私璽陳去疾去作□亦从口作許書所引之壁經古文皆出于晚周系之古文作□殷契正作□知真古文至晚周時未盡絕也」見簠室考游田三葉上

商承祚曰「此即說文訓凵盧飯器之凵之本字其或體作□尚存古義飯器宜溫故凵以象器大其蓋也（壺字之蓋金文及小篆亦作大形）後借用為人相違之去遂奪本義而別構凵字代之非其朔矣」見佚考十九葉上

按說文「去人相違也从大凵聲」絜文从大从口（凵即笠字）聲與小篆同絜文笠凵作

曰唐蘭說如此可从商氏謂谷爲笑之本字說有可商字或从大从𠙴明大字非象器蓋形也卜辭去字亦或用爲人相違之義爲形聲字辭云「貞王其去」藏、九五、三「貞王去𢍰于𦎫」前八、一、四「貞王勿去𢍰 貞于翌庚申出」前五、四四、三「𠀠隹去𢍰 王𠀠去𢍰」前六、三七、五「王勿去 貞王去𢍰」前六、三七、三「𠀠𡆥曰有來乞至𠀠 王𡆥曰吉其去」前七、九、三 卜辭來去對貞此人相違之本義也或用爲地名「丁卯卜在去貞𢀛告曰象來羞王由𥂝亡災𢍰」前二、十一、一 是也又云「貞𡳿𤰈去」前一、六、四七、七 去爲𤰈祭之對象義不可知

血

□藏五十、一 □藏一四一、四 □藏一七六、四 □前四、三三、二 □前四、三三、三 □前六十三、三 □前八、十二、六 □後上二一、十 □後下十八、十一 □藏八十三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血祭所薦牲血也 从皿一 象血形』此从○者 血在皿中 側視之則為一 俯視之則成○矣」見增考中三十一葉上

孫詒讓曰「龜文云『貞酒方于□室父彔』藏五十一 又云『貞鼠辛未其之于□室三大牢七月』藏一七六、四 □字从台从皿 前作□ 當从○ 筆畫微闕 說文口部台說也 从口㠯聲 金文諸女彝㠯作㠯 此似从㠯 从台省也 郎字書所無 唯金文有杞伯每亡盉 其字作□ 余定為盉字 盍即說文瓦部瓵之變體 許解云『瓵 瓵謂之瓵 从瓦台聲』此从皿台聲 于龤聲字例同也 與彼器正可互證 盍室疑宗廟之室 故祭得用三大牢 但其義

不可知或當與臺通考工記「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或即重屋與」見舉例上二十三葉下

羅振玉又曰「卜辭中三言血室依其文觀之是廟室也禮器言「血毛詔于室」故謂之血室與」見增考下五十五葉

陳直曰「禮器上文云「太廟之內敬矣君親牽牲大夫贊幣而從三詔為太廟之祭血室在太廟無疑」見賸義七葉

葉玉森曰「卜辭⿱囧皿字屢見如云「囗囗卜旅貞⿱囧皿于俘臣王其賓囗」後下十八十一「己卯卜大貞⿱囧皿于俘囗牡」後下三九十七又云「囗巳卜囗貞⿱囧皿于俘臣牡」後下三十十七⿱囧皿俘⿱囧皿俘垂連文則⿱囧皿與⿱囧皿當為一字⿱囧皿俘亦連文則⿱囧皿與⿱囧皿亦當為一字諸家釋⿱囧皿為盟至塙公羊隱元年傳「盟者殺生歃血詛命相誓以盟

約束也」盟必歃血，豈正象皿中有牲血形。○變作㿝⊕，即許書之盟所由孳。然則孫釋盟室，羅釋血室，實乃盟室，即告祭盟誓之室，非左氏傳之盟府也。見前釋四卷四十七葉上

按說文「血，祭所薦牲血也。从皿，一象血形。」段注云「肉部曰：䏈，血祭肉也。釁部曰：釁，血祭也。郊特牲曰：毛血告幽全之物也。注：幽謂血也。毛詩：血以告殺，骨以升臭。」此皆血祭之事。卜辭每言血室，殆即太廟中血祭之室。辭云「貞酒祊于血室亡尤」藏一六·五「貞翌辛未其㞢于血室三大牢九月」藏一七六·四 孫釋盟非是，契文呂作δδ，與此从○者有別。葉釋盟亦非，契文囧作⊕，此从○，亦非囧字也。它辭云「丙寅卜貞王卜用血羊三冊伐廿鬯卅牢㞢卅𠬝侼段作二夕于妣庚」前八·十二·六、後上二一·十與此略同，言用血下言三羊卅牢卅𠬝

蓋即血祭之事也金文作[glyph]（邾公釛鐘　卹字偏旁）[glyph]（曾姬無卹壺　卹字偏旁）

寧

寧拾、六十三、寧前、四十八、四、寧前、五、十八、四、寧後、上、十五、十一、寧後、下、四二、四、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寧定息也从血甹省聲』此从皿不从血卜辭寍訓安與許君訓寧為定息誼同是許君以此為安寍字而以寧為願詞今卜辭曰『今月鬼寧』是寧與寍字誼同當為一字其訓願詞者殆由安誼引申之也」見增考中七十二葉下

瞿潤緡曰「按後、下、四二、四、『癸酉卜中寧風』前、六十八、四、『癸酉卜口貞寧雨口至□』說文『寧定息也』寧風寧雨者風定息雨定息也羅振玉引『今月鬼寧』一辭按此辭見前四、十八、四、上下皆有缺文鬼寧似不連文今證以上列各辭寧訓定息而不訓安羅氏之說殊不然矣」見卜釋六四葉

楊樹達曰「寧風即寧風止風之祭也」見甲文說六十四葉積記六條

于省吾曰「余所藏明義士墨本有辭云『庚戌卜寧于四方其五犬』又有辭云『辛卯卜𢀛彡酌其又于四方』按說文『寧定息也讀若亭』栔文言寧與安寧之寧同用此云『寧于四方』謂安寧四方之神也四方之祭習見於載籍周禮大宗伯『以疈辜祭四方百物』又云『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占夢『乃舍萌于四方』舞師『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曲禮『天子祭天地祭四方』栔文已有四方之祭是其祀典由來尚矣」見駢三第十六葉上釋寧四方

陳夢家曰「辭云『寧于風』燕、五五八、『寧巫風』下、四六四『寧風北巫犬』明續四五、『寧風巫九犬』庫、九九二、『……巫寧土河岳』粹、五六、『勿于先寧』輔仁、十四『其寧風三羊三犬三豕』續、二、十五、三

「其𧖴大風」粹、八二七、「弜𧖴風」粹、四五六、「其𧖴風伊𡘋一小𦎫」粹、八二八、「其𧖴風方𢉖」粹、一一八二、「……土𧖴風」三、撥續、「𧖴于四方其五犬」明續、四八七、𧖴即後世的寧字。說文「𧖴，定息也」讀若亭」集韻清部「𧖴，定息」爾雅釋詁「定，止也」所以𧖴風即止風。周禮小祝「寧小祭祀將事侯禳禱祀之祝號……寧風旱」寧風即卜辭之𧖴風。中畧又言「𧖴雨」「𧖴雨」寧滬、一、一四、庫、一八九五、「勿𧖴雨」珠、一一六一、「𧖴雨于西」前、五、十八、四、「𧖴雨于土」六、十九、七、「其𧖴雨于方」粹、一五四五、𧖴雨即止雨」見綜述五七五至五七七、六葉

按說文「𧖴，定息也。从血，甹省聲。讀若亭」。𧖴字从血，無所取義。上下文亦盡血部諸字，均與血義有關，而此訓定息，與血義無與。今栔文从皿，與寧字義同，知篆从血者，形體譌變耳。羅、楊、陳諸家之說並是。字又或作𧖴，見上𧖴字條。

主

[甲骨文] 前二、二一、三 [甲骨文] 前四、四八、四 [甲骨文] 後上十五、一 [甲骨文] 後下十五、十五

商承祚曰「說文解字『主，鐙中火主也。⺊象形，从丶，丶亦聲』此从木，盂殆象燔木為火，殆即主字」見類編五卷十一葉上

按說文「主，鐙中火主也。⺊象形，从丶，丶亦聲」主即今炷字初文，契文象然木為炷，商說可从。字在卜辭為地名。

冃

冃冃 乙、三三八七、 冃 乙、六四五一、

金祥恆續文編五卷十八葉上收此作丹無說

按說文「丹巴越之赤石也象采丹井丶象丹形 冃 古文丹 彬 亦古文丹」

契文丹與小篆同金說可从字在卜辭為方國之名辭云「乎丹白 伯以 勿乎丹白从」乙、三三八七、可證金文作 冃 庚嬴卣 許書丹古文或體作彬段氏疑彤之古文是也

青

□ 鐵徵典禮二二、

王襄釋南。又曰「□或釋青，青室同于禮記月令青陽太廟之說」見簠考典禮三葉之

按說文「青，東方色也。木生火，从生丹。丹青之信言必然。□古文青」栔文作□。王所引或說是也。栔文南字習見作□□□□□諸形，與此有別。辭云「丁亥史其酒告青室」蓋宗廟之一室也。金文作□吳尊，从生不省

井

井 藏二一〇、一、井 拾、三、十一、井 後、上、十八、五、井 後、下、六、九、井井 後、下、六、十三、井 後、下、二四、五、井 後、下、二四、七、井 後、下、三九、六、井 後、下、四十、十五、井 甲、一、十八、二、井 甲、二、二一、六、井 戩三五、五、井 戩、三五、七、

商承祚收此作刑說曰「案毛公鼎作井與此同」見類編五卷十一葉下

孫海波收此作井說曰「孳乳為妌為邢」見文編五卷十葉上

葉玉森曰「井象構韓四木交加形中一小方乃象井口」

按說文「井八家一井象構韓形・甕之象也古者伯益初作井」栔文與小篆同但不从「・」乃後加無義未必象甕形也字在卜辭為人名或言「婦井」藏、二一〇、一、可證或為方國之名辭云「井方」後、上、十八、五、可證金文作井周公簋「井侯」井散盤 井叔(弔)男父匜 井克鼎 井趞曹鼎 井乙亥鼎「井方」同与卜辭同 井

先．

毛公鼎、女毋敢弗帥用先王作明井、俗、孳乳為刑

阱

□藏一一〇．三 □藏二四七．二 □前二．十六．一 □前四．四四．六

□前六．四一．一 □前六．四一．二 □前六．四一．三 □前六．四一．四

□前六．四三．五 □前六．六三．五 □前七．四十．一 □後下．二五．三 □後下．四．十二 □甲．六十四．十六 □甲．六十四．十七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阱，陷也。从𨸏井，井亦聲。或从穴作穽，古文作汬。』禮記中庸釋文、書費誓傳、漢書食貨志下注、後漢書趙壹傳注並云『穽，地以陷獸也』。卜辭象獸在井上，正是阱字。或从坎，中有水，與井同意。又卜辭諸字均从麋鹿，知阱所以陷麋鹿者矣。」見增考中五十葉上

郭沫若曰：「□象麋陷於穽中之形，羅釋為穽，案當是『穽麋』二字之合文。知者，以下言『允擒二百又九』，不復言麋也。」見卜通一一一葉上

葉玉森曰「阱上或阱內之小點並象食物蓋餌之也。商氏以為亦土意者非也。」商說見殷虛文字用點之研究載語言歷史研究所十一集文字專號」見前釋二卷二十五葉下

孫詒讓曰「麃字上形亦與鹿同，而下从凵，前烝煙二字从火皆作半圓形，則此當亦从火，蓋是麃字。說文『麃，麞屬，从鹿，㶾省聲』即此字也」見舉例下卅二葉上

胡厚宣曰「字當釋為說文『舀，小阱也。从人在臼上』。舂地坎可臼人」見歷史研究一九五七年七期五六五葉說貴田

按說文「阱，陷也。从𨸏从井，井亦聲。𡨄，阱或从穴。𠷎，古文阱从水」。契文作土出諸形。羅釋阱，胡釋舀，於字形並皆無徵，然以辭例稽之，實以羅說為長。卜辭言阱者，均與田獵有關，其下並系以獸名，可証也。孫釋麃，而

[glyph] 甲編八七九、[glyph] 新、四一四四、

屈翼鵬曰「皀為鄉䣊等字所从當是說文之皀字即香字也此當是薦馨香之祭其詳未聞」見甲釋一三六葉八七九片釋文

按說文「皀穀之馨香也象嘉穀在裹中之形匕所以扱之或說皀一粒也又讀若香」字象粢盛豐腴之形下所以即殷簋也許云「象嘉穀在裹之形」段氏以「連裹曰粟曰穀去裹曰米米之馨香曰皀裹者禾部所謂稃也稃也穅也穀皮是也」釋之字作[glyph]無由象在裹之形疑當作「象嘉穀在簋中形」乃合穀之馨香乃其引申誼甲編八七九片一文作[glyph]上半不完知即皀者同片更有一皀字祇餘上半作∧辭云「由其∧[glyph]之𤔲文于[glyph]　弜[glyph]」字在此為動詞屈說是也金文皀字偏旁作[glyph]與此同又此字与豆字略同𥁕豆

【補遺】屈翼鵬曰「皀、鄉、既等字所从，當是象器形，皀則簋之屬之有實者也。𣪘字从皀（皀）象器有實，从殳象手持匕所以扱之」

即

□藏三八、三 □□□藏、五九、四 □藏、一七六、二 □拾、三、四 □拾、三、十五、□拾、十一、八 □前、五、十七、三 □前、五、四八、一 □前、六、五、五 □後、上、五、十一、□後、上、七、八 □後、上、七、十一 □後、上、二六、四 □後、上、二四、六 □後、上、二七、十三 □後、下、二四、一 □菁九、二 □甲、一、十二、十六 □甲、二二九、六 □戩、三七 □戩、十八、九 □戩、二十、三

羅振玉曰「即象人就食形」見增考中五十五葉上既字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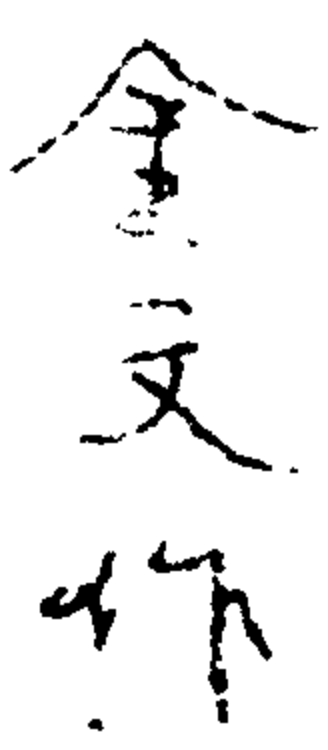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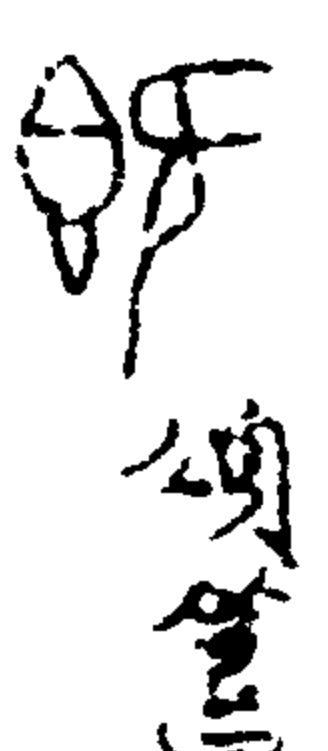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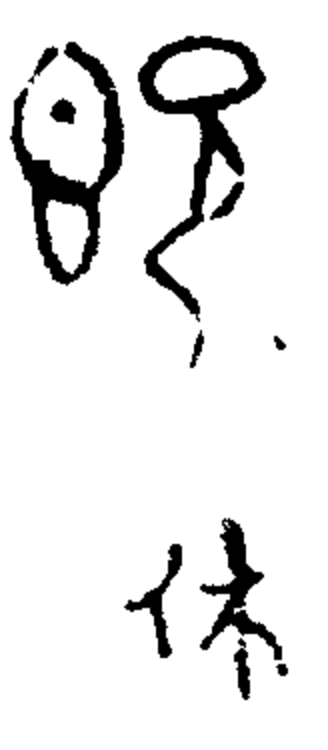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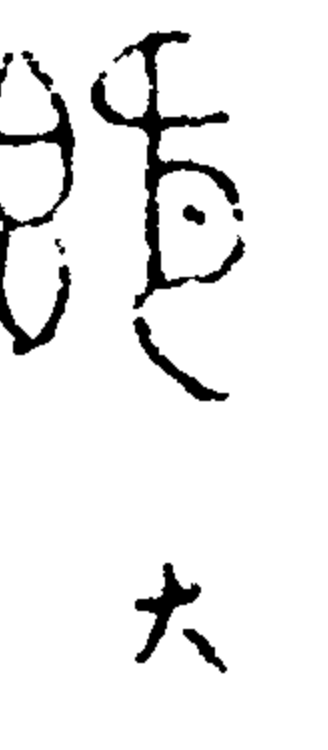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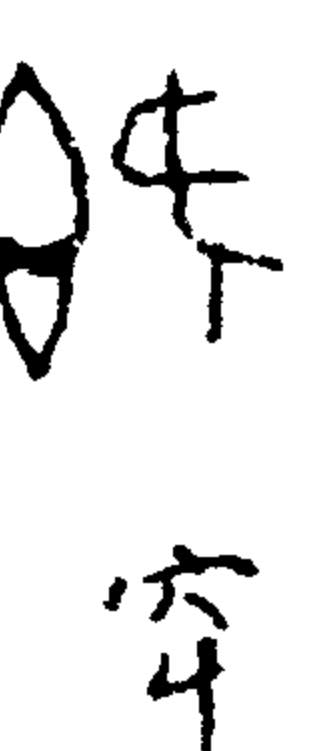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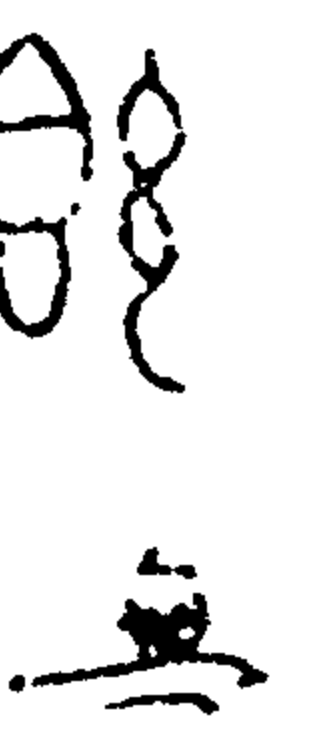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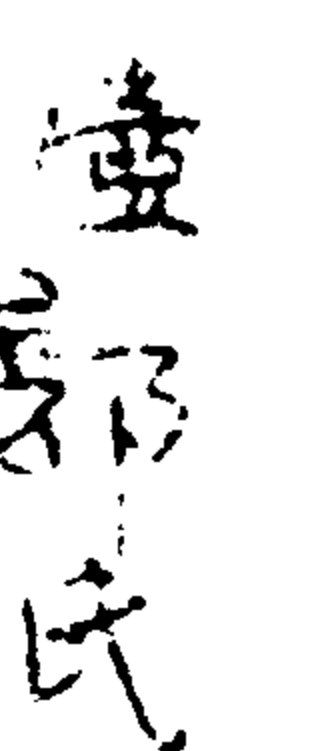
郭沫若曰「『即』說文『即就食也』辭云『㬪泉上甲其即』『其即』殆猶言其至其格謂㬪泉上甲其來就高祀也」見粹考二葉下

馬叙倫曰「字象一個人對着煮好的東西坐在那裡便是吃飯的吃的本字」見中國文字之原流與研究方法之新傾向三十二葉

按說文「即即食也从皀卩聲」契文象人就食之形乃會意字許君以瑞信釋卩已失初誼故以卩聲說即耳契文即或从人作古文偏旁从人从女从大每得通也卜辭即多為貞人名如「己酉卜即貞告于母辛亩農十月」（前五、四八、一）「庚辰卜即貞王賓兄庚亡尤」（後、上、七）是也或當訓為就如「弜再丁即于宗吉」（前五、二一、五）即于宗就于且某父某之廟也其即「叙冊于口彡日丁妣彭囗王受又王固曰吉」（前五、十七、六）亦當訓為就也郭氏所舉一辭訓為甚是」其格其說亦是馬氏謂是既之初文說似未妥即之本誼雖為就食既則訓「言寋難也从口乞聲」二者固非一字也金文作[即]盂鼎[即]頌鼎[即][即]頌簋[即]毛公鼎[即]散盤

□

□藏一六八、一 □藏一七八、四 □前五、二四、一 □前七、十八、一 □藏七二、四、二 □前八、十、三 □後下八、十七 □戩二六、十 □戩三三、十六

羅振玉曰：「即象人就食，既象人食既。許君訓既為小食，誼與形為不協矣。」見增考中五十五葉上。

郭沫若曰：「辭云『既癸巳貞既尞于河于岳』，既殆㮣省，說文以㮣為𩞁之異，禮記中庸『既稟稱事』注云『既讀為餼，餼者以生物為獻也』。」見粹考十葉上。

陳夢家曰：「與暨通。」見綜述二四七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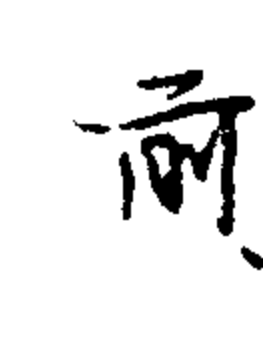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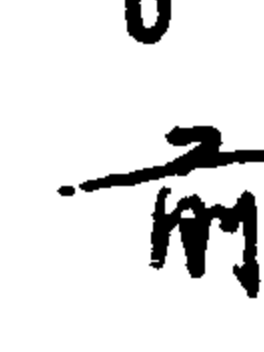
鮑鼎隸定作歀或作歖，見鐵雲藏龜釋文一六一葉上及同書一七八葉下，並引羅說云「羅釋既」。

按說文：「既，小食也。从皀旡聲。論語曰『不使勝食既』。」契文象人食已顧左右

而將去之也」引申之義爲盡春秋經每云「日有食之既」左傳（宣十二年）「董澤之蒲可勝既乎」是也爲已周本紀「東西周皆入于秦周既不祀」是也爲畢竟禮記玉藻「君既食」疏「猶畢竟也」卜辭既義或爲已辭云「既伐大啟」四、六 前、七、二是也金文作 頌鼎 頌簋 師奎父鼎 庚贏卣 鄭號仲簋 師嫠簋 休盤 大鼎 寰鼎 無叀鼎 林氏壺郭氏引「既燎于河于岳」一辭既疑當訓畢竟非讀爲槩也魯說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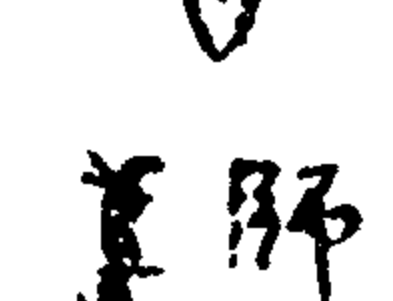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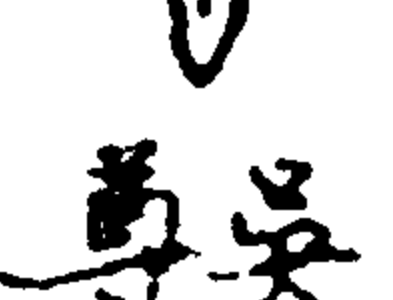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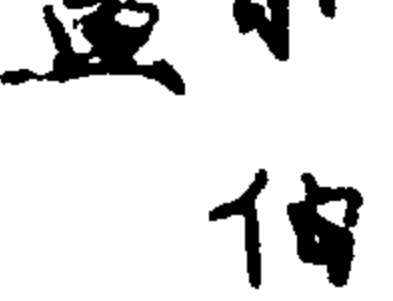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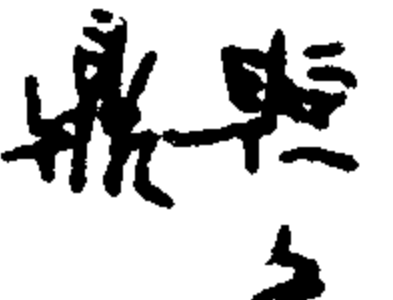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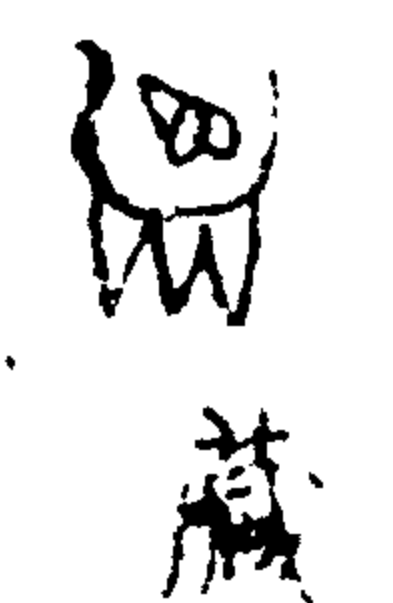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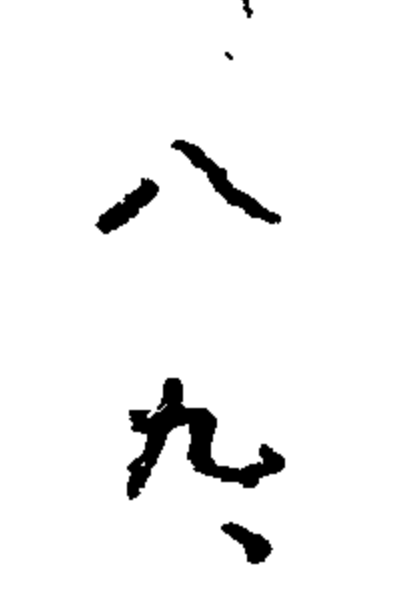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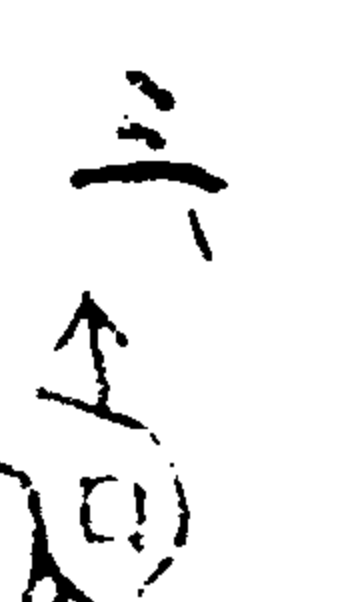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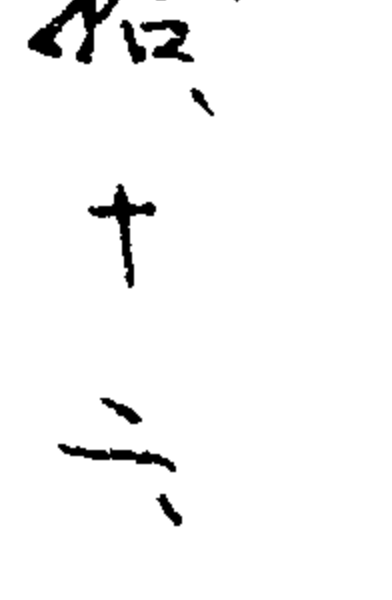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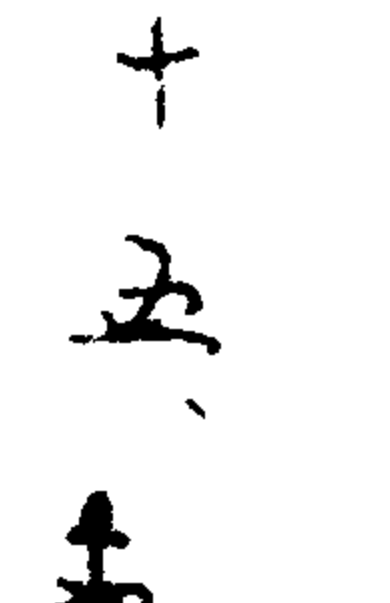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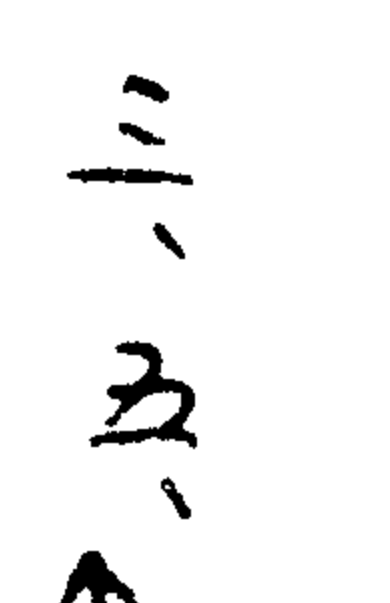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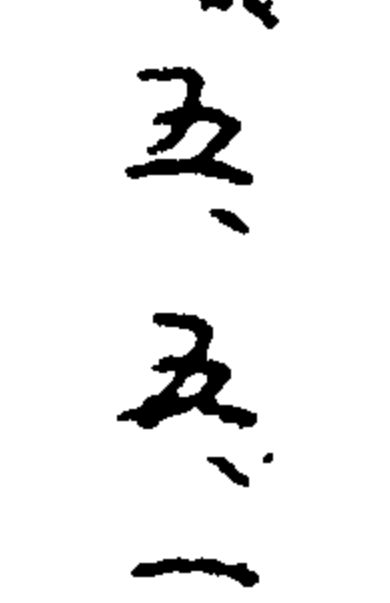
㫗

□ 前、六、八、續、一、三一、六、重出 □ 續、二、九、九、

孫海波文編五卷十一葉上收此作㫗無說

按說文「㫗飯剛柔不調相箸从皀冂聲讀若適」栔文㫗字所見兩辭均殘泐其義不詳辭云「□㫗□其□父丁」戩、六、八、「□己㫗徹示不ナ三月」續、二、九、九、金文作 □ 毛公鼎 □ 彔伯簋 □ 吳尊 □ □侯鼎 □ 師兌簋 □ □ 者生

㫗與栔文略同

□

□藏一五七、二　□餘二一、□前一、九、七、□前一、十三、三□□前一、十八、四、□前一、二三、七、□前一、三三五、五、□前二、三七、七、□前四、八、二、□前四十二、六、□前四、十七、二□前四、四四、四、□前五、一、五□前五、一、六、□前五、一、七、□前五、八、四、□前七、十、三、□後上、十九、十□後上、二一、十、□後上、二、六七、□後上、二八、三、□後下、七、五、□後下、七、十一、□後下、九七、□菁十、十二、□甲、二十六十四、□甲、二十二十五□戩五六、□戩二三、三、□戩二四、四、□戩二五、九、□戩二五、十、□戩四三、五、

羅振玉曰「作□者與古金文同其變形至多以文例得知之」見增考中三十八葉上　按羅書□下並收作□形者字當釋卣見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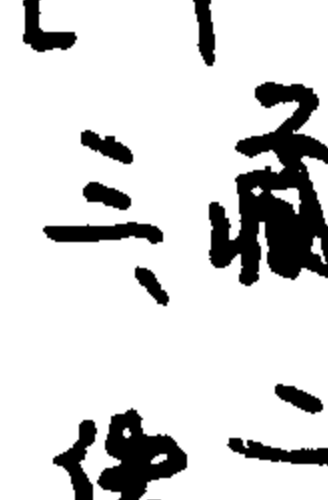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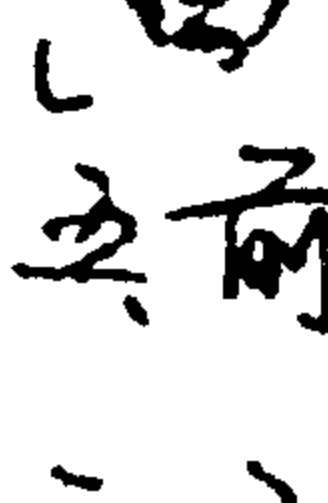
按說文「鬯以秬釀鬱艸芬芳攸服以降神也从凵凵器也中象米匕所以

极之易曰「不喪匕鬯」。秬釀為鬯，鬱艸為鬱，築鬱金煮之以和鬯酒謂之鬱鬯。郊特牲所謂「臭鬱合鬯」也。蓋亦得單言鬯。徐鍇曰：「凵，象中秬及鬱形」是也。凵象器形，下从凵，乃器之圜足，非从匕也。許說之誤與皀下同。卜辭鬯亦備自與經傳同。辭云「貞秘鬯于祖乙」（前一、九、七）。此為動詞，言以鬯祭祖乙也。郊特牲云「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于淵泉」。觀此辭則尚臭不自周人始矣。「丁酉卜貞王賓文武丁伐十人卯六牢鬯六卣亡尤　庚辰卜貞王賓祖庚伐二人卯二牢鬯□卣亡尤　丁丑卜貞王賓武丁伐十人卯三牢鬯□尤」（前、一、十八、四）。鬯與伐卯並稱，當亦動詞，蓋即以鬯六卣賓祭于祖某也。「乙丑卜酌出于妣庚伐廿鬯卅」（前一、五、三）。辭例略同。金文作

毛公鼎　盂鼎　師兌簋　吳尊　彔伯簋　矢尊　魯侯角　□庚鼎　邵鐘

□ □藏八九、三 □藏二四一、三 □藏二五〇、一 □拾十二、十二 □拾十二、十三 □拾十二、十四 □拾十二、十五 □前二、三、五 □前五、五、一 □前五、五、六 □後下五、十五 □後下七、六 □後下七、七 □後下七、八 □甲二、六、十三、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爵禮器也象爵之形中有鬯酒又持之也所以飲器象爵者取其鳴節節足足也古文作□象形許君言象爵形者謂所从之□今觀卜辭諸爵字象爵之首有冠毛有目有味因冠毛以為柱因目以為耳因味以為足厥形惟肖許書所从之□殆由□轉寫之譌其从鬯與又則後人所益也許君謂飲器象爵者取其鳴節節足足也今證以卜辭其字確象爵形知許君所云為古先遺訓說不見於諸經注幸尚存於說

文解字中許君個羅放佚之功誠巨矣」見增考中三十六葉下

按說文「𣪘禮器也象爵之形中有鬯酒又持之也所以飲器象爵者取其鳴節節足足也。[古文爵字]古文爵象形」栔文爵字即象傳世酒器爵斝之爵兩柱側視之但見一柱故字祇象一柱有流腹空三足有耳之形羅氏謂象雀形惟前者實未見其然許君謂爵象爵雀字以下文備節節足足知之形並以節節足足說禮器之意此乃漢世經生故習殊不足異而羅氏得見真古文並傳世彝器乃一仍許說則殊可怪耳金文作[金文字形]縣妃簋[金文字形]史獸鼎卜辭爵字或用為動詞疑即以爵位加人之意辭云「戊辰卜□貞爵子卓」藏二四一、三、佚、四六、~~是也或為人名~~「□亥卜亘貞卑囚爵子白」前、六、六二、是也或為人名「乙丑卜貞帚爵卫子𤕫亡囚」乙、八八九三「乙丑卜貞帚爵卫子囚」乙、八八九八是也或為地名「囚

卜在爵囗」(續三、三一、六、)是也或即為龔黑之名「庚戌卜王曰囗其囗爵用」(後下六、十五、)「乙亥卜來壬申囗名御爵」(乙、二一三〇、)「孚子習爵出侑且囗」(乙、四八三五、)是也

食

[oracle form]藏、二三九、一、[oracle form]前、四、五一、五、[oracle form]前、五、四八、二、[oracle form]前、六、三五、二、[oracle form][oracle form]前、八、八、一、[oracle form]後、下、二、五、[oracle form]後、下、二八、七、[oracle form]甲、一、五、十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食从皀亼聲此从豆以卜辭中鄉字从豆例之知為食字矣」見增考中七十一葉

戴家祥曰「上象器蓋下即簋之初文日用饔飧之具也」詳見三卷𣪘字注

董彥堂先生曰「大食小食其時間在大采之後小采之前蓋一日兩餐之時也卜辭云『乙未卜王翌丁酉酒伐易日丁明量大食囚』續六、一、三「丙申卜翌丁酉酒伐啟丁明量大食日啟一月』。庫、二九。「癸丑卜貞旬甲寅大食雨自北乙卯小食大啟丙辰中日亦雨自南』辭二、日譜二、第一、二、例「丁明量」以下追記語量即霧至大食霧散而晴故曰『大食日啟』小食對大食而言古者每日兩餐

饔

登藏、二五八、一。登前、五、二十、七。登前、六、三四、六。登前、七、二、三。登前、七、二五、二。登後、上、二六、五。登後、下、八、三。登後、下、十二、十四。登甲、六二七六。登甲、六二七、十五。登戩、十一、十六。

唐蘭曰「𢽾字前人王襄氏誤與异字混商承祚襲之學遂漫然無別不知此實从皀與从豆迥異也卜辭恆云『𢽾人口于』與『収人口于』同而學者尚讀𢽾為登可見積習之難返矣𢽾字象兩手奉皀皀作皀若皀即皀字進食物之形也以卜辭或用収字推之當从収聲考說文饔飴二篆相次『饔熟食也从食雝聲』『飴米糵煎也從食台聲』𩟧籀文飴从異省原本玉篇則於饔下有籀文𩟗而於飴下有重文饌並引說文慧琳音義九二饔注亦引說文籀文從共作𩟗新撰字鏡食部饌飴二同饔

𩟄二同是唐人所見說文皆然今本說文蓋經妄人誤改以𩟄字所從與說文異之下半相似誤謂𩟄即饌者遂刪去饌篆而移𩟄於餽下耳今以唐本考之則𩟄自𩛥之重文當即此登字所衍成徵象兩手進食物而𩛥訓熟食登從収聲亦正與𩛥聲相近則徵即𩛥之本字無疑卜辭多作𤼷然亦有作豋者後下八・三金文萬毁「歸吳姬𩟄器」𩟄亦作𩟄其作𩟄形即說文籀文作𩟄所以出然亦可推見其本从𠆢从廾誤作𩟄形也彼銘正當讀為𩛥器舊以為餽器者誤至卜辭諸登字則皆讀如収蓋供給之義見天壤文釋四十七葉下

楊樹達曰「當釋登讀為徵登人猶徵人也」楊說似見卜字本義以所摘卜辭作遺失記其大意如此

按說文「𩛥孰食也」从食雝聲契文从皀从収収亦聲唐氏釋𩛥讀為供極塙

饎

按說文「饎酒食也从食喜聲詩曰可以饙饎。𩝡饎或从配。糦饎或从米」
栔文叚喜為之。喜字重文。

養

餘、二、二、前、五、四五、七、前、五、四五、八、後、下、十二、十五、後、下、十二、十六、甲編、一一三一、乙、四〇九、乙、二六二六、乙、三九三五、乙、八八九三、五、珠、九〇一、佚、一三〇、續、五七四、續、五、七、九、簠徵、人名、六八、簠徵、文字、十七、續存、一一三一、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牧養牛人也从攴从牛』此或从牛或从羊牧人以養牲爲職不限以牛羊也」見增考中七十葉下

屈翼鵬曰「从羊从攴按甲骨文般庚之般其偏旁或从攴知攴即殳从可知即羖字爾疋釋畜『夏羊牡羭牝羖』說文『夏羊牡曰羖』義適相反（夏羊山羊也王夫之詩經稗疏卷二有說）說者謂說文是而爾疋誤蓋可信也」見甲釋一六五葉一一三一片釋文

按說文「養，供養也。从食羊聲。𦎫古文養」。契文與許書古文同。屈氏釋羖是以為形聲字。而字象手執杖以驅羊，與牧同意，是會意字。羅氏逕釋為牧，亦非。於卜古多分別字，於牛為牧，於羊則為養羖，亦猶於手為盥，於足為洗，於髮為沐，於面為沬也。今牧羖義仍得通。辭云「貞：于王羖羊」乙、二六二六、如讀為羖羊似覺不辭。「貞：于青羖」乙、三九三五。青讀為羖，蓋謂擇羊羔羖之也。或為人名「癸口令羖𤰈」餘、二、二。「丙申卜，貞：羖」是也。或為方國之名「貞：往于羖」珠、九一、「丙申卜，貞：羖羖其𢓊」「貞：羖亡𢓊」六月。佚、一三〇、是也。金文作𦎫父丁罍𦎫羖父乙 𦎫父乙觶

飤

飤 後、下、七、十三、

王國維曰「飤疑是飤字」

余永梁曰「飤即飤字說文『飤糧也从人食』此字古金文甚多誼亦相同今又見於卜辭段玉裁以飤字不見於經典疑為俗製誤矣」見殷虛文字考

葉玉森曰「契文飤字亦變作飤與許書所出古文第二體同」略

朱芳圃文字編八卷八葉从葉說收此作飤

按說文「飤糧也从人食」契文正从人食與小篆同余說是也其義不詳金文作飤王孫鐘飤晉士簋飤衰鼎飤寡桐盂飤白旅魚父簠飤吳王姬鼎餘尚多見形體略同

[合]

[合]前七、三六、一、[合]菁七、一、[合]甲編、二五五五、[合]乙、一四二五、[合]乙、四九二五、[合]乙、八七○○、

余永梁曰「合象器蓋相合之形。許君云『亼三合也，从入一，象三合之形』，乃望文生訓之說」見殷虛文字考

陳夢家隸定[合]字作「合」見綜述二○六葉

按說文「合，合口也，从亼从口」段注改作「亼口也」注云「各本亼作合，誤，此以其形釋其義也。三口相同是為合，十口相傳是為古，引伸為凡會合之偁」是以會意說之也。實則字為象形，余是氏之說是也。器蓋脗合無間，故引伸為凡會合之偁，字當為盒之古文，字又从皿者，累增之偏旁也。許以合口說之，乃其引伸義，段氏改為亼口，非也。是辭云「囗戾虎往余不秝其合

氏乃𠦪歸」前六、六一、三「戊戌卜㱿貞王曰侯虎往余不𣏟其合氏乃𠦪歸」菁七、一

廣雅釋詁四「合同也」此其義也金文作合呂伯虎簋合陳侯因資錞

今

今藏十三、一 今藏十三、四 今藏六九、二 今藏九四、四 今藏一〇九、三 今藏一二五、四 今藏一四九、三 今藏一五四、三 今藏二六一、二 今餘八、一 今拾七、二 今拾八、五 今前一、十一、四 今前一、三九、五 今今前二、十三、三 今今前二、十七、一 今今前三、二十、三 今今前四、三八、六 今前四、四六、五 今前六、三四、四 今前七、三三、六 今後上五、四 今後上十、十三 今後上十一、九 今後上十八、三 今後上三六、十 今後下一、九 今今後下二七、十六 今今後下三五、三 今菁八、一 今甲一、八十五 今甲一、十五、十一 今甲一、二一、四 今今甲一、二六、十六 今戩四、十一 今戩二六、十一 今戩二六、十六 今今戩二七、十 今今[illegible]七十五 今今戩三八、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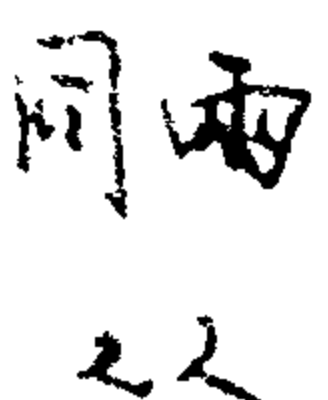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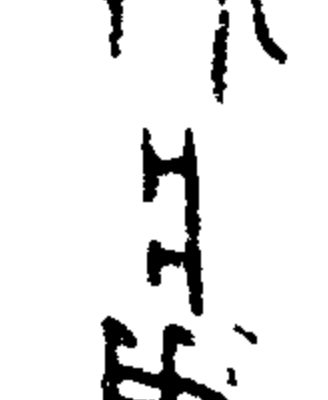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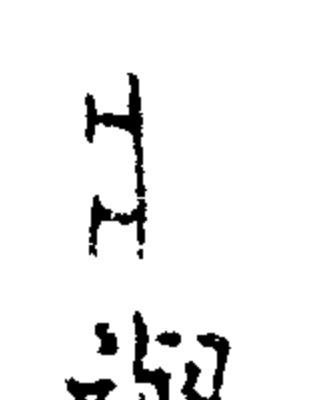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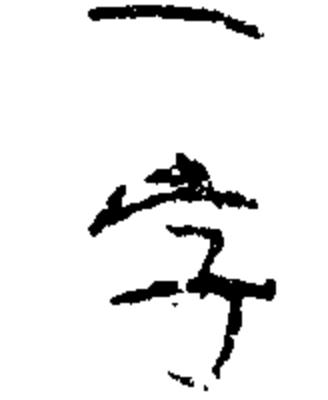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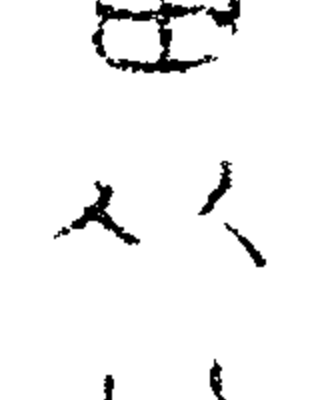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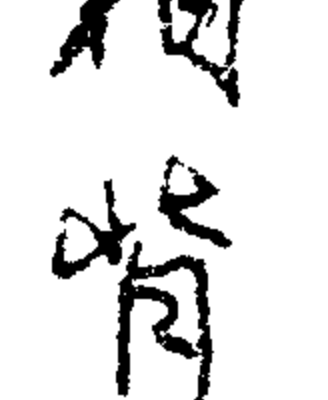
[illegible]曰說文解字今是時也从亼乁乁古文及古金文作今今召伯虎敦今

盂鼎與此同。見增考中七十七葉上。

按說文「今，是時也。从亼从乁。乁，古文及。」段氏注云「从亼乁，會意。乁，逮也。亼乁，未見有是時之義。疑今乃借字，即段亼字為之。契文或今作A，不从「一」。下可證。或又增「一」者，以示與亼有別。篆从「乁」，則从「一」之譌也。卜辭恆言「今春」「今秋」、「今日」、「及今」，其義亦為是時。金文作 毛公鼎 克鼎 師虎簋 鄉 寰簋 諫簋 矢簋 矢尊 盂鼎 善鼎 呂伯簋 晉邦𥂴 師𠭯簋

粹、四六六、

郭沫若釋會無說見粹考七〇葉上四六六片釋文

按說文「會、合也、从亼从曾省 曾益也 㣛古文會如此」古文从合則篆文似非从曾省當亦云「从合」許云从曾省者蓋以此字中从「田」非字不得言「从田」其例然也 契文此字郭釋為會可从 中从「日」即篆文从「田」所自譌辭云「其會酒」 東錄會酒疑亦合祭之意 蓋謂聯合以行酒祭也 又許書古文作「㣛」疑與辵部訓遝之迨為同字 金文作 蔡子口匜 驫羌鐘 趨亥鼎 鄦始鬲 沇兒鐘「龢遭百姓」 王子匜 似象合 盒中盛物之形 又疑象合 盒 於合蓋之外器身有二層相重疊之形 故有會合之義 然苦無佐證耳

[甲骨字形]

[甲骨字形] 藏、一〇〇、四、[甲骨字形] 前、四、四四、六、[甲骨字形] 前、六、二五、七、[甲骨字形] 前、七、三一、四、
[甲骨字形] 戩、十三、五、[甲骨字形] 卜通、別二、八、八、

孫詒讓曰「[甲骨字形]字亦難識疑當為庸字說文土部墉古文作𩫏此文从冂甘上下相反對即𩫏形（與𩫏从兩亯相對同）从甘者金文毛公鼎庸作[字形]虢季子伯盤庸作[字形]此即从𩫏从甘與彼略同殷周間有兩庸國一為詩邶鄘之鄘漢書地理志作庸為殷畿內地一為書牧誓庸蜀之庸為西南夷國左傳文十六年杜預注謂『在晉為上庸縣』此庸侯不知屬何地也」見舉例下卅六葉

王國維曰「[甲骨字形]字未詳毛公鼎有[字形]字虢季子白盤[字形]字殆與此為一字甾甘象盛物之器从甾从甘其意一也又召伯虎敦有[字形]字从兩甾相背此从兩甘相向疑亦一字彼三字前人皆釋為庸雖無確證然卜辭有[甲骨字形]侯

其辭曰「貞令口从□侯虎伐𢀛方受之又」前、四、四四、與此辭紀事略同而語加詳則□者國名疑即邶鄘之鄘商器中屢見「北子」「即邶卜辭又有鄘侯則邶鄘固殷之舊國矣」見戩考廿六葉下至廿七葉上

丁山曰「卜辭常見□字其辭曰「貞令口口从□侯虎伐𢀛方受之又」前、四、四四、「口貞令旃从□侯寶口」前、七、卅一、「貞令□侯歸」徵文、人名、四九及五〇、「辛巳卜猶貞王叀□伐口受口」戩、十三、五、「貞令夕□雨」藏、一〇〇、□侯建文當是殷時侯國之名王國維疑為邶鄘之鄘山按邶鄘立國誠在殷世然許庸君言「从用從庚」與𠷎形絕遠𠷎从片从甾與□形尤不倫前人釋𠷎為庸非也王君謂𠷎□一字亦非也𠷎卜辭作𦉢殷栔、六、六十、下𦉢从𦉢盧𤮊𥂰之類疑是器物之名片象其柄所謂「太版為業」業象樂縣」亦象器縣也其為何字不敢肊斷然□象帷

幕文覆中施皇邸之形則碻然明白。周禮天官「幕人掌帷幕幄帟綬（疑綬之誤）之事。凡朝覲會同軍旅田役祭祀共其帷幕幄帟綬。」鄭玄注「王出宮則有是事，在旁曰帷，在上曰帟。幕或在地展陳于上，皆以布為之。四合象宮室曰幄，王所居之帷也。」又「掌次掌王次之法，以待張事。王大旅上帝則張氈案設皇邸。」鄭眾注「皇羽覆上，邸後版也。」鄭玄注「張氈案以氈為牀于幄中，後版屏風與？」古者天子有事于外必設帷幄，帷幄之中必施屏風，□中之H正象後版屏風之形，其外之□正象帷幕在地施展於上之形，當即冡之初字。許君說「冡，覆也，从冂豕。」从豕字無義可說。亥古文作丌，卜辭一作下，丂冡从豕，卜辭一从丂作冡，丂之與H相去幾何，竊疑冡本作□，或省其下為□，後世一誤為冐，再誤為冢，于是後版屏風之意失矣。冡幪古今字，許言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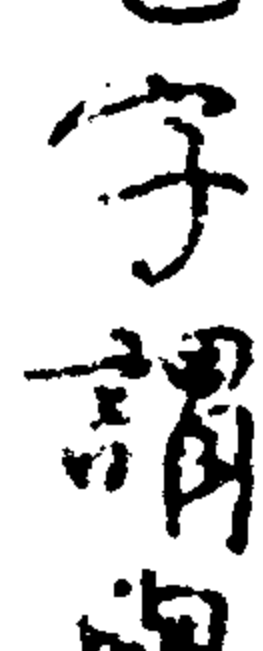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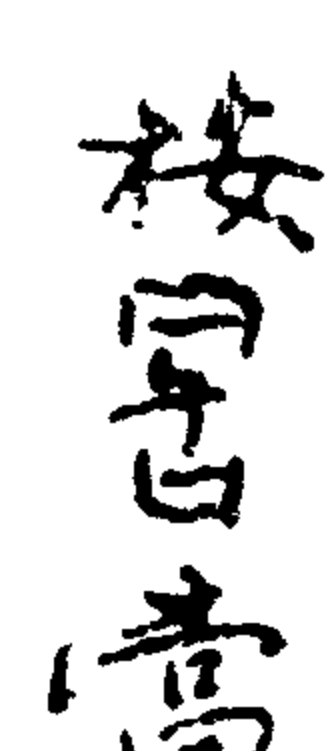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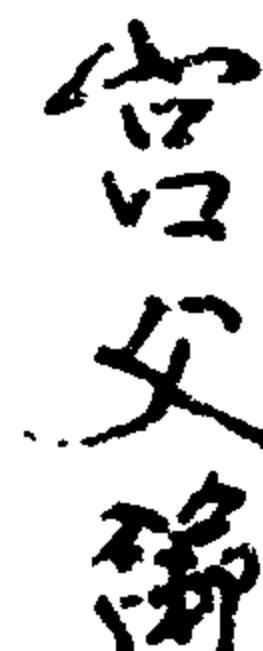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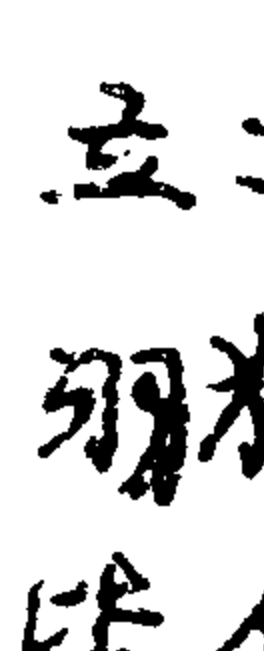
子「震風凌雨然後知夏屋之爲帡幪也」注云「帡幪蓋覆也」並覆者幪說之引申帡幪冃形之初誼許君以覆訓冡得其最初之引申誼究非冡之本訓也冡孳乳爲蒙方言小爾雅廣詁俱云「蒙覆也」中器冡侯故都疑即汳水南大蒙城括地志「宋州北五十里大蒙城即景亳湯所盟地因景山以爲名」景亳酈道元水經注疑即蒙亳也皇甫謐亦「以蒙爲北亳」北亳即地理志之山陽郡薄縣臣瓚注云「薄湯所都」闞駰十三州志云「景亳湯都也」皇覽亦謂「薄城北郭東三里平地有湯冡」則漢之薄縣墟湯之故居史記殷本紀帝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湯之故居」其在紀年則謂「盤庚自奄遷于北蒙曰殷」項羽本紀索隱引汲郡古文亦云「盤庚自殷奄遷於北冡」北冡北亳冀一地也考莊十二年左傳杜注「蒙澤宋地梁國有蒙縣」蒙西北有亳

城」十三州志以薄城為貫城亦云「在蒙縣西北」則蒙亦為蒙亳自為亳北冢之
北實以別於東蒙蒙亳之稱亦以其境地毗連亳而為一矣蒙本近亳而亳則
王城故得卜其雨否（中略）蒙去商丘僅五十里是在天子縣內冢君稱侯豈
商初之公卿乎（中略）梁國郡蒙縣即□侯故都□即殷郡古文所稱北冢
也」見釋冢□載集刊一本二分二四七至二四九葉
葉玉森曰「丁氏謂甾□非一字至塙考卜辭从甾之字或變从田無作□
形者（中略）其象帷幕者則用□（羅振玉釋冪、王襄釋帽、）以之丁氏謂□象帷幕
形字仍不能無疑」見前釋四卷六十葉下
郭沫若曰「□字孫詒讓王國維均疑為庸同以甫甾甾兩字為說王氏更舉
庸字亦說為庸案甫若甾乃猶字之異盤段為壯鼎段為將甫乃祇之古

文均非庸字也（諸字說詳金文叢攷一二九葉及追記）字與此等字亦不類攷金文䪞字鑄公䪞作[glyph]旅虎䪞作[glyph]交君䪞作[glyph]乃象一下器上蓋而中从五聲䪞亦名匡即筐之古文足證筐䪞同器亦爲同字乃陰陽對轉則此字蓋匡之古文亦象下器上蓋而從𠙴聲也匡地在春秋時有三論語子罕「子畏于匡」乃衛地在今直隸長垣縣西南左傳定六年「公侵鄭取匡」乃鄭地在今河南扶溝縣東北春秋僖十五年「盟于牡丘遂次于匡」乃宋地在今河南睢縣西三十里三匡雖分隸三國然均相隔不遠蓋古匡國地入後被分割者也（「[glyph]」字別錄二桃山㱿貫作[glyph]从午聲魚陽對轉也）見卜通一一三葉下

王國維文曰「[glyph]殆亦舍字」見靜安先生遺書十六冊毛公鼎釋文三葉下

按王是氏文謂毛公鼎之[glyph]爲「舍」字與我考之說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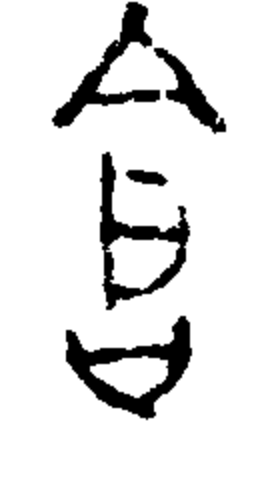
唐蘭曰：「按廾甶畀固非常字，然甶為廾在甾中，畀乃移廾在於甾下，□象廾在□中。□為合字，象𠭯之形，其義甚相類。惟王氏牽涉肅字則誤矣。丁山謂□是帷幕，不知□是笠盧之形，從無帷幕之義。其所謂一誤再誤而為冡字則更是妄想矣。郭氏據簠作□□等形，為下器上蓋之證，然據李宮父簠之医從匚鈇聲，則□為□，即□之變，當釋為害，非器形也。郭以𣪕亦名匡遂謂此從匡聲之字為匡字，其據點實極脆弱。若□字則似從𠂤，疑即𠂤之異文，郭從午亦未必與□為一字也。余謂□者俎案之屬，故□□字從之，□則像廾在合中，與會倉同意，依象意聲化之例，當是從合廾聲。說文有牄字從倉廾聲，引書鳥獸牄牄，或以為蹌之俗字，然俗字必有所取義，如蟲魚之名悉增蟲魚之旁，是牄之从廾又何為乎？此可見牄是古字。公羊傳定十四

年有賴子橹左傳作桴則說文以為爿聲者必有所本矣疑橹即宫子所孳乳後人以覿字遂改為□為倉耳卜辭□為國名疑即蔣國周滅殷後以封同姓者地在河南固始西北見天壤考釋六十二葉一

金祖同云「□」鼎堂師釋匡謂金文簠字鑄公簠作□旅虎簠作□史免簠作□乃篆下器上蓋中從古聲簠亦名匡足證筐簠同器亦為同字則此字乃匡之古文同桉說文「匡飯器筥也」从「匚㞷聲此則从爿聲荀子賦篇叶鄉盲將強疆常等韻可證疑別為一字」見遺珠二四葉

桉說文「倉穀藏也倉黃取而藏之故謂之倉从食省口象倉形仝奇字倉」契文上出諸形孫詒讓王國維兩氏疑㐭字並舉金文□□為証無論□□與□之字形絕遠即□□兩字亦不當釋㐭丁郭兩氏亦既辨之矣余初疑

𤰇𤰈兩字从甾爿聲當即許書匚部之匩字說文「匩飯器筥也从匚㞷聲筐匩或从竹」从匚又匚下解云「受物之器象形讀若方」受物之器乃通偁故匚部諸从匚之類皆容器𤰇从甾甾亦屬亦受物之器从甾从匚得通亦猶簠簋之古文亦从匚也爿聲㞷聲韻並近（匡及从爿之牆牀戕古音同在十部陽韻）故从甾爿聲之字篆文變爲从匚㞷聲毛公鼎銘云「𤰇集厥命」匡集並當訓安淮南主術訓「匡牀蒻席」注「匡安也」左昭十七年「辰不集于房」注「集安也」「匡集厥命」亦猶漢書司馬相如傳之「集安中國」也（王氏毛公鼎考釋引書文侯之命「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辭例與毛鼎銘全同匡集爲同義字同義字連文古籍中習見）郭氏釋𤰇謂盤𣪘爲壯鼎𣪘爲將音雖近之而義則未是也𤰇字與𤰈同从爿聲其音讀當相近而一从甾一从合雖同爲受物之器而器物各殊當非同字蓋匚爲通名簠簋甾合之屬則爲專偁文字偏旁所從

通名與專偁每得相通而專偁之間得相通用者則較少見也丁氏釋豕謂[古文]象帷幕帳幔之形其形已極不類一變再變之說尤屬牽強唐氏駁之是也郭氏釋此為筐謂匡簋同器亦為同字其說已較孫王丁諸氏為長然金文匡字既有異體作[古文]（金文匡字習見者作匩與小篆同[古文]也）等形契文之[古文]與之有別亯另是一字郭氏又引[古文]字謂與此同字从爿从午乃陰陽對轉按[古文]當為簠之古文金文或作[古文]从合五聲此則从合午聲也唐氏舉季宮父簠之[古文]謂是从匚[缶夫]聲以駁郭氏「𠙴器下上蓋中从五聲」之說按季宮父簠簠字非从[缶夫]聲中乃从亼缶夫二聲文二者皆聲也（亦猶金文翌字立羽皆聲也）郭氏說金文簠字不誤唐氏謂[古文]字「與會倉同意依象意聲之例當是从合爿聲說文有牄字即[古文]所孳乳」其說極是然猶未達一間竊謂[古文]即倉

声片声同在十部陽故倉得以片為声

之古文[囗]即合字片其聲也許書有片無片而牀牆戕均从片聲疑許君偶遺段氏注說文於片部末補片篆是也篆文倉譌聲符片為戶許君遂以為从食省耳食下从皀乃殷之象形倉字篆文與之不類不得云从食省也合即盒之古文下象其器上象其蓋倉之為器當與盒形相類故即以之為形符亦猶畐匚之从畐為形符也文物參考資料一九五六年第九期封底裡葉有西安徐家灣出土漢墓出土陶器圖片四幀其中一綠釉陶倉作

形據該刊同期七三葉文物工作報導云墓室前部東西側放陶倉鼎壺鍋罐盒等隨葬品（按附有出土時器物位置圖）……綠釉陶倉八個完整的四個每兩個為一組每組高矮相差不到一釐米形狀長圓形倉頂呈傘

㢈亦猶金文作[字形]叔虎簋簋字亦作[字形]也即麻鼎也又卜通別二、八、八、有[字形]字郭沫若釋倉云「此『[字形]』第八片『倉』字此例僅見」卜通別二十四葉下是也唐蘭引此作[字形]云「卜辭倉字作[字形]其中所象即卣形而上下有覆載之器卣之為倉猶酉之為尊漢後匋倉今猶多存者匋倉形製可參看中國明器圖版十其形正作日是卣之原形尚可藉以考見也」天壤考釋七葉上按唐氏此說乃以證其釋㠯為卣之說㠯之不當釋卣已於四卷㠯下辨之矣惟諦審卜通別二影本倉字其中所从右畫實斷中而不相連仍為[字形]之異體非如唐氏所引作日也其字已與金文倉字形近亦即篆文之所自譌變也

入

入藏四四、四 入藏二〇六、八 入拾四、十五 入前一、九、七 入前二、一、一 入後、上二六、十五 入入後下十八、八 入甲一、十四、十六 入戩九十一、八 入戩四三、七

丁山曰「甲骨文恆言某入就是某氏入々的省文大概是紀載公卿諸侯自其邦國采邑來在王都或行在供應王事的若甲冉云「畫入百」「雀入十」背甲云」「小臣入二」「𠤳入百廿」入下但著數量不著名物而且最高數量多至五百與骨臼刻辭所謂「若干夕」當然不能混為一談乙編四五一九「雀入龜五百」甲冉「我萬五十」乙、四九四八、甲冉是記貢龜之事萬當是萬字「我萬五十」當是「我入萬五十」的省文「入萬」猶言進入執干兩舞的人」按丁氏於此引宣八年公羊傳「萬者何干舞也」為証這種人就是「備一々之衛」的武士同樣「雀入龜五百」也可說是入衛的人數」見甲骨文所見氏族及其制度十二葉

内

内前、四、二八、三 内甲編、六九、内乙、六七五〇 内佚、八、内錄、一五〇、内誠、四六

四、内六清、六八 内殘存、六二八 内摭續、二四〇 内粹、四四、内新、一六六七、

商承祚曰「内字董彦堂先生謂是内字而非丙字。丙卜辭作内，以入；内作内，以人，微有分別。案董說確信。攷說文『入，内也』，『内，入也』，同部互訓，轉注兼疊韻。且内从入得義，故義同。史記范雎蔡澤傳『愿内諸侯客』，索隱『内猶入也』。金文無叀鼎『入門』入字作内，頌鼎作入門，尤為同義之證。内字之初形本當如卜辭作内，因與丙字分別甚微，每易混淆，後乃銳其頂作内，内可于金文中見之。金文丙皆作▲，内、内其人皆上連，若内之人則不上連，間有寫誤者，百中一耳。至小篆遂變作内形矣。」見福攷、三葉上

容庚曰「按貞作内與丙字混，或誤刻也。」見卜釋二六葉上

瞿潤緡曰「按貞字演變最多此作內書體如此殆非誤刻」見卜釋二六葉上

又曰「按□當爲內字」見卜釋三六葉下

按說文「內入也从冂自外而入也」商氏引董先生說ㄑ此爲內甚是殷栔卜辭一四五版有內字辭云「辛亥卜內貞壬子啟」內爲貞人之名乃內字與它辭同下晉「貞」字卜辭此例多見非「貞」之異體也容瞿兩氏之說並非金文作□毛公鼎□散盤□周公簋□諫簋□弔上匜□師兌簋□齊侯鎛□𦰩伯𣪘孚□乳爲丙□克鼎「出內朕命」□師奎父鼎中从人形十九均不互連商說是也

□

□乙、八二二、□簠、徵、地望、四、□乙、五三五〇、□乙、五九一三、

唐蘭曰「右𡵂字即說文之𡵂舊不識說文入部『𡵂入山之深也從山從入闕』按此字經傳所不見故王筠說文句讀曰『會意字未有似此粗淺者且造此字將何所用哉在入部而先言從山紊其主從而又云闕是無意也疑非許君所收』王氏雖頗精細然不知字本作□小譌而為□因而誤收入部且肊解背為『入山之深』再用知理解力雖強終有待於可信材料之發現也卜辭从𡵂之字有嶽又崋其偏旁作□□□□等形舊或以為火在屋上之形非也其字蓋本象高山之形崇峯矗峙其上其後衍變殆如次：□→□→□→□（?）→□→□ 注：有？者為假設之過程

則𡵂與屵當是一字也說文『屵岸高也从山厂厂亦聲』按說文屵字全

文作𡧊是𡵂厂可為𡵂宀八古通則𡵂即屵也廣韻以屵為「高山狀」正與𡵂形吻合說文從屵之字甚多其義皆由高山引申正猶卜辭之從𡵂然則𡵂屵本一字後人不能知既誤以𡵂為从入而寘入部篇韻讀如本乃亂又以屵字為从厂聲𡵂字湮晦而屵之本義亦不能明矣」見文字記三十六葉

陳夢家曰「𡵂可能是最早的宀」見卜辭綜述四八〇葉

按說文「𡵂入山之深也从山从入闕」栔文𡵂唐釋𡵂可从辭云「癸巳卜寧貞旬亡禍甲午盟盟乙未蔔章𡵂在瀧十月」四、鐵、地「貞𡵂不佳辭」乙、五三五〇似為人名

[缶]

[缶]後、上、九、七、[缶]藏、一、二、[缶]甲編、二二四、[缶]甲編、二六一、[缶]乙、一五五、[缶]珠、一〇一三、[缶]續、一、五二、一、[缶]京、四、一七、三、[缶]天、四三、[缶]天、六八、[缶]誠、三四六、[缶]六中、九一、

朱芳圃文字編補遺十一葉上收此作匋無說

陳夢家曰「辭云『王敦缶于罟』後、上、九、七、粹、一一七五、明、二二、三〇、續、一、五二、一、天、六八、『王敦缶受又』甲、二六一、一一七六、粹『我戈缶』珠、六三、四『多臣戈缶』乙、二〇〇『缶不其隻犬』前、三、四、粹、三九、九三『令缶犬』天、七〇『我史其戈缶我史弗其戈缶』乙、七九五『我史毋其戈缶崔弗其隻缶子𡧊弗其隻先』乙、六〇六、七『子𡧊戈基方缶』前、五、一、六、乙、二一〇八『基方缶乍郭』乙、五七六五、五七九〇、『缶眔罟受年』乙、六四二三、『缶不其來見缶不其來王』乙、五三九五、九九、『缶與河津之基方臨汾之犬平陸之郭新絳之匋相近亦當在晉南說

文匋下云「史篇讀與缶同」，是匋缶古是一字。缶疑即陶。漢水注卷四「漢水又南逕陶城西，陶城在蒲坂北，城舜所都也。南去歷山不遠」。今永濟縣。見綜述二九三至二九四葉

又曰「鐵一九一、四辭云『帝弗缶于王』。缶是帝對時王善義的保護，缶即保。韓非子難勢篇『而勢位足以缶賢者也』，多士『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見綜述五九六葉

按說文「缶，瓦器，所以盛酒漿，秦人鼓之以節歌，象形」。卜辭缶多為地名，陳氏以陶當之，或是。又云缶之義為保，其說是也。金文作[glyph]缶鼎[glyph]俑缶，蓋疑當云「从凵，象形」，古文無別凵。「午聲」而契文則非从午

□

□藏、一二八、一 □藏、二三一、六 □前、一、三三、四 □前、四、五一、三 □前、四五一、四 □前、五、七、四 □前、五、七、五 □前、五、七、六 □前、六、二二、一 □前、六、三九、六 □後、上、十七、四 □甲、一、七、七 □餘、三、三六、

羅振玉曰「象鏑幹栝之形說文解字云『从入』乃誤以鏑形為入字矣」見增考中四十四葉下

于省吾曰「前一、三、四、『貞小母矢妾』葉玉森謂『小母之稱罕見矢妾殆其名』集釋一、三三按葉說殊誤妾即奚前、四、五一、三『貞叀矢彘』前、四、五一、四『戊寅卜貞豭矢彘』庫六八〇『其矢』余所藏殷契拓存有辭云『貞勿矢』爾雅釋詁『矢陳也』左隱五年傳『公矢魚于棠』注『矢亦陳也』逸周書世俘『武王乃翼矢憲告天宗上帝』注『矢陳也』卜辭稱『矢奚』謂陳列奚奴以祭以人為牲矢彘謂陳

藏曰甚矢弓矢者矢均就陳牲言之也」見駢三第十八葉

孫海波曰「□亦殷之先世故得與小丁同祭其字與篆文矢字極相似疑即矢字」見文錄二四葉下

按說文「矢弓弩矢也从入象鏑栝羽之形古者夷牟初作矢」栔文作上出諸形羅說字形于說字義均是孫謂□亦為矢字說亦可从其形與金文小篆矢字並近也惟謂為殷之先世則待考辭云「丁巳卜行貞小丁歲眔矢歲彫」錄三三六與小丁同祭亦未必即殷之先世也金文作□矢伯卣□同卣□號季子白盤□豆閉簋□不嬰簋□虢侯鼎□盂鼎□師湯父鼎

䠶

藏七八、一　藏八八、一　藏一八〇、一　藏二三三、一　拾六、三　前一、五一、六　前二、八、三　前三、三一、一　前三、三二、四　前四、十四、七　前五、四二、八　前七、十八、一　後、上、二五、七　後、下、二六、一　後、下、三六、八　後、下、三八、五　菁七、一　菁十一、十九　甲二、三八、　戩九、二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䠶从矢从身篆文作射从寸寸法度也亦手也卜辭中諸字皆爲張弓注矢形或左向或右向許書从身乃由弓形譌又誤橫矢爲立矢其从寸則从又之譌也古金文及石鼓文並與此同」見增考中四十三葉下

楊樹達曰「卜辭言『射牢』射牲之事也周禮夏官射人云『祭祀則贊射牲』

又曰「弓矢云『凡祭祀共射牲之弓矢』知周人之射牲亦因於殷禮也」見甲文說六三葉瑣記二條此說亦見楊著卜辭求義七葉上

陳夢家曰「卜辭或云『三百射』或作『射三百』與『三旅』『馬』並卜故知是一集體殷代師旅似以百人為一小隊三百人為一大隊卜辭或分左右中所以有中人右人之稱戰國時楚有中射見韓非十過篇呂覽去宥篇史記張儀傳作中謝」見卜辭綜述五一三葉

唐蘭曰「𢎘或𢎘舊逕釋為躲亦非當釋為𢎘或矤後誤為躲𢎘則躲字後誤為射」見尊論下廿五葉上

郭沫若曰「辭云『乎𢎘乎𢎘』粹一三〇射蓋叚為謝告也」見粹考二四葉下

又曰「辭云『射𢀛以羌用自匣于甲申』粹八一射殆官名如周官之有『射人』」

也。𠭯乃人名」見同上十七葉上

按說文「𥎦弓弩發於身而中於遠也从矢从身。䠶篆文𥎦从寸寸法度也亦手也」契文作上出諸形羅說是也楊陳兩氏說卜辭𥎦字之義亦是唐氏之說依偏旁分析之法言之固不誤然卜辭固以此為𥎦字仍當以羅說為長也至許書訓「況詞」之「𢎅」君「矤」與「𥎦」實為一字自小篆誤弓為身後於語詞之𢎅別構音讀遂截然歧為二字其意者𥎦之本義為引弓其音或即與「引」相近故「況詞」之字得叚此為之（叚借必取音近此不易之理也）至「食夜切」之音讀或則係後起二者未審孰是余於音韻之學未窺門徑未敢妄斷惟二者必居其一蓋𥎦𢎅之為一字固無可疑也金文作 齊文 射監 射盤

射戟 雍伯原鼎 靜簋 令鼎 門射獻 鬲攸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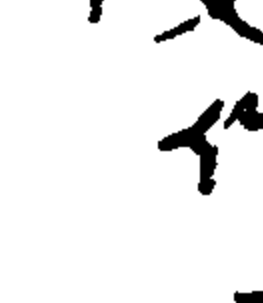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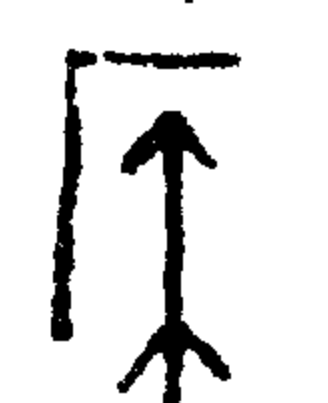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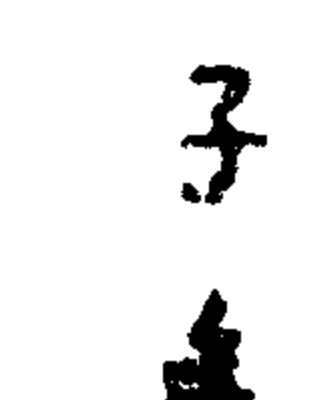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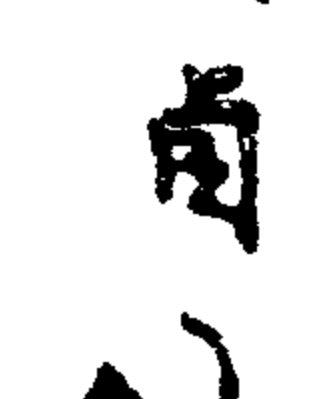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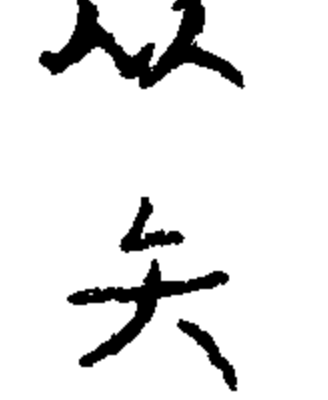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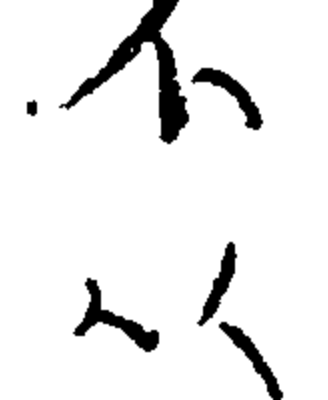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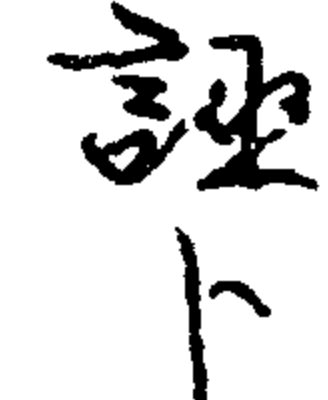
鼎　趙曹鼎　咢侯鼎　與卜辭同或又增「又」則小篆作「射」之所自昉也

侯

藏、四六、三、藏、六六、一、藏、一五七、三、拾、六、十八、前、二、二、六、前、二、二八、六、前、四、十八、一、前、四、四二、二、前、四、四四、六、前、四、四五、一、後、下、四、三、後、下、三七、五、菁、七、一、甲、一、二五八、戩、七、十五、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侯从人从厂象張布矢在其下古文作矦與此同古金文亦均从厂」見增考中四十四葉下

葉玉森曰侯不从矢殆从交也古侯國制度殷以前不可知蓋古有功之臣錫以俘虜裂土以封之小者曰侯其字从ㄱ厂象疆界亦有土也从象交脛人乃俘虜示有人也有土有人侯國斯建篆譌从矢許君乃訓射侯以引申誼為本誼矣」詳說契十葉

楊樹達曰「辭云『戊午卜方出其受侯又』（簠徵征、伐、四〇）『甲辰卜雀受侯又』（戩、四七、七）侯為發語詞，詩『侯栗侯梅』是也。無義見卜辭求義二十一葉下。

按說文「矦，春饗所䠶矦也。从人，从厂，象張布，矢在其下。天子䠶熊虎豹，服猛也；諸矦䠶熊豕（段氏注刪豕字）虎；大夫䠶麋，麋惑也；士䠶鹿豕，為田除害也。其祝曰『毋若不寧矦不朝于王所，故伉而䠶汝也』。𥎦古文矦」與許書古文同。「厂象䠶矦之形，矢集其下，當為會意字，蓋䠶矦之形甚多，不可悉象，且無夫亦無以見䠶矦之義，故从厂从矢會意也。从人無義，蓋為譌變。葉氏謂从厂象畧，从□乃交脛人，說非。按「厂」無疆界義，且字有从□者，明是矢字。交字作□與矢字作□者形近易掍，然交从無作□者，蓋交象交脛人，圖下當填實其交脛間空隙也。且即如其說，有土有且，人安見其

不爲公伯子男乎侯之本義實爲射侯爵名乃借字也又爲語詞胡侯何一聲之轉金文作□孟鼎□量侯簋□己侯簋□作旦乙簋□匽侯旨鼎□齊侯盤□齊鎛□音侯甫□齊侯壺□墨文□獻侯鼎□子侯甫□亞文乙簋字多見□從矢不从文足之証葉說之誣卜辭侯字太半爲爵名

鍚

後、下、二六、六

孫海波文編五卷十五葉上收此作鍚無說

按說文「鍚傷也从矢昜聲」栔文作旱孫收作鍚可从辭云「貞不其鍚」其義似亦為傷字从旱為昜之省金文揚字極多見大抵从日丂吧君夫簋叉卣从旱與此同𦔻子卣作旱它簋友簋舍父鼎段簋矢簋大鼎大簋敔尊等从旱均與此近可証

魯實先曰「字象以矢加人之形示疾病之義當爲从子疾省聲乃猴與侯之古文以人與子俱象人形故小篆之侯从人从卜辭作子以疾从矢聲故卜辭當可況之之「疾無也」侯病也」是二字本同義出其初本出一源其後亦別文通用」見姓氏通釋之一東海學報一期十三頁

矯

[字形] 後、下、三十、六、

从矢从帝說文所無

〔補〕楊樹達曰「余疑是鏑字，𨥨从帝聲，甲文从帝，與篆文从啇同，字義爲矢鏑，故甲文从矢」見甲文說六葉釋𥏼、按帝聲啇聲固同，而此字是否以帝爲聲已不可考，謂之「鏑之古文」其義亦不可知，且从矢从金亦殊，仍以收爲說文所無字爲是也

矩

[字形] 前、五、二一、三、[字形] 後、下、三十、六、[字形] 甲、編、一二四六、[字形] 乙、七〇〇、[字形] 乙、二一七〇、[字形] 乙、四〇八〇、[字形] 乙、五八〇二、[字形] 乙、六九五八、[字形] 續、六、七、六、

金祥恆續文編五卷二五葉上收此作𥏼無說

按字从矢乃巳若子字，與易作矢其別在中畫之上連與否，此非从易也

當隸定作矩从矢从巳說文所無

⿱止矢

[字形] 前、四、三、四、[字形] 前、五、十一、六、[字形] 前、六、三、六、[字形] 前、六、三、六、七、[字形] 前、六、三、六、八、[字形] 戩、四一、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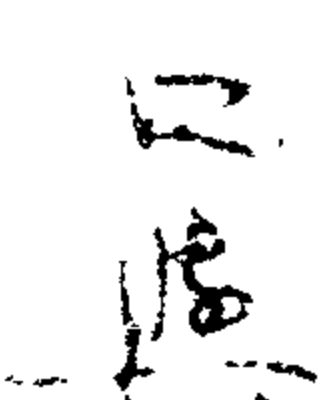
商承祚曰「⿱止矢集韻訓⿱止矢爲古族字，而許書無」見類編五卷十五葉上

高

前、一、三三、三　前、一、三四、五　前、一、三四、六　前、二十、二、三　前、二十、二、四　後、上、三、六　後、上、六、七　甲、一、二三、十七　戩、一、四

戩、十七、四

楊樹達曰「甲編五五一『□申其求于高，貞牛。』七八五『乙卯卜貞求禾于高貞九牛。』粹六五七『其烄高又雨。』諸辭之高即紀年小甲名高之高。」見甲文說二六葉

屈翼鵬曰「高地名，其地有河宗，蓋殷人心目中靈聖之地也。胡厚宣謂『高讀為嵩，即中嶽嵩山。』商史論叢二集卜辭中所見之殷代農業。按謂高讀為嵩非是。高究為何地，待考。」見甲釋八五葉五五一片釋文

又云「辭云『癸亥卜，河其即宗于高。』甲編七一七。本編七七九片有『于岳宗酒。』之

語本辭則言「河即宗」知殷代河岳皆有宗宗廟也河宗蓋猶後世之河神廟矣中署高當是地名河之宗殆不止一處此卜辭謂河神其就于在高之宗廟否也諸家以河為殷之先祖因謂河宗乃先祖河之宗廟蓋不然矣」見同上一一四葉

按說文「高崇也象臺觀高之形从冂口與倉舍同意」栔文从口作似以象體為長古文从口作者每不限于口舌字其義或為笑或為圍以意逆之勿泥可也孔廣居說文疑疑云「高象樓臺層疊形入象上屋冂象下屋口象上下層之戶牖也俗譌从冂非亭京等之从高者皆仿此」孔說字形是也栔文京字與此略同故亦有高大之義卜辭之高多為高曾字楊氏所舉數辭謂即小甲名高之高此與卜辭以日干為名之例不或屈氏解為

地名是也金文作高亯作父癸簋高父丁斝高不嬰簋高陳侯因資錞高秦公簋高師高簋高毓且丁卣高高觶高弔高父匜高高密戈从口與卜辭同

甲骨文字集釋第五

亳

[oracle form] 前二、二四 [oracle form] 前二、二、五 [oracle form][oracle form] 後上、六、四 [oracle form][oracle form] 後上九十四、二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亳从高省乇聲。乙亳鼎作[bronze form]，父乙方鼎作[bronze form]，吳大澂謂是从止。按亳字卜辭皆从亦作[oracle form]，晉邦盦作[bronze form]，仍从乇，乇聲殆亦誤。非从止也。从屮者殆亳之異體。」見增考十一葉下

按說文「亳，京兆杜陵亭也。从高省乇聲。」契文同。字在卜辭為地名。金文作[bronze form] 亳父乙鼎 [bronze form] 亳鼎 [bronze form] 乙亳觚 [bronze form] 亳戈壽 亦同。王靜安先生遺書卷十二「說亳」一文，謂以漢書地理志山陽郡之薄縣，即左莊十一年杜注「蒙縣西北有亳城」之亳，亦即湯所都之亳。可參看。王氏之文未引卜辭，故不具錄。

冘

[冘]前、七、一四、[冘]粹、五四三、此字左半殘泐應作[冘]

郭沫若曰「[冘]乃廩辛康丁時卜人案此即金文中所見習之『荷戈形』也當是何之何荷之物古文舊釋為冘不確今隸定為戈冘字」見粹考七九葉上

楊樹達曰「說文五篇下冂部云『冘冘行貌从人出冂』按許君說殊無理致余於七年前嘗釋此字疑為枕之初文頃者余溫尋龜甲文字見此字作[冘]作[冘]與許書形同又有作[冘]者象人荷擔兩端有物以手上扶擔杖之形始悟此字為儋字之象形初文也說文八篇上人部云『儋何也』何下云『儋也』从人詹聲今字作擔檐詹聲冘聲古皆閉口音陽聲字音最相近从冘聲之字如眈耽沈酖音讀今皆與儋同故知其為一字矣異者冘為象形儋

為形聲耳」見甲文說一葉

按說文「㐳，淫々（段氏注依玉篇集韻類篇改作㐳々）行皃，从人出冂」。郭氏謂此與金文之荷戈形同，為何之古文，其說小誤。卜辭之外與金文之荷戈形乃是何之初字。契文象人負可（柯之初文），金文象人負戈，則何字之異文也（負柯負戈同示何義）。同何叚為誰何字之義既行，乃復叚芙蕖之荷以為儋何字耳。此从作㐳从冂，與丂小異。楊氏釋㐳以為儋之初文，其說極是（此字前人已釋㐳，惟儋字初文之義實自楊氏發之）。㐳之與何雖為同義字，惟所从各殊，固不能以一字視之也。字在卜辭為人名。

□

□珠八三八 □續二、七、五 簠人十三 □續二、七、九 簠人十六 □續六、二一、四 □古六、八 □鄴四、六七、□誠三五三、□新二〇七九、□善齋藏甲骨 □藏二七二、一、□藏一九六、一、□拾十一、三、□前一、三一、一、□前四、四六、二、□前六、十九、六、□前六、十九、七、□後下四、七、□菁三、一、□甲一、二十、三、□甲一、二十、四、□戩、九

丁山曰「字象人頸上荷枷形，董作賓釋央是也。山按央孳乳為鞅，說文云『頸靼也』，釋名釋車『鞅，嬰也，喉下稱嬰，言纓絡之也』，詩北山『或王事鞅掌』，鄭箋『鞅何也』，謂如馬之何車，謂□如馬荷車，不如說象人頸荷枷之尤肖也。人頸荷枷，必由犯了罪過，說文訓殃曰『咎也』，或曰『凶也』（易坤卦凶釋文引），咎殆是央字本誼」見甲骨文所見氏族及其制度七四葉

按說文「央中央也从大在冂之内大人也央旁同意一曰久也」上出諸形丁氏引董先生之說釋央是也从凵與篆文从H同此从天古文天大同象人形自可通作字在卜辭為人名至丁氏謂象人頸荷枷之形則未敢必蓋凵形究象何物難以確指耳字在卜辭亦無凶咎罹戾之意也金文作𡘲虢季子白盤與此略同

𩫏

□ 前、二、二、四、□ □ 前、四、十、七、□ 前、四、十一、一、□ 前、四、五十、五、□ 前、五、六、六、□ 前、五、八、四、□ 前、五、三十、六、□ 前、七、一、四、□ 前、七、二、三、□ 後、下、二、五、八、□ 後、下、二七、十四、□ 後、下、三四、五、□ 甲、一、九、九、□ 戩、四十、十三、□ 戩、四十、十四、□ 前、八、十、一

王國維曰「殷虛卜辭有□字象四屋相對中函一庭之形又有□字當即此字之省也按古文變化往往繁簡任意如奔字作𡙸（見石鼓文）或省作□（見盂鼎）之類是也□字他無所見□字古金文或作□（毛公鼎）或作□（齊國差𦉜）或作□（邵伯虎敦）或作□（拍尊盖）小篆之𩫏字𩫖字皆由此變說文𩫏部『𩫏度也民所度居也从回象城𩫏之重兩亭相對也或但从口』又土部『𩫏古文墉』又高部『𩫖用也从高从自（古鼻字）自知臭香（段注以香為高字之譌是）

也所食也讀若庸同」是許君以𩫏𩫖爲二字又以𩫏字分爲𩫖字（古文墉 篆文郭）其

實本是一字𩫏爲𩫖之變猶𩫖爲𩫖之變形其蹤甚明此二字只是

古文墉字召伯虎敦之「僕𩫖土田」即魯頌之「土田附庸」左氏傳之「土田陪敦」

也（古僕附陪三字同音附作僕作陪 者聲之通𩫏作敦音字之誤也）「國差𦉜之「𩫖寶𦉜」即「𩫖墉寶𦉜」也又

假借爲庸字毛公鼎之「余非𩫖又昏」即「余非庸又昏」也故古文垣堵諸字皆

从𩫏說文垣籀文作𩫖堵籀文作䳆城籀文作𩫏成陴籀文作𩫏卑徼之古金

文則邵鐘之𩫏者散氏盤之𩫏號仲敦之𩫏史頌鼎史頌敦之𩫏皆从𩫖作故

𩫏𩫖二字爲古文墉字蓋無可疑又古者先有宮室而後有城郭必先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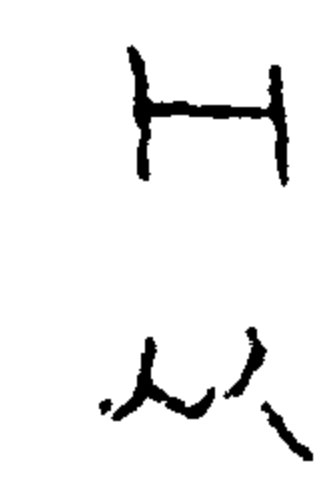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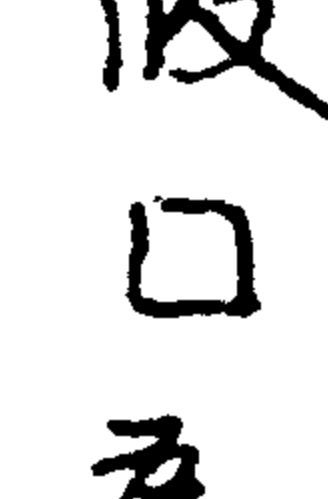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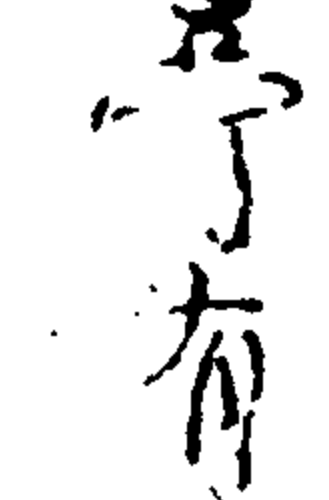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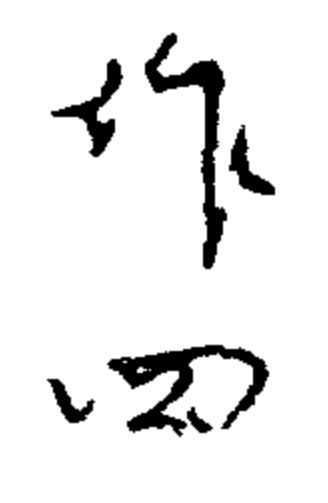
宮室之垣墉而後有城郭之垣墉則凡从𩫏之字非取象於城郭而取象

於宮室也必矣又𩫏𩫖字上下所从之介及介實象屋形（古文自有𢦏部首 昔人釋爲屋形其）

實宀广二部首即由此𩫖本一字也更分析之則△入象屋而下二直‖象其垣墉故高京亭諸字兼取象於△及‖而亯𩫖𩫖諸字但取象於屋下之二‖以‖不足以象垣墉故必以介介象之義各有所當也然則亯𩫖之爲字實象兩屋相對之形而非象兩亭相對之形則𩫖字之爲四屋相對之形又可決也又古者祭祀（陳邦福社祀外祭）必於屋下被髮祭野古人以爲戎狄之俗故𩫖字又引申爲祭享之義殷商卜文云「癸卯卜賓貞口唯𩫖于京」（前編五卷九葉）又云「癸卯卜賓貞亯以亯」（同上三十葉）「柏尊𥁕」柏作𣓁配乎姬𩫖宮祀𩫖」此數字其義略同於享字而其音當讀爲庸恐即說文𩫖字音訓之所自出庸字作亯作亯與享字之作亯作亯作亯同取象於廟形不獨墉庸同聲可通假也由此觀之則𩫖亯二字所象可知并知四棟之屋實起於𩫖字以前殆

為宮室最古之制矣」見朱芳圃文字編五卷十一葉𩫏下引又王靜安先生遺集十六冊毛公鼎銘考釋九葉之說與此略同而較簡原文見於何書上時尚未查明出處也見觀堂集林卷三明堂寢廟通考初本定本節去孫詒讓曰「說文𩫏度也民所度居也从回象城𩫏之重兩亭相對也或但从口」金文齊侯鎛𩫏字作𩫏正从回而𩫏省敦作𩫏毛公鼎作𩫏石鼓亦同則皆从口是說文正或二體古金文並有之唯說「墉城垣也从土庸聲古文作𩫏」依許說則古文墉字與篆文𩫏正同與字例不合恐有誤也召白虎敦云」余考正公僕𩫏土田𩫏當即墉之古文古音僕與附相近字通僕墉土田」猶詩魯頌閟宮云「土田附庸」也此敦義符經誥其為古文墉無疑」見名原下三十四葉其形蓋从𩫏省从口古字凡有匍帀容受之義者多

从口故說文「高崇也象臺觀高之形从冂口與倉舍同意」此𩫖字从口蓋與彼同若然墉作𩫖或从𩫏从高有嫌字例亦通要與𩫏字實數不同許書或傳寫之誤耳爾」見名原下三葉下至四葉上

商承祚曰「祚案說文解字𩫏度也民所居也从回象城𩫏之重兩亭相對也或但从口」𠨘自尉敦作𩫖與此同許君之以亯乃𩫖之傳寫之誤予意卜辭凡从亯字者皆作合如亳高京高𩫏之例是矣可證許書之失又高低之高小篆作高今隸作高亦古文之存于今隸中者又案王徵君說此字說文有二說一為城郭字之篆文一為墉之古文召伯虎敦「土田僕𩫖」即詩之「土田附庸」左氏傳之「土田倍敦」也」見類編五卷十五葉下至十六葉上

陳直曰「卜辭有𩫏字象四屋函一庭形，予疑為殷太學之象也。殷太學名瞽宗，禮記明堂位云『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庠也，瞽宗殷學也，頖宮周學也』。大戴禮保傅篇注云『天子之學與明堂同制，虞名學為庠，夏為序，殷為瞽宗，周人兼取之，以名其四堂。詩曰『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謂辟雍居其中，四室環之。卜辭正象其形，知殷禮與周禮同也」。見賸義八葉上

郭沫若曰「𩫏余謂亦𩫏字，从四亭於城垣之上兩兩相對，與从二亭相對同意。字亦地名，蓋即邶鄘之鄘。見卜通一六一葉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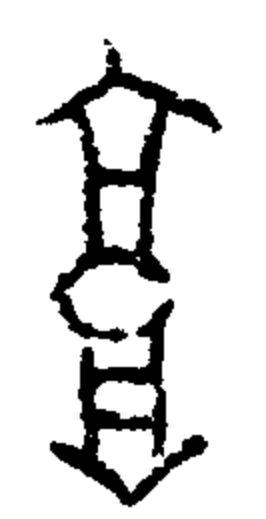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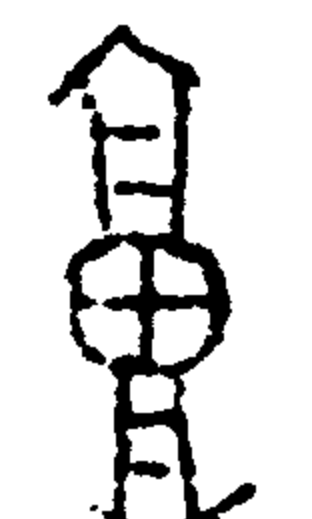
又云「𩫏說文以為墉之古文，又以為郭之古文，金文毛公鼎以為賓庸字，召伯虎毀以為附庸字，則以墉字說為得其實，庸字在此似亦時限疑

假為形若融用為明晨為或晨刻之意故古者以昏庸連文也下第七一五片有「𩫖兮亞曦至昏不雨」之辭其明證「昏」「暗」見拼考九○葉于省吾曰「釋編六五二片『至𩫖暗』七一五片『𩫖兮至昏不雨』七一六片『𩫖兮雨』郭沫若云『𩫖殆假為形明日也今假為曦』按郭謂今假為曦允矣謂𩫖殆假為形非是𩫖即今郭字郭鄘古籍同用𩫖兮應讀作鄘曦謂晨光開鄘曦明也又鄘與闓曦與圛並雙聲字闓圛當即鄘曦之聲轉詩載驅『齊子豈弟』鄭箋『豈當讀為闓古文尚書以弟為圛圛明也』是卜辭言𩫖兮猶詩之言闓圛即開明之義也」見駢枝十四葉釋𩫖兮楊樹達曰「說文『𩫖度也民所度居也从回象城𩫖之重兩亭相對也』或但从口按許君云象城郭之重者回从二口外口象郭也兩亭相對謂上

下也。或但从口，則有城而無郭也。說文土部墉訓城垣，古文作𩫖，與𩫏字同。甲文作𩫖，正从口而不从回也。𩫏說文冂部同下云「古文冂从口象國邑」。象國邑者象其城也。後世讀口如圍，譌。非甲文假口為丁，則此字終不可曉矣。說文高部云「亭，民所安定也。亭有樓，从高省丁聲」。按亭甲文作𩫖，乃象形字，非从高省丁聲，後起故甲文無之也。𩫏字之象中為城，上下為亭。然城與亭古音實無異也。蓋城也亭也，古人一名而已。其別周匝者為城，高處有為亭，乃後起之事矣。見求義五六葉下至五七葉上又曰：「丁字作口，作四方蔽障之形，殆城之初字也。城與丁同音，故得相通假矣。」見同上五六葉下。即在上引亭字條之前

陳夢家曰：郭作𩫖，亦即說文古文墉字。古𩫏郭虢音同相假。左傳僖二隱

元之號。公羊傳作郭。大雅皇矣述文王「以伐崇墉」，墉或是國名。郭，旦是另一地名，今河南孟縣北十五里有郭旦鎮，亦作穀旦」，見綜述二九五葉。丁山曰：「𩫖亦殷商鉅族，其事跡見於卜辭者，略如：「癸卯卜穷貞：將𩫖于京。前、五、五、乙八、四、「癸丑卜穷貞：𩫖魚降从陟。前、五、二、乙十、六、「貞：羽眾𩫖弗其𠬝出叔」前、二、二乙一、四、「癸酉卜貞：𩫖其出疾口。貞：𩫖亡疾。前、四、十、乙七、「貞：𩫖亡其在鼓。燕、大、六、乙八、一、「令𩫖白犬征田。金、降、七、乙一五「乙亥貞：𠂤令𩫖以眾省遼口。後、下、二、乙七、一四、「令𩫖𠬝多𧸐衛氏守吉。呈後、下、二、乙五、八、「丁未卜𡧊貞：令𩫖𠬝出旋尹戎出友，五月。林、二、乙七、六、「己亥卜𡧊貞：勿乎衣𩫖𩫖𩫖。前、七、乙六六「己丑子卜貞：子𩫖乎出[glyph]乙十、一、前、七、[glyph]王國」，維謂象城郭之上四亭相對，本古文墉字是也。墉本四亭相對，卜辭多省作兩亭，作𩫖。毛公鼎作𩫖，琱生𣪘作𩫖𩫖，拍尊「𩫖」作𩫖，已開秦篆从高从亯作𩫖

之斷然則𩫏𩫖當是𩫏又𩫏𢍉首文𢦏即武丁時代𩫏氏遺物𩫏讀為鄘即詩邶鄘衛之鄘矣以其說甚長从畧下文言𩫏之地望見殷商氏族方國志一三九至一四四葉

按說文「𩫏度也民所度居也从回象城𩫏之重兩亭相對也或但从口」又十三卷土部「墉城垣也从土庸聲𩫏古文墉」訓度之𩫏與墉之古文全同之音當為一字許書歧而為二字義雖相近而音讀迥殊以金文𩫏之音讀測之此字古當讀余封切古博切一音應屬後起高部訓用之𩫖乃由𩫏所譌變而其音仍讀余封切可證也王國維氏說此字義訓極是字在卜辭為國族之名雖無由確證其音讀然以金文例之當以讀庸為是或用為紀時字郭氏讀為郕于氏讀為鄘似仍以郭說為是以音言之此字本

京

京藏十四、四 京藏九三、四 京 藏二六二、一 京京 前二、三八、四 京前二、四三、六 京 前四、十、五 京前四、三一、六 京前四、四、五、五 京前五、八、四 京前六、三五、一 京後上五、五 京後下二十、十六 京後下三九、十一 京 甲二二、六 京 甲二六、十七 京甲二六、十五 京戩十、一

瞿潤緍曰「卜辭之京即左隱元年之京在今河南滎陽縣東二十里」見卜釋廿五葉三行

按說文「京人所為絕高丘也从高省丨象高形」古文篆文京高字均略同當亦與高同意象臺觀高之形也釋詁「京大也」段氏云「凡物高者必大」是也字在卜辭為地名金文作京克鐘 京靜卣 京靜簋 京師酉簋 京史懋壺 京井鼎 京 㝬以鼎 京矢簋 京辛巳簋 京遹簋 京傳卣 京臣辰盉

⿱高京

⿱高京⿱高京 前、二、三八、五 ⿱高京 前、二、四二、二 ⿱高京⿱高京 前、二、四二、三 ⿱高京 前、二、四二、四 ⿱高京 前、二、四二、五 ⿱高京 前、六、三十六、六 ⿱高京 前、七、十四、二 ⿱高京 珠、八 ⿱高京 續、二、二二、三 ⿱高京 續、三、二三、四 ⿱高京 京、二、一五、二 ⿱高京 京、三、三〇、三 ⿱高京 京、四一六、三 ⿱高京 鄴、三、四四、一 ⿱高京 粹、三六三 ⿱高京 粹、四一〇 ⿱高京 新、五二九五

王國維曰「⿱高京籀文就字从此作三體石經春秋京作⿱高京疑⿱高京亦京字」見朱芳圃文字編補遺十一葉上引原文見遺書十六冊克鼎銘考釋二葉上

又云「案殷虛卜辭與古金文多見⿱高京字克鼎師兌敦等均云『⿱高京⿱高京乃命』乃重申之意籀文就字當从⿱高京有見王靜安先生遺書十七冊史籀篇疏證十九葉上

郭沫若曰「地名多見𩫏字，金文亦屢見，每言『𩫖𩫏乃命』。王國維云『𩫖字孫仲容（詒讓）釋為鍾，是也。𩫏……疑亦京字。（仝上引）按見鍾蓋也，京崇也』。今案王說可信。其字蓋从京高聲，京為象形字，𩫏為形聲字也。地與豐相近，當亦今沁陽縣附近之地」見卜通一四六葉下。

王襄曰「𩫏疑古京字繁文。說文解字就古文作𡽫，从𩫏从尤，𩫏即京，𩫏與𩫏相似」見簠考游田十一葉上。

葉玉森曰「按金文師兌敦、師嫠敦、散盤並有此字。卜辭為地名，契法或離為二，或合為一，頗疑為高京二字合文。或因許書就下出籀文𡽫，謂从𩫏，與从京同，則𩫏仍當釋京。然卜辭固自有京字也」見前釋二卷六十五葉下。

陳邦福曰「王氏襄釋□為京，邦福案此正殷世重屋制也。淮南子覽冥訓云『𦫼重京』，逸周書作雒解云『重亢重郎』，又考工記『殷人重屋之制，四阿重屋』，皆其切證。卜辭京地名，詩鄘風敘于田序云『叔處于京，繕治甲兵以出于田』，又左隱公元年傳云『請京，使居之』，杜注『鄭邑』。」見辨疑六葉

孫海波云「从京从高，說文所無」。見文編五卷十六葉下

按字从京从高省，重屋之形，陳說是也。與京高同意，然非即京字也。王國維兩說不同，當以史籀篇疏證說𦫼謂非京字，孫氏收作說文所無字，均是。字在卜辭為地名。金文亦屢見，作□師克盨□□師嫠簋□克鼎□散盤□子鼎

⿱艹京

後、下、三一、十七、

从京从屮同典 艸 說文所無僅餘殘文不詳其義

⿱京禾

外、二二一、

从京从禾說文所無疑與廩同意

亯

亯藏一一三·一 亯藏一五二·三 亯亯前二·三八·四 亯前四·二一·四 亯前六·六三·五 亯後上·十二·九 亯後上·二一·六 亯後下·十七·九 亯甲二·二·六 亯甲二·六十五 亯甲編二一三二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亯，獻也。从高省，曰象孰物形。篆文作亯，古金文作亯亯敦 亯豐敦 子敢亯周憨鼎 亯師寰敵諸形與此同。吳大澂云：象宗廟之形是也」見增考中十七葉上

屈翼鵬曰「當與亯同，吳清卿說文古籀補所謂象宗廟之形者也」見甲釋二七二葉

楊樹達曰：釋編一三一五片云：「甲申卜，舞楚亯」。樹達按：古文高字，後世分化爲亨享烹三字。此當是亯字。舞以悅神，間神享之者也」見求義九葉上

按說文「亯獻也从高省曰象進孰物形孝經曰祭則鬼亯之亯篆文亯」饗燕之饗當作饗从作亯與金文同吳清卿以為象宗廟之形是也宗廟為亯獻鬼神之所故後世亯饗多混用不別段氏說文注亯下言經籍用亯用饗之例頗詳周礼祭亯用亯字饗燕用饗字是也饗古作卿从皀象孰物形亯則象宗廟為祭亯之所故祭亯字用之許謂曰象孰物形者非也其說蓋涉饗字而誤字在卜辭或為祭亯之義辭云「辛丑帝亯」藏一一三、一「我亡代亯丁冊」藏一六三、五「癸卯貞彫大𠙵于口亯代口」後上廿六、六是也或為地名「壬寅卜貞王田亯京往來亡巛」前二、三八、四「乙卯卜殸貞今日王勿往于亯」後上十二、九是也金文作亯簋文亯文乙殘簋亯盂鼎亯仲師父鼎亯杞伯簋亯周惹鼎亯亯豐兮尸簋亯齊鎛亯虞司寇壺亯王孫

鐘亯魯侯簋亯邿伯祀鼎亯鄀公鍼亯曾仲艾匜亯白者君盤亯邵鐘亯亯虢季氏簋亯鄦侯簋亯楚嬴匜亯芇伯簋自餘尚多見除後二器以田為形譌外形體略同其義大抵為祭享字

𦎫

𦎫 藏五七、二 𦎫 藏一六九、一 𦎫 藏二五五、二 𦎫 拾四、十二 𦎫 前一、四八、一 𦎫 前二、五、三 𦎫 前二、十六、一 𦎫 前二、二六、三 𦎫 前六二六、五 𦎫 前六、三八、六 𦎫 前六、二九、二 𦎫 前八、十二、二 𦎫 後上九、七 𦎫 後下一、三 𦎫 甲二十三、九 𦎫 戩一、九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𦎫孰也从亯羊讀若純一曰鬻也』段先生曰『純孰字當作此純醇行而𦎫廢矣』今卜辭文曰『甲辰卜王貞于戊申𦎫』又曰『壬辰卜大弗𦎫』見厥誼當與亯同許君亯注『獻也从高省曰象孰物形』夫許於亯注既曰象孰物形又於𦎫注曰『孰也』二義自相近且是字从亯羊會合二字觀之無以得純孰之誼疑古與亯是一字矣卜辭又有作𦎫者乃地名不知與𦎫是一字否」見增考中二十六葉

王國維曰𦎫迫也（戰皆）伐也𦎫者敦之異文說文以𦎫為𦏧孰之純殆非古器如齊侯敦等皆以𦎫為敦詩魯頌『敦商之旅』箋云『敦治也武王克殷而治殷之臣民』其實敦商之旅猶商頌云『裒荊之旅』鄭君訓裒為俘是也宗周鐘云『王𦎫伐其至』寡子卣之『以𦎫不淑』皆𦎫之訓也戟與虢季子白盤『博伐』之博宗周鐘『𢦏伐』之𢦏同義詩常武『鋪敦淮濆』鋪敦即𦎫鋪戟之倒文矣」見靜安先生遺書十六冊不嬰敦蓋銘考釋七葉

陳邦懷曰羅參事謂卜辭𦎫字誼與高同其說極塙又謂𦎫高疑是一字未知是段借字也考齊侯匜媵高作媵𦎫亦為段借字與卜辭正同知匜中𦎫字當讀如高而不讀純者以與下句無疆為韵後二句無期與用之亦為韵也可證𦎫高古非一字矣」見小箋△二葉下

孫詒讓曰「說文亯部云『𦏧孰也，从亯羊，讀若純，一曰鬻也。篆文作𦎧』，金文齊侯敦作𦏧借為敦字，此𦏧即𦏧之省」，見舉例下卅四葉上

王襄曰「𦏧古𦏧字，說文『𦏧孰也』，宗周鐘『王𦏧伐其至』，不𡢁敵『盂』『汝及戎大𦏧戰』，寡子卣『以𦏧不𠭯』，按金文𦏧字皆有攻擊之誼，是為𦏧之古訓，許氏訓孰之誼殆後起也」，見簠考征伐三葉上

葉玉森曰「按卜辭云『在𦏧』，『田𦏧』前二、廿五、一，前六、十六、一，則𦏧為地名，曰『弗𦏧𢀛』藏龜拾遺四、十六，則𦏧即詩常武『鋪敦』，不𡢁敦『大𦏧戰』之誼从王國維氏說，『大𦏧』二字亦見於卜辭前四、四、四，六、一，其誼不盡為高也」，見前釋二卷十葉下

郭沫若曰「𦏧字習見，有用為地名者，有用為撻伐意者，如云『大出𦏧』，當屬後義，其全辭當為『某方大出，𦏧某方地』。字之見於金文者，多撻伐之義，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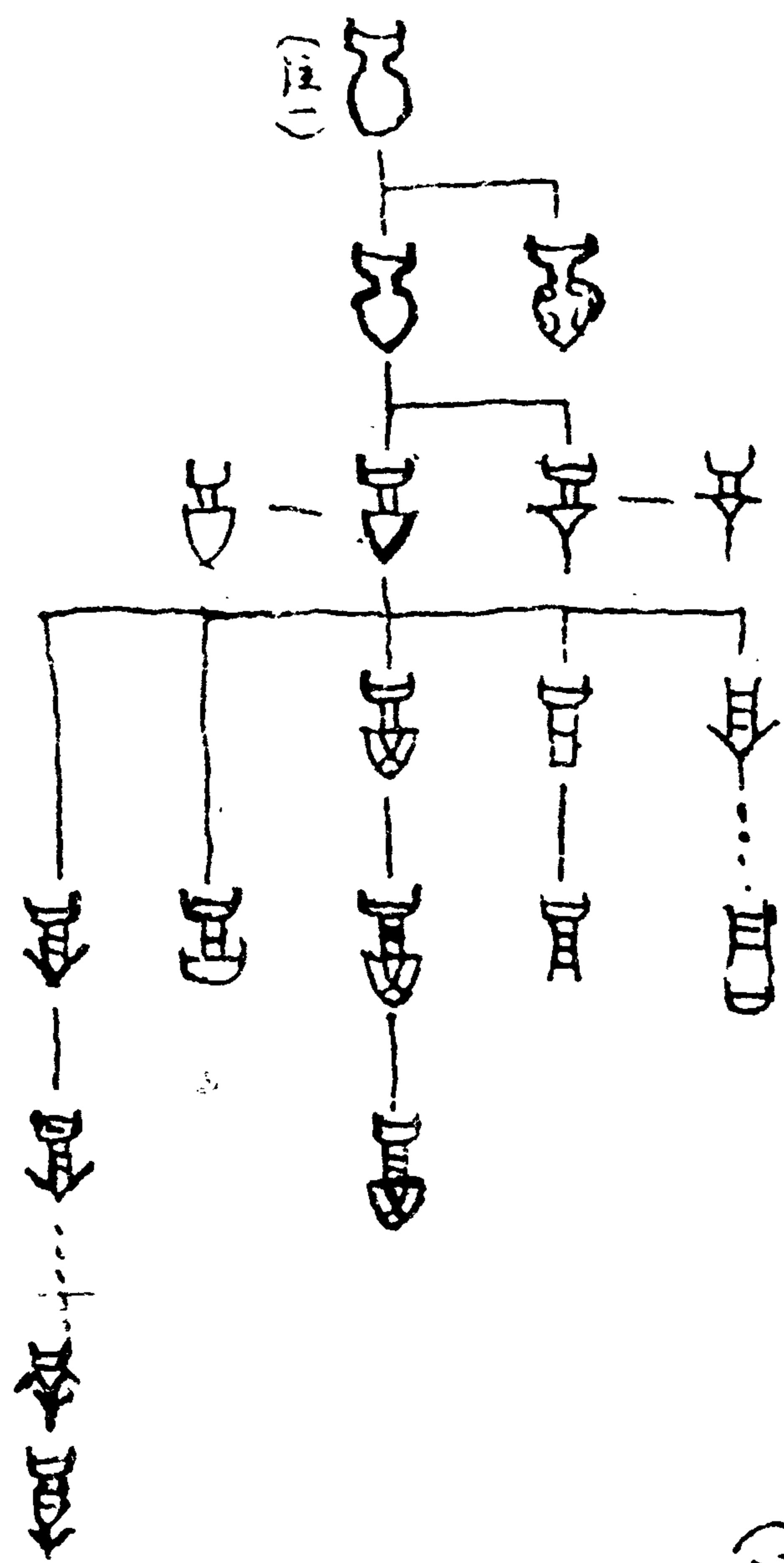
詳檢也」見文錄三七葉至三八葉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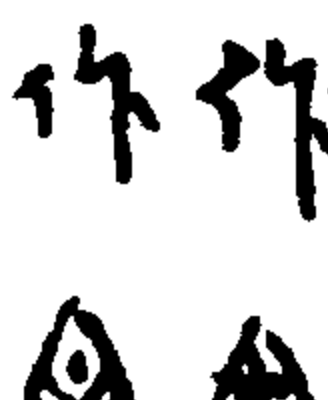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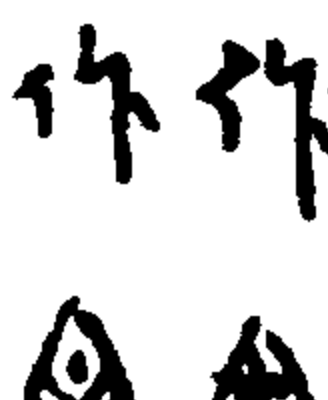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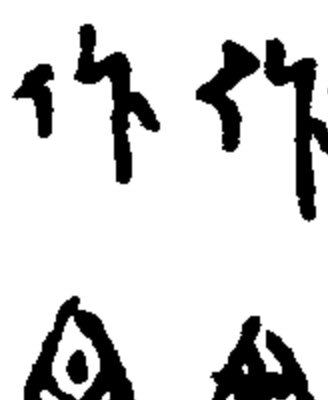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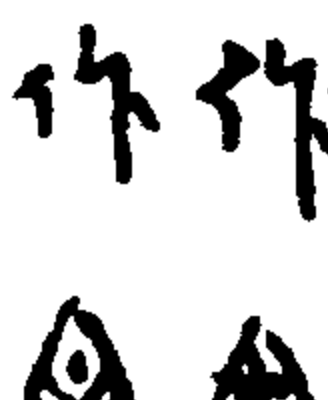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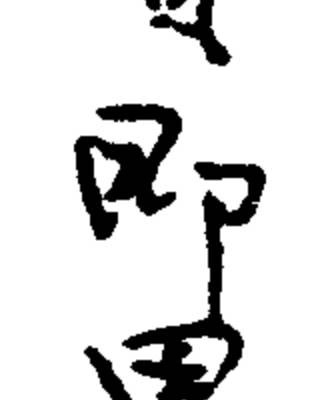
楊樹達曰「𦎫經傳通作敦詩此門常武釋文並引韓詩云敦迫也」此辭云「辛卯卜犬貞洹弘弗𦎫邑七月」乃貞洹水盛漲不至敦迫商邑否也」見卜辭求義五十葉上

按說文「𦎫孰也从亯羊讀若純一曰鬻也𦎫篆文𦎫」卜辭之𦎫王國維氏讀為敦 敦訓為迫為伐其說極塙敦从攴𦎫聲𦎫之與敦聲韻並近故得叚為敦也執此解以讀卜辭𦎫字諸條除用為地名者外幾于無不可通誠塙詁也羅氏謂疑𦎫古與高是一字陳氏已辨之其所舉卜辭者六辭〻曰「甲辰卜王貞于戊申𦎫」「壬辰卜大弗𦎫𠂤」「犬出𦎫」「甾其犬𦎫山京」「癸亥卜王方其𦎫大邑」「丁卯卜㱿貞王𦎫缶于蜀」除第一辭之𦎫或當讀為

高敎亦無碻證自餘諸辭均當讀爲敎訓爲代也（羅氏所舉大辭見續存下二十七葉）金文作𦎫鼓𦎫觶𦎫不嬰簋𦎫宗周鐘𦎫𡨦子卣𦎫𦎫齊侯敦𦎫𦎫于戟或于高羊之間多一短橫畫與契文同

[glyph] 後、下、三、二、十一、

唐蘭曰、右㫗字舊闕釋。按此字習見金文作[glyph]殷文存上三㫗父丁鼎[glyph]又下三四、父戊㫗盤[glyph]又下一㫗彝[glyph]又上四、父癸鼎㫗[glyph]又上廿尊㫗等形、舊亦不識、舊或以為尊形、非是。又覃字偏旁作[glyph]殷文存上十一覃父乙殷覃字偏旁作[glyph]又下廿父丁彝覃[glyph]又上三覃父乙卣[glyph]嘯堂上八晉姜鼎等形、覃字偏旁作[glyph]番生殷厚字偏旁作[glyph]愙、五、一、三趠鼎[glyph]愙、十六、十六、魯伯厚父盤[glyph]貞松五、一、十殷厚[glyph]肄氏歸[glyph]尸鎛[glyph]又尸鐘[glyph]愙、一、二十、井人妄鐘等形、俱與此字相近。據說文覃、厚並從㫗、其字實當作㫗、凡高、亯等字說文多誤斷為高高、則此字當釋㫗也。說文、㫗、厚也、从反亯、此僅據小篆說之。小篆亯作[glyph]、㫗作[glyph]、若相反也。古文之作[glyph][glyph][glyph]等形者、亦與反亯之說甚近。然以亯[glyph][glyph][glyph][glyph]諸形、則不能通矣。反某為某之例、數見說文、求諸古文字、固無合者也。卜辭此字作[glyph]、在偏旁中多

胡葛切萬黍名義同盍六朝相承舊音也（今說文音胡口切亦同）從畀之字惟厚（厚）字音同然說文釋字卜辭作𥁕則畀畀本亦同音也說文謂覃字从畀鹹省聲按省者必本有不省之字今本無从畀鹹聲之字而遽言鹹省聲者乃由覃字之聲難知而強為附會耳今謂覃字當從畀聲覃與厚乃聲之轉字林云「譚甜同」甜醰韵近得轉醰厚則聲近也說文从覃得聲者有禫蕈嘾瞫橝鄿橝驔燂潭鐔撢嬗蟫鐔醰等字而厚字無由之得聲者然則畀字本當讀若覃其作厚音者偶變耳金文習見𤔲字曰「𤔲必」錢大昕誤釋為縞繹後人多因之非也郭沫若讀必為柲極𢭏之餘（餘釋）四世而讀𤔲為盧則誤釋（大系攷一五二）「戈琱𢦏𤔲必彤沙（彤沙或作彤𢦏）」必與沙皆附屬於戈之物𤔲與彤皆形容詞𤔲者狀之色彤者沙之色也𤔲字

从幺畐即系字所从出系之變也从系之字多用為采色之義見諸說文者如絀絳絑纁綪縺綰繐紺綦繰緅綟纆纓紫紅緹緱緊纔緇等凡廿餘字則縣固可為色稱也縣字說文所無以醰酣甜同字之例推之則畐即絹之異文是又畀覃同聲之證見文字記廿四葉下至廿五葉上

按說文「㫗厚也从反亯」唐氏釋此為㫗以金文諸形證之固有形如反亯作㫗者其說蓋不誤竊疑與許書訓滿之畐卜辭作畐為同類之器物受物之器恆滿盈故引申之義為滿為厚也唐氏謂覃㫗同聲其論據似嫌薄弱又謂从系之字多有采色之義舉絀絳等廿餘字為證實則系為素絲施之采則采施之綪則綪其采色之義似當於从之得聲之聲符中求之與系之義無涉也卜辭㫗字僅餘殘文音義不可知

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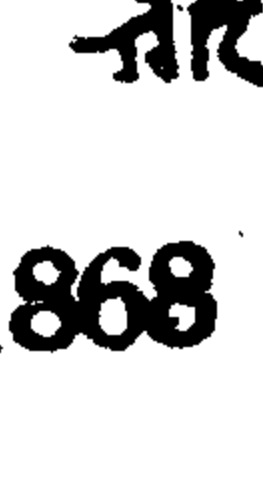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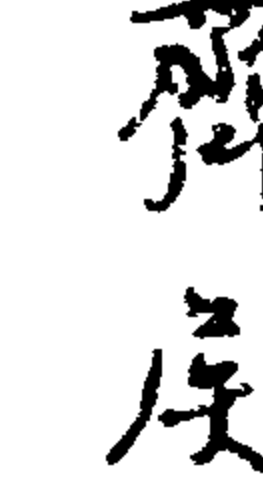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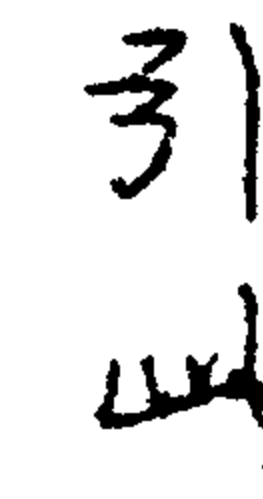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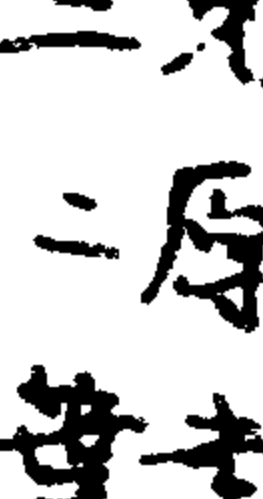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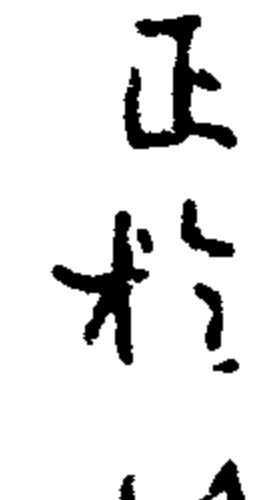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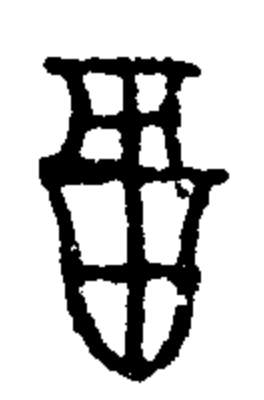
前、六、四〇、六、 後、上、十二、三、 粹、一一一、 佚、五六、 續、三、十六、十、 續、三、十八、三、 續、六、四、四、 前、六、四〇、一、 續、三、一八、四 續、三、十九、一、 前、六、二四、四、 前、六、二七、一、 前、二、三九、二、 前、六、三九、四、 前、六、四〇、三、 前、六、四〇、七、 前、六、四〇、八 前、六、四一、二、 前、六、四四、五、 前、六、三六、六、 甲、六、二〇、一、 甲、六、二〇、一、 甲、二、二六、一、二、 前、六、四〇、二、 前、六、四四、四、

唐蘭曰「右覃字舊不能釋今按即覃字也說文『覃長味也从㫗鹹省聲 古文覃 篆文覃省』今謂覃即覃字若不相類然且金文覃字作 覃父乙卣 亞覃父乙壽 亞覃父乙殷 晉姜鼎 等形俱與說文及今隸从鹵從西者為近未有从東者亦似与余說不合」中略 說文覃从鹹省声

[甲骨文字形]諸形即胃蓾二字所以叀讀若惠故胃蓾二字得以爲聲矣叀即既鹵則從叀之[叀早]即從鹵之覃無疑也特卜辭之覃字均同一時期之所作故其變化之迹難求非先知叀之得變成鹵自無由識之耳由是言之覃之本字當象盛叀於旱以聲化例推之旱亦聲也叀者蕙之本字蕙盖用湛以[足盛]酒者說文覃長味也字林醰甜同長味也徐灝說文段注箋謂覃醰古今字是也以蕙和酒引申之固有長味之義矣卜辭覃字爲地名商王畋獵之地也其地與澅極近卜辭屢並出覃叀宣喪宮澅諸地盖均相近也郭沫若謂澅即周之雍國地在今河南沁陽縣東北通纂考釋一三八甚說至確然則覃即禹貢覃懷底績之覃無疑周禮職方疏引鄭玄尚書注云覃懷爲縣名屬河內按漢書地理志有懷縣而無覃蓋其地已無徵故併懷言之知懷何

𠪚

𠪚 佚二一一、新四一〇四、

唐蘭曰「右𠪚字，商承祚云『𠪚即厚字，金文趠鼎作㕗，魯伯盤作𠪚，與此形近。』考釋三三葉 甚是。說文『𠪚山陵之厚也，从厂从𣆪』。此从小徐，大徐今作『从𣆪从厂』。按當是從厂𣆪聲。厂卩之省，卩者石也。卜辭云『𠪚示』，𠪚是人名，死而祔祀者」見文字記廿九葉下。

按說文「𠪚山陵之厚也。從𣆪從厂。垕古文厚從后土」。唐氏引商氏之說釋此為厚，是也。又引說文說解从小徐。按小徐之說固不誤，惟此字應入厂部，以為从厂𣆪聲，方合。今許書既誤入𣆪部，則其下說解自應作「從𣆪從厂」。倘如小徐之言，是許君自亂其例矣。辭云「辛未卜王令厚示𢀛」，厚為人名。唐說是也。惟示在此為動辭，𢀛亦人名。倘以厚示連讀，則為名辭，則上屬

以今字讀覺不辭且其下部字亦覺無著矣金文作□曹伯盤□趞鼎□井人鐘□齊侯鎛又丁山甲骨文所見氏族及其制度引此作□於體稍誤見原書三二葉附正於此

畗

前四、二三、八

孫海波文編五卷十七葉下收此作畗云「孳乳為福」

按說文「畗滿也从高省象高厚之形讀若伏」此與畐當為形製相近之容器訓滿其引申義其朔義乃象形字許解云「象高厚之形」雖誤然猶可見與畐字之義相近也辭云「丁亥卜貞王賓畗亡尤」乃叚為福孫說是也

金文作 畗父辛爵 市氏鐘「降余魯多畗」亦叚此為福與卜辭同

□

□□前六、二一、三、□甲、一、十八、十、□乙、一三三五、□乙、二三七四、□乙、二五一〇、□乙、二五一〇、□乙、三三三四、□乙、五一六六、□乙、七六七三、□佚、六一八、□佚、一〇〇〇、□六清二六、外、三一九、□外四四六、□摭續二八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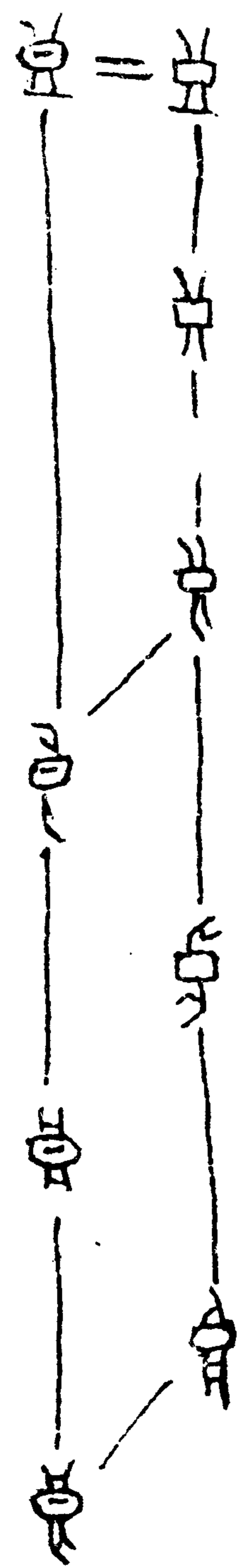
商承祚曰「祚案李良父壺作□與此畧同疑此（定案商書僅收前六、二一、六之□）亦良字」見類編五卷十七葉上（王襄類纂五卷亦收此作良說與此同王書晚出當本商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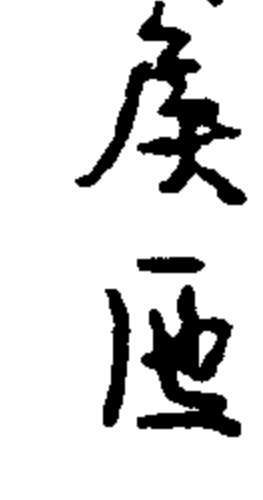
唐蘭曰「右良字舊誤歧為二（定按唐書收作□形者與此互釋為良故亦以□為良而以□□為）別一字今正作□形者孫詒讓釋豊（舉例下二六）誤葉玉森釋皇謂乃禮之古文正象煙气上升形（鉤沈乙）不知□既象豆形則所作者乃食气爾安得有煙皇字見於陳壽卿藏皇戈者作□□（見奇觚金十、六）與□寧有一毫形

似然承學之士猶樂襲用郭沫若釋蝕，謂「皀為食物之象形，皀而缺其上，
為皀，則當為蝕」（釋蝕，甲研上四）。因謂夕皀為月蝕。然卜辭之皀，上兩筆修而不斂，
無為皀之缺，皀上缺為蝕說無所徵據。所說有連續二日之日蝕，殆非古
人所及知，且卜辭自有月食，簠室徵文天象二云「旬壬申夕月㞢食」，庫
方二氏藏甲骨卜辭一九六五片背云「七日己未皀庚申月㞢食」，皆可
証商人亦用食字，與周人同。郭氏之說實未達也。余按皀即良字。古文字
之例，極缺底畫，如皀或作皀，故皀每作皀，由皀小變即為皀矣。金文所見者
金文良字甚多，如皀（季良父盉）皀（季良父壺）皀（司寇良父壺）及
毁）皀（齊侯匜）皀（大師良父毁）皀（皀甗）邑子皀（尹氏匡）皀（格伯毁）等，舊以皀字為良，大誤，皆由卜
辭之皀衍變而成，皀變為皀，皀變為皀，說文良作皀，則又从皀形衍變而成，今比

良字嬗變之迹為表非主要者闕焉

□—□—□—□—□

□—□—□—□

良字之義前人無能解者說文「良善也从畗省亡聲」徒以形變作□有類从亡良亡之聲適又相近耳推之古文則畗亡兩从一無是處也按良古本作□或作□□即豆形豆所以盛食物而作ハ者殆以象食物之香气也詩載芟「有飶其香」說文「飶食之香也」謂熟食之香 說文「皀穀之馨香也象嘉穀在裹中之形匕所以扱之或說皀一粒也又讀若香」顏氏家訓引通俗文皀音方力反今說文音皮及切按皀即食字說文从皀得聲之字有鵖㷼二字鵖彼及切㷼都歷切無讀若香者 鄉字由卿字得聲說文謂从皀聲誤 然則說文皀字之解疑誤

合皀皀為一字（猶卣注卣為一字誤合）馨香之義與讀若香之音皆當屬之皀字也。皀象熟食之香氣，其音當讀若香，而今作良音者，香良音近而轉，猶鄉之與曏也（香古多以薌為之，蟷蠰即堂蜋）。臭之香者食之良，引申之為良食之稱，更引申之為為良善之通義，及引申義掩其本義，而皀形復變為㿝形，於是良字之解莫能言矣。卜辭恒言「良𢀛」「良豕」（案唐所云「良」）字作皀非皀，「良牛」或用其本義而引申為熟之之義，或借為所柎擊也，今未能定。其曰華夕良者，疑指氣寒而言，是「郎」「朗」之本字矣」見文字記㞢十一葉下至四十三葉下。

按說文「㿝善也从畗省亡聲𡆧古文良𥃘亦古文良𦥷亦古文良」契文作皀，商氏釋良是也。唐氏謂皀皀為一字之形變，說有可商。古文字固有省刻底畫者，然如謂凡底畫皆可省刻以為常例，則未必然。且皀字省刻底畫

作豈上兩畫上俯下欽與下兩畫相反而□字上下兩畫均平行一左曲一右曲兩字之差異甚顯不得謂之小變抑尤有進者兩字在卜辭之辭例又迥不相同作豈者有兩種用法一為與「夕」字連文作「夕豈」一為用牲之法其下多與牛羊連文言「豈若干牛」「豈若干羊」而□字則為人名或地名兩者均無例外絕未見有「夕□」「□𢦏」「□𢦏牛」「□𢦏羊」之辭例亦絕未見有以豈為人名或地名者凡此均可証豈□之絕非一字于省吾釋豈為豈說較可信詳十四卷豈字條下至良字作□或□究何所取義實難言之亦惟不知蓋闕耳字在卜辭為人名辭云「帚良示」甲、一、十八、十、佚、一〇〇〇、外、三一九、「良入三在囗」乙、一三三五、「壬辰卜殻貞帚良有㞢子」「貞帚良其子」乙、二一〇五、「良子目入三」乙、二三七四、「勿乎良往天囗」乙、三三三四、「王固曰口□隹良見」乙、七七三六、「戌

㐭

□藏二五一、三 □□卜通四八七 □□前四十一五 □前四十六六 □前五六二

孫詒讓曰「□當即㐭之古文說文㐭部「㐭穀所振入也蒼黃㐭而取之故謂之㐭从入从回象屋形中有戶牖或作廩从广稟」此即㐭字龜文㐭作□□作□□並从此形可以互證」見舉例下卅六葉下

王襄曰「古稟字」見類纂五卷二十六葉下

郭沫若亦隸定作㐭無說見卜通一〇五葉下

羅振玉曰「卜辭㐭字或省口觀倉廩所在亦可知為㐭矣」見增考中七葉下

按說文「㐭穀所振入也宗廟粢盛倉黃㐭而取之故謂之㐭从入回象屋形中有戶牖廩㐭或从广稟」栔文此字孫詒讓釋㐭是也金文農卣稟

啚

啚藏、六八、四、啚藏、一四五、二、啚藏、二五一、三、啚前、四、十一、四、啚前、六、十七、四、啚前、六、四八、三、啚前、七、十二、一、啚前、七、二一、四、啚菁、一、一、啚菁、二、一、

孫詒讓曰「啚即古文啚字說文㐭部『啚嗇也从口从㐭㐭受也』金文圖字字从啚與此形近古啚鄙字通此亦當為鄙之借字但義究難通再又有到文如云『丁酉卜啚口隻』藏、百四十五之二此邊口箸㐭下實一字也」見舉例下卅六葉下

羅振玉曰「此即啚鄙之本字說文解字以為啚嗇字而以鄙為都鄙字考古金文都鄙字亦不从邑从邑者後來所增也雖白彝圖字作啚與此同卜辭啚字或省口觀倉廩所在亦可知為啚矣」見增考中七葉上

陳夢家曰「古文啚鄙為一『字』見西周銅器斷代(一)載考古學報一九五五大冊一六三葉孫海波文編五卷十七葉下金祥恆續文編五卷二九葉上均收㐭啚為一字釋啚以羅說也

按說文「啚嗇也从口㐭㐭受也」 古文啚如此」許君以此為啚吝字以口音韋亩會意古文都鄙字皆如此作卜辭亦然辭云「……土方征于我東啚𢦏二邑𠂤方亦㑴侵我西啚田」菁二、一「貞乎从奠鄭取炋寠啚三邑」前七、二一、四「囗卜在囗啚囗餗口囗乇旬亡囗來正囗」前四、四、十是也金文作 康庚啚簋 雍伯啚鼎 齊鎛第三文為六國古文許書啚下古文所自昉也

〔補〕余永梁曰「案𠆧象器蓋相合之形，疑亦合字。倉、亩字从此。殷虛古文及古金文合字皆作合，形象器蓋相合之形，A則器蓋。篆變作A，許君遂望篆文而生『A，三合也，从入，象三合之形』之訓，誤矣。」見殷虛文字續考

葉玉森曰「按他辭云『癸巳卜我貞𠆧𢦏獻』前七、十一。𠆧與獻並國名，予疑𠆧為亩形，省作𠆧，曰象物藏亩內，乃亩字。」見前釋卷六第十六葉下

按余釋此為合，不知卜辭自有合字，作合，與小篆同，其說之非，可以無辯。葉氏混亩、啚為一字，其誤與羅氏同，而其釋則相反（羅釋𠆧為啚，不誤，見前釋四卷十六葉上；而釋𠆧為亩，不知此實一字也）。

嗇

□藏二四六、六 □餘十六、一 □拾十二、二 □前一、二九、七 □前四、四一、三 □後下七、二 □甲二二十六 □戩四四、九、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嗇，濇愛也。从來从㐭，來者㐭而藏之，故田夫謂之嗇夫。古文作□从田。』又穡注『穀可收曰穡，从禾嗇聲。』案嗇穡乃一字，卜辭从田與許書之嗇之古文合，从二禾，與許書穡字從禾形合。穡訓收斂，从秝从田，禾在田，可斂也。師寰敦穡作□，亦从秝。左氏襄九年傳『其庶人力于農穡』注『穡曰農，收曰穡。』田夫曰嗇夫，謂主其收斂。又穡字禮記皆作嗇，此穡嗇一字之明證矣。其本義爲斂穀，引申而爲愛濇，初非有二字。」見增考中三十五葉上。

孫詒讓曰「□當即嗇字，說文嗇部『嗇，愛濇也。从來㐭，來者㐭而藏之，故田

夫謂之嗇夫一曰棘嗇聲」此上从來即來之省下从㐭即亩之省」予嗇射
」曰藏二、四二、六「孟謂詩田官使射獸大戴礼記夏小正」十一月王狩嗇人不從」
又左昭十七年引夏書」嗇夫馳」儀禮覲禮」嗇夫承命告于天子」鄭注以為
司空之屬此嗇即嗇人嗇夫等蓋夏商周咸以此為田官之名也」見舉例
上卅一葉下

葉玉森曰「按孫氏釋㐭為嗇羅氏謂嗇穡一字並塙惟羅氏考釋商氏類
編于嗇字下僅錄𣡦𣡦二文㐭字並見于藏龜第二百四十二葉均未疏
收入殆偶疏耳」見前釋卷一第一〇一葉上

唐蘭曰「𣡦甲編、一四〇八四、與師寰𣪘𣡦字之偏旁相似當是穡之本字師寰
𣪘从爿者乃繁文卜辭有作𣡦𣡦者亦其異體也」見甲釋二〇一葉

陳夢家曰「亩是積穀所在之處即後世倉廩之廩勤劬所以斂收之則曰嗇武丁卜辭云「□其亦嗇　□不亦嗇」庫一八四四、金七三九、加「亡嗇」戩一六、四說文「穡穀可收」左傳襄九杜注曰「種曰農收曰穡」詩伐檀毛傳云「種之曰稼斂之曰穡」凡此即尚書多士無逸「稼穡」伐檀「不稼不穡」之穡穡古當从爿莊得聲西周晚期金文師寰𣪘「郎厥穡（今本書作穡）事」即湯誓所謂「舍我穡事」由此可知詩書之穡即金文之牆而金文之牆即說文牆（今作牆）之籀文牆金文籀文之牆源自卜辭之嗇而增爿莊為聲符由此可知古之「稼穡」即今之「莊稼」說文車部的轖字朱駿聲以為是車牆左傳僖廿三年「患廥伊戾」釋文云「或作牆」凡此可證嗇牆互通說文「嗇愛濇也來亩而藏之故田夫謂之嗇夫」嗇夫應是大誥之穡夫亦即莊稼之人說文之嗇即卜辭之嗇後者

與嗇當是一字。說文嗇之古文作𤲸，或與卜辭之嗇有關。武丁卜辭云「今日雨，不隹嗇」（後、下、七、二）「不隹嗇」（續、五、二五、六）「嗇來明」（文五三〇、八、七九）與農事有關，而其義不詳」見綜述五三六至五三七葉。

又曰：「辭云『庚子彰三嗇云』（燕、二）于省吾讀嗇為色，嗇為色，固謂二云三云等乃指二色雲三色云等（駢III、1、校）。我們則讀嗇為牆，假為祥，即祥云雲」見綜述五七五葉。

于省吾曰：「契二『彰三嗇云』，嗇即嗇，應讀為色，嗇與色為雙聲疊韻字，三嗇云謂三色之云也」見駢三第一葉下。

按說文「嗇，愛濇也。从來从㐭。來者㐭而藏之，故田夫謂之嗇夫。𤲸古文嗇从田」。契文作𡐿，與小篆同，或作𤲸，以林非許訓。林疏適林之林，乃禾之繇

文从禾與从來同意。或作𤲃（从田），與許書古文同，並是一字。孫羅兩氏之說均是也。陳氏謂嗇𤲃與農事有關而其義不詳，蓋不知𤲃嗇之為一字也。嗇作若嗇者，藏禾麥于㐭；作𤲃者，田禾成熟可收嗇也。陳文舉師寰毀穡字作牆，左傳釋文廧或作牆，因謂「嗇」即「穡」、「稼穡」即「莊稼」，說似有可商。嗇之與牆聲韻並遠。又僖廿三年左傳未見「惠廧伊戾」之文，但有「廧咎如」，杜及釋文廧音在良反，是其讀本與牆同。成公三年左傳「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穀梁作「穡」，蓋其音讀本同，故得通作。廧字本不讀所力切之嗇也。廧字說文無之，疑是牆之異構（广取其形，嗇取其義也）。至師寰毀之穡作𤲃（祇當作嗇），則疑偶誤，非穡牆得通假也。按惠廧伊戾之文見襄廿六年左氏傳注及釋文，亦並音牆，固不音嗇也。廧嗇之音讀既不能與牆相通，則卜辭言「三嗇云」，當以于省吾氏所說為是也。

來

來藏、四、六　來藏、二四、六　來藏、一八二、六　來餘三、一　來前、一、二五、三　來前、六、八、六　來前、二、二十、三　來來前、二、二、二、一　來後、上、二九、五　來後、下、五、十一　來後、下、三六、三　來菁、五、一　來甲、一、一、十、　來戩、七、四　來戩、四八、六　來拾、五、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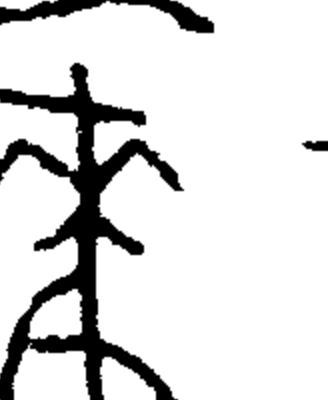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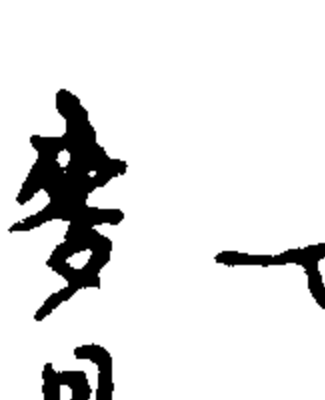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來周所受瑞麥來麰天所來也故為行來之來』卜辭中諸來字皆象形其穗或垂或否者麥之莖強與禾不同或省作來作來而皆假借為往來字」見增考中三十四葉下

丁山曰「所有諸種刻辭凡言某來者都該作來諸朝或來歸解甲再所謂『我來卅』『𢦏來十三』『𢦏來卌』也只能作某氏來人若干解」甲骨文所見氏族及其制度十四葉

陳夢家曰「來是說文『齊謂麥秾也』之秾是小麥見綜述五三〇葉」

按說文「來周所受瑞麥來麰一來二縫（此四字段氏注改作「二麥一夆」）象芒朿之形天所來也故為行來之來詩曰『詒我來麰』」契文正來麰之象形與麥字同為象形卜辭皆以為行來字或云「來丁酉」「來甲子」則亦來將來之義亦由行來之義所引申或云「我來卅」「㞢來十三」似當作來貢解丁說恐不然也金文作來康侯啚簋 來般甗 來辥尊 來宗周鐘 來不㜸簋 來宰甫簋 來大保鼎並同

麥

□前二、十、三、□前四、四十、四、□前四、四十、五、□前四、四十、六、□□□前、四、四十七、□後、下、一、五、□□戩、十、八、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麥从來从夊案此與來爲一字許君分爲二字誤也來象麥形此从夊（即古降字）降字从之象自天降下示天降之義來牟之瑞在后稷之世故殷代已有此字矣」見增考中三十四葉下

葉玉森曰「按許君謂來爲周之瑞麥然殷契文中已有來麥二字則許君說不足信契文之來从十象穗及莖从八象葉之披拂∧象根變作□□穗漸失疑爲麥之本字而契文之□實來之初文小篆一人兩臂盪動下从夊表行來之意後譌爲麥後變作□从來□益譌矣」見說契

屈翼鵬曰麥地名亦殷王常往田獵之處戰後南北所見甲骨集師二、二

五二片麥與𩫖地同見於一版知兩地相去不遠𩫖在今河南沁陽一帶則麥地亦當在此也見甲釋一七四葉

按說文「麥芒穀秋穜厚薶故謂之麥麥金也金王而生火王而死从來而有穗者从夊」許言从來而有穗者明來麥類近今按來麥當是一字羅說是也夊本象到止形於此但象麥根以朿叚為行來字故更製餘體之𣏟以為來麰之本字槩謂朿為麥之本字𣏟為行來之本字若謂行來之來亦有專字者其說大誤誠如其言則卜辭行來字累數百見何以無一作𣏟而必作朿而𣏟字復有用為來麰字者既各有本字而必互為叚借何殷人之不憚煩如此也卜辭麥字除用為地名外亦有用其本義者辭云「翌乙未七其告麥」前四、四〇、六「口口卜賓貞翌庚子㞢有告麥允㞢告麥」同上、七。

言告麥余初疑為薦新之祭惟下又有緜詞言允有告麥是蓋記其諸侯之來告麥熟者告字之意雖無由確指此麥字則必為穀名之字蓋無可疑也金文作麥 麥盉 麥 麥鼎

甲骨文字集釋第五

夂

□前、八、四、六　□後、下、十八、四　□乙、二一一〇、□甲編、二七、

孫海波文編五卷十九葉上收此作夂無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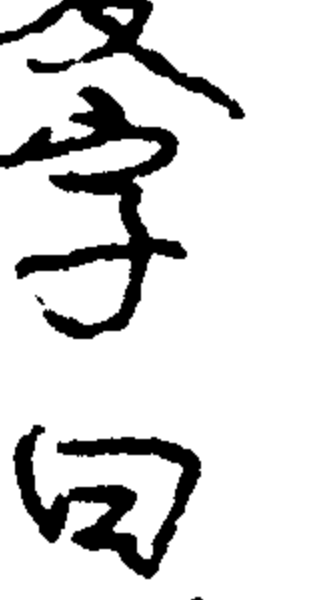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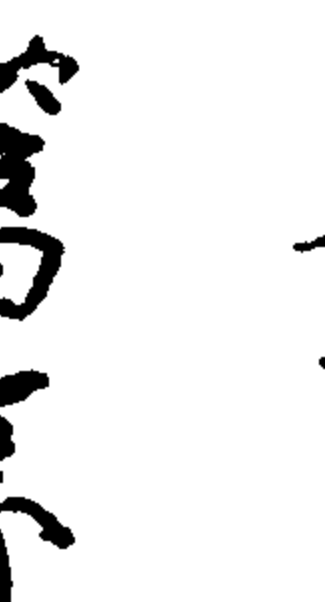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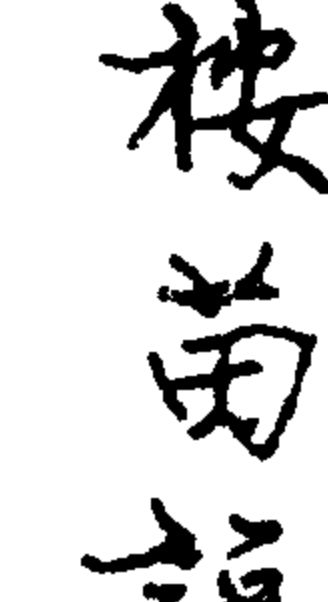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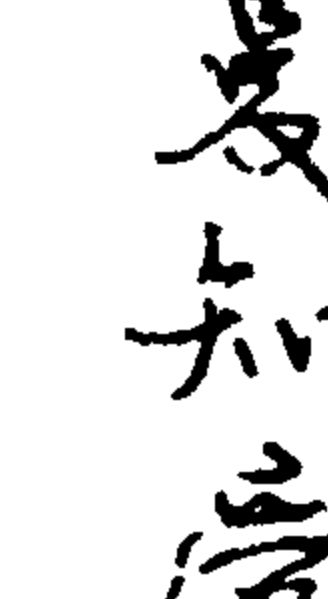
按說文「夂行遲曳夂夂象人兩脛有所躧也」古文以夂之字皆作□若□象倒止形意與止同均所以示行動辭云「辛卯夂及」前、八、四、六與追義似相近夂追聲韻並同義自得通玉篇夂下引詩「雄狐夂夂」今作綏以為重言形況字蓋後起之義也後、下、一辭漫漶乙編一辭云「夂冂冂入三」似為人名

〔補〕屈翼鵬曰「夂即說文訓為從後至也之夂字亦即各降等字所从者也於此乃第五期貞人之名」見甲釋六葉二七片釋文

按說文「夂从後至也象人兩脛後有致之者讀若黹」此字與訓行遲夂夂之夂篆形僅幾微之異實皆由倒止形所衍變其始原為一字以上引前

四、二、八、辭證之其音讀似當為楚危切故本書次之於此

㚅

□藏、一四五、一、□前五十三、六、□前七、三、一、□後、下、三二、六、□甲、一、二九、十四、

孫詒讓曰「龜文有㚅字，如云『乙卯卜余于□』藏、一四五、一、是也。說文夊部『㚅，行故道也。从夊畐省聲。』此上从□即畐省，下从夊即夊也。金文㚅復作復，散氏盤作𢓜，偏旁正相似。與篆形絕異。」舉例上八葉上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復，往來也。从彳㚅聲。』盂鼎作復，此从□，殆亯之省，从夊，象足形自外至，示往而復來。」見增考中六十四葉下

陳邦懷曰「此即說文夊部之㚅字。羅參事以為彳部之復字，非也。許君說㚅字『行故道也。從夊畐省聲。』邦懷按㚅當是從亯省，許君說亯字曰『從回，象城亯之重，兩亭相對也。或但從口。』段注謂篆作亯也。是知㚅從亯

其為𩫖有殆無可疑考卜辭及古金文中從𩫖之字皆作𩫖曶鼎得字所從𩫖之畗即古字卜辭畗字所從之畗為畗字之省審矣然則許君所謂𡕒從畗省聲殆未然歟又按苗先生說𡕒字曰「畗非聲當從𩫖篆文𩫖有乃得聲畗篆文作𩫖𩫖篆文作𩫖知𩫖篆文必作𩫖也因今本說文篆文𩫖而𡕒遂譌畗省聲也」見說文聲訂按苗說不從畗省聲極穩惟說從𩫖篆文𩫖有稍紆曲耳」見小箋二十一葉下至二十二葉上

葉玉森曰「按𡕒復古殆一字𩫖比𡕒復作𡕒𡕒可證𡕒疑殷之屬國他辭云「乙卯卜余乎𡕒」藏一五一．一四曰乎𡕒知受殷命也」見前釋卷五弟十六葉下

孫海波文編五卷十九葉下收此作𡕒之孳乳為復」

按說文「𡕒行故道也从夊畐省聲」契文作𡕒从亞疑象器形而下从夊
文無義不明如當以亞為聲待陳氏謂乃从𩫖省聲即𩫖字金文中多
讀為庸不讀為郭陳說似仍未塙𡕒金文从亞與畢形近疑即以之為
聲許君云畐省聲畐畢形近故以為畐省耳金文復字偏旁與此近

甲骨文字集釋第五

𦤺 粹一二七五

郭沫若曰「𦤺當是致之異，送詣也。金文作𦤺，啇鼎『用𦤺兹人』，苝伯毁『王命仲𦤺歸苝伯貂裘』。从夊从人从丮均同意」。見粹考一六六葉下。

按說文「致，送詣也」。从夊从至。古文从丮从人之字下每增「止」，則之則作「夊」。𦤺當有作𦤺者，省丮則為𦤺矣。郭說可从。金文伯致簋作𦤺，劉心源、林義光、文源引此，謂「𦤺即𦤺之變，即丮字」。字與此略同，其下从止，即小篆所自昉也。

□

□ 拾、十三、三、□ 前、六、十八、一、□ 前、六、十八、六、□ 前、六、十八、四、□ 後、下、

前、七、五、六、□ 前、七、二十、二、□ 後、上、二、二、四、□ 後、下、十四、五、□ 後、下、

三、三、五、□

王國維曰「卜辭有□字其文曰『貞尞于□』前、六、十八、又曰『尞于□□牢』上、同、又曰『尞于□六牛』前、七、二十、又曰『于□尞牛六』又曰『貞求年于□九牛』兩見以上皆羅氏拓本又曰『囗又于□』後、上、十四、□□□二形象人首手足之形說文夊部『夒貪獸也一曰母猴似人从頁巳止夊其手足』毛公鼎『我弗作先王羞』之羞作□克鼎『柔遠能𤞷』之柔作□番生敦作□而博古圖薛氏款識盄和鐘之『柔燮百邦』晉姜鼎之『用康柔綏懷遠廷』柔並作□皆是字也夒羞柔三字古音同部故互相通借此稱高祖夒案卜辭惟王亥稱高祖王亥後、上、

廿二戩高祖亥戩六乙稱高祖乙三後上則夒必為殷先祖之最顯赫者。以聲類求之，蓋即帝嚳也。帝嚳之名中略諸書作嚳或俈者，與夒字聲相近，其或作夋者，則又夒字之譌也。中略祭法「殷人禘嚳」，魯語作「殷人禘舜」，舜亦當作夋。嚳為契父，為商人所自出之帝，故商人禘之。卜辭稱高祖夒，乃與王亥、大乙同稱，疑非嚳不足以當之矣。」見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戩二至三葉，王靜安先生遺書四冊，觀堂集林卷九

商承祚曰：「案王徵君釋夋，案此王氏先公先王考初寫稿之說，定稿改从其古史新證，後釋夒說文解字「夋，行夋夋也。一曰倨也。从夊允聲。」此象獸形，長爪有耳尾，疑亦許書之狻，狻注「狻麑，如虦苗，食虎豹。」徵之卜辭，形相近，疑夋狻本一字也。」見類編五卷十八葉下

答問云「夒既猴則其字上象有角下即夒字夒亦母猴則夒特母猴有角者爾」其說最為明確或曰「一足」或曰「如龍」或曰「如牛」皆神話也以字形核知必不然矣」見文字記三十三葉下

又曰「卜辭夒為帝嚳卜辭每言上帝則所指當為帝嚳言太祖則契也」太祖在卜辭或段大且為之冥在卜辭則當作𡆥定隶此當此字而言指即夒字卜辭或以此與唐並列與書語「郊冥而宗湯」合可知𡆥即冥也」見考古六期三三三叉三三四葉

又曰「夒郡帝嚳王靜安先生說誤也夒為高祖其世次當與王亥相近」見佚存八十一葉上

郭沫若曰「此字王國維氏初釋為夋殷二觀九後又改釋為夒別集補遺四十葉殷先公

先王考附注考定郭文于王氏釋夋之說所引較多于後說所引較少本書引王氏後說較多讀者請參看(注)今案當以釋夒為是夒音與嚳音同部故音變而為帝嚳若帝借夒之古文與夋字相近故形而為夋若逡更演化而為帝俊若帝舜由此等文字上及傳說上之演變帝俊与帝嚳固是一人即帝舜与帝嚳亦同是一人也魯語云「禘舜」祭法云「禘嚳」正舜嚳為一之證韋昭云字誤者非也楚辭天問篇叙舜象事於夏後於殷先公先王之前亦表明帝舜之即帝嚳篇中舜嚳同出者蓋傳聞異辭不則後人所改易也王云「大荒經自有帝舜不應前後互異」實則大荒經中亦有帝嚳大荒南經云「帝堯帝嚳帝舜葬於岳山」與与帝俊亦正前後互異蓋山海經之輯錄者本諸異辭之傳聞誤以「帝俊」帝嚳帝舜為三人也」見卜通五六葉

又曰「夒非帝嚳是孟與盂獄及伊尹為殷人所祭之獸神皆非其先公先王也」見考古二期五十五葉

金祖同曰「𩓵為地名即夒字毛公鼎『我弗作先王憂』作𩓵憂作文丁鼎作𩓵」見遺珠三葉

陳夢家曰「夒字王國維初釋為夋後又改釋為夒謂即嚳但廣韻豪部『夒奴刀切沃部嚳苦沃切』兩者收聲相同而發音地位方法都是不同的關于此後說徐中舒容庚唐蘭楊樹達都不相信而徐容楊均以為是禹字徐氏說『以形觀之與禹為近』（甲骨文字與殷商制度引卜辭）夒字象人立而側首至手之形一手是上舉在胸前的字从頁从止从又正確的隸定（應）為夒字西周晚期金文毛公鼎『欲我弗作先王憂』或讀作憂字與此同說文『頁頭也』

〓古文䭫首如𦥑」「䭫下首也」廣雅釋詁「䭫低也」西周金文「拜手䭫手」即「拜手稽手」而卯𣪘作「拜首百手」可証頁䭫頫稽之為一 古所謂「稽首」是低下其首至於上舉於胸前之手並非如後世的叩首 西周金文大克鼎「柔遠」之柔作𩓨而番生𣪘作𡖖可証頁夒之為一 以上就形義上說明了頁夒頫䭫稽之同一關係 就𦥑諸字的對音它雖可能相當於少皞摯但卜辭中的摯應是四方神中的析見綜述二三八葉

魯實先曰卜辭之[illegible] 王國維釋夋（見先公先王考）王襄釋禹（類纂正編六二）饒宗頤釋頁而謂𩑋為禹即先𣪘之先祖契（貞卜人物通考二七三）並非是 惟國維繼釋為夒而以為殷人先祖帝嚳之名（古史新証）信為塙詁 後之說契者乃一律視卜辭之夒為先祖之名斯則陳義未審也 其作𡕥者羅振玉釋伐（增考中六八）吳其

於卜辭有二義其一為擾亂之擾如云「丙子卜出貞亡來夒」「貞勿亡夒𡆥方」（外四五六）義同於左傳成十三年「撓亂我同盟」之撓以夒撓音義相同故假用為擾亂之義也夒之第二義為方名如云「貞往于夒㞢从雨」（遺珠一九〇）「貞夒㞢雨」（粹卜五）「戊午卜𠦪于昧于河𠦪于岳河夒」（前七、二五六）「辛酉卜𡧊貞𠦪年于河」「貞𠦪年于夒」（佚八六八）「囗貞其𠦪禾于夒牡」「㞢夒二牛」「夒黄一牛」（後上、二四九）是也其在方名之夒亦以戉作夒者乃以戉示國族之義此戉之所以从戉族之所以从矢也其云「㞢高祖夒祝用王受又」（粹一）者殷之爾雅釋親高祖為最上之名考之卜辭復有高祖河高祖亥高祖乙之號蓋以高義為遠故卜辭統偁世系遼遠之夒亥大乙為高祖非必謂曾祖王文之考也高祖而名夒者是乃以夒方之號其云「即夒宗」（粹四）宗謂宗廟宗

廟而冠以先祖之名，猶它辭之岳宗（甲編七七九）、唐宗（後上十八、五）、大乙宗（續存上一七八）

七、之比也。夒與俈嚳古音同為幽攝，故經傳通假為嚳，或借兒作夋者，

則又夒之形譌，解故者乃據聲假之字而譯為之說，是未知高辛氏之本

號為夒，亦未知古帝王因方之號之義也。考之典籍，記夒方者即鄧之鄾

地（見左桓九年），為古鄾子之國，在今湖北襄陽城縣。載籍所以作鄾者，以夒从

憂聲，憂與夒形近聲同，故譌夒為憂，夒之譌為憂，亦猶从夒聲之擾於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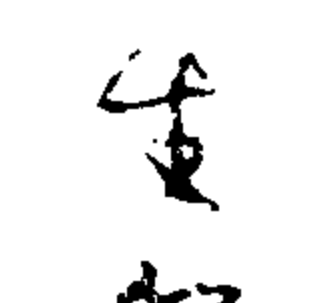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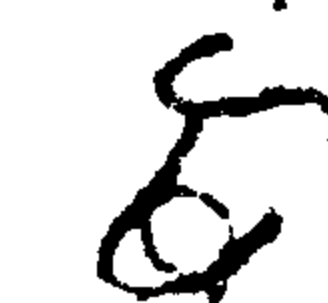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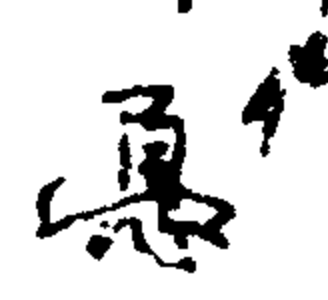
傳並譌為擾也（詳見新詮之四第十五至二十葉釋夒）。

饒宗頤曰：「按夏字，王靜安初釋夋，謂即帝俊，繼改釋夒，而讀為嚳，實皆未

安，故各家多不從其說。余竊謂夏乃頁字，大克鼎『柔遠能邇』之柔作䪧，番生

毁作䪙，附益又字，是頁夏為一字。說文：『頁，頭也。从百从儿。』古文首字（說文）

義證引王念孫謂頁即首字段氏說以頁為䪼顅顯等均正之吳大澂以𦣻為頁字之最古者象人體全部是也古籀補頁與百首同文卜辭之夏乃借為夒首夒一聲之轉再以形論夒古文作𡕒與古文首之作𩠐上从巛即正同而夒字从囟从均卤者猶𥎦鼎頭字偏旁之卣楊遇夫積微居金文說謂卣即𠧪字讀為綏傳之綏邃古首字正讀如𠧪𠧪遂均等文作𡕒故夒字古當从𡕒為聲斯再首夒柔夒古通用之證毛公鼎欲我弗作先王夒夒疑即說文訓面和之䏔讀若柔字亦从夒之後人讀胡偕切者疑與顛之讀胡計切者相似頁字故知卜辭之夏原為頁字而讀為夒猶說文夒讀與偄同是夏即殷祖之契矣卜辭稱高祖者有高祖亥高祖乙及高祖夒王靜安以為帝嚳實則非契不足以當之魯語上商人禘舜而祖契禮記祭法殷人祖契而宗湯稱契為高祖正合契為堯司徒封于商故曰殷契殷本紀舜典作契說文作偰史記司馬相如傳及漢

有角之說不合（唐氏考古六期一文亦曾以為作夒）知非夒字也。四、金祖同釋夒，按毛公鼎以此為㥯，乃假借字，金所舉一辭字為地名，釋㥯於字形不合。五、陳夢家隸定作夒，謂夒頁為一聲轉為摯，饒宗頤亦謂夒頁一字，假借為禹，亦即後世文獻中之契之偰。二說論證之方法略同，其誤在遽以偏旁中相通之字為一字。古文中凡義類相近之字於用為偏旁時每得相通，然不能遽謂為一字也。如从及从殳从支每得相通，然固及自為及，支自為支；从人从大从女从卩之字每得相通，實不得謂人大女卩為一字；从彳从辵从止之字每得相通，而彳辵止固略具音義各異也。頁首百夒數字義類相近，於用為偏旁時固得互通假，然頁夒固非一字也。且此字隸定作夒，以字形言，遠不若釋為夒之為近似。其偏旁衍變之故，唐蘭氏既言之矣

备

[甲骨文]珠九八二 [甲骨文]前三·二八·一 [甲骨文]前四·三七·五 [甲骨文]甲骨文斷代研究例附圖

郭沫若曰「巫九[甲骨文]當係人名」見甲研釋繇八葉下郭氏後又釋此為咎無說見粹考一五三葉下一一八九片釋文

唐蘭曰「[甲骨文]字皆見於『今巫九备』之辭其辭或作『今日巫九田』則备與田通其聲亦應為卣若卟矣郭氏初以巫九备為人名後又謂未能明（殷契餘論九十）於粹編考釋寫备為咎而無說余謂此語當讀為今卟巫九繇或今卟巫九古巫九占當為占法之一種也以字論則[甲骨文]與各通由卟咭之例推之得變為各（古自有各字特相混耳西伯戡黎云『格人元龜罔敢知吉』格人舊不能解余謂當作[甲骨文]人即占人也般庚云『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

茲貴舊」以各非敢違卜為句不可通各亦當作𠂤用由靈各謂淑由筮占也」𠂤之字象有足來至凵上其本義殆是卜問神靈來降於辭歟」見天壤文釋十二葉上

又曰「巫九𠂤即九巫甲辭余謂巫者筮也筮巫及醫同皆今按原文作巫術者當係字誤故字並从巫耳則卜辭之巫九𠂤疑即周禮之九筮也」見同上眉批此係節錄

于省吾曰「按郭唐二君前後自易其說巫九𠂤既不詞九辭九占九各九筮於文理辭例均不可通也𠂤字下从凵以其用於貞卜故中从卜也卜辭晚期以猷代凵郭唐二君均釋為猷又均謂與繇通按凵𠂤均象酒器是从凵从𠂤一也猷通獻獻即猶郭唐之君已詳言之茲不繁述𠂤从文凵聲既可讀為繇載籍繇猷據通用書大誥「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釋文

『猷馬本作繇』詩巧言『秩々大猷』漢書敘傳注引作『秩々大繇』小旻『我龜既厭不我告猶』孔廣森讀猶爲繇以上三證郭沫若已言之矣繇搖古同用周禮追師注『其遺象若今步繇矣』釋文『繇本或作搖』禮記明堂位注『今之步搖是也』釋文『搖本又作繇』素問氣交變大論『筋骨繇復』注『繇搖也』史記蘇秦傳『一日而具不盡繇』索隱『繇音搖搖動也』爾雅釋詁『繇喜也』注『人喜禮記曰人喜則斯陶陶斯詠詠斯猶』猶即繇也古今字耳』禮記檀弓『咏斯猶』注『猶當爲搖聲之誤也搖爲身動搖也秦人猶搖聲相近』淮南子脩務『君子有能精搖摩監』要略『精搖靡覽』二搖字均應讀作猶辭淮南子新證是均备猷搖字通之證备當像形疊舛从夊爲倒趾有舞誼意因其聲也卜辭备字均應讀作搖說文『搖動也』管子心術『搖者不定』搖謂舞搖也是

九搖即九舞九伐之謂也亦即檀弓詠斯猶之猶古者樂與歌與舞往々並作其節奏每以九計書皋陶謨簫韶九成列子周穆王奏承雲六瑩九韶周禮春官鍾師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大司樂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楚辭天問啟棘賓商九辯九歌左文七年傳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楚辭有九歌九章山海經海外西經大樂之野夏后氏啟於此儛九代藝文類聚四十三樂部引蔡邕月令章句樂聲曰歌樂容曰舞是歌舞與樂相比附樂與歌多以九為節奏故舞亦九為度矣卜辭恆云今囙巫九备今囙之囙應讀為由备从囙聲既與猷繇搖字通至猷由古籍尤多通用詩經傳釋詞郭沫若亦讀囙為由自之由按由用也今囙巫九备者即今用巫九搖也殷契遺珠九八二有今用备之語即今用搖也舞

與」今用巫九搖」之義可互證一說「今囙」之囙讀繇即爻謂爻詞也於義亦通衜引檀弓注訓搖為身動搖是初動為搖繼動為舞每則搖即舞也對文則殊散文則通耳說文「巫祝也女能事無形以舞降神者也象人兩褎舞形」按巫乃男女巫之通稱初不涉於男覡女巫之說也周禮春官司巫「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御覽七百三十五方術部引桓子新論「昔楚靈王驕逸輕下信巫祝之道躬舞壇前吳人來攻其國人告急而靈王鼓舞自若」譌古文尚書伊訓「敢有恆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卜辭巫九𡖊下每言祭祀征伐是有祈於神每用巫舞以事之也總之𡖊字以側止以囙聲𡖊搖為一聲之轉巫九搖猶言巫九舞古者歌舞恆以九為節巫祝以歌舞為其重要技能所以降神致福也」見駢枝廿八至卅葉釋巫九

⿱夊臼

按从夊从臼說文所無郭釋咎與其釋𠂤為臼之說不合唐氏釋䍃或占其誤乃緣𠂤之釋自（說臼字見四卷臼字條下）于氏謂唐氏前後自易其說實屬誤解唐謂九䍃乃釋「巫九」二字非謂⿱夊臼當釋䍃也于氏釋䍃讀此為搖其誤與唐氏同蓋𠂤當釋臼以之得聲之字固不得為搖也且卜辭自有舞字作𦏲何不逕用此字而必假「⿱夊臼」為搖再轉以會「舞」意乎審稿謂此字之義不可塙知當以存疑為是至于氏謂䍃搖通假歌舞以九䍃節巫以舞事神諸說則均是也

⿱罒夂

後下、三一、十四、

从夂从网說文所無

条

藏、七七、三、

从夂从木說文所無

按王襄收此作夆見類纂五卷二十七葉下以下不从木王說非

⿱夂大

前七、三六、一、

从夂从大說文所無

□□ 簠徵天象四五

王襄曰「□古舞字象人執牛尾而舞之形華氏說」見簠考天象七葉上

按說文「舞樂也用足相背从舛無聲翌古文舞从羽亡」又亡部「無亡也从亡無聲」又林部「無豐也从林奭或說規模字从大丗數之積也林者木之多也丗與庶同意商書曰庶草繁無」據許意三字之別較然今隸以無爲有無字舞爲無字別作廡又或作蕪（蕪許訓薉也徐灝段注箋云「無蕪𣞤本一字因無借爲語詞又增艸作蕪𣞤蕪与蕪薉兼美惡二義猶亂訓爲治徂訓爲存也」按徐氏之說是也）舞則从無聲其義与無若不相涉實則□乃無之本字即舞之古文象人執物（不必牛尾說見下）而舞之形篆增舛象二足古文字往往以見意之部分特加誇大舞者手舞足蹈从林象手之舞从舛則象足之蹈也又古文字象人形者往往或增又或增止及或作□

韋 韋

藏七七.四 藏一六九.三 藏二一三.四 藏二一九.一 藏七.八.三 藏二四一.三 前四.三一.六 前五.三八.六 前五.四七.一 前七.二六.三 後上.一.十四 後下.十八.六 戩二六.八 戩四十.四

王襄曰「古韋字許說『相背也从舛口聲』按北从二人相背韋从口从二止相背口圍也止足跡也足跡相背而馳有違背之誼从口得聲」見類纂五卷二十七葉上

按說文「韋相背也从舛口聲獸皮之韋可以束枉戾相韋背故借以為皮韋 古文韋」許云从舛而契文从二止舛象一人之兩足二止則象二人或象多人其義有别韋實即古圍字也在卜辭為人名金文作 黄韋

俞文盤許書古文享與三體石經古文同

乘

□藏二二六、一、□藏二四五、二、□藏二四九、二、□前五、二五、三、□前七、四、三、□前七、三八、一 □後下十七、一、□後下十七、十五 □甲、一、三、七、□甲、一、二四、十四、□甲、一、二六、二、□戩、十三、三、□戩四一、四

王國維曰「此字象人乘木之形，虢季子白盤『王錫乘馬』之乘作□正與此同」見戩考廿六葉下

陳邦懷曰「此字王徵君釋為乘，謂象人乘木之形，甚塙，考□字所從之□是古𣟭字。說文解字『𣟭，伐木餘也。』下出□文。許君曰『古文𣟭從木無頭。』卜辭□字从大象人乘木上，從□象木無頭形，蓋伐木餘也，古者伐木人乘木上為乘之初誼，車乘殆引申誼；乘馬之車乘引申誼矣」見小箋二十二葉

下

金祖同曰「□是一個方國上是國名下是人名吕中乘夾」見卜辭講話四十六葉

按說文「乘覆也从入桀桀黠也軍法入桀曰乘」定按「入桀」二字段依韻會補是也□古文乘从几」乘之本義為加其上升為登引申之為加其上許訓「覆也」與加其上同意字象人登木之形王陳之說是也金謂乘象矢其說未聞殆為乘矢一詞之誤說解非也字當有作□者人形之字毋增止作小譌則為□形之□矣吕覽貴直「一鼓而士畢乘之」注「陵也」陵之古文象人登山形與登木同義釋名釋姿容「乘陞也登亦如之也」周禮隸僕「洗乘石」先鄭注云「王所登上車之石也」爾雅釋獸「時善乘領」注「好登山峯」詩七月「亟其乘屋」傳「升也」皆用其本義也」

徐灝段注箋云「桀當作傑字之誤也(今本許書桀下云「磔也」)桀傑古今字衛風伯兮篇「邦之桀兮」毛傳「桀特立也」漢書高帝紀「三者皆人傑」顏注「傑言桀然獨出也」是桀與傑同从二人在木上取高出人上之意」乘下云「桀从二人在木上升高之義加於其上曰乘故从入覆其上指事非入字也」其說甚是而說字形則小誤舛為人之兩足非从二人入則大之兩臂也金文作 虢季子白盤 貿鼎 克鐘 格伯簋後三文均从舛之譌也